



册 下

譜 雄 英 上 流

著 盒 愚 戴 說 小 會 社 篇 長

MG
124547
63

沽上英雄譜 第五回



3 2173 7536 3

沽上英雄譜

卷二

戴愚盒著

第五回 天后宮看皇會削足報仇 城隍廟開寶局割指作注

白禿子把晏祥運還老家，一路上昏昏沉沉，幸喜沒死在路上，及至到了他家，晏祥的老婆早故，祇剩下一個頑劣的兒子，到賭場耍錢去了，白禿子安置晏祥睡下，打發了官車回津，將谷升留的解藥與晏祥調服了，迷藥解了以後，晏祥才覺疼痛，然後再把止痛藥與他吃下，雖則性命保住，可憐他傷口處早着了風，成了個不治之症，他兒子晏大吃來家，見父親帶病，勢已垂危，很為心憂，及見白禿子取出許多銀子給他，他見有了賭本，反憂為喜，白禿子不忍見晏祥之死，起身回鄉去了，大吃有了銀子，鎮日去賭，手頭兒立刻豐富得異樣，同賭的子弟們吃疑，問他時，祇說老子發財還家呢，晏祥教有十來個徒弟，都聞信去看師傅，晏祥時昏時明，大徒弟蕭二娃，盡得晏祥的傳授，為人正直，生性豪俠，見晏祥這半死的形狀，十分難過，又看大吃的頑劣，不給老子治病，甚為苦惱，自己情願來料理病人，請了醫生來看，只胡亂寫了藥方，服下去祇能清醒些，到這一夜，晏祥的傷勢和病形，都到了十分危險的時候，藉着回

光返照的精神，與二娃哭訴心腹之事，二娃流淚聽他道，你我師徒，空學了全身的武藝，窮得沒得吃穿，亦是我一時忍耐不得，答應了與人報仇之事，不想因着見財起意，在天津城西孤柳村楊青石家作了一件盜案，被官人擒獲，將爲師挑了懶筋，如今已成廢人，大概受了風邪，不是醫藥所能調治，我雖然生有兒子，可惜不成材料，何能把心事對他言講，你我師徒一場，能與我報仇雪恨，雖死無怨了，說罷大哭，二娃泣道，我們十來個師兄弟，雖則一同學藝，師傅待我獨優，如今被仇人殘廢了，徒兒我豁出性命，必與師傅報仇，但不知師傅的意思何在，是尋找擒拿師傅的官人，還是去找楊青石，還是刺殺審判師傅的官員，還是這些人一一地尋找他們，晏祥聽他允許報仇，知他爲人忠實，言而有信，在枕上磕頭道，二娃，我祇能來世再報你的大恩，二娃見師傅磕頭，忙着跪在土炕邊，連叩首說，折死徒兒，此時晏祥悲喜相加地痰往上湧，心中明白，恐怕被痰堵死，急忙運用內工，好容易把痰吐出，忙吩咐二娃，附耳上來，二娃見他待死，光陰有限，跪爬半步，欠身子以耳就口，聽老師遺囑，二娃聽到後來，漸覺涼氣吹耳，語不成句，立起身來，見師傅顏色更變，知他大數已到，忙呼師傅還有何話，見他模糊着說出奎星二字，喘了幾下，又擠出一個眼字，那三寸氣

隨着眼宇斷了，二娃跪在炕邊，放聲大哭，哭得死去還魂，在迷惘中，被晏大吃所哼着的小曲驚醒，那大吃今晚賭得大輸，心裏發煩，把村酒苦灌，灌得半醉，回家取銀，打算尋暗娼浪四子去樂一夜，酒後思淫，不覺歌起小曲來，到屋中，見燈昏欲滅，指着炕上的父屍罵道，死便死，好便好，不死，不好，成月的估住炕頭，你不回家時，領浪四子來睡，豈不安穩些，偏你打擾某家的清興，二娃伏在地上，哭得有氣無力，聽大吃的信口胡云，不由大怒，爬起身把大吃吓了一跳，因惱二娃道，爹是我的，他病干你鳥事，知他有銀子，在這裏苦磨，他死，承繼有我，徒兒是那細葱上的泥，二娃知他不曉人事，用假話恐嚇他道，他掙了半夜命，你祇出去荒唐，臨斷氣時說，到陰間去送你忤逆不孝，自古渾人都怕鬼，不由得大吃他不駭怕，求着二娃要解救，二娃說，你好生發喪他，自能饒恕你呢，大吃把去鬧浪四子的邪心收起，一變而為發喪老子的孝心，所幸銀子尚未輸光，二娃監督着他把白事辦理完畢，鎮日思量師傅遺囑之事，這仇怎的去報，下天津，不是沒錢所能辦的事，但自己是個鄉農，怎的籌筆款子作報仇的用途，待拋在一邊，不給師傅報仇，又想起師傅在枕上磕頭的樣子，不忍對鬼食言，狠了心腸，把身下住的草房出脫了，幸喜別無家眷，得了十幾兩銀子，

辭了田主，別了鄉里的好厚，暗帶兵刃，向天津而來，此時是三月天氣，花木欣榮，一路上風景宜人，二娃那有心情領略，不計這報仇之事，對與不對，祇一心念着這是老師的遺囑如此，不能不遵照行事，旋又想起，師傅臨死所說的奎星眼這三個字是甚麼意思，一時猜解不出，本來獨身行路，如若有事在心，不覺得道路遙遠，二娃在路上，只把如何報仇，奎星眼三字怎解，這兩件迴環在心上，這一日正行間，覺得一派繁華入眼，已來在天津城北，在河北大街住了店，是日天氣甚熱，店中人們，光着上身，在院中涼棚下，圍着青石案子吃麪條，二娃洗了臉，喝了茶，店役邀他去吃麪條，他一般亦光着上身，就在青石案邊去吃，他這身筋肉，健壯得惹人，大家一邊吃麪一邊看他那身鬼臉兒肉，把他看得很不得勁，數中有個大漢道，朋友尊處，二娃答武清，那人道，好練罷，二娃說，學過，有幾個好事的道，二位都是練家，何不比併比併，大家開開眼界，二娃初次來津，爲人謹慎，怕惹糾紛，就攔了報仇大事，忙遜謝不敢，衆人那裏肯依，把青石案子搭下，立在牆根，幾隻架石案的大木桶，亦都咕咚到牆角立好，當院中，現出來手掌般的一方平地，涼棚下十分清幽，衆人分立在各屋的台階之上，大漢道，吃飽閒着無聊，武清的朋友，你我捧個三角兩勝如何，比打拳

興趣些，二娃遲疑道，摔腳的事，雖是遊戲，失手時，輕則帶傷，重則廢命，行路中又沒搭連衣服可穿，倘有失手，摔死我蕭二娃可以白死，老師傅身家甚重，出門人怎當得起，那人聽了不悅，對二娃道，俺黃十一，亦算得個光棍，死算甚麼，穿搭連衣服幹麼，君子一言爲定，有衆位作証，兩造裏不問甚麼身家不身家，生死各聽天命，還給朋友你一個便宜，我死了自己買棺材，你死了我給買棺材，二娃見黃十一一味的自足，知他無大能爲，不過揣知他是本地的土豪，被他打了，徒博大家一笑，打了他難免要吃苦頭，想到其間，婉言謝絕道，黃十一爺，俺蕭二娃，不過是鄉村小兒，多見樹木，少見人烟，雖會得幾手笨藝，終究是不比較的好，未見上下時，大家喜看熱鬧，果真出了人命，誰肯作證，再說相撲的規則，總得遵照穿搭連摔死不償命的法子，黃十一聽了生氣，苦笑對二娃道，好教蕭朋友得知，俺弟兄三人，佔踞河北一帶，小有威名，不論對誰說話，如白染皂，在自己言而有信，在旁人不敢駁回，偏你扭左扭右，既然要穿搭連容易，因對店中夥計們道，誰跑一遭，到咱鍋夥裏取兩套來，一個夥計烟似的飛跑去了，黃十一飲着大盃茶，藐視着一切，候取搭連來，二娃知他是鍋夥裏的越發怕他，不敢進屋去歇着，怕十一誤怪他嘔氣，搭起着亦斟茶喝，衆人

都把眼看着他，取搭連的回來，十一放下茶盃，接過一套搭連一面穿着，一面對着夥計向二娃扭嘴道，那套交他，夥計送交二娃，二人穿畢，大家看，原來是紫花色的搭連布褲褂，並沒甚變稀奇，十一道，朋友，咱先擰套行角，誰教吾是本地人呢，吾前你後，不問二娃愿否，抱拳道，請，二娃慢答答地亦還禮說請，十一在先，二娃在後，如影隨形，走了半屯院落，大家看了不知何作，倏見黃十一，退步轉身，與二娃對了面，仗着自己身高力大，伸右臂向二娃腦後撻來，使得是撲楞的法術，二娃不禁暗笑，以左臂肘部高架十一臂部，左手向十一腰部便取，十一見二娃使着黃鷄捏膝的招法來破，忙着放手躲閃，二人離開一尺多遠，十一想法子使用那招兒的工夫，好二娃，矮身而入，雙臂張開，搶近十一的腹邊，使用鐵箍煞腰的身手，十一覺着不得，忙用二龍出水式子，雙手欲向二娃的下腋順去，但二娃靈巧的身子，貼住十一的胸腹，使十一的雙手難入，說時遲，行的快，十一既破不了腰部的肉箍，心裏已慌，旋覺着左脚跟有物勾住，往起一提，錦鷄獨立，上重下輕，他那笨身軀，搖搖欲仰，此時腰圍已解，額金山倒玉柱似的把黃十一摔了個仰面朝天，看的人怕他羞惱成怒，都忍住笑，而笑又實難忍，十一倒在地上，眼飛着衆人着急道，你等可爽利着笑呀，大家奉

命發笑，不敢顛狂，只把留在口腔裏的笑發洩了而已，十一滾起來，二娃忙着抱拳道，黃爺承讓，十一苦笑道，三角兩勝，誰能讓誰，你一勝了，再勝便休止，但是第二角我們拉角如何，二娃說，全憑黃爺主張，十一把左手蒲扇般地巴掌與二娃的右手互挽着，右掌貼在二娃的腰部，而二娃的左掌却撫在十一的腰間，跳舞似的擺出架式，十一道一個請字，欺二娃身輕，左手猛地一拋，右臂挾住二娃的腰，輕俏俏使着倒口袋的式子，把二娃挾起，忙用自己右邊的臀部一墊二娃的腰部，毫不費力地把二娃丟在地上，衆人狂笑，十一不由的又怒，插着腰對衆人瞪眼問道，狂笑怎的，衆人狂笑，本爲是與十一轉面皮，助威風，不想十一反惱了，衆人忙着收笑，旋轉面對二娃道，二兄弟，你欺負哥哥魯笨，我使招法，你不使破法，我擒你，你便隨從着躍在地上，二娃正立起身來禪土，忙着不肯認賬道，黃爺霸王似的神力，使二娃不能掙扎，只好認輸，十一只搖頭訓令二娃道，二兄弟，我只怨你這一遭，二娃本然怕十一再輸了惱，所以不加抵抗，任憑敵人隨便得勝，誰想十一是正人君子，直腸好漢，不但不喜，反倒惱咧，二娃解圍道，黃爺，我們只算扯直，再勝的便算真勝，十一青着頭上筋發狠道，不輸裝輸地是鴿子所生，尼姑所養，二娃那敢還言，只點頭表示着遵辦，二

人再拉上架式，十一使拌，二娃使破法，二娃使拌，十一使破法，各不相讓，各盡本能，正應了俗語，棋逢對手，將遇良材，二人廝拚多時，彼此都汗水濕透搭連，十一喘着宣布了暫停，夥計四人一齊攏走來與十一拭汗，獻茶，打扇，逢迎不迭，十一舉着茶盃問夥計們道，惱性砍了你們去，怎的不分兩邊兒伺候，都在我眼前裏亂，招我煩惱，蕭客人是我兄弟，怎好都不管他，夥計們在先不敢去周旋二娃怕十一惱，如今奉令，四個人齊跑過去，十一見四人都去，又惱了道，不去時一個不去，去時一齊都去，四人止步回頭，聽最後命令，見十一把右手的拇指屈在掌心，伸出四個指頭，左手側着伸直，下刀似的對着空氣一切，四人明白他這啞謎，退回兩個伺候他本身，那兩個奔了二娃，二娃遜謝道，不敢勞動，只給盃水喝罷，二人忙着獻茶，十一與二娃休息足了，再走攏來廝拚，十一怕自己使拌兒二娃不使破法，祇候二娃先使拌，耗得工夫很大，天氣越發燥熱起來，十一身肥肉多，已經發喘，二娃怕十一受熱，心想莫若了結這局面罷，於是伸右腿，將十一的左腿一纏，使着纏勾子的法術，雙手向左方一帶十一的身子，二娃隨着一帶的勁兒，把臉向左方一扭，腿下用力，二娃知道十一准得躺下，不敢撒手，只用力挽住，把腿落下，口中說道就算有了罷，然後輕輕放開

手，抱拳道，死罪死罪，黃十一見他這般辦法，氣紫了面皮，衆人中有不解事的道，蕭客人，莫脫搭連，還沒分上下呢，十一聽此人之言，越發着惱，罵道，幹麼他不脫搭連，我方才該躺下，他祇拉着不放，說有了，你懂得麼，旋對衆人作個註解道，按照摔角規矩，有暗輸明不輸一層，可是這話須由輸家自說，比如吾要倒下，怕倒下愁蠢，對贏家說有了，贏家聽見有了二字，知道是求留臉面，便不肯把輸家摔倒下，蕭客人這手纏勾子，吾果然輸了，他不等吾求留臉，他反求我，這算怎麼回事，俺黃某不如倒下却光明磊落，如此一來，這豈不活羞煞俺，二娃抱拳謝罪，自認年幼無知，求十一饒恕，十一脫完搭連，挽了二娃的手到櫃房裏來，十一道，蕭二弟，你不棄嫌，我二人作個口盟兄弟，二娃道，十一爺何等樣人，二娃無業游民，無家可歸，路死路埋的格局，怎好與財主稱兄論弟，黃十一大喜道，休得太謙，哥哥生平喜的是英雄，愛的是豪傑，亦不用焚香設誓，我爲兄，你爲弟，從此有福同享，有罪同受，二娃無法，祇得允了，十一問二娃來津何作，二娃假說在家種田不耐煩了，來天津尋個事作，十一說，蕭二弟，哥哥委實愛你英雄，倘然尋事作時，憑你這般豪杰，在咱設立的鍋夥裏開筵，吃香喝辣，快活一生，有何不足，來來來，與我同到鍋夥，去見寨主

，二娃想，自己的盤纏有限，報仇不知何日得手，再說天津的地理風俗，一概不曉，莫若投在鍋夥之內，既有人管吃管住，更可以曉得些世故人情，當下應了十一，回到鍋夥裏來，自從晏祥被挑懶筋以後，黃九怕他遷怒尋仇，囑咐手下，凡遇見真有武藝的人，務必收攬歸入本鍋夥，黃十一是黃九族弟，爲人好習拳棒，尤喜摔腳，祇是未遇明師，所以藝業欠強，曾奉黃九囑咐，凡會武藝的客人，住在店裏，他便比較，但所遇的都是敗與十一的能爲，如今遇見二娃，高於自己，遂虛心結納，把他帶見黃九，誇講二娃藝業高強，黃九待以上賓之禮，從此蕭二娃在關上鍋夥裏開了筵，閒了來到十一的客店裏，閒坐談天，十一把他作手足看待，店夥們多稱他是二掌櫃，黃九與二娃作得一套新衣，按照袍帶混混打扮，以示隆重，青縐綢褲褂，白縐綢褲巾，青紡綢長衫，精絹襪子，緞鑲紗的花鞋，軟羅手帕，一百單八將的酒金扇，左腕上套着十八子的香串，髮辮裏增加了假髮，續上三尾巴槍的清水絲線的辮穗子，頭皮剃得光亮，蓄風流穗，擰廓圈兒，把一個來自田間的小農夫，打扮成半村半僧的大少爺，這天正在客店裏和十一吃飯，忽見鍋夥裏跑道的來喊道，十一爺，九爺請快去，弟兄們被打折了腿背回來呢，十一拉了二娃同到鍋夥裏，黃九氣得面色青白，對十一道，俊子

吃咱的飯長成人，投到蘆莊子去扮演白蛇，他不知我和那邊寨主有仇麼，打發弟兄去叫他回來，被那邊鍋夥裏弟兄們打折了腿，背回來送到蘇先生正骨科那裏調治，我們怎的轉回這個面子，十一聽了把眼飛着二娃，二娃知道十一要自己立功，討令道，此仇交我報復，可把內裏深情對我細講，以免辦錯了事，十一拉了二娃到一間小屋裏來，二人坐下，十一道，二弟，好教你知道，天津風俗，月月必有會場，現在三月有皇會，在出會之先，各處辦會的人，各自練習，九寨主承辦一夥高躄會，其中有個包頭的名叫俊子，他是唱包頭蓮花落出身的落道孩子，九寨主信寵他胡鬧，可是這夥子會的好兒，每年都從他身上落，南城外有一個地方，名叫蘆莊子，那地方有一鍋夥，那裏的寨主亦和俊子往來，今年各處的會，都練習，以便出皇會那天上會，俊子被那邊邀去練習，把這邊亮了台，九爺氣憤不過，因此才出了亂子，俊子這般行徑，不由的九爺不急，二弟，你能把俊子討回，使那邊的寨主認罪服說，便算得奇功一件，幾時去，我打發人領你去認道路，並指點俊子及寨主二人，二娃說，祇將地處指明，並將那二人的面貌指點給我，其餘的事，都不要管了，二娃別了黃氏昆仲，隨同引路之人赴蘆莊子而來，引路的說，見麼，前面那片水塘邊卽到了，向前行去，隱隱聞得鑼鼓

之聲，引路的說，聽見麼，轉彎處正演高躡會呢，來至水塘邊，二娃是初次到此，覺得好一派清幽的風景，春水中有幾隻白羽鴨子閒渡着，岸上有好些野花隨意放出幽香，幾株柳樹，綠生生地柔條，臨風小舞，小鳥兒逗着巧舌，對景輕歌，真似畫圖一般地使人耐看，第二株柳樹上，繫着一根長繩，直引到數十步一外那所房門也繫了那端，引路的指給二娃道，繫繩的那所房子，便是蘆莊子鍋夥，正看間，見房門啓處，蜂擁出一夥人來，衆星捧月一般，中間有一醜一俊二人，餘衆圍隨着轉入房後去了，引路的和二娃早隱在樹後，未被這夥人看見，引路的說，蕭二爺，那醜的便是寨主趙大槍，俊的便是俊子，此地我一刻亦不能再留，倘被看見，立刻就有性命之憂，二娃由他自去，自己沿岸前行，繞過一個彎兒，在一片平坦大地上，搭有高大的涼棚，棚下圍了許多人看，二娃立在看的後邊，見寨主趙大槍，坐在一把太師椅上，身後許多人侍立，面前放着茶桌，桌上有茶具，食盒，果盒，場中正演習高躡，數中一個包頭的生成得十分秀麗，美如少女，二娃知這便是俊子，舞一回，立定了再歌一回，歌完了擊鑼鼓，然後休息，吃茶，用點心，用鮮果，亂紛紛鬧個不清，惟俊子坐在一旁不語，愁鎖雙蛾表示着腿疼，那寨主問茶間點，十分殷勤，俊子恃寵而驕的只搖頭表示不

食不飲，弄得寨主不知怎的是好，忽聽寨主道，明天再練罷，他腿痛呢，衆人紛紛落高躑木腿，地面上鋪了新蓆，都在蓆上亂滾，以活血脈，俊子不肯和衆人同滾，由寨主吩咐手下背了他，回鍋夥去，一人背了他，寨主在後面恭謹扶持着，衆人後面相隨，蜂王進窩似的，擁進去了，光剩下二娃，靜悄悄領略水濱夕照的景子，二娃對了水塘出神兒，心裏思索，只顧一時口狂，答應下來，究竟如何辦理呢，無法問，見水邊一條大些的蟲子，被許多螞蟻所困，所爭的是一點吃食，那蟲子奮勇掙扎，多時始將許多螞蟻戰敗，把食物奪將去了，二娃點頭，把衣服鞋襪都收拾利便，袖了單刀，直闖入鍋夥的院中，弟兄們，正在涼棚下納涼，都光了膀子，喝大葉茶，張天師李霸王，的亂談呢，見個短小精悍的漢子大刺刺走進院裏，大家都是一愣，趙大槍在屋內看俊子的腿呢，猛然見個面生可疑的漢子，料是對頭兒，搶步到院中問道，朋友，那道而來，何路而去，姓字名誰，家鄉居處，某家趙大槍，願聽指教，二娃聽了大笑，抱拳道，寨主聽了，小人蕭二娃，武清縣人，務農爲業，鄉下的小兒，聽得天津大邦之地，藏龍臥虎，特來開開眼界，有個結義弟兄，便是那河北鍋夥第三家寨主黃十一的便是，明人不作暗事，方才有那邊的弟兄在寶寨裏吃虧，如今奉了九寨主的命令，特來

與趙寨主陪話，有個甚麼叫俊子的，着他同小人回歸敵寨，寨主賞個臉面，把俊子獻出，小人帶他一走，彼此的交情照舊，不然的話，大槍不待其詞之畢，搶着問道，你將怎樣，二娃道，那得討寨主的指教了，大槍冷笑道，如此，朋友你躺下罷，二娃聽大槍着他躺下，冷笑道，二娃生長田間，學得幾手拳腳，只會打人，不會挨打，今天給天津的英雄們破破例子，改改門風，對頭兒走單了不挨打，日後談將起來，莫忘了這規則破壞在蕭某之手，說着話，哧的聲，亮出刀來，大槍見了狂笑，說好一個大胆的狂徒，你算不得我們衛裏的好漢，一些斤計味道沒有，豈不着各路諸侯所笑，可惜黃九爺，金山似的朋友，手下會有你這般的生野弟兄，來來來，兄弟們，一擁而上，要他一死，不要他一活，漫說死一個，死十個，還不似死十隻小雞子一樣，打，打，衆人聽二娃會把勢，彼此有些觀望起來，大家一沉吟間，大槍大怒，伸手在兵器架上，拔出大槍，怪蟒似的，向二娃刺來，二娃閃過槍尖，把槍桿接住，大槍忙向懷裏奪，再休想移動半分，大槍素日以孔武有力著名，如今被個短小的人兒制住，暗暗吃驚，二娃道，趙寨主，且莫動武，咱先有個約章，大槍道，你且約來，二娃道，寨主勝得我時，我便真個躺下，任憑你等治死，敗於我時，把俊子交我帶走，以便交令，你

道如何，大槍說好好，便按此約辦理，一言爲定，誓不反悔，二娃釋手道，請，劍及屢及式的人到刀到，刀順着槍桿哧的聲削了來，大槍要躲已來不及，釋手拋槍，向後倒退，暗暗叫險，幾乎把手指削下，二娃微笑道，寨主換兵刃再戰，這不算見輸贏，大槍生性正直，不好意思再戰，二寨主岳八執刀向前道，趙寨主方才飲酒，醉得不能戰了，岳某替他一膀之力，再說，他老人家身爲一寨之主，自古道，帥不離位，話又說回來，有事弟子服其勞，殺雞焉用宰牛刀，就憑閣下這般武藝，岳某不才，足以領教，請罷，二娃見這人言語支離，可憐可恨，苦笑答道，岳寨主手下留情，岳八自恃道，岳某的秉性，從來是得饒人處且饒人的，說着二口刀，各自逞強，只三合，二娃知道是笨家子，且不遞招，只躲閃騰挪，岳八心裏得意，自思，今天勝此硬敵，大槍的大寨主還不讓我麼，此時的心情，沒注在戰場上，只空中樓閣地打算正位大寨主以後的如何享樂，二娃不願傷他性命，只一脚踢傷他的小腹，岳八拋了刀，手捧着肚腹蹲在當場，面色青白，頭上淌汗，衆人看了無不暗笑，二娃見他那般醜態，笑對大槍道，承岳寨主在得饒人處把小人饒恕，那麼俊子該獻出來罷，大槍見戰不過二娃，只得把俊子獻出，那俊子如何肯去，只賴在趙大槍懷裏哭，大槍說，你只大胆去，黃九

爺亦是疼愛你的人，俊子哭得雨打梨花一般，只得隨二娃去了，來在鍋夥，二娃把俊子交付黃九，黃九並不怪罪，只警告俊子，以後不得三心二意，俊子百依百隨，由次日起，依舊在這邊演習高躡，蘆莊子的高躡，因沒俊子，包頭的角色，一時不得人選，停了鑼鼓，趙大槍夜間由寂寞中生出歹心，非處死蕭二娃奪回俊子不可，夜靜了和岳八商議，怎的出這口惡氣，岳八說，非請能人不可，咱弟兄全是笨家子，以多爲勝，贏行家如何能成，吾有個朋友，在馬快班裏當散役，武藝精通，走南闖北，行過十八省，寨主要收此人在咱鍋夥裏作個打手，除掉對頭冤家，又有何難，大槍心急，等不及睡醒，只和岳八坐以待旦，天光亮了岳八進城，至巳時將那人陪到，與大槍相見，岳八指引道，這便是好友褚吉，褚吉拜見了寨主，大槍收他在鍋夥中當弟兄，吃穿鍋夥裏管，每日拿一千文津錢零用，並把心事對褚吉說明，褚吉說，這蕭二娃本是新手，江湖上無人傳說過他的名姓，容我詳細訪查，順便擇個僻靜之處除掉他結事，大槍當面許他道，褚大弟，你若除了二娃，把他耳朵帶來見我，從那日起，你便坐本寨第三把交椅，褚吉遜謝了不敢，拜辭欲行，大槍怕他用款，先支借一月的零費三十千文的錢帖，褚吉別了趙岳二人，行在路上大喜，平白每月多進三十吊，轉而一想，使

人家的錢，必須與人盡忠辦事，順步行去，已至北大關口，褚吉進入橋口羊肉館吃飯，裏邊靜悄悄尚無食客，掌櫃的在櫃台裏打盹睡，跑堂招待主人，褚吉飲酒間，見外邊走進二人，認識內中一個是黃十一，褚吉站起身讓坐，十一謙遜着同那人另位坐下，褚吉問黃十一，鍋夥裏肥鷄胖鴨的不吃，來這裏換口味，十一道，本號的羊肉，大大出名，今天閒暇，特請這位武清朋友來嘗，他是初次來津的，遂給二人指引道，這是褚大弟褚吉，這是蕭二弟二娃，彼此欠身子相讓，褚吉心想，正待相訪，可巧相遇，牢記了二娃的相貌，褚吉先吃完畢，十一惠了賬，褚吉謝了且不去，二娃吃完離座，褚吉一面與十一話別，一面低聲對二娃道，今夜三更時分，與你在東南城角奎星閣下相會，去者英雄，不去者匹夫，二娃聽了點頭，褚吉自去，十一問二娃道，褚吉和你說甚麼，二娃說，甚麼正經亦沒說，只道謝惠賬罷了，二人回歸鍋夥，二娃心中納悶，這褚吉會武藝在眼光上看得出來，但是素不相識，初次會面，怎的訂下黑夜的約會，再想想生平並無仇家，亦無所畏懼，閉目養神，以待去赴約會，一覺醒來，聽外邊正響二砲，見弟兄們都入睡鄉，收拾利便，帶了單刀，出離鍋夥，爬上北門城牆，到城上在月明下，見御河裏船桅，樹林子似的密排着，有漁燈數點，造成一副畫圖，

二娃不是有詩情畫意的人，把那片美景作等閒辜負了，順着女兒牆向東，不大工夫，來在東南城角的城樓之下，看天氣，約莫着二更半天，端詳城樓，不見奎星閣子何在，正望呢，見樓窗敞處，飛劍似的兩道寒光射出，二娃想，莫非有精於劍術的朋友在這上邊居住，大膽子飛身越上樓去，鑽入窗中，洞一般的死黑，忙取火種細看，覺有許多飛物，觸着自己的頭面搶着飛出窗子，順手抓住一個看時，原來是蝙蝠，明白，久不居人的地處，蝙蝠佔據爲家，少時，飛塵靜息，見個執筆的泥像，明白，這一定是甚麼奎星閣了，細查寒光的來源，出於奎星的眼裏，見是兩顆珍珠，忽然想起老師臨危時所說奎星眼三字，莫非指着這珍珠而言，這是他的遺念的物件，大概是送給自己的，伸手取下，帶入囊中，再看閣板以上，有許多食物的皮殼，揣知師傅在津時住在此處的，二娃到窗前，向外觀看，見閣下有人站立，知是褚吉，飄身下去，褚吉道，蕭二弟，約你前來，並非無因，在交手先，對你說個來明去白，祇因你得罪了趙寨主，我乃趙寨主手下的弟兄，今奉寨主命令，尋你報仇，如此你要分個上下，要知道我二人彼此無仇，都是各爲其主，來來來，分個弱敗強存，二娃說遵命，亮出單刀，褚吉放下草帽，亦抽出單刀，二人交起手來，戰了個棋逢對手，多時難見高低，褚吉

道，且住，二娃說，爲何打住，褚吉說，蕭二弟，是我一時粗心，不知天下儘多好漢，我們武藝一般，你難勝我，我難贏你，縱然戰至天明，還不是終歸平手，我既不能得勝，怎能對趙寨主去交令，從此海角天涯一走，後事如何，我便不管了，未等二娃答話，褚吉說聲請，越城而下，轉瞬不見，二娃贊道，真不愧是英雄好漢，二娃心想，趙大槍這人，須着他知我利害，以免再生事端，正要動身，見褚吉草帽並未取走，忽然計上心頭，越至城外，奔了蘆莊子鍋影而來，到院中，靜悄悄都已入睡，從腿綳裏拔下匕首，將褚吉的草帽釘在上房的格扇以上，轉身去了，大槍睡醒來，見褚吉未回，心中正放不下，呆候多時，見無消息，深恐褚吉被二娃所擒，問出是自己主使去的，難免他來尋仇，候至天光發曉，再耐不得，到院中閒踱，猛然見格扇上匕首釘着草帽，不由的大驚，忙喊岳八來看，岳八認得，這草帽是褚吉的，大槍端詳一會道，照這樣看來，褚吉十死無生了，岳八暗以爲然，不忍明答，祇悄然點首，心想我雖不殺褚吉，褚吉由我而死，大槍向岳八要計，岳八說，別無計策，候着再遇高明的打手，再圖報仇罷，大槍無法，只得忍氣吞聲，氣雖可忍，但是每當月夕花晨，不免追念俊子的好處，況且會期一天一天近起來，各處鍋影承辦高躑秧歌的都加緊練習，大

槍每聽到鑼鼓之聲，不由的心中難過，岳八知他煩悶，陪他出去游玩，知皇會以前，天后宮一帶熱鬧，二人到天后宮去看，來至襪子胡同，則見人烟稠密，一路上出攤子賣食物玩物的很多，有些知道正日子擁擠，提前來進香的善男信女非常之多，大槍心中煩悶，嫌人多麻煩，擠出人陣，來至小直沽，見河邊上圍着一圈子人，正練單刀，大槍見是賣藝的，同岳八擠進去觀看，原是個十幾歲的小孩，刀法精明，不但岳八說好，連大槍亦看着不錯，二人一打啞謎，岳八候着歛完一次錢的時候，問練的道，朋友，同我到一個財主家去練，給你四兩銀子，那人聽得有銀子賺，謝了看的，細了槍刀棍棒，抗起來隨同岳八到鍋夥裏，把刀槍放在一邊，問財主在那裏練，岳八道，且不要練，隨我見財主來，大槍早已回來，岳八帶那人來見，大槍問他姓名，那人道，小人周秀，武清縣人，自幼好習拳棒，因以賣藝爲生，聞得天津皇會廟場熱鬧，趕趁而來，正練呢，聽說財主叫俺來練，可是俺的賤藝委實不佳呢，大槍說，武師先吃了飯，然後再練，擺上飯來時，大槍岳八陪周秀同吃，周秀吃飽，千恩萬謝，拭着汗問財主看拳看刀，大槍道，既不看拳，亦不看刀，周秀道，莫不是看槍，大槍搖頭道，越發的不看，周秀繃眉道，那麼只好看棍，再不看棍時，沒得看了，大槍道，周武師

，我不是甚麼財主，我是鍋夥裏的寨主，專以打關賺衣食，大街賣藝能得幾何，莫若投在我的手下，在鍋夥裏開筵，大塊吃肉，大堆分銀，豈不是好，周秀久聞天津開筵的賺大錢，無門可入，今聽寨主要收錄自己，忙着答應不迭，從此周秀在蘆莊子開了筵，鎮日好酒佳肴的款待周秀，每食必與二位寨主同席，不由他不生疑惑，因想我一個初入門的人，再說又是異鄉人，二位寨主對我這般優厚，其中定有緣故，少時，岳八來約周秀吃飯，周秀辭道，二寨主，我有一事不明，要在台前領教，如不說明，我不吃飯，就此告辭，依舊去當街賣藝，亦省得寢食不安，岳八說，周大弟莫說這樣短話，有話請講，周秀道，同是一般弟兄，大寨主如此待我，必有用我之處，果有用我處，水裏火裏，萬死不辭，如不說明，我只立時去了，岳八聽了笑道，大弟你且聽者，大寨主有一仇家，前者爲了報仇，折了一家弟兄的性命，因此仇上添仇，恨上加恨，我等衆人，都非仇家對手，因見大弟的刀法精奇，所以收你作個弟兄，候你休息得身體充實，然後煩勞你去報仇，周秀道，既然如此，我們且去吃飯，席間詳細商量，三人飲食間，周秀發話道，大寨主，適才聽二寨主言講，用小人去尋仇雪恨，何不話講當面，今天既知寨主心意，務請早日告訴我仇人的姓名住址，大槍對他說了，周秀

聽了點頭說，容小人訪着此人，和他較量，托寨主洪福戰得他過時，好歹轉了以前的臉面，大槍道，但願賢弟手到功成，周秀靜夜裏尋思，師兄蕭二娃，原來在天津開了逛，結下這段冤仇，這報仇的担子，却担在自己的肩上，後事如何辦理，自己頗費尋思，周秀既問明大槍的隱情，又未便放置不理，細詢了天津城裏關外的地理，每天出去閑走，應名是找尋仇家，大槍與他製了新衣，帶了錢鈔，擇着熱鬧處去走逛，這天遊在河北，正遇上俊子練習高躡，打扮得神仙似的，看的人無不迷惘，男的願欲得之以爲妻，女的願欲得之以爲夫，黃九見大家說好，得意非常，左有黃十一，右有蕭二娃相陪，將一把洒金扇子，打開揜上，揜上打開，表示着心理快活，二娃眼快，見師弟周秀穿章入時，田舍之氣都銷，忙着離開黃九，繞到周秀身後，一拍他的肩頭，周秀嚇了一跳，回頭見是師兄，怕大槍暗中派人跟隨，低聲道，我們到僻巷去談，二娃前行，周秀後隨，到一個小巷子裏，兄弟見禮，周秀道，師兄在天津入了鍋夥，小弟已經知道，可是小弟亦在蘆莊子鍋夥裏當了弟兄，幸喜今日相逢，彼此得個照管，二娃笑道，你休見鬼，說甚麼彼此照管，你這來除却要行刺我還有甚麼勾當，我好要你得知，天津衛的寨主，容不得異鄉人吃飯的，用異鄉人時，無非是買你去殺人，不是

殺人的勾當，憑甚麼把福樂送給外鄉人享受，賢弟，你如念兄弟之情，幫我與師傅報仇，祇圖富貴不念義氣時，我們各憑武藝，死而無悔，我說這話，須不是誣賴你，趙大槍着你尋我報仇對不對，周秀落淚道，實不敢瞞師兄，委實如兄所言，我只支吾於他，幾時見疑，我便棄他遠去，二娃道，但願賢弟心口如一，他那裏不相容時，可來找我，師傅有遺留的財寶，在吾手中存放，不愁無有衣食，兄弟訂了後會，相別而去，周秀每天吃飽了帶錢出門走逛，都以訪蕭二娃爲題，趙大槍本然盼着在會期前將二娃治死，然後再把俊子設法弄回，到出會那天，好與自己所辦的這檔子會裏扮角色，心急不好說出口，周秀爲人機警，甚麼不懂，一味裝傻，不談報仇之事，大槍見天色黑得很快，轉眼就跑掉了五七日，不便當面對周秀講，使岳八背下問周秀，周秀說，業經訪好，昨天已然約會下在河北石橋裏相會，不想我連日水土不服，瀉起肚來，晝夜三十多次，四肢無力，去了豈不自送性命，候着瀉止了，身體復原，然後再找仇家，岳八道，你如何祇是客氣，早說了請醫生調治，豈不早就痊愈，忙着與大槍送信，大槍聽了心中着急，祇謾怨周秀不肯早說，忙着請醫生，打藥，周秀無病，不敢吃藥，候夜闌人靜，把藥傾在尿桶裏，祇說藥不對，越發洩了，急得大槍岳八沒招兒，

如是因循下去，來至出會的先一日，各處的會，一夥夥地都到天后宮掛了號，登記後貼出黃報，寫明某地名某會，惟獨蘆莊子未曾報到，黃氏弟兄帶了二娃到宮裏進香，對着宮門外的一條黃報上寫着河北高蹻的字樣得意非常，進香時，善男信女，擠滿了宮裏宮外，遊入一步行不得三寸地，忽見香客們向左右閃開，有十來個官人，手持馬棒，驅逐香客，不得行走，站立兩旁，將宮中正門以內大道，變作一條肉胡同，此時由門外走進一個男子，穿章很闊，明明是位紳士格局，後邊是一個如花似玉地女子在中間，左右有女僕二人丫嬛二人，衆星捧月一般扶持着走來，離得狠遠，香風四流，看的人都呆了，許多信女們，自覺着梳裏入時，進宮來送與大家觀看，見了這位華貴的女香客，把整春季琢磨衣飾頭脚的一片雄心，立刻銷化淨盡，深悔早知世間有這般神仙似的人兒來上廟，自己真是多此一行呢，那紳士率領這團女的們到大殿中拈香，由道士恭謹引導，到各殿中去隨喜，那女的，臉，俊亦俊到極處，腰，細亦細到極端，脚，小亦小到極點，但走起路來，風流苗條，率絕人寰，四個女僕丫嬛，亦都是千挑萬選得來的人物，捧定這個佳人，在滿院的香烟中穿來走去，觀者只疑是由雲霧中來，人間那得有此，諸殿游罷，仍由十來個持馬棒的官人驅逐着閒人引導着向外行去

，黃九等四人，由左便門到宮外去看這婦人上車，到外邊，官人中像似爲首的一個喊道，孤柳村楊公館的馬車放過來，旁的車一概不許動，許多車轎，屯在宮前大樓迤東空地上，噓了十來聲，方見由車陣中趕出兩輛新而且闊地轎車來，第一輛趕至宮門以外，先是兩個女僕上去，坐在車裏，然後那婦人上車，跨轎坐在車外，左腿盤着，右腿放在左腿上，露着右脚，穿着紅緞宮鞋，上嵌珠寶，窮人見了刺目，闊人見了銷魂，第二輛，先是兩個丫嬭上去，坐在車裏，然後那紳士上車，跨轎坐在車外，紳士帶笑向衆官人微微一抱拳，衆官人喝一聲請，前呵後殿地一窩蜂似的去了，看者議論紛紛，歸來的道上，黃九對黃十黃十一二人道，聽見着見麼，這便是出亂子的那個婦道，圓回去的賊贓，依然還穿出來招是生非，這夥子官人，不都是四門千總任老爺手下麼，依吾看，楊某這人不知倒正，爲了一雙女鞋，挑了飛賊的懶筋，還不在家躲着，居然到天津來招搖，焉知道對頭不來報仇，黃十說，聞得晏祥回家去死了，還報甚麼仇，十一說，十哥那懂得江湖勾當，他死了怕沒後輩或徒弟替報仇，二娃聽了一句一驚，幸喜無意中認識了仇人，意欲脫離黃氏弟兄，跟尋仇人住在何處，或是已經回歸孤柳村，然又無機會啓齒，又不好意思落後暗溜，行至宮北，見周秀走來，二娃忙道

，周二弟幾時到津，未及周秀回答，便向黃九告假道，你三位前行一步，俺遇見同鄉了，不得不去招呼，少時便回鍋夥，三人亦未在意，一同去了，當下二娃引了周秀向北行去，到北頭上臨河一家茶館裏來，二人上得樓去，靜悄悄一個客人亦沒有，茶役沏完了茶，自下樓去，二娃見無旁人，對周秀落淚道，你我師兄弟，共十二人，師傅對於你我二人獨優，再說兄弟們裏，亦惟獨咱二人走得最近，實不相瞞，我明天要作一件驚天動地的案子，今日與你相見最好，周秀問其所以，二娃把滿腔心思說出，周秀亦落淚不已，二娃從腰間取出二顆明珠交給周秀道，在我腰中，必然被人取去，存師弟手裏，便中合了銀子，我出事以後好與我上下使用，後來用銀之事多咧，諸事你要小心去辦，自己作不過主來，可到河北德勝店找黃十一爺，那人是條好漢，問他一切都能代你主持，周秀哭道，這許多麻煩，小弟實來不及，莫若我去下手，以後諸事師兄辦理，方才周全，二娃道，此事遵照師傅遺囑而行，豈能隨便換人，立起身子道，明天你要耳目靈些，打聽我的下落，說罷惠了茶資，下樓而去，周秀袖了珠子，趕下樓到外面來，再看師兄，踪跡不見，惟有御河依然流水而已，楊青石自從圓案以後，心裏不時悶損，金壽見青石相待日漸冷淡，遂和桂鳳商議，同回桂鳳老家去了，

青石自他二人去後，把前事漸漸淡忘，皇會期近，他的如夫人，磨着青石非下衛看會不可，青石亦想到天津去逛，來在天津，住在任坦齋家裏，休息了半日，由坦齋派十來個手下引路，保護了這兩輛轎車到天后宮降香，這位如夫人在各殿裏都看過，仍回住宅，休息了一夜，次日去看皇會，這天是出會的首一日，由天后宮將娘娘駕請下來，送往西頭如意菴將輦停放，次日任人進香一日，各會亦都休息一日，到第三日，按照第一天的辦法，一夥一夥地會再出一次，將娘娘輦依舊送回天后宮，這皇會至此才算終結，第一日，天氣甚熱，穿紡綢衣裳的都出汗，會道上賣杏酪賣冰水地都敲着冰盞兒，看會的人，都擎着芭蕉扇遮太陽，文雅些的用摺扇兒，會道的兩旁，凡商號都停止營業，連同住戶主兒，都搭了看棚，棚前掛了湘妃竹簾，裏邊俱是婦女看會，本來預備這種看棚的，共有三種用法，一種是專為本家婦女所設，一種是爲了親友家婦女所設，一種是出租，因此所有的會道，兩旁的看棚一所挨一所地密排着，是日任坦齋與自己家中的婦女，及青石和如夫人借得襪子胡同裏北面上一家看棚，棚前十來個官人保護，早被蕭二娃看在眼裏，祇貼不進身去，無法下手，正遊豫間，見周秀對面走來，二人會意，不敢交談，此時零星的會，一夥一夥地過着，甚麼跨鼓，中幡，

門簾，法鼓，高蹻，秧歌，鶴齡，獅子，重閣，不一而足，正看間，河北的高蹻到了，這夥高蹻，扮演着梁山泊的故事，第一個花面，扮得是花和尚，第二個童子生，扮着鄆哥兒，第三個彩旦，扮得是王婆子，第四個文丑，扮着西門慶，第五個武老生，扮得是李俊，第六個小旦，扮着潘金蓮，第七個武生，扮得是石秀，第八個小旦，扮得潘巧雲，第九個武生，扮得是燕青，第十個武旦，扮着孫二娘，第十一個花面，扮得是李逵，第十二個武旦，扮着顧大嫂，不但行頭新鮮，人物亦都挑選得精緻，尤以俊子扮演得潘金蓮，當行出色，今天是出會的正日子，較往常的練習越發好看，前面打行鑼的便是黃十，十二個弟兄，各荷着高凳一條，預備着扮角色的人門休息時坐，另外有弟兄們，担着茶食担子，預備着扮角色的人們吃喝，黃九步行相隨，黃十一在旁保護着，兩眼鷺鷥似的找二娃，本然保護黃九的正差兒是二娃，副手兒是黃十一，不想用二娃時，他不見面了，黃九只當他是鄉村孩子，沒見過世面，貪看過會，先赴廟上去了，不說甚麼，只十一亂嚷亂鬧，黃九勸他一路上看着，見着時叫着他一同走，亦不見得在未見他以先便出甚麼亂子，十一見黃九反勸他，只得隨着會到廟上來，到會上報了到，仍不見二娃，挨次序一夥一夥的會，出宮上了會道，由宮南向西拐

，到襪子胡同，胡同兩旁的看棚搭滿，這是出會截會的第一個去處，四門子總任太太地看棚，迎着河北的高蹻放起南炷來，一千頭響過去，送上點心茶葉，截任高蹻的前進，黃十見有人截會，止鑼停步，弟兄們把高蹻放下，十二個角色都坐下休息，喝茶吃點心，此時把爆竹的亂紙帶着烟打掃淨了，角色們起身，由扮演花和尚的雙手一打捧捶，十二個人，捉對兒獻起藝來，六對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數潘金蓮和李俊，一個白髮銀髻，一個紅顏綠鬚，玩的把勢，千變萬化，博得彩聲雷動，楊家如夫人，因任太太招待，費錢很多，今見任太太截會，表示敬客之意，這位小夫人替任太太開下賞去，十兩重的小鏢子，賞下兩個來，由女僕掀簾子，遞出去，由張三接過去，說太太們開賞，黃十過來說了謝賞，由俊子放開珠喉，唱了一段秧歌，聞者無不銷魂，這位開賞的小夫人，把眼露在簾邊向外看，二娃早看見她簾邊露出寸許雪膚人面，簾下鞋尖上的珠寶之光，燦爛着透於簾波之外，二娃幾番要闖近簾邊，將她殺死，但不是師傅遺囑中的辦法，且忍耐了第候機會，俊子唱罷，黃十鳴鑼行會，走出不遠的工夫，忽聞衆聲噪雜，原是盧莊子鍋夥裏的混混，因俊子今天上了會，周秀帶病未愈，一時不能報仇，寨主趙大槍所辦的會，並未報名上會，越想越爲難過，帶了二十餘名弟兄，

半路上來奪俊子，使黃九這夥會出不成，衆弟兄在先作爲看會的，及至俊子嬾到眼前，大槍把手中的洒金扇一舉，有同令下，衆人七手八腳，將俊子搶走，黃氏弟兄三人，及十二個荷凳子的弟兄們，都未想到今天有此局面，未帶兵刃，見大槍等拿了明晃晃地匕首，那敢爭持，祇好任大槍等將俊子搶去，後面的會，因前邊出了亂子，改由宮北那條路上行會，這一改變道路，襪子胡同的看棚，甚麼亦看不着了，所有游行看會的人，都趕到宮北去看，少數沒走的，都看這夥子出了亂子的會，黃十一急燥罵二娃誤事，有他在，何致出此亂子，黃九是人物，聽十一之言，減自己的銳氣，忙着吩咐下會，一面帶領衆弟兄回大寨，取兵刃追趕趙大槍，立刻刀槍如林，列隊於北大關口，河北汛官出面，與黃九說話，說黃九爺你是人物，行事可要知人甘苦，今天是出皇會的正日期，上峯長官的太太小姐們都有看棚，你們拿刀動杖的一幹，落在太太小姐們的眼裏耳裏，回去一學舌，我這五品頂戴算擰了，面子賞給我，天大的事，過了後天皇會，再接着找場面，黃九無法，只得收隊，回鍋夥去生暗氣，十一見這局勢，非二娃單人獨騎，找不回過節兒來，氣很很地到各會道上亂尋，行到宮北便聽見看會的人紛紛議論，有的說這小夥子够很，一刀把位官太太的小腳兒剝下去，有的說，凶

手端的是條漢子，殺人不跑，投官自首，有的說，說話是武清縣的口音，打扮兒却像天津人，十一聽了暗自吃驚，忙着打聽，此事出在那兒，多嘴的說，襪子胡同中間，十一分着人向前擠，此時看熱鬧的比看會的人還多，費盡了力氣，擠進人羣裏，把黃十一吓得臉黃了，見二娃被綁在一個看棚的木柱上，長衫已經脫去，小褲褂的腰巾上，插了一口刀，刀上的血，滴在精絹的白襪子上，紅得嚇人，地上躺着死屍，用二娃的長衫遮住，十來個官人，怒目橫眉的監視着，屍旁放着棹椅，知是候着驗屍，二娃的神色不變，當場上鴉雀無聲，少時，縣委已到，由地保唱衙叩接，縣委落坐，地方向前跪稟道，宮南地保只日升，查得襪子胡同中間，有後補知府楊青石之如夫人，在四門千總任大老爺看棚內看會，因會道改變路程，出離看棚，棚外上車之際，有匪徒自稱蕭二娃，不知因何事故，乘楊如夫人登車，手持凶器，將伊右足削斷，登時身死，凶手並未在逃，當由任大老爺手下差官等綁候審訊，所稟是實，縣委聽只日升稟得清楚，並與接到的報呈相符，吩咐帶凶手，由植班的頭散等役，將二娃帶過，畧訊，錄了供詞，帶在一旁，吩咐驗屍，忤作驗得右足刀傷一處，足骨切斷致命，因其餘各部無故，苦主攔驗，填了屍格，縣委諭令苦主楊青石領屍，帶凶手回縣署去了，任坦

齋聞信趕到，仍舊借原看棚給楊青石作料理入殮之用，諸事已畢，將棺木由家人押送回村，青石住在坦齋處聽候官府傳質，晚間坦齋與青石擺酒澆愁，百端解釋，青石道：「人死不能復生，哥哥不再想她，祇與這凶手素不相識，半路劫殺，並不為財，殺人投首，情甘認抵，實在令人悶悶，坦齋傳來快馬張三與劉金標，問他二人對此案有何意思，青石讓他二人入座，二人謙遜不敢，坦齋說，同吃無妨，二人謝了坐下，同論此案，張三道，依我看，凶手雖是自首，對於供詞却很閃爍，一定內裏有何情由，不然好端端將素不相識的人殺死，有何所取呢，金標說，大概這兇手與前者挑了懶筋的晏祥有關聯，坦齋聽了附和道，對對，座間四個人都又想了想，不約而同地相與點頭，旋見張三道，我們何必亂猜，飯後俺弟兄二人到縣署去打探，這案過堂，聽聽堂詞，便見分明，坦齋說有理，青石說有勞，飯後，二人到縣署來，值日班衆人見他二人到來，忙着獻茶招待，值日頭吩咐去叫飯，張三說，才吃過，請問宮南這件命案今天過堂麼，值日頭擰着眉毛陪笑道，三老爺，不過堂時，早看會去呢，這兇手真怪，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廟會的正日子殺人玩，這工夫，已經掌燈，聽裏邊喊出來，西花廳侍候，金標說，人命案子坐花廳，大概是禁止人看，那們俺弟兄回去了，值日頭道

，不，二位乘興而來，怎好敗興而返，順手抓過兩頂大帽子，丟給二人道，一同上去，二人見了大喜，充作衙役，由值日頭提了差使的項鍊，同到西花廳來，縣官姚錢串親審，蕭二娃跪下聽訊，上面問道，蕭二娃，你與楊青石的小老婆，是否相識，究竟爲了何情，將她的右足剝下，因傷身死，內裏情節，要詳細稟明，倘有可原之處，本縣要筆下超生你的，萬不可胡說，就攔了自己的性命，講，衆頭役人等噪雜着接聲道，講講，莫着老爺生氣，胡說，挨打，二娃候着雜亂聲音平靜以後，招供道，罪犯蕭二娃，武清縣人，年二十一歲，務農爲生，鄉間風俗，吃飽了閑暇，都講究學習拳棒，本村裏有位武師，名喚晏祥，武藝高強，江湖上都知他的好名子，人頗外號穿雲燕子便是，招至此處，張三一扯金標的袖子，彼此會意，知道果與晏祥有關，旋聽他繼續招道，晏武師閑來無事，便在村裏教徒，立着把勢場子，共有徒弟十二個，罪犯便是十二個裏的一個，他以保鏢爲生，只因性情高傲，各鏢局都混不長久，窮得無以聊生，去年歲底，在津西三十里孤柳村偷過一家財主，偷時疑是一匣首飾，不承想匣裏是一雙弓鞋，姚錢串聽了以爲有趣，插口道，弓鞋用匣子盛着，一定有何奇妙之處，講講，一邊說着，一邊吸着水烟筒，喝着蓋盃茶，很自在地像聽說故事，二娃稟道，

弓鞋端的有出奇的地方，錢串含着水烟筒的嘴子輕輕地用頭畫圈兒聽他道，鞋幫兒上都用珍珠寶石堆砌成了花樣，價值過萬，不想今年正月在天津被官人擒獲，錢串聽了暗驚，倒抽了一口涼氣時，忘却口裏含着水烟筒嘴子，把筒中的黃水吸個滿口，忙着棄了紙煤，放下烟筒，把黃水吐出，用茶仰着脖子咕嚕咕嚕地苦漱，差役人等見了，無不暗笑，錢串自己亦覺得好笑，忍俊問二娃道，這案被那衙門的官人所破，至今是否完結，這雙鞋落在何人之手，詳細稟來，衆差役知道本官又犯財迷，不禁暗笑，聽二娃繼續稟道，這案是被四門千總衙門所破，錢串聽了連連拍案道，怎的不解縣署審訊呢，旋想到問他無用，乃改變口風道，接着講，二娃稟道，晏祥被擒後，由官人將原贓交還失主，判了個挑懶筋的罪，後來中風身死，臨危時囑咐我等弟兄，與他報仇，罪犯今日的殺人，便是奉了師傅遺囑幹的，應得何罪，情甘領受，錢串問道，你奉師命報仇，如何殺死看會的少婦，二娃說，那少婦是楊青石的小妾，那弓鞋便是偷盜她的，因此找她報仇，錢串問道，砍頭，刺腹，刺胸，豈不是一般能以取命，必把她的脚砍斷了這是何故，二娃說，師傅遺囑如此，大概因為禍起於她的脚上，必由脚部致她死命，是不是這意思，罪犯不得而知了，錄供畫押時，把楊青石傳到對質，將二

娃的供狀宣讀一遍，着青石聽了，錢串知青石爲城西巨室，一堂問出口供，將凶手問成死罪，青石一定有所孝敬，青石聽了供詞，甚爲驚懼，當堂具結完案，二娃收監，錢串退堂，心想，楊青石准來走動人情，告訴幕府，此案急切且莫出詳，聽得下回分解再爲辦理，那二娃自入獄中，舉目無親，帶了三大件的刑具，因爲天氣甚熱，非常吃苦，焦渴之極，無處飲水，牆上挖着一個小洞，放了一盞油燈，獄大光小，黑暗的直如地獄，因沒人託情，無有坐處，被牽到衆人小解的去處，濕泥地上坐了，氣味之臭，爲二娃初次領畧，十分難耐，一陣陣只聞鉄練聲響，看不見其他犯人的模樣，忍耐有半個更次，忽聽外面有脚步聲音，前行者手提着大紙燈籠，後跟着二人，提燈人喊道，方才進來的差使蕭朋友睡在那鋪上呢，二娃聽見不敢答言，紙燈光大，照見後面二人，一個是黃十一，一個是周秀，心中一陣慘悽，想自己，在天津只有這兩個親近之人，半夜裏進獄探看，不知花費多少賄賂，方才許他們進來，心裏酸楚，不敢落淚，知道少時便與他等相見，倘被人看出臉上淚痕，彷彿自己怕死，將心一橫，把淚忍住，忽聽一人由夢中滾起問道，誰，大喊小叫，提燈人道，我，頭兒，起起，蕭朋友呢，有他的至友來探看，那人笑道，五爺，隨我來，引三人到尿桶邊，提燈人道，

這對廳，又親又友，怎的放在尿桶邊坐，獄頭道，不知和五爺相熟，咱挪個單間裏好說話，牽了二娃的鎖線，引入個單間來，對四人道，這是我的小屋，歸蕭朋友住，俺弟兄倆對鋪，二娃見這屋中，雖然並不清潔，比較方才所住的去處，真有天堂地獄之別，因累，立不得，坐在鋪上，獄頭說，都坐下講話，黃十一挨近二娃左邊坐下，周秀挨近二娃右邊坐下，萬語千言，一字說不出口，二人祇有落淚的分兒，獄頭對提燈人說，五爺，咱外邊說話，請他三位隨便談談，那人放下燈，與獄頭到外邊去，周秀見生人出去，含悲對二娃道，師哥，我見你行了凶，並不逃跑，無法救你，祇得去找黃十一爺，商量辦法，十一爺說，非銀子打點不可，我把兩顆珠子求十一爺給換銀子，黃九爺說，怕這珠子是師傅遺留下的贓物，九爺留下，給了一百兩銀子，十一爺因爲少，不够使，自己掏腰包，出了一百兩，候夜靜了才敢前來看你，說至此處哭了，十一接着叫道二弟，你只管放心，雖說殺人償命，那是外縣，我們天津却不然，只要有錢，殺人如撚臭蟲，這縣官外號叫姚錢串，專一結交長官，憑是怎樣重案，他就敢隨意釋放，上峯圖他銀子，凡事不聞不問，由他造反，方才提燈的人，說至此處，向門外看了看，低聲道，他叫五子，是正堂手下的紅人，專一買死賣生，犯人的生死

簿，由他掌管，他簡直是陽世判官，我與他小有認識，給了他一百銀子，求他專送獄頭五十兩，留下五十兩，你好零花，以後的事，全教給我，不定三朝五日以後，一堂將你釋放，寬懷吃喝，花了銀子，自然諸事能以隨便起來，一邊說着一邊拭淚，二娃如痴如呆，聽憑他二人自述，一些不受感動，怕得是傷心落淚，這工夫，見獄頭和那人走入，獄頭道，五爺，擎好兒罷，蕭盟弟和你是朋友，如同和我是朋友一樣，俗語道得却好，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再說犯了王法，同是難友，患難之中，又多一層親近，那人提起燈說，諸事已畢，我們快走，倘被查獄的看見，關係甚重，十一同周秀拭着淚一同出獄，獄頭送別衆人，落了銀子，把自己的酒食茶水都搬出來，放在小屋裏，點了蠟燭，叫二娃道，蕭賢弟，人不說不知，方才裏邊五爺出來一談，原來都是自家，說着話把脖鎖與手肘都給落了，光帶着腳鐐，謊言道，避些委屈罷，哥哥不會開鐐子，二娃說，這已經見厚情了，着二娃脫了上身洗滌，二娃一壁洗滌，一壁飲水，如逢甘露，洗畢吃茶，獄頭把酒食擺上，二人同吃，二娃知道使了銀錢，亦不謙讓，爲了稱呼便利起見，問獄頭道，你老尊姓，怎樣稱呼，獄頭笑道，異鄉人不知道我，天津人都知我鬼頭楊盛的大名呢，天氣熱，臭蟲多，睡甚麼，把哥哥的長板坡，

唱給你聽。正好下酒呢，這楊盛，生成十分醜陋，因此人頰外號叫鬼頭，他雖然是混混，並不進鍋夥開筵，專吃各路諸侯，講打，他武藝出衆，膂力過人，要多少錢，牢地給他，有一次，十來家鍋夥裏，各出敢死的一人，在一個黑夜裏羣住了楊盛，刀槍並進，被楊盛奪過槍來，一連挑死三個，都吓跑了，楊盛自投縣署，聲稱遇見路劫的大盜，被自己槍傷三命，前來自首，知縣知他是混混，惟愛他是好漢，判了個永遠監禁，在獄中當了獄頭，享受得比財主在上，當時他藉着酒意，把自己的往事，對二娃說得有聲有色，不由二娃不傾服於他，二人越說越近，藉着杯酒，結義起來，楊盛當了老哥，教給二娃滾供，一堂承認，二堂翻供，日久天長，把官司便打游了，殺人不用償命，至不濟鬧個牢頭幹幹，依舊吃香喝辣，二娃口雖應着，心裏不以爲然，從此二娃在獄頭小房裏居住，聽候過堂，一連三日，並沒信音，獄頭很替他託裏求外的走動，姚錢申靜候楊青石的送禮，禮祇不見到來，心中猜疑，後來定了主意，一日不來送銀子，這條人命算白死，祇不出詳，到了第四日，由外面傳進名帖來，見是四門千總任平的，忙請進來，見禮落坐，坦齋道，無事不敢驚動，今天奉了敝友的囑託，說着話掏出個紅皮封套，放在案上接續前文道，買雙靴子穿罷，錢申說，坦齋，這又

何必呢，楊紳士既是令友，如同兄弟我的朋友一樣，何用費心呢，坦齋笑道，他既然孝敬了，萬無退回之理，所拜求的事，懇乞准如所請，就感恩非淺了，錢串笑納道，那麼恭敬不如從命了，祇是這案件，第一層是受人主使，並非和凶手本身有仇，第二層是凶後自行投首，有這兩層，重煞判個十年大軍，並無死法的，如今有老哥的人情，及楊紳的請求，小弟講不了，傷些陰鷲罷，判他個路劫強搶刀傷事主致死，怕不秋候斬呢，我想一命抵一命，楊紳亦可以心平氣和了罷，坦齋聽了，連連擺手道，不是的，不是的，楊紳對於他的如夫人，固然視同性命，但是其人已死，不能復生，他聽得凶手的同黨很多，因為前者他們的師傅死了，才有這次報仇的事，倘要再着他抵了償，這仇結得越發深了，同黨的人，再報起仇來，楊紳的性命便不保了，他所以託小弟來懇求的，並非是要仇家一死，是要仇家一活，錢串聽了笑着搖頭道，奇奇，這樣更好辦了，請老兄轉達楊紳罷，遵命辦理，萬無一失的，坦齋去後，錢串看了這份孝敬，是五千兩銀條，取出一條一千兩的，給蓮幕中的老夫子們分了，計議成了一個出脫的辦法，因為五子替二娃在本官面前說好話，錢串揣測着他已經受了賄賂，便着他暗暗傳語給凶手，第二次過堂時，只順了問官的話答應，便得活命了，五子對二娃與

楊盛說了，都很歡喜，少時，傳喚過堂，本官坐了二堂，楊盛忙與二娃把項練手肘帶齊，牽上堂去，上面問道，下跪是蕭二娃，武清縣人，來津尋親不着，作小本經營，出皇會那天，在看棚之下用刀切青蘿卜售賣之際，右手執刀，刀尖向上，不期任姓看棚，憑欄以上，麻繩放扣，欄上所伏的楊陳氏，隨欄跌下誤觸刀尖，傷及胸部甚重，延至三日後，醫治無效，因而身死，這是實情麼，講講，二娃叩頭道，都是實情，當下錄了新供，二娃再畫了押，判了個遞解回籍，三年的落地徒刑，胡亂詳出去，上峰處胡亂准下來，這一天，標了兩名解差，一輛亮車，本官坐堂，驗明正身，一下沒打，便發交解差公文，給了一兩銀子的路費，本然往返三天的路，很近的，此時二娃早換了粗布褲褂，布鞋布襪，作個小本經紀人的模樣，伺候着起解，因楊盛捨不得二娃走，和解差們說了，晚飯後，再行，二人亦因自己本身有事，答應了晚間再行，這兩個解差，亦都是開迤的混混，一名袁榮，是在關下鍋夥裏的，一名陳起，是在蘆莊子鍋夥裏的，二人奉派解差以後，各回鍋夥裏去請假，並拿應用的東西，陳起對趙大槍岳八二位寨主說明，請假四日，到武清縣出一趟差兒，解送蕭二娃回原籍，執行徒刑，岳八道，這一來可與寨主消了氣，大槍說，吾所爭的是俊子，俊子既被搶回，黃九

又不找場，吾還有甚麼氣生，蕭某與我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他判了落地徒，着他受這三年的苦罪，我聽了亦不慶幸，亦不可憐，岳八不以爲然，說留着他，終究是咱們的怨家對頭，大寨主重色輕友，難道褚吉就白死了不成麼，大槍覺着自己不對，信口對陳起道，陳大弟，你一路上，順便的話，能以甚時奈何他時，便懲治他一下，以報褚吉之仇，在大槍這不過空說罷了，何嘗愿欲多事，陳起爲巴結寨主起見，發下大話，得手時，怕不追取他的性命，大槍暗笑他不明事體，陳起取了應用的兵刃和衣服，向城裏走着，方進東門，便見同盟弟兄甘亮迎面走來，走近自己止步道，方到縣裏找你，說回鍋夥了，特地迎來，難得在此相遇，指着路南的酒館道，同飲三杯，與哥錢行，陳起笑道，又教賢弟破鈔，於心不安，甘亮扯他進門，此刻午飯早過，晚飯未到的時光，靜悄悄並無食客，甘亮同陳起進入雅座裏，要酒要菜，飲食間，陳起對甘亮道，你們鍋夥的蕭二娃，官司打得喜慶，大概黃寨主使錢不少呢，今天下晚解回原籍，由袁榮和我押解前去，真是苦差，犯人一個錢不使，官銀賞了一兩，往返三四天，兩個人賠帳，甘亮笑道，哥休煩惱，黃寨主知你們是苦差，特地派小弟與二位來送盤纏，說着話五十兩一個元寶擺在桌上，陳起見了心中暗喜，面上帶怒道，有賢弟你

的情面，蕭某一路上，上賓相待，又用黃寨主賞銀子，忒把陳某瞧得認錢不認人了，賢弟原銀帶回，替我拜上寨主，日後與蕭某見面，自管盤問，便知是怎樣照顧於他呢，甘亮聽了搖着油光禿頭，苦笑道，非也非也，陳盟兄，休得推託，銀子快着收起，與袁榮二人平分，恕我不到他台前求；陳起一面用手巾包起銀子，一面答訕道，十分回絕賢弟時，又恐黃寨主多疑，想到敵寨主與蕭某有仇，莫不是陳起這小子受了趙寨主囑託，中途要奈何蕭某，如今哥哥收下銀子，以免他胡思亂想，甘亮忍笑點頭道，是，是的，銀子收訖了，黃寨主的事，亦要與他辦了，陳起指着甘亮道，賢弟，你真不是盛酒的傢伙，一壺便醉了，哥哥還用你囑咐，怕不會照顧一個犯人，甘亮正色道，盟兄，休在夢中，你以為黃寨主着你一路照顧蕭某麼，陳起瞪着眼很詫異的聽着，甘亮立起身，向雅座的白布簾外看了看，見無人又復歸坐低聲道，這五十兩銀子，要蕭某一死，不要蕭某一活，陳起聽了心裏得意，面上驚慌道，這是甚麼意思，甘亮說，他祇這樣告訴於我，你就照辦最好，甚麼意思我却不知，陳起道，這事我縱應你，還不知袁榮心意如何，縱然袁榮亦愿欲了，難道把死屍交給武清縣官，甘亮說，你真糊塗，半路上害他性命，消滅了屍身，原舊把公文帶回，原封交到天津縣正堂手中

，他見了如同見了武清縣官的回文一樣，黃寨主都打點圓到了，你何必小心眼兒，你們本官見了趙孫李，甚麼辦不到，希罕蕭某一條命，二人同時笑了，分手後，甘亮見黃九報命，諸事妥當，黃九把十兩銀子酬勞甘亮道，此事你知我知，本鍋夥裏，再有知道的我便要你的性命，甘亮說，害命的勾當，誰敢洩露，只我破着干連與寨主辦事，要求一個明白，二娃出了事，十一爺那般營救，哭得吃不喝，怎的九爺却買他一死，小弟不解，我只求你說明，日後縱有干連，死而無怨，黃九笑道，我不瞞你，你只莫對人言，二娃有珍珠一對，他師弟周秀，求十一爺變價，與二娃打點官司，是照着古玩行人估價，據說愛買的值一萬兩白銀，是我用一百兩銀子買下，周秀不曉得價值貴賤，倘二娃刑期滿了，找我討珠，講理，咱無理，動武，打不過他，莫若結果了他，省却多少麻煩，送本官五百銀子，連解差帶你，共花五百六十兩，找個主顧，賣一萬銀子，豈不爲美，甘亮這才明白，原來是圖財害命，很覺得不得勁兒，黃九知他以為賣得不值，索性又與甘亮四十兩銀子笑道，我計算着要花個整數兒呢，甘亮見了許多銀子，這才改換笑臉，黃十一與周秀楊盛三人，在獄中與二娃擺酒餞行，四人難割難捨，天氣晚下來，楊盛說，周大弟你前行一步，省得着衆人見你生疑，因爲少

時起解，上車時多人圍觀，你若哭哭啼啼，落在衆人眼裏，見你不是本地人，以後楊青石家再出甚麼亂子，怕不疑在你的身上，黃十一很以爲然，周秀含淚別了二娃自去，楊盛說，我備了十兩銀子，少時解差來領差使，好與蕭二弟說情，一路上亦得個好款待，黃十一說，我自帶了錢來，何用楊爺破鈔，正說着，袁榮走來，找楊盛，提取蕭二娃，楊盛把袁榮讓在僻靜地方，遞給他一包銀子，託咐道，蕭某與我是口盟，你一路要多多照顧，這銀子作個路費罷，袁榮說，那都交我，保他一路平安，漫說有這包銀子，無時，我同他們寨主，都有交情，看在黃九爺面上，焉能錯待，黃十一在隱處聽到這裡，走出來道謝，把一包銀子送上，袁榮心裏越發滿足，求着十一與黃九帶信，請九爺放心，袁榮保着一路上酒食足用，毫無痛苦，日後相逢，對得出來的，楊盛黃十一都謝了又謝，才將蕭二娃交與袁榮，袁榮引了二娃，來見陳起，陳起此時守着亮車，同了許多看的等差使，袁榮會合了陳起，攬二娃上車，不用車夫，陳起會駕車自趕着，衆人喊了一路平安，那車向北門緊趕，衆看的散了，黃十一慢慢地走回鍋夥，把自己花錢打點二娃起解的事，對黃九說了，黃九誇講他義氣，甘亮從旁聽了暗笑，黃十一悲悲切切自返店中去了，蕭二娃坐在亮車以裏，這亮車是尋常的轎車，不

套外罩，坐在車裏，白天能見天日，夜間能看星斗，二娃坐在車裏，袁榮跨轅，防他逃走，陳起步下行着趕牲口，出城後，一直向北，一轡跑了約有二十里路，此時天氣，越發熱起來，天空無半點彩雲，密雜雜地繁星，一顆顆釘在黑色的天上，偶爾仰面看來，顯得熱度加高，夜靜了，並無行人，只聞馬蹄之聲，袁榮心裏覺着苦悶，對着空氣說，天爺，廳陣小風，亦是好的，陳起一邊趕着車，一邊心裏拿主意，銀子收下黃九的，不替他辦了那件事，自己亦是死數，聽袁榮盼風，知他心中煩躁，叫袁榮道，袁二哥，天氣委實太熱，你坐在車上，大概都耐不得，我兩條腿，隨着四條腿跑，怎的不熱，我們且停一停，候涼爽些再走，袁榮說，前邊林子裏豈不好麼，陳起趕到林邊，將二娃扶下車來，三人涼爽休息，畢竟二娃帶着三大件的傢伙，行動不靈，靠着樹木睡下，樹大招風，果然生出涼意，二娃一陣涼爽，不由的沈沈睡去，少時作起呼聲，陳起拉袁榮，到一旁去計較，把黃九行賄賂買命一事，對袁榮說了，袁榮一則受了楊盛黃十一兩個的銀子，二則不敢傷天害理，又知二娃同黨很多，難免以後有性命之憂，因此不敢答應，乃回絕陳起道，休信甘亮胡說，黃九爺使錢，一定是求照拂蕭某，必是甘亮與他有仇，反傳命令，實不相瞞，我亦得了黃寨主的銀子，却求我一

路上保護，你便知甘亮其中有詐呢，陳起聽了以爲奇異，在道邊上踱來踱去，當頭的雲星，看着都代他焦燥，不忍再視，趕忙閃避，黑雲綻處，現出那半輪明月，陳起藉月色看二娃時，見他依然睡着，祇旁邊站定一人，手執利刃，含笑不語，陳起一肚皮邪火，指着二娃對那人發話道，那是起解的囚犯，莫不成你來劫奪，那人道，不敢劫奪，前來保護，誰想殺他，我便殺誰，陳起大怒，拉刀在手道，我便要起意殺他，請你前來殺我，那人搶步直至陳起面前，二人對了面，才看清楚，陳起轉怒爲笑道，以爲是誰，原來是周秀賢弟，今天儘是顛倒事兒，莫非你把事記反背了，這囚犯蕭某，與咱們趙寨主有天大的仇恨，他以前把咱們的弟兄叫褚吉的給殺了，寨主非追取他的性命不可，你既是咱鍋夥裏武藝出羣的人，這番追趕囚車，當然是來追取他的性命，大概怕被旁人害了，兄弟你不得立功，來來來，他現睡在樹下，你就前去動手，我二人決不攔阻，陳起這番說詞，將袁榮嚇壞，光陳起一人，自己還好辦理，又添上一個他們同鍋夥裏人，只怕蕭某的死去一週年，要舉行在明年今日，那周秀冷笑道，是你二人聽真，俺周秀與蕭某，乃一師之徒，情同手足，今天來此，怕得是途中出何事故，不利於師兄，特在車後相隨，祇一路保護他，平安到武清縣署，你等誰想害他，恐

怕如不了心願，那個不以爲然的，且把性命交我，然後再說旁的，袁榮萬想不到，同鍋夥的反是外人，心中暗喜，且看陳起如何對付，那陳起估量自己的能爲，萬非周秀的對手，祇好作個笑臉道，周賢弟，原來蕭大弟是你師兄，你的師兄，如同吾的師兄，誰敢損他毫毛，俺陳某和他拚命，那意思似對袁榮發言，而使周秀來聽，袁榮道，我是奉公守法的人，差我押解犯人到武清，我便照直前去，再無旁事，周秀笑謝道，二位都是好人，正是師兄的福氣，我們趁後半夜天氣涼爽，正好趕路，明晨住店，候平夕涼爽再行，一夜工夫，足能到了，分毫不受苦楚，袁榮道，諸事全憑周爺主張，二娃在樹下闔着眼聽够多時，不禁暗笑，陳起走過來扶二娃登車，見二娃手肘腳鐐都落在樹旁，他正睡得酣暢，吓得忘了自己貴姓，喊袁榮來看，袁榮亦嚇得伸出舌頭縮不入去，周秀冷笑道，你二位看見了，他想逃時早走了，還想害他，果真實行了啊，怕不枉廢性命，陳起見此光景，索性作個人情道，蕭二弟上車罷，離縣城近了再帶刑具，二娃上車，將手肘腳鐐，放在車裏，陳起趕車，周秀袁榮隨行，陳起見這局面，叫不迭的暗苦在心裏，一來見二娃能卸脫刑具，二來有周秀跟隨，還敢安着甚麼歹心，只牢牢地把差使交代完畢，回去退還黃九這筆銀子，想就了主意，這纔同赴武清去

了，周秀直隨到坡下，方才與二姪灑淚分別，不敢回家探親，被怕陳起在縣署控告，逃往他鄉去了，陳起哀榮交代了差使，討了回文，趕了亮車返津，到津後投了回文，諸事完畢，袁榮得了銀子，平安回家，陳起既無面目去見趙大槍，又懷着鬼胎，不知黃九准他退還銀兩不准，到甘亮家尋他談話，甘亮聽陳起回津，正出門尋他問信，走個正遇，因同返甘亮家來，甘亮把老婆打發到厨下去，闔了房門，問陳起可曾帶得證物回來，陳起不語，把原銀掏出，就將路遇周秀等事，細說一遍，祇求將原銀交回，甘亮冷笑道，你却說得輕巧，你這銀子退回了，正堂大老爺五百兩怎麼辦，陳起愁得要死，甘亮說，與你退着看，退得了別喜歡，退不了莫煩氣，陳起臨行時千丁萬寧，務必退還才好，陳起去後，甘亮到鍋夥裏，把陳起的事暗暗說與黃九，黃九只認背運，不得下手，亦是無法可使的事，只囑咐莫再提說此事，花銀子吃啞叭虧吧，甘亮把陳起的銀子吞下，以後不時向陳起借貸，陳起感他退銀的好處，甘亮有求，陳起必應，黃九自聞甘亮報信後，心中煩悶，空費了六百兩銀子，任甚麼亦沒辦到，錯會意的黃十一，忍着十二分難過，解勸黃九道，哥你還難過甚麼，蕭老二雖然罰了三年徒刑，並不受甚麼罪，豐衣足食，比甚麼罪都輕，咱的心對他總算盡到了，他本然該抵命

的，只落個徒罪擺擺，不能不替他慶幸，三年滿期，好弟兄依然相會，他受咱這樣恩惠，買上囑下，人錢並行，他不是不懂人情世故的人，初一開釋，初二便跑了來，三年不過千來日，轉眼工夫便相逢，摺開手，休得煩惱，因想他憂慮的自己病了，值得多呢，黃九聽了，句句刺心，甘亮聽了心中爲之絕倒，黃十不知究竟，因恐黃九思量成病，問十一道，你走南闖北慣了，見過落地徒的刑罰，你九哥沒出過遠門，不以爲蕭二弟怎的不得聊生呢，你說明了九哥自然放心呢，黃十一說對，天津這地方，從來沒有這種刑罰，因爲繁華去處，執行這種刑罰不便，有一年爲了容光閣跑了個姑娘，據說是楊村鎮的老家，我給尋找，住在鎮上店裏，睡一夜，次日是初九的集，街北頭是大集場，逢着三六九日開集，住店的客人，都到集上去瞧熱鬧，我亦隨了去，南北五里地長街，東西兩面上都是商號，祇賣糕乾的便有二十來家，當舖，鹽店，燒鍋，藥店，烟館，樂戶，十分熱鬧，到了北頭集上，賣甚麼的都有，正遊逛着，忽見作買作賣的人，都停了交易，立刻全集上鴉雀無聲，單見一個在官人役，牽了一個犯人走來，那犯人脖子上帶一條長的鐵練，約有一丈多長，那一端繫着一個大石，約有百多斤重，短髮有三寸長，氣色却很紅潤，不像囚犯，每到一個攤上，不論何人，都不候

他說話，便把錢遞過去，有的可口的食物，順手拿了便吃，約莫着圍集都討完了錢，有賣布的，取兩疋丟給押他的人役，那賣布客人苦喪着臉那敢說個不字，將要離集，有個提鳥籠來逛集的人，嘴裏含着烟袋，形容出田舍財主的樣子來，那犯人伸手把鳥籠搶過，要把那畫眉釋放，鳥主人嚇得變了顏色，手按着籠門，求那官人講情，那犯人並不真個放鳥，祇作式恐嚇於他，那官人作好作歹問犯人道，你爲甚麼放人家的鳥，說個道理着他聽，有道理時，諸事好說，無道理時，閒事難管呢，犯人把眼瞪得起紅絲，問鳥主道，我犯了法，不得自由，鳥是不會犯法的，囚牠怎的，我偏放了牠，鳥主無法，說這鳥是友人寄賣的，值二十兩銀子呢，放了時，須賠友人二十兩銀子，官人說，你只出十兩與犯人換換季，不强煞賠友人二十兩麼，那人在一家商店裏借了銀子，給了犯人，提了鳥表示着很萬幸的去了，犯人走後，據集上人談起來，這犯人是二年的落地徒刑，與押視的官人，狼狽爲奸，夥吃夥騙，逢集出來一趟，二三十兩銀子容易到手，回去之後，落去刑具，飲酒，食肉，吸烟，宿娼，有十傾田的財主，沒他富裕和安樂，蕭二弟去了，還不是一般享受，三年徒滿，怕不積成財主呢，黃九聽了點頭不語，甘亮心裏自認着，說得二娃越好，寨主心裏越愁，大家七嘴八舌地附

和着亂勸，黃九越發心緒不寧起來，十一與黃十，同時想起刻下正是城隍廟的廟會，因邀黃九同去開心，黃九無可無不可地隨了去，黃九是袍帶混混，因為上廟，穿着上身夏布下身軟羅地節褂，羅地紡叉褲，青緞雙臉鞋，手執團扇，名人寫畫，襟紐上帶着十八子香串，走方字步，描擬紳士身分，黃十黃十一都穿了青紡綢長衫，拿了酒金摺扇，暗帶匕首，左輔右弼地陪着，走在路上，大有太公在此諸神退位的模樣，行人誰敢和黃氏三雄夥走一條街，胆小的拐了胡同，胆壯的溜邊兒行着，城隍廟大街，兩旁住戶，都搭了看棚，游出了西口，則羣聲鼎沸，作買作賣地人烟稠密，一陣陣油炸嗎蚱，及煎餅攤雞蛋的氣味，尋着鼻孔向裏鑽，黃九用鴨蛋青羅帕堵着鼻孔，作出很討厭這氣味的樣子，賣水水的水盞，敲出整套的點兒來，賣香麵子的一邊唱着詩歌一邊配合着出售，賣芭蕉扇的堆在地面上叫賣，看會的人搶着買去遮太陽，在這陣紛拿地場中，陡聞一聲鑼鳴，引得黃九等三人注視，則見一個很俏皮的女僕，頭腳利羅，打扮整潔，二十來的芳年，而皮微帶紅黑，步行鳴鑼，行在廟前牌坊邊，止住了纖步，停了鑼，用左胳膊夾着鑼錘子，騰出右手，取出粉色綢巾拭着額角的香汗，俊眼兒歌着十步外的地面，臉上表演着痛苦，黃九順着她的眼光看去，不由得驚奇起來，

則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人，頭上用紅繩紮住一併羣神紙襖，髮與眉距離中間，人工捏的紅點兒，堆作許多梅花朶兒，擴充着壽陽公主地美容術，清水臉兒未嘗擦粉，淡黃的肉皮兒，抹了兩頰胭脂，嘴唇紅得異樣，穿一身大紅綢子的褲褂，用梅花點紅衣線腿帶綁了褲腳，紅緞弓鞋，小得異樣，一雙玉手，捧着成箍的高香，燃燒着，每行一步一叩首，隨着看的人，既欣賞着，復憐憫着，不知由多麼遠路來的呢，那般點點地小腳兒，怎行得許多路，况且一步一叩首呢，黃九等三人，不自由地湊到牌坊底下立了看，見那拜香的女人在叩首平身時，轉面向後看，一個伶俐的小女子，年約十四五歲，左手提小包裏，右手持着未打箍的香，紅着臉流汗走着，一眼看見廟門欣喜出聲道，天爺，可到了，拜香這起人，由女僕的鑼聲引進廟去，黃九等亦遵循着鑼聲走進廟中，與黃九同情的善男們，當仁不讓似的亦擁進廟裏，看官們，這起拜香的女人，那許多善男都喜歡多看一會滿意一會，那麼着那許多善男，先欣賞着那三個信女，著者騰出筆來，叙一叙拜香人的來歷，天津風俗，凡病重不死的，好了病不謝醫生，來謝城隍，謝城隍的日限，每年由四月初一日天明起，至初八晚止，謝神的方法甚多，拜香亦是許多方法中之一的把戲，但拜香這種比較吃力的工作，什九是爲生身父母闢

病所許，爲其他的人則少見，尤其是這種事都是男子所爲，女子許這種心願的簡直是沒有，第一層，女子受不了這樣的累，第二層，千人睽萬人看，實在太難爲情，如今這位紅衣女子，怎的不怕難爲情呢，這女子，出身是一個有名人家的女兒，由十三歲上，便得了個仙動心的雅號，生平最愛的是鍋夥中的好漢，自幼無娘，隨着父親度日，幾次給她說親，她都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對她父親說，憑女兒這般花容月貌，萬不嫁懦弱書生，和公子哥兒，非出名的混混不嫁，把他父親氣得大病一場，險些沒死，治好以後，再開她嫁人的目標，仍以混混對，她父親氣急了，遂把她嫁給小霸王張老，小霸王張老這人，在混混中，真稱得起是奇男子，小時候家大業大，不喜讀書，專喜拳棒，生成得貌如美女，未曾說話，必先害羞，家居西南坡角，那地方的混混，都把他看作下流之輩，但他練得一身好武功，誰亦戰他不下，因此上沒法奈何他，十七歲上，父母雙亡以後，他一心想着開遶，幾番對寨主言講，寨主十分拒絕他道，世上未見有粉面混混的，你若在本寨開了遶，俺寨主的名頭，一定不好聽，張老說，我雖貌似婦人，心胸是一派英雄，何得以貌取人呢，寨主說，你要開遶亦成，你須先立了進見之功，然後再來入夥，方免大家不服，張老按照寨主之言，等候機會，有一次，

鍋夥裏人與八里台套了過節子，兩寨裏在南窪中交了一仗，八里台的弟兄，拔槍斷氣者一名，理應有人出首認承兇手，未等頂兇人到案，張老投縣自首，承認是兇手，值日頭見他是白面書生，以爲是開玩笑，張老破口大罵，值日頭被罵之後，始把他收入班房中，待以茶點，候他氣平之後，然後相勸道，兄弟，哥哥我吃衙門飯四十年，甚麼世情不懂，就憑你這粉朶花的臉子，它便告訴我你爲甚麼要頂兇，我說句冷口的話，兄弟你小時喜歡頑皮，歲數大了要找找臉面，如今出了人命，前來頂凶，所爲是博個好漢的頭銜，我一猜對了罷，張老一聽大怒，把茶盃抓起，朝着值日頭的腦袋砍去，驟的急，不然弄一個破瓜之喜，張老砍畢發話道，衆位伯父叔父聽者，俺張老祇面貌長得欠蒼老，人物不幼稚，怎的都小視我，周身武藝，十來個好漢近不得我，我說我殺人，人都笑我妄言，作個證驗與諸位看，出班房，見有許多演武的大石，他檢塊頭號石，約莫着有三百斤，雙手輕輕舉起，走了三步，退了三步，然後放下，衆人見他有這般力氣，都不信這力氣出在這粉面娃娃的身上，值日頭不怒，翻來賠話，至此方承認是開筵的英雄，不是甚麼輕薄的孩子，衆人款待間，鍋夥裏頂凶人馬俊，已由西門汛官用公文送到，張老對馬俊說，讓給張老露一次臉罷，馬俊勸他道，論武藝你

比人強，論交手打你不過，頂凶是賣打的勾當，憑你多好的武功，縣衙門的刑具你不能受，倘有哼哈一字，全寨的臉面何在，張老說，無論如何，點單得把我的名子開上，馬俊只是不允，值日頭從旁相勸，張老弟既不是鍋夥中人，頂凶沒有玩票的，張老說，你等不把我寫上，過堂時，我便喊冤，說你等賣放我，向我訛索錢財，值日人等怕他真個作出來，大家都鬧一屁股板花，使氣子把張老寫在第一名，偷偷使個促狹手段，在張老名子上，添寫小霸王三字的綽號，在當時，官場通例，沒綽號的混混，按愚民無知辦理，有綽號的，按土匪巨盜懲治，衆人因張老的行爲，太以的頑劣，所以給他弄個玄虛，來個苦口頭嘗嘗，點單上去，少時過堂，第一名便點着小霸王張老，觀審的各路諸侯不少，見頂凶人中有一個粉面公子哥兒，已經驚奇了，又聽得點名帶外號，並且是小霸王三字，懂得律例的都替他可惜，小小地人兒，如何得罪縣班的人們，好漢煞，個月之後身首一定分家，馬俊聽了嚇得呆了，縣委問張老，混混打仗，老爺不惱，打出人命，老爺不怒，可惱可怒，就是小霸王三字，老爺讀過真霸王大小七十二戰的書，但不知小霸王怎樣個英雄，問至此處，端茶飲着，觀審的紛紛議論，這案審斜了，馬俊一些事亦沒有，張老活不成了，誰不替他担心呢，縣委停飲續審道

，小小年紀，竟敢率衆開仗。槍殺人命，大家都知道底下開始挨打了，不見吩咐動刑，只喝令跪在一旁，大家以爲奇異，次訊馬俊，據馬俊供道，犯人馬俊，年二十三歲，天津城內人，以賣零碎食物爲生，八里台的焦二，短少犯人食物錢，屢討不還，今天相遇，向他索取舊欠，言語不合，口角起來，經行路人勸解，兩造各自走去，不大工夫，焦二執槍追趕，猛刺犯人，勢甚危急，犯人幼年學過武術，因怕自己喪命，所以奪過槍來，不想他，被瓜皮滑倒，誤觸槍尖，事後傷重身死，犯人投首到案，由西門汛交到縣署，此是已往實情，並無半句虛言，該當何罪，犯人謹領，致於張老這人，素犯瘋病，相隨前來，一派胡言，望乞大老爺開恩，將他釋放，老爺公侯萬代，指日高陞，他這個供詞，說得如瓶洩水地熟練，毫無斟酌地清脆可聽，觀者大悅，縣委聽了供詞以後，哈哈大笑，吩咐拉下去，打他這利口，馬俊見觀審的不少，抖搜精神，挨了二百嘴吧，打完着他重招，他便一字不差地照前供背誦一遍，縣委知道再打亦無非曠費時間，錄了草供，吩咐把二人收起來，退堂走了，張老一下打沒挨上，鬧一個英雄無賣味之地，眼光追着問官的屁股，高叫冤枉，階下許多寨主，無不大笑，接着各路諸侯，都與馬俊道喜，說這案沒勁，大家一調停，百事皆休，送茶葉，送錢帖

的不少，馬俊只挨了嘴吧，便露了大臉，拋下張老，無人過問，小霸王欲生不得，欲死不得地十分難過，由值日頭把他賠下來，許多寨主與馬俊擺席，張老亦被拉入席中，張老那吃得下，河東名寨主鳳凰張七問道，今天衙門分外熱鬧，有花案麼，值日頭答道，午後有紅差，大盜三名，衆人聽了都不在意，酒飯已畢，大家吃茶，正在高談闊論之際，見個官人來和值日頭役說話，值日頭聽了臉上變了顏色，那官人去後，張七問，何事，值日頭說，馬俊賢弟靜坐坐，正堂坐下了，要覆審張老弟呢，旋又嚙口唾沫道，想是方才堂上喊冤的毛病，張老聞聽大喜，立刻滿面春風，對各諸侯道，伯父叔父們，俺張老年幼無知，諸事要求老前輩指教，方不悞事，張七代各寨主道，兄弟，幹，諸事有老哥哥們呢，值日頭牽着張老的鎖線，來在堂上，堂上正問着一案呢，值日頭高唱張老帶到，只聽堂上一聲吩咐綁，連同堂上早先跪着的三犯，一一地五花大綁，背後插上紙製的劍子，張老心裏暗慌，怎的不問青紅皂白，推出去便砍頭，這是甚麼律條，到此時方悔自己多事，但事已至此，悔亦無用，劍子手兩個攙架的一個，扶下堂來，前邊三個，都是大盜，其醜如鬼，後面是張老，美如婦人，衆寨主見了，不約而同地發愣，看着出了白虎門，由西轅門押赴西關街行刑去後，大家紛紛議

論起來，混混案子，歷來沒有熱決的，再說張老並無供狀及花押，如何便判了死刑，有好奇的便趕了去看個究竟，馬俊聽得張老執了死刑，心裏怕起來了，知道這問官不懂天津的風俗，把混混作土匪辦理，自己的性命有些危險，少時，有看的人跑回來說，原來張老是陪綁，已經押回來，在路上走着呢，衆寨主聽張老沒死，方才明白，這是吓嚇他一下，着他及早改邪歸正，大家方服問官的高才，不大工夫，押回張老，問官升堂，將張老教訓一番，當堂開釋，八里台命案，着落在馬俊身上，從此張老的名聲大噪，誰不知小霸王的英雄呀，張老自從陪綁以後，威名大振，人人都叫他小霸王張老，鍋夥寨主，覺得與有榮焉，遂把張老收錄，坐在第二把交椅上，不但名譽大咧，手頭日益豐富起來，這事傳到那大戶人家去，小姐欽慕極了，她父親越發生氣，索性把張老請來，把女兒強姦似的許給張老，賠了兩千銀子，一乘青轎，送到張老家，這小姐欣喜非常，她對於張老，敬愛之至，她和張老說，世上的甚麼公子王孫，都看不上眼，只喜英雄豪傑，自己父親已經與自己斷了父女之情，從此再不登父親家門，不言是他的生女，二人鎮日胡吃混穿，竭力出脫這兩千銀子，她不惜作飯製衣，雇個女僕，買個丫環，過起快活的日月來，張老自從手頭兒富裕，狂嫖濫逛起來，雪花白

銀，買來的天報惡瘡，他妻不但不忌妒，延醫問卜，張羅不休，在十分沉重時，許下心願，果然病愈，到城隍會開廟門時，一步一磕頭的拜香，許下這般心願，彷彿城隍有知似的，張老居然病好，他妻和女僕丫嬛，前來還愿，那裏是進香耐神，分明是招搖過市，張老知道自己的仇人多，怕老婆有失閃，袖了七首遠遠地跟隨，此時他妻進廟，已然出了大亂子呢，張老之妻，來在廟裏，一步一叩首地一直叩至城隍泥像的駕前，道士見她吃了大力，赶快將她手中的香接過，插在爐中喝道，心願已了，叩首起去，她叩頭已畢，將要起去的工夫，在衆看熱鬧的羣中，搶出一人，一蹲身，將她脚下穿的紅鞋脫下一隻，回頭便跑，觀者大譁，有好事的便追趕出去，許多婦女，見她被人脫了鞋去，無不代她害羞，見她起身四下裏望了望，對着滿殿香烟含笑開言道，我預料着有這着兒，旋由丫嬛手裏討過包裹，打開取出一隻紅鞋，儼然殿內無人一般，將鞋端詳兩眼，然後含笑穿上，衆人見了無不暗暗稱奇，她穿好了鞋，賞了道士們香資，主僕三人向外走，她一邊走着一邊囑咐女僕丫嬛道，回去不用着大爺知道，知道時，不定怎樣殺七個宰八個地鬧，女僕丫嬛點頭表示的遵辦，她等三人前行，不但方才隨進來看又隨出去，復把殿裏殿外的人捎帶出去許多，她們回家去的時候一路

上聽說脫娘們鞋的土匪，被混混一匕首結果了，她聽了臉上發燒，心中直跳，猜着八九成是自己丈夫作出事來，可不是張老是誰呢，張老在老婆身後隨着走，到廟裏忽見有人由殿中跑出，聽大家亂嚷脫鞋的跑了，正不知是怎麼回事，旋見一個混混，雖然面善，一時想不起姓名，以及他是那角的弟兄，在很快的工夫中，見他拋棄在地上一隻女鞋，不用端詳，即認出是自己老婆足下之物，一面檢起，一面趕那人去，到廟外趕個嘴尾相連，一匕首刺入後心，登時斷氣，黃氏弟兄隨出來觀看，見是小霸王張老，刺死了過街老鼠張丑，黃九見了，嚇得臉同自己的姓一樣顏色，張丑乃黃九的表弟，生平不幹正經，入過幾處鍋夥，都因犯規開除，各鍋夥中，因他聲名惡劣，都不收納，他祇在街面上，欺軟怕硬，無是生非，今天遇上張老的老婆，他看了可愛，無法可使處，因想起把弓鞋脫下一隻去留着玩，不想衆人起了公憤，他怕被人追及，有鞋爲証，無法抵賴，忍痛拋了，正遇張老，被他刺死，結果了一世的爲非作歹，張老殺完了人，自如如地走了，官面上雖有人知道是張老所爲，誰敢朝見他，只由官驗了屍，通緝無名凶手罷了，黃九等三人計議一會，黃九說，替鄉里除一劣種，正是代我們的勞，我們出頭與他報仇，豈不着同鄉父老所笑，只作沒見着是張老刺殺的最好，

黃十與十一不敢違背，只憑張丑白白死了，黃九向廟東走避，觀看路旁的看棚，見由一掛湘妃簾中，探出個雪花人面呼買芭蕉扇子，在黃九看來，活脫似俊子的模樣，一時不但想起俊子的恩愛，連趙大槍等的舊仇，亦惹起來，因問十一，趙大槍的近狀知道麼，十一明白，這是見那婦人，想起俊子，不好意思直談俊子，先詢大槍，因遮攔道，聽說大槍病了，久未到鍋夥呢，黃十爲人心直，笑駁道，那的事，大槍現在廟後開着寶局，姜老給作寶，岳八管理出入款項，輸贏甚大，連本地面鍋夥帶官人，每天二百吊的花費，大槍坐享其成，每天有五七百吊津錢收入，岳八和姜老每人每天亦分一百多吊錢，黃九聽了暗怒，納住了氣笑道，我們去押一寶如何，十一把黃十瞪了一眼，黃十後悔不迭，忙攔阻道，寶局裏亂，哥哥是一路諸侯，怎好到那種地方去，黃九在先要去打攪趙大槍的寶局，以洩舊恨，後來想起自身關係甚重，只得罷休，正在這工夫，走來許多人，說是看掛燈穿臂的去，黃十與十一都勸黃九同去看，黃九因爲未曾看過，遂一同去看，二番進廟來，隨衆到西邊小跨院裏，一個簾棚中，有許多赤了上身的人或站或坐，一個年高的道士，拿着刀，閉着眼，口中念念有詞，聽不出是人言獸語，過一會睜開眼，對面前立定的赤上身的漢子道，你捨身燈掛，須有真心

，心意不誠，於刀傷不利，那人道，祇因老母病重，許下心愿，情愿掛燈上會，今已病愈，特來還愿，道人點頭說孝子可敬，用刀尖輕輕點臂肉，付與輕燈一副，把燈鉤安入刀孔之中，問道，疼不，那人道，不疼，道人點頭道，孝子可敬，此人到一旁落燈休息，又一人走進前來，道人如前念咒，然後對那人道，你捨身掛燈，須有真心，心意不誠，於刀傷不利，那人道，祇因老說至此處，嚙口唾沫紅紅臉，看看衆人，低了頭端詳道士那雙雲履，道人說，請講下文，那人壯壯勇氣道，只因老婆生產，許下心愿，情愿掛燈上會，今已安痊，特來還愿，道人點頭說，孝夫可敬，衆人聽夫上冠以孝字，無不大笑，道人用刀尖很命穿入臂肉之內，鮮血直流，問他道，疼不，他忍無可忍據實招供道，疼，道人停刀道，心不誠，則不靈，意不誠，傷必疼，此愿欠着，來年再還罷，衆人無不大笑，黃九最喜硬漢，見這人說疼，心中不悅，對黃十和十一說，我們走罷，立得腿酸了，三人向回下走，見一人迎面跑來，走近黃九面前立住脚，一邊用手巾抹汗，一邊喘着道，那裏沒找到，却在這裏逛，黃九見是過街老鼠的姨弟，有名的少年英雄花槍董平的便是，心中忽生一計，問董平道，爲你姨兄的事尋我麼，董平點頭，一種預備復仇的神情，使人可怕，因道，且回鍋夥裏細談，董平無

語，隨三黃到鍋夥裏來，走入黃九臥室，四人落坐，黃九勸董平道，賢弟你縱英雄，亦非仇人對手，勸你任手罷，董平冷笑道，九爺如今位顯爵尊，祇不在小過節上講究，那張丑爲人雖壞，但我母早喪，從幼年間便由他媽撫養我成人長大，他被小張老所殺，萬口傳說，獨官面上不敢拿辦，他絕我姨母的後代根苗，我縱與他抵償對命，死而無怨，不過，許多後事，都要奉求九爺照顧，黃九聽了笑道，你依胡作非爲，明明是被小姜老所殺，如何誤作小張老，董平作色道，險些錯了，黃九吩咐罷酒，四人同吃，黃九道，少年人辦事荒唐，如不見我，豈不誤殺好人麼，黃十和十一知這是使狹促呢，利用愣小子給自己報仇，董平說，聞得姜老現下開設寶局在城隍廟後與趙大槍夥分財貝，我自會找他，飯畢董平去了，趙大槍自從將俊子奪回，意滿心足，手下弟兄姜老，作得一手好寶，大槍心裏高興，因城隍廟這八天廟會，在廟後借了房子，下了五千吊津錢的資本，開起大寶局來，本來會上去的人，都是銀錢充裕的，好耍的人，都到趙家寶局上來，連日生意甚佳，收入甚廣，這天晚上，許多賭徒，正要得起興，狂喊亂叫，聞得有人高叫道，候我下注，大家閃目細看，多有認得是董平的，見他把上身的青綢短掛脫下，順手揉成團兒，扔在案上道，三，姜三見董平氣色不正，

笑對董平道，董盟弟，咱不過要，請坐吃點心喝茶罷，局役忙着獻茶敬點心，董平冷笑道，局上憑輸贏，休得論交情，姜老見董平不懂面子，不再回答，只高呼開咧，出了二，姜老把董平的褂子收起，董平暗急，本然身上並沒帶錢，輸完褂子，萬不能再以褲子作孤注，於是伸出左手的拇指食指中指，向案子上一按道，三兩銀子押三，姜老冷笑道，這局上都是下現賠現，指空代銀，恕不過要，董平道，既然如此，就以這三個指頭作注，姜老道，寶局裏規則，下現贏現，既然光下三個指頭，那麼三個指頭以外相連的東西，千萬放在一邊，休得參和在一處，贏時反不好賠呢，董平聽了大笑道，好好，由腿綳內拔出匕首，執在右手之中，伸直左手拇指，食指，中指，只一刀，三指齊斷，顏色不改，把匕首插在案邊顛着，然後將斷下來的三個指頭，用右手放在寶地的第三門上，含笑對姜老道，三，衆人見董平這般英雄，都恰似木雕泥塑一般，尤其是姜老，面色灰白，右手打戰，寶盒的蓋子，儼然鐵鼎一般重，掀開時，非么，非二，亦非四，旁觀者都淌下汗來，姜老面無人色，一言不發，岳八知董平來攪寶局，無非爲錢，因把九隻元寶放在指頭的旁邊笑道，董盟弟，一個贏三，收起來罷，董平笑道，諸位父老兄弟聽真，寶官有言在先，下現賠現，董某下得是手指，賠銀子

，前後不符，還請賠現罷，倘若怕疼懼血時，請寶官掌起燈籠火把，鳴鑼高叫，一步一叩首，叩至敵鍋夥小直沽西岸爲止，如要保全臉面，及早賠我九個指頭，姜老少年氣盛，再說同賭之人，又多是各鍋夥中人，怎肯栽這種跟頭，含笑拱手向董平道，請把匕首借我一用，董平將刀由案上拔下，遞給姜老，姜老無法，接刀在手，右手執了，把左手五指一一剝下，立時暈倒，董平見大家一個個面色如死灰一般，欲行腿脚卑軟，點過穴似的，一分一厘不能挪動，屋裏的空氣，平靜如死，連呼吸的聲音皆無，因高叫道，九個指頭，賠五個，欠下的誰還接着辦理，難道說，堂堂盧莊子趙大寨主麾下，便只有姜某一人要臉，如無人繼續時，仍須執火，鳴鑼，高叫，叩首，辛苦一趟，岳八在先本打算逃跑，只因九隻元寶放在案子上怕失落，正在繼續間，忽聽董平罵陣，衆賭徒真壞，都用眼看着岳八，形容得岳八責無旁貸，他只得慢慢地湊近寶案子邊，對衆說道，弟兄們聽着，俗語說，殺人者償命，欠債者還錢，俺弟兄既然輸了九個指頭，已然賠了五個，岳某不才，情愿補足，話又說回來了，縱然把俺弟兄倆個都成了廢人，亦當不了朋友發財，旋轉面對董平道，董盟弟，高高手，何處不交朋友，三塊瓦還能絆倒人呢，誰就求不着誰了麼，依哥哥良言相勸，姜老的指頭算白剝，

銀子你拿着回去養傷，作醫藥之費，我想是了亦就是了，大家聽岳八這片言語，無不暗笑，董平說，可惜蘆莊子鍋夥，帶大名頭，如何有這等乏貨，銀子我只不要，你把指頭賠我，岳八無法，只得把左手伸出，對董平道，指頭在此，憑你取去，皺皺眉頭，不是英雄，董平笑道，是好漢時，自己下手，岳八急道，岳某死且不懼，何況剝指，只是暈刀，自己不好下手，趙大槍見不是樣，走向前來，取匕首在手，把岳八左手的拇指，食指，中指，無名指一切下，岳八早經暈死過去，大槍對董平道，前五後四，數已齊畢，董平冷笑道，我只不要，大槍道，以三賠一，以九賠三，還有何說，董平說，賭場中下銀賠銀，下肉賠肉，我下的是拇指，食指，中指，並沒下無名指，小指，請寨主把無名指和小指收回，再剝拇指，食指，中指各一隻賠我，我自走了，衆人聽了，雖覺有理，只是未免太苛求了，大槍聽了大怒，順手把匕首向董平小腹刺來，董平不防，刺個正着，大槍一連十來刀，把董平刺死，大槍棄了刀，收拾了銀錢，由弟兄們保護着，逃回鍋夥去了，衆賭客見出了人命，凶手逃去，都怕干連，不約而同地先後走盡，光剩下暈過去的姜老岳八，和董平屍身，可憐姜老岳八，當時調治，本不致於廢命，祇以諸弟兄隨寨主逃歸本寨，誰來調治他等，因此追隨着董平

，三位好漢，同被西方接引而去，到次日地方打了報呈，縣委來此相驗，因無凶手，只好判作無知之徒，酒後賭博，以指爲注，先後因割指受傷而死，由地方將三人掩埋，趙大槍暗地使人買上告下，把幾條人命的大案子，容易地消滅了，這件事，三街六市紛紛傳說着，誰不說姚錢串見了錢，甚麼重案都不追究，這幾條人命是死得冤枉的，又由當夜在場的賭客們傳說當時的景況，及董平和姜老找過節的情形，傳到小霸王張老的耳中，他慢慢參詳此事，明白就裏的情由了，他想，董平這人，十分正氣，素無吃寶局拿掛錢的惡習慣，此次去攬散寶局，實像報仇雪恨，可是董平是小直沽的弟兄，姜老是蘆莊子的弟兄，這兩下裏從來相好，並沒過節，何能這樣大鬧，莫非誤聽人言，他姨兄弟過街老鼠被姜老所害，本然姜老張老，其音甚近，一定是這樣，果真如此時，自己逍遙法外，反不人物了，因此上悶在家裏，茶飯無心，他妻那敢撩撥他，祇小心問他飲食，張老心裏煩悶，見老婆低三下四，越發來得氣大，指着老婆道，都爲了你，鬧出許多亂子，連累幾條人命，他妻陪笑道，我惹誰來，張老道，燒的那家子香，還的那們子愿，惹出偌大亂子，休當我不知，且還你證據，說着話，把廟中拾得的鞋子拋在地上，她只故作不知，作色問張老道，那裏的小鞋子，敢帶到家

中來，怎的不着奴家吃醋，張老越怒道，休得胡說，明明你在廟中，被匪徒脫去，被我奪回，廢了他性命，她笑道，你自喜殺人，干我何事，說着話，把紅鞋一雙取出，放在茶盤托子以上，說你瞧你瞧，鞋現在此，那隻須不是我的，張老一掌打落盤托及弓鞋，掉在地上，冷笑道，我去投首，與仇家抵償對命，方是丈夫，吓得他妻，跪在地上扯住了張老的腰巾，哭得兩打梨花相似，只求張老莫去出首，張老說，我自活得煩氣了，情愿一死，方覺太平，她哭道，你縱然自己活得膩了，拋下我怎能過活，只求你爲我再活十年，候我半老時節，你死亦放心我不再嫁人了，這幾句柔情綺意的話兒，把條頂天立地的大英雄，說得心軟下來，拉起老婆歎息道，我活着只是爲你了，從此張老再不承認殺人之事，只作久病初愈的樣子，扶了手杖，每日去茶樓聽講評話故事，人間時，只言病証未好，以便遮人耳目，這天早晨正在四德軒茶園喝茶，見同座一個七十多歲的老者，問張老道，閣下莫非小霸王張老麼，張老聞聽，心裏暗驚，這人素不相識，無端盤問，八成是仇家尋仇至此，因答言道，某家姓張行老，匪號人稱小霸王的便是，老者聽了仰天狂笑道，原來是這般一個人物，稀奇的很哪，這一來有分教，北俠客吃早茶逼殺四命，西霸王赴夜宴剗去雙睛。

第六回 北俠客吃早茶逼殺四命 西霸王赴夜宴剷去雙睛

四德軒茶園裏，和小霸王張老談話的老者，此人是天津衛一等一的英雄好漢，以大刀王五之尊，見了此老亦尊之爲前輩，自稱晚生，此人是天津的土著，姓畢，名叫飛鴻，現在已經八十三歲了，走路不拄拐杖，精神飽滿，生成得二目如電，武藝精通，莫看八十多歲人，眼下還當着寨主，他這鍋夥，蓋在東門外，天后宮戲樓後，小直沽地方，鍋夥左近，並無人家，許多樹木，圍繞着鍋夥這所房子，門臨河邊，鍋夥中人，頗有開門見水之趣，飛鴻雖然生自天津，可是久跑南省，因爲他武藝高強，打遍長江南北無對手，所以南幾省的把式場子，鏢行，賊窩子，都尊稱他爲北俠客，簡稱之叫北俠，其人在外面上看，是個老道誠實的本分人，若說他是打遍天下的英雄，誰亦不信，他生平性喜談諧，作出事來，由冷雋裏透着嚴酷，胆子亦大到極處，心路細亦細至極端，又加之智廣才高，武藝超羣，真是位了不得的好漢也，當他尙未開避之時軼事甚多，他每逢南下一次，必然飽載而歸，都知他南下經商，實則是刺探南方鄉宦，在北方作官發財的，他便去從那貪囊裏，把北方的地皮取出，仍舊帶到北方，過了黃

河，一路上便濟起貧來，及至到了天津，所餘多少，就自己留作本年的囑裏之費，這一年在個春末的天氣，到城外去閑游，偶見賣魚人與一個鄰人在樹下閒談，正道着自己的名子，飛鴻隱身樹後，聽他們談些甚麼，聽鄰人說，你祇識不透北俠，我與他住近鄰，如何會不曉得他有本領，你不是聽過評話麼，那說評話的所說甚麼南俠北俠等等，他便和那些人的行事一般一樣，賣魚的笑道，我祇不信那們個糟老頭子，會有俠客的本領，鄰人說，你休小覷，遇到他手裏，不是耍處，賣魚的荷起担子，含笑搖着頭，表示着不信自去了，飛鴻一時高興，隨了賣魚的走下去，到他家門以後，家住臨河，一間草房，門前一株柳樹，其陰甚蔭，他歇下魚担，從魚担後頭的水筒中，取出一瓶酒，一包肉，放在樹下一塊青石頭上，他却坐在地面上飲起酒來，水波樹影，襯着個漁人飲酒，畫一般地清雅，飛鴻繞在漁人面前，笑指道，原來住在這裏，往常祇街頭相遇，漁人已有醉意，見個老者談話，舉杯勸道，燒刀子，闌一杯罷，不攪水地高粱好味道，飛鴻拱手道，請請，啊朋友，我年老眼花，一個大夫告訴我，魚盆水洗，昏能復明，准我洗麼，漁人笑道，老哥哥，我打何事，原來爲此，洗洗怕甚，用左手的手指，指點魚盆道，請便，請便，這工夫，微風起處，把柳條颯得動彈，影子照

在地上，如籬波一縷，漁人帶醉，看了越發惆恍起來，旋見老者用手指撩了魚盆中水，向老眼上抹了抹，帶笑拱手道，打擾打擾，漁人短着舌頭寒暄不出字眼兒來，那老者去後，漁人酒肉都完，頹然欲睡，怕失了魚，想站腿軟了，十分掙扎，才扶着柳樹立起，挪到魚盆邊，見盆裏十來尾活跳鯉魚，都不見了，大半盆水中，祇餘數枚白蛤，沉在水底，漁人見了驚得酒醒了，意懶心灰地退步倚了樹根納悶兒，總猜不出鯉魚何往，心想，明明方才還有十來尾，如何旁人未買，自己沒吃，踪跡不見了，驚異多時，見方才和自己談話的尹玉走來，尹玉說，怎的下市恁早，樹下閒倚，好消閒呢，漁人指着青石道，尹兄請坐，有事領教，尹玉落坐青石以上道，漁哥有話請講，漁人將適才之事，對尹玉講說一遍，尹玉聽了鼓掌道，如何，方才吾不着你胡談，你偏罵他個糟老頭子，他有順風耳似的聽了去，活龍活現，立竿見影地你便吃了苦子，那老者便是北俠他老人家出現了，魚啊，此時他正下酒呢，我只問你，魚丟了，下晚吃甚麼，漁人把所賣的錢數了數，對尹玉一笑道，尙够晚飯用的，少不得夜間少睡些覺，多下幾網，補補虧空罷，尹玉和漁人，兩張曉諭示衆的嘴，把肉告示各處一貼，把失魚之事，紛紛傳說起來，這天飛鴻出門閑走，見樹下幾個歌涼的人，陳穀子，爛芝麻地

亂談着，亦便倚在一顆樹邊，一面休息，一面聽，數中有個少年道，莫談北俠，他只不過是偷雞盜狗的小賊之類，如何算得英雄好漢，論真實本領，還是我老師葛四虎，鄉祠前，每天抖大桿子，任你十八般兵刃都精的手兒，亦抖不到葛武師的姿勢，同聽的都以爲然，因而商議妥當，同赴鄉祠去看，飛鴻亦隨了去，到時已是斜陽墜落，暮藹將要蒼忙之際候，葛武師把大桿子正抖得神出鬼沒，看的人叫着聯珠箭的好兒，飛鴻見了暗笑，看的人中，有識得飛鴻的，見四虎練畢洗手吃茶休息呢，這人說，現有老英雄在此，如何不請來消遣，大家開開眼界，飛鴻遜謝不敏，葛武師如何肯依，心想，恁大年紀，英雄煞亦抖不起這般沉重的桿子，擇棵出號的雙手奉獻飛鴻之前，飛鴻對衆人道，老了，久不練了，忘記招數了，說着話用右手的拇指食指中指，將大桿子的稍頭執起，衆人都笑他外行，耍了幾耍，然後每手執兩棵，雙手四棵，看的都笑不成樣兒，把葛武師吓得壞了，俟飛鴻把桿子放下，然後跑到飛鴻面前，下跪稱師，懇求收錄爲弟子，飛鴻那肯收他，口中叫着我快死了，還教甚麼徒弟，葛武師跪爬半步，挽住飛鴻衣襟，飛鴻用指一扶葛武師的手腕，武師脉穴疼痛，只得放手，飛鴻奪衣自去，他去後，武師從此不再賣弄，有人相問，如何因畢老頭子便不練了，況且他

練得怯頭怯腦，連大桿子頭尾都分辨不出，如何避了他，武師道，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沒有，比如說，大桿子執粗的那端，其人有一二百斤力氣，執細的那端，便有五百斤氣力，他同時能耍四棵桿子，並且還是都執着細的那端，怕不有無量數的力氣，慢說吾粗知武藝，所學未精，便是少林寺的和尙，亦未見是畢老師的對手，不怨南方的武術家，尊他爲北俠，從此葛四虎收了場子，不敢再練，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全都知道飛鴻的武藝高強了，到了夏天，豆棚瓜架之下，茶餘飯後之時，一堆堆談天納涼的，不再談甚麼白玉堂盜三寶，狄東美五虎平西，只把畢飛鴻作談料，本然籬笆根下設講座的先生們，每談一事，都是因枝生葉，無事變小，小事變大的，因此把北俠形容地碧目虬髯，紫面寶刀起來，並且越得三十三丈高的皇城，泳得鵝毛沉底的弱水，聽的人因不花聽錢，都覺着比較聽評話強，所以每晚，三五成堆的街談巷議，飛鴻亦因天熱，不時出來閑走，有講的亦於隱處聽聽，深恐以自己爲談料，所以永遠不使人見着他，這晚上，因爲天氣熱得異樣，一家鐵舖止了火，輟了工作，這鐵舖主人，亦是練家，頗通武藝，聚了十來個人，在鐵店門前，談槍說棒，越說越起勁，聽的人亦越多起來，飛鴻游至此處，隱在人後，聽店主人講說，委實是個行家，受過真傳，後

來聽他談道，咱天津城出了一個甚麼北俠，葛四武師被他嚇得不敢再練，其實他僅是氣工，並無真實本領，真正力氣，就以我店裏的鐵砧說，論斤秤有三百斤，因為是年遠，陷在地下有尺餘，他果真英雄時，能將鐵砧由地內拔起，那便不愧北俠二字，衆人附和，恐怕不能，夜深了，講說已罷，店主回店安歇，他睡覺的小屋兒，地方兒不大，因熱亦未點燈，摸着黑進屋裏，方邁進去，被個物事拌了一腳，將頭上碰了老大一個暴栗，店主嚷罵起來，店夥點燈來問，莫非被蟲蟻蜚咬着，店主老大一口唾沫，店夥用燈細照時，火房地裏陷着的鐵砧子，擺在屋裏，店主的頭上，坎起了一塊，又奇異，又可笑，放下燈，喊了幾個同夥，使盡氣力才將鐵砧移歸原位，砧下放着一個東帖，看時，印着畢飛鴻三個大字，店主這才明白是北俠幹的事，畢飛鴻所作所爲的事，都是駭人聽聞的，日久，捕盜班的人，對於他不無疑心，本然地方上，不時發生盜案，都是作案後，再加查訪，便無端倪的，實則是過路的大賊所爲，初不關飛鴻之事，可是不着落在他身上，旁人又都是安善良民，毫無破綻的，惟他介乎好人與賊盜之間，所以作公的不時追隨着他，看他的暗中行動，但他行出事來，又都是士紳所不能爲的，他肯出錢出力的替人謀幸福，儼然一鄉善士，怎好把他辦了去當賊交官，再

說想辦他，亦實非三五人上得前的，祇以天津道的官親來津，住在道署，所帶的珠寶等物，價值幾千銀子，一夜失掉，此事發現以後，道台大怒，不容分說，先把捕役班，分別頭役，屁股上都打了重板，限三日破案，逢限不獻，重加比責，大家破着屁股聚議，結果惟有把畢老頭子弄去填陷，但又無人是他敵手，數中有人獻策道，若往他家去捉，不但擒他不成，大家反要吃虧，莫若使其不防，候他紅白壽事應酬的工夫，相機行事，世上萬無應酬人情份往攜帶兵械的，他若是空着手，好漢煞先傷不了衆弟兄的性命，衆人刀槍齊下，縱不取他性命，亦可使其帶傷，好歹捉住了他交案，衆人說妙，這一天，捕班的散役，探得東城內楊姓巨室娶兒婦，與飛鴻有交往，班頭率弟兄們堵住前後巷口，祇不敢登門捕捉，楊姓將兒婦娶到家中，親友們散去，飛鴻早得消息，祇不出門，楊姓見他高興不走，十分優待，到晚飯的工夫，主人張羅擺飯，衆捕役在外面等得十二分不耐煩，凡是楊宅出入之人，不知多少，但無一個合乎畢某的年貌，及見賀喜之人，紛紛歸去，黃昏以後，業經無人出入，將大門虛掩，弟兄們越發焦燥，但又知他未離楊宅，不敢灰心捨去，一個個又飢又乏，把不悅存在心裏，其意則甚懶怠，倏見楊宅門響，啓處，在暮靄蒼茫中，隱約見個繫油裙的漢子，雙手擎

着一物走來，走近巷口，來人對衆捕役道，借光，讓路，油了衣裳不管，衆人猜知端定是一盆雜合剩菜，大家左右讓路，來人慢慢去了，又等一會，楊宅門內，搶出一堆人來，兩個燈籠高舉，楊宅主人，站立台階以上，家人們分向巷口及巷尾，舉燈相照，家人們見巷外有人，忙着打聽，曾否見畢老爺出巷，衆人中有久經辦案的慣手，已經明白，畢飛鴻業已逃去，捕頭追問楊宅的家人，尋找畢某何事，家人說，畢老爺子和家主最爲相好，主人家昨日有喜事，衆客人都去了，祇他沒行，晚飯擺上，他忽然沒影子了，主人以爲奇異，俺大家這才掌了燈籠來找，捕頭說，他已去了，我和你家主人有話說，你大家須認識我捕班頭目鄭雄，家人用燈引路，鄭雄吩咐衆弟兄照舊把守兩頭的巷口，休得遠離，說罷隨燈光與主人楊杏樵相會，杏樵是老實財主，從來最怕官人，見鄭雄找上門來，忙着向裏邊讓，飯廳中已然擺了酒菜，鄭雄在飯桌上落坐，杏樵一時乖覺，忙斟酒相讓，帶笑言道，我們飲酒談話，豈不有趣，鄭雄飲酒食肉，祇稱楊大財主生得白胖福相，杏樵遜謝美言，一面敬酒敬菜，詢問鄭頭來此有何貴幹，鄭雄冰着面孔道，楊財主，小弟在公門中討飯吃，自然和紳士們缺欠拉攏，但是小弟生平好交朋友，今天因了喜交的脾氣，敢和財主吃喝，實則担着天字第一號的干

係，向小處說，小弟有坐牢三年的罪名，說玄了，怕不有砍頭之罪，說罷冷笑，狂飲那燒刀子，不問鷄鴨魚肉，毫無挑檢地向口中搬運，其氣之豪，大有不可一世之概，杏樵生平怕官，對於官的走狗之怕，更甚於官，聽鄭雄這般胡盧提的言語，一時摸不着頭腦，益發與鄭雄添酒布菜，心內盤算多時，硬着頭皮發問，啊，鄭兄，端的到寒舍來，有何公幹，還祈明白示知，鄭雄此時帶酒，紫漲着黑臉，笑得十分難看的說，財主，話瞞千日，終必一言，與其悶損着，莫若爽利着，杏樵拱手道，誠然誠然，因回頭吩咐侍役，到廚房傳語，着添酒添菜，鄭雄見室中沒了閒人，遂對杏樵道，大盜畢飛鴻，乃是著名的滾馬強人，積案如山，人命無數，現在將道憲大人官親的珠寶盜去，價值巨萬，明天不能圓案，闔城的捕盜人役，都是死數，府縣的頂戴，都得擰下去，這大盜上尋至天，下找至地，渺無踪影，原來在你財主家窩盤着呢，老實講話，由昨天便有公人數十餘名，在尊府前後左右插了旗，始終未見畢某出門，挨到今天，趁着衆弟兄一時疏失，他扮在廚師的模樣，端了一盆油蔬，混出巷外，逃得不知去向，財主既是窩主，捉了窩主，亦算圓得一半案，明天衆兄弟們屁股可以不致於流血，如今趁着無人，財主速將經手各事，料理一番，一經到案，知這場官事何年何月方能

纏清，杏樵聽鄭雄這片言詞，嚇得傻了，說鄭兄，畢某與小弟，不過是街鄰的關係，並非近親至友，舍下有事，舊鄰人前來賀喜，萬無恭擋駕臨的道理，再說他是否是賊，小弟更不知情，如何把窩主加在小弟的身上，小弟的薄產，乃是先世遺留，盡人皆知，小弟縱然不肖，亦不致於和賊人同夥，鄭雄見他還不開殼，作色道，你不和賊同夥，俺鄭雄和賊同夥不成，這工夫廚役正來上菜，杏樵見了如見救兵，向廚役道，你瞧，鄭頭兒說我是畢老頭子的窩主，他跑了要捉我見官，你怎麼給攔一攔，廚役知鄭雄是訛詐，欺杏樵不敢見官，遂帶笑道，鄭頭兒，吾家主人，數世的財主，無人不知，畢老頭子，前來賀喜，此事不假，若說主人是窩主時，誰亦不信，再說，我主人既然是窩主，頭兒就應早為拿解到官，為何與他飲食談笑，到官時，俺廚役便可作證，豈不顯出鄭頭是藉事生風麼，再說主人雖然生性懼官，他的親友，很有些作官的，和功名人，自會出頭聯名呈控，到那時，不怕鄭頭嗔怪的話，藉端詐財，誣良為盜兩層罪，伯逃不了罷，鄭雄被廚役一語道在病上，十分不得其勁，只得硬任頭皮，藉酒蓋臉道，那麼依你如何辦理呢，廚役笑道，那我當然有個辦法，廚役把杏樵叫在一邊，教導了一番，杏樵如夢方醒，信手取一卷錢帖，交給廚役全權辦理，自己却躲在裏間

候信，厨役暗暗留起幾張，把餘剩的交給鄭雄，低聲兒說了一套。鄭雄含笑點頭兒，厨役拿着上菜的木盤自去，鄭雄酒足飯飽，錢入腰包，告辭道，揚大爺，今天奉擾，改日再闖申謝，杏樵聽這口風兒轉變，慢慢地到外間裏，見鄭雄滿面紅光地帶笑道，大爺，莫要介意，小弟生平好說好笑，方才帶酒，狗嘴噙不出象牙，不知怎的瞎三話四，俗語說的不錯，說至此，扶着頭作個想的樣子道，俗語說甚麼來着，諾，諾，旋抬起頭來道，俗語說怨有頭，債有主，大清律上載的明白，爺作爺當，兒作兒當，姓畢的作出事來，與楊姓何干，姓鄭的有能爲，一刀一槍，把畢某捉獲到官，方是英雄好漢，和財主胡纏，豈不着天下豪傑笑我，改天再來陪話，說着話，大刺刺地去了，此時杏樵，如墮五里霧中，直不知今晚上是醒着，還是在夢中呢，自己出神一會，未及相送，清醒過來，深爲後悔，不該任他自去，豈不使他見惱，厨役走進，帶笑獻功，說已把這惡魔送走，杏樵見難關已過，立時把財主身分端出，不說是酬勞厨役，翻謾怨厨役把自己有用之財，使於無用之地，所爲是不賞厨役，這厨役，侍候人四十年，經過幾十家財主，深知天下財主，都是一般秉性，並不計較，好在自已已經留了回扣，其數業經够瞧，原不希冀着有賞，知道財主發賞，似這等救命的功勞，大樣煞給

二百津錢，還不堆盤滿沿壁，當下厨役，不怒不怨，翻作個自己惶恐的樣子道，小人多事，罪在不赦，情願下月不支勞資，杏樵聽了大喜，心想，略施小計，不但省了賞金，並且還省一千文津錢的月工，可見財主之所以爲財主，自非等閑人所能及也，到次日痛定思痛，查點昨晚上花的救命錢是多少，敢則是，振泰成大票版地錢帖，每張一百千文，總共三十來張，約合紋銀二千兩呢，心下害疼，自罵父母，不該把自己生得這般混沌，花錢應該見見數目，怎把百千文一張的，當作一千文一張的使，欲待自掌其嘴，又覺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旋見壁上懸着自己父親的行樂圖像，因而火上澆油似的想起，自己之所以渾，推原禍始，皆此公爲厲之堦，財主的脾氣，一把抓下來扯個粉碎，方才出了心中烏氣，旋見帳房先生走來，那樣子有所陳稟，杏樵不等先生開言，忙把心中大事一樁，對先生言講，說先生，厨司務因爲辦錯了事，情預認罰下月一個月不支工資，你要寫個字樣，銘之座右，下月開支時，莫要忘掉，先生說，今早他已請了長假，回故鄉種田去啦，亦勿庸再寫座右銘了，杏樵以爲奇異，後來聽厨下燒火人說，大司務發了成千吊的外財，回老家當財主去了，那鄭雄發了那財，帶領衆弟兄回下處去，取出二百吊的錢帖，着衆弟兄分了，說明畢飛鴻已然扮作

厨司務，端着菜盆逃去，到他家去捉他，大家都是死數，與其破出命去，莫若明天豁出屁股，再挨一頓板子，大家都得了錢，又保住了性命，打屁股算甚麼，遂各欣然而去，鄭雄一個窮人，發了這筆橫財，又加上無家無業，無妻無子，把錢帖換了銀子，起個黑五更，逃奔外省去了，次日縣官升堂，追究衆捕役，見鄭雄逃亡，衆人一口咬定，鄭雄圖財賣放，得了財，和賊人海角天涯，逃亡去了，縣官亦知這般捕役無法辦理，只得記打一次，再給限五天，這位縣大老爺無法，只得到府大老爺處商議辦法，結果，二人備了一份厚禮，由府太太，偕同縣太太，一同謁見道太太，獻了這份禮，請求緩限，稟明是過路大盜所爲，一時難以破獲，必須發下海捕公文，着馬快們雲遊天下，各處去訪，非有長久時期，不能破案，道太太夫婦一商量，因得了這筆銀子，不得不給府縣想個出輕的辦法，給了一年的限海捕，縣府得了此信，這才發出海捕公文，派人各省去訪，可憐這位道憲官親，尙瞞在鼓裏，三番五次催逼破案，不想道憲變了口氣，一點點拖延起來，未及一年限滿，道憲已經升任，到他省去了，官親不肯捨去，留在天津候信，在先府縣所懼的是上司，如今上司高升了，剩下這位異鄉孤客的官親，那裏把他放在心上，雖然幾次上呈催詢，府縣概不批示，弄得官親盤纏用盡

，不能再候，這才忍氣回鄉，這件事從此亦不再提起，那畢飛鴻，自從改扮廚役模樣，藉着一盆剩菜，逃出楊宅的巷口，急速返回家門，預備捕役們來臨，候了三日，並無消息，自己反不安起來，不知捕役等出何主意，想了想，不免出門一遭，躲一躲，以免受了暗算，帶了應用的東西，在逃出來的第四夜裏，由家中出門，奔向滄州去了，滄州地面，不論男女老少，都會武藝，飛鴻總想着到該處玩一玩，見識見識那裏的高人，只以半生多忙，無暇前往，如今避禍，有了工夫，特走一遭，又兼那地方，爲大盜出沒之區，天津捕班的人，天胆亦不敢來此辦案，飛鴻一則來玩，二則替捕班訪尋道台官親這案，一路上不敢住店，只在林間夜宿，野外飲食，離滄州近了，天色已晚，在郊外一片大平原上，孤月有一所高大房舍，飛鴻以爲奇異，這所房舍，非巨富不辦，可是大財主如何住在這樣曠野地方，難道不怕賊盜，想了一會，明白了，這房主大概武藝出衆，不把天下英雄放在眼裏，所以敢在荒郊裏起蓋大房，飛鴻一時好奇心盛，越上了院房，見正是花園以裏，藉月色，見其中亭臺花木，風景如畫，靜悄悄萬籟無聲，飛鴻落在院中，祇有月照幽景，風送花香，領略一番，不覺羨慕，在一座太湖石邊坐下，自思，枉自英雄一生，花木亭台的况味，未曾享受過，亦算得畢生缺

憾，正自出神，忽覺腦後風生，知有人暗算，一剎那間，躡下石來，腳不點地，越在一所亭頂之上，輕如飛燕，毫無聲息，立在亭上細瞧，月明下，露出一個美人，身穿小衣，手執利刃，站在太湖石上，其氣正豪，飛鴻暗暗稱幸，稍一疏失，怕不是性命之憂，正思量間，覺身後有人，一縱身，越上一株老梅樹上，坐在樹杈之中，細看亭頂之上，一般有個美人，身穿小衣，手執利刃，飛鴻拭了拭頭上的汗，暗道，好險，旋覺高枝上，似有棲鳥，仰觀時，樹的最高枝上，有個美人，與以前見的二人，任何一個相比，都算得一對雙生，覺有涼風下流，見個白花地物事隨風而下，順手接去，是一隻銀鏢，翻手奉還，那女的閃躲不及，帶傷掉下樹來，由上而下，高有二丈，一直落地，難免傷生，落至中腰，飛鴻伸手一推，把下墜的沉勁給破解開了，輕輕墜地，並未跌傷，受鏢人心中感激，此時飛鴻要打算結果她的性命，易如反掌，但他不忍，只坐在樹上，閒觀雲彩，石上的女子，亭上的女子，同來攙扶受傷之人，進入一間小房去，飛鴻此時意欲逃走，心中好奇，又不忍行，見那小房中，射出紅色燈光，覺着一派華貴氣象，正看間，一點寒星，直由燈光送至相似，忙低頭，一枝小箭，正射中梅花樹本，抬起頭估量，不是躲得快呀，怕不把顆大好頭顱，釘在樹上，知此地

甚險，隨時都可以喪命。拿定主意，三十六着，走爲上策，拔下小箭，適空中有一飛鳥，以箭代鏢打去，正中飛鳥，鳥墮處，有一女子，隨鳥由空落地，高聲喝彩，說老師傅，神手妙術，人間少見，請下來領教，飛鴻下樹，與女子過起招來，兩口刀，戰了個棋逢對手，這女子神出鬼沒，真好身手，爲飛鴻目中所僅見，工夫大了，飛鴻只有招架，後退，女子的刀，使得刀山相似，飛鴻眼中，儼然像有千刀萬刃一般，自知不敵，且戰且退，退到門洞之中，雙門牢鎖，女子停戰笑道，老師傅，奴家不追窮寇，且看你怎出此門，飛鴻打量這門，道知鎖得牢靠，口中橫銜寶刀，運用氣工，把雙門整個兒端離了門樓，放在一旁，門外月光，鑽進門洞，照清楚，一個是白髮童顏的老英雄，一個是綠鬢朱唇的小女子，互見廬山面目，彼此不勝傾佩，女子帶笑贊道，神力，神力，一般把刀銜在口中，把門整個兒端起，放在原位之上，飛鴻忍不住贊道，甘拜下風，彼此收了兵刃，言起好來，女子拜求飛鴻留名，飛鴻笑道，天津畢飛鴻是也，女子作色道，原來是北俠，飛鴻抱拳道，不敢當此，女子引飛鴻，再到花園裏，同到一個精緻的屋中，落坐獻茶，女子笑道，老俠客，甚風颳到賤地，飛鴻說，只因家鄉裏，出了一件盜案，失主是道台大人的官親，打着閩縣的捕役，要破獲這件案子

，打得他們無了方法，想把老夫拿去打個補丁，老夫雖曾儉富濟貧，但在家鄉無案，冤枉的官司，犯不上打，因此出門走走，一則是躲避是非，二則是散散心悶，江南名勝各地，都已去過，只滄州這地方，爲英雄叢集之地，始終無緣來此一遊，今趁無事，特來滄州，行在此地，見府上這所巨宅，蓋在荒郊野地，知主人必非等閒之輩，一時高興，進園來觀光觀光，蒙主人厚待，感謝不盡，說罷大笑，女子聽罷飛鴻之言，說老師既無處去，何妨在寒舍小住，俺姐妹亦可早晚叨教，飛鴻說，如此厚待，感謝不盡，不過貴府上尙有何人，還請拜見，不然，老夫雖然年邁，與幾位小姐同居，未免不便，女子笑道，奴家姓韓，世居滄州，此處離城十里，地名磚河，先前本有些任戶人家，後來因爲水災多逃亡外鄉，這地方荒涼起來，因此無人敢住，父母早喪，兄長韓虎，爲避本族人的羅皂，在這裏起蓋這所房舍，同俺姊妹四人，在此居住，飛鴻說，如此請令兄出來，正好拜見，女子道，家兄同友人，到海外去了，二年未歸，正未知凶吉，家下無人照料門戶，老師如肯留止寒舍，俺姊妹亦能放心過度，飛鴻聽了搖頭道，此事欠妙，正談話間，門啓處，走入兩個女子，飛鴻立起，陪談女子指引道，好教二姐三姐得知，這是北俠畢老師，俺姐妹當然不是對手呢，較長些的一個道，

四妹，那話兒你談過了麼，陪談的女子笑着搖頭道，沒會呢，講至此處，倏見門帘啓處，一陣香風捧入個病西施來，人比黃花瘦的骨格，風鬟霧鬢，俏絕人寰，衆人立起，她只不理，擲身太師椅上，對三女子揮手，三人含笑，以目互視，魚貫而出，飛鴻見三女偕去，一女獨留，參詳適才三女之言，以及三女臨行之笑，有些不安起來，那女子對飛鴻道，你老師傅，原來是天津北俠，家兄屢次談講過來，南俠紅蓮僧，北俠畢飛鴻，爲當今兩大武師，今天相遇，難得的很，適才無意中打了一鏢，老師休怪，飛鴻滿臉紅飛，不安道，回敬不恭，不知傷了那裏，女子道，僅受微傷，不足計較，有祖傳妙藥，敷上立刻痊愈，祇是落下樹時，多蒙搭救，不然時，由上直下，雖不摔煞，亦要殘疾，既有救命之恩，敢以終身相許，武師休辭，飛鴻益發不安道，老夫風燭殘年，不知那天大數到來，雖是個鰥夫，豈可再娶，小姐年不滿三十，奈何要嫁我這老朽，女子道，我把公子王孫，作小兒看視，少年的子弟，死亦不嫁，武師是天下第一英雄，良緣豈能錯過，如不允我，休怪魯莽，倏的聲，取出一口小劍，寒光逼人，飛鴻知是寶劍，非尋常兵刃所可對敵，只瞑目待死，說我只不敢奉命，請賜一死，女子無法，說奴若因求親不允，殺死大俠，天下英雄，豈不笑煞，吾言既出，豈能作

廢，惟有一死，以洗吾羞，說罷，以劍擬喉，將要下手，飛鴻見她意欲自刎，急忙拉住美人的玉腕，紅着面皮謝道，吾祇依你，女子方才不死，次晚，北俠畢飛鴻，在韓虎家中，當了贅婿，從此便住在這裏，老頭子，半生草莽，那裏見過這般世面，鎮日在羅綺叢中，享受豔福，日久，乃知嫁者居長，名韓一，在太湖石上下手者在次，名韓二，在亭上下手者第三，名韓三，接戰者序末，名韓四，飛鴻甚以爲異，世上女子，那有以數爲名的道理，真算奇人奇事，飛鴻在此居住，每三日，便由城中一個韓姓族中少年，來送用物食物，見飛鴻十分不悅，由韓一引見，是個族中的姪兒，名叫韓玉，武藝亦頗可觀，飛鴻見他舉動輕佻，知非安善之徒，虛與寒暄，張羅待飯，他只不吃，十分不悅的要行，四個姑姑，攔阻不住，只得由他，臨行時，對四姑道，如今你家，已有男人，自能進城趕集，以後買什麼東西，休再使我，滿面怒氣，出門而去，韓氏姐妹，多方猜疑，韓玉素性溫柔，凡事百依百隨，不知爲甚，今天這般倔強起來，飛鴻見了暗笑，感歎世界之大，無奇不有，料想他年少無知，萬無從此罷手之理，以後每逢集市，飛鴻自己去買物，日久由韓玉傳說，大家都認識飛鴻，公呼之曰韓家姑爺，這日，又逢集市，飛鴻去買食品，韓玉閃入韓家，韓氏姐妹，都來問訊，詰責

他如何對新親那般舉動，他對韓一道，一姑，你嫁，我不攔阻，不擇個少年英雄，一般一配，爲何招贅個老頭子，我只爲此不平，韓一道，我生性最惡少年的人兒，韓玉怒道，你既不喜少年，爲何指使我二載的工夫，韓一大怒，拔劍在手，意欲刺殺韓玉，韓玉取出短刀，亦不相讓，三妹阻在中間，分在兩下裏，韓玉無語，含怒而去，韓一囑咐三妹，姐夫回家，休談此事，飛鴻回來，無人敢言，是日，因後園菊花開得十分燦爛，韓四秋興頗高，設酒花亭以上，請姐夫及三姐食蟹賞菊，酒入歡腸，覺滿地金釘，清幽益甚，韓四說，姐夫走南闖北，必知好聽的見聞，說一說，我們下酒如何，飛鴻十分高興，帶醉含笑道，有有，吾們天津老家，有個三叉河口，那地方，每到了夜間，水內便發出光來，居民紛紛議論，不知主何吉凶，有一年，來了個雲遊道士，他對河口左近的渡夫說，河內發光，乃是一顆夜明珠，價值連城，論金銀，沒法說數目，誰若得着，到北京去進貢，升官發財，立時發迹，渡夫說，道爺既然看出底蘊，當然有方法得着，何不求這一套富貴，道士說，吾乃出家之人要官何用，渡夫說，只要道爺能得此珠，吾渡夫進京獻寶，得了官我作，將你養老送終，若賞銀子，咱二人平分，韓四聽至此處，心裏愛聽，見飛鴻飲酒，忙催道，少喝些罷，底下怎樣了呢

，韓一不悅道，四丫頭老是急性子，韓四用左手的食指，抹着自己的小臉蛋子，一撇下嘴唇道，幾天的夫妻，便這般偏向，韓一帶怒立起，被韓二勸住，韓四亦不示弱，被韓三按住，飛鴻見已生出是非，忙把酒杯放下，繼續說道，道士聽了渡夫的辦法甚喜，約會晚天再見，到晚天，明月當空，照如白晝，渡夫在河口相候，在河內發出來的白氣，直冲霄漢，與月爭明，候至三更，道士來了，披散頭髮，赤了雙腳，手執寶劍，與白天的模樣，如同兩個人相似，渡夫心裏駭怕起來，說至此處，因為天氣晚了，漸入黃昏時際，園中暮靄蒼忙起來，金風起處，覺得冷嗖嗖地，韓四素性胆小，覺得身上涼涼兒地，只好倚在韓三的身旁，使勁的擠，飛鴻掌起燈來，韓四一邊恐懼，一邊催促道，姐夫，可快說下去，掌燈則甚，口裏說着，兩手放在左右耳旁，似是預備着堵耳朵用，韓一見她一派是天真漫爛，點頭冷笑道，不大人，不孩子，和你有甚變方法，飛鴻生怕再起風波，忙着接演前文道，當下道士取出五桿大旗，交給渡夫，囑咐他道，夜明珠，並非是在河底沉着呢，是會晁水的便筒取得上來的，在一個大龜的身上呢，這龜，生活在水中，至少有一千年，我今豁出性命，去擒此龜，擒龜以後，方能取珠，這五桿大旗，分爲五色，紅，黃，藍，白，黑，水中伸出那色肉皮兒的

手來，你便把那色的旗遞與手中，休得駭怕，渡夫接旗在手，顫抖起來，心中後悔，欲罷不能，韓四聽至此處，身子向她三姐身上，擠得越發起勁，韓三不悅道，又喜聽，又駭怕，駭怕便莫聽，韓四離開韓三身子張嘴道，你才駭怕呢，韓二以姐姐的資格，命令三四二妹道，好生聽，莫打攪，大家無語，靜聽飛鴻繼說道，那道士囑咐已畢，嘩的聲，鑽入三叉河口的水心漩窩裏去，渡夫傻了，忽見水波大興，有時突起丈餘，有時陷落數尺，波翻浪滾，其水如沸，渡夫戰戰兢兢，幾番要逃去，又惦記着進寶後的富貴，不忍離開，忽見個白色的人手，伸出水中，論大小和篋箕相同，韓四聽了把眼一閉，一雙玉手，堵住了那雙玉耳，但，玉指距離很大，飛鴻所說的話，依然由指縫中鑽入她的耳裏，她聽飛鴻說，渡夫爲了前途富貴起見，扎掙着，把那桿白旗放入大手以裏，手旗並入水中，忽見水心捲起，有數丈之高，不亞如水晶立柱，月明下，清澈極了，一會兒水柱落下，波滔平靜，忽見一隻黑色肉皮的手，大如桌面，韓四噁噁一聲，把眼向緊處裏閉，堵在耳朵上的手，十指密排起來，搖着玉頸笑道，莫說了，嚇煞了，飛鴻生恐真個嚇着她，趕緊結束道，渡夫一見黑手，早嚇得暈死過去，到次日天色將明的時候，被曉風吹醒，定定神，想一想昨夜的事，再看河內道士的屍

身，貼着自己的渡船飄着，未曾流去，看一看四下無人，忙着把餘下的四旗子，拋在水內，把渡船撐到對岸停泊，道士的屍身，順流而下，入海去了，說至此，飲了一杯酒，笑對韓四道，完了，雙手放下罷，睜眼，韓四睜眼，放手，打了一個寒戰，帶笑謾怨道，不檢好聽的說，儘說嚇人的，吾今夜夢見鬼，明天找你打仗，其態之憨，儼然小兒，韓三調侃她道，夢見鬼和旁人打仗，夢見出閣呢，韓四急道，夢見出閣拉你一同上喜轎，衆人大樂，韓一道，我們散了罷，酒菜都涼，晚上風又暗冷，到屋中吃飯罷，韓一夫妻，同回自己屋中，吃了湯飯，洗漱之後，吃茶閒話，韓一問道，那道士怎的死了，飛鴻道，大概等旗子不見交到，因此敵不過大龜，被大龜傷了性命，韓一道，那們從此以後，還有珠光沒有呢，飛鴻說，後來沒了，想是大龜入海了，韓一道，那廢這件事，是真的，還是假的，飛鴻說，父老們都這們相傳下來的，至於真假連吾亦不知道，只當故事兒聽就結了，說到這裏，看了韓一眼，用嘴一指牀前放着的腳踏兒，韓一看了，不覺暗吃一驚，會意後，對飛鴻道，天色不早，我們睡罷，飛鴻會意，一同上床，息了燈光，一會兒，鼻息雙作，忽聽以物擊床之聲幾響，燈明處，飛鴻與韓一，一人守門，一人守窗而立，韓一見屋心立定一人，冷笑問道，韓玉，

該死的奴才，黑夜之間，竟敢前來行刺，今天那廂逃走，韓玉冷笑道，既來此處，未打算活着，來來來，給我一刀，把脖子一伸說，不殺我的，不算英雄，韓一舉刀要落，被飛鴻攔住，謂韓玉道，殺了你如何能算英雄，我好叫你知道，這事若非關連着老夫，早將你這禽獸除却了，你的狗肺狠心，早在我初次相見時揣測出來，你欺她們四個女子，要知道都是你的姑姑，豈可以一般婦女相待，老夫招贅在此，你以為偌大年紀，告訴你，她四人羨慕我是天下英雄，我亦佩服她等是巾幗豪傑，因此才一見如故，小輩今夜來此，想要行刺，趁我等不在屋中，藏在床底，可笑你經師不到，學藝不高，鑽牀的勾當，都不會，把個腳踏兒帶動，一角兒稍斜，我和你姑姑，早知你在床底，假裝息燈睡覺，其實是睜眼看着你，從床下出來，枉將牀板剝了幾刀，其實我與你留了門戶，你不下手時，看，門並未拴，與你留下走道了，誰想你，不識進退，發狠的尋仇，把牀板剝得這般沉重，果然睡下時，豈不身首兩斷麼，只許你不仁，不許我不義，讓開條道路，走罷，韓玉亦和世上人一般的怕死，嗒然若喪的走了，次日，韓一將夜裏之事，告訴三個妹妹，三人無不切齒，韓四說，如何不送掉地，韓一說，依我便宰了，偏你姐夫不肯，放虎歸山，必貽後患，飛鴻說，量他起得甚麼風波，遲

了兩日，早起，飛鴻進城買菜，尙未歸來，韓一等聽外面有人叩門，以爲飛鴻回歸，姐妹四人，都去迎接，開門看時，原來是兩個公差，四人見了，都以爲奇，高低是韓四聰明，猜着事之八九，笑問二位何來，數中一個惡臉的道，我是城裏州班黃發，指着那個比較善靜些相貌的道，他是盧起，與你府上韓虎韓大弟是一盟弟兄，今天貴府，出了場天大事，俺弟兄担着千連前來報信，誰着俺三個當年起過誓，一死兒要學劉備張飛關雲長呢，四姐妹看他的那般面貌，再聽他這套言詞，不由的暗暗絕到，盧起接下去說，叨大說，俺二人是你姐妹的盟兄，你四位都是盟妹，這事關係重大，我們既是通家之好，何不進去說話，免得草上說話路人聽，四姐妹都有武藝，那懼他二人進內，二人不等主人相讓，反賓爲主，大踏步，自入客廳，四人隨入，黃發由腰中取出公文，對四人舉了一舉，旋又收起來道，都是自家，近人不說遠話，你們族姪韓玉，在州官台前，告下一狀，控告大盜畢飛鴻，霸佔族姑韓一等四女子，州官以案情非小，特派俺弟兄前來帶案，按公門中的規矩，應該帶領三班人役，將你貴宅團團圍住，方合公事之道，誰着昔日當年，俺弟兄和你哥哥三人，小桃園三結拜呢，韓虎兄弟縱不在家，難道一籠香的交情，是人不在，人情亦須在的，三班人等，共有百多人呢

，俺弟兄，學蘇秦，仿張儀，把嘴都說破，才把衆弟兄們攔住，本來這等天字第一號的肥案，六扇門裏坐一輩子，有未遇上過的，如今福自天來的機會，都把財不發了，信了俺弟兄的三寸之舌，全都按兵不動，伶俐不過人王地主，聰明不過四位賢妹，這還有大不了事，每人打發他們十兩銀子，他們亦發迹不了，你韓府上花上千來兩銀子，如扔一筐磚頭，醜臉的說罷望着盧起苦笑道，盧二弟，盟兄的話，說的不假罷，四姐妹忍俊不禁地，擠在一處笑起來，盧起一看，四個女子，不怕公人，不由暗驚，立起身道，四位莫再嬉笑，這公案關着你府上家敗人亡，哭還不及，怎的笑得這樣，真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正在這工夫，飛鴻已歸，見街門未關，暗自稱異，把門拴牢，見客廳中有生人說話，放下買來的東西，到屋裏來，四姐妹見了方才止笑，韓四搶着道，這是州衙裏的公差，韓玉將你告下，控你霸佔我姐妹四人，據說他二人與我哥曾經結拜，特來送信，要一千多銀子打點他們弟兄，不來闖宅抄家，飛鴻聽了大笑，其聲甚怪，把二公差翻嚇住了，黃發大着胆子問道，閣下姓畢麼，飛鴻不悅道，姓畢便怎麼樣，黃發道，只因令親韓玉，把閣下呈控下來，州大老爺，有公事在此，要請閣下到州裏去一遭，不過案由控得重些，他控閣下，身為大

盜，霸佔民女，俺弟兄與韓虎是八拜之交，不能沒有關照，飛鴻笑道，好教二位得知，畢某生平，雖喜拳棒，未嘗爲盜，說我身爲大盜，有誰呈控我盜過他甚麼，空口無憑，不足爲信，誣控不實，罪當反坐，這一節不算甚麼，韓宅四位小姐，只因家下無有男人，是我來探望徒兒韓虎，到在他家，因而被留在此，一則與他四人，管理門戶，二則朝夕教導她等武藝，三則等候韓虎回家，師徒見上一面，不想韓氏族中，有一韓玉，想着謀奪這份家產，因我住在此處，成了他眼釘肉刺，前曾行刺於我，被我捉獲，我以他少年無知所以釋放，他不說改過自新，如今反到捏詞誣控，好好，真金不怕火鍊，他既控我，我便到官和他對質，你二人既是前來傳案，我們莫再停留，韓二韓三韓四等，聽飛鴻不承認在此招贅，心下着忙，都把眼望着韓一，韓一却毫不介意，黃發見飛鴻十分剛強，料想訛不到銀子，只得帶案，把一條鐵鍊取出，便要鎖飛鴻的脖子，盧起從旁作好道，畢某既是韓盟弟師傅，我們都非外人，留一些臉面，臨上公堂再帶鎖鍊，省得一路上，千人瞧，萬人看，怪難爲情的，飛鴻道，休得作情，我並非拒捕，如其走呢，和你等到官，要加鎖呢，脖頸在此請帶請帶，黃發大怒，一抖鐵鍊，向飛鴻脖子上套來，飛鴻只一伸手，把黃發點了穴，泥塑的一般，雙拳高舉不

能動彈，不能言語，盧起取出鐵尺怒道，姓畢的不要臉面，反來拒捕，看鐵尺罷，一尺打來，飛鴻爲人老成，作事公平，既與黃發點了穴，若不與盧起點，盧起豈不向隅，二指到處，盧起亞似木雕一樣，韓四姐妹，無不大笑，飛鴻吩咐快作飯，少時飯熟，開在二位公差面前，飛鴻正中落坐，四姐妹兩旁相陪，飛鴻只當二位公差不在，一樣抖擻精神，有說有笑，黃發盧起，一一看在眼里，知道韓玉所控不虛，二人心中都定了計策，靜候機會，多時，飯罷，飛鴻起身對二人道，有偏，抹着嘴，含笑出門去了，韓一笑着對二公差道，畢老師飯後午睡去了，着二位這般吃力，奴家心實不忍，我大胆放你二人，早早逃去，要知他爲人意狠心毒，取二位的性命，比宰兩隻小雞子還容易，每人一掌，把血脈點活，二人這才能以動轉，謝了韓一，二人計較一番同去了，飛鴻見他二人已去，笑着出來，邀四姐妹到後園去，串給她等堂詞，以免臨時各執一詞，官司便不好打了，黃盧二人，自離了韓宅，氣得發昏，祇以怕死起見，惟有回衙門再爲設法，半路上，遇見韓玉相候，見二人空手而回，罵道，白花二十兩給了你們，州官處兩個整齊，買你們個空手而回，莫非他未曾回家麼，黃發把方才之事，說了一遍，韓玉說，你二人姓廢名物字無用，如此如彼，豈不就成了功廢，二人答

應照辦，次日早起，飛鴻在門前掃地，見兩名公差打扮的人，向自己請安，說滄州州衙差役，給畢老大爺請安，飛鴻連忙拱手還禮，一個差役呈上大紅名帖一紙，說州大老爺相請，飛鴻見帖上三個字沈金榜，忙道，畢某一介草民，怎敢當州官大老爺相請，但不知爲了何事，一個差役道，韓玉誣控，被他老子韓老頭子得了信，把他送了忤逆，州官因韓姓是本州紳士，不忍着子弟們出醜，特請老人家前去，說上幾句好話，完整了他父子的臉面，他從此祇有感恩恩德的，那裏還敢爲仇，飛鴻聽了，很近情理，入內更衣，把此事和四姐妹說明，韓四以爲不可信，飛鴻道，即便其中有詐，把我怎樣，四人亦以爲是，飛鴻隨二人去了，到州衙中，不入班房，讓到個精緻的屋裏坐，兩個斯文人物相陪，擺酒款待，據說是二位幕府中的老夫子，席間以州官之意奉托，其言與公差相仿，飛鴻連吃幾杯，一陣心迷，醒時，在間黑暗屋中，不能見物，四肢捆得結實，休想動彈，自知中計，心中並不駭怕自己的危險，祇惦記韓宅，不知此時作何景況，正盤算間，忽聞有聲，門開處，火亮兒有光，見是韓氏姐妹，又驚又喜，忙道，快把門關嚴了，門關後，韓一執劍，割斷了他四股絃繩，扶起飛鴻，在地上來回走着，候至血脈流通之後，一同逃出黑屋，尋個僻靜之處，韓一述說來意，韓玉

使錢，買了州官，陷害飛鴻，州官得銀之後，由他擺布，本來他們素日狼狽爲奸慣了，酒中下藥，迷倒飛鴻，用絃繩捆緊，憑你有何等工夫，亦斷不了絃繩，放下七牢以裏，休想逃走，諸事妥當，得意忘形，到韓宅去，韓氏姐妹，正在放心不下，見韓玉大刺刺走來，任意談笑，四人不覺大疑，韓玉笑道，你等休再見鬼，老兒此時，已經真個見鬼了，韓一知飛鴻中計，性命不保，再不斟酌，拔劍刺去，韓玉不防，登時廢命，候至黃昏左側，四人收拾，繫綁倒羅，各帶利刃，同奔州官衙門，到獄牆以內，萬籟俱寂，四人不識怎樣才好，十分作難起來，韓四獻計道，我們先找燈光，有燈自然有人，有人自能打問消息，韓一以爲很對，四人各處尋找燈光，在一個小院落中的一角上，有間小房，窗內透出燈光，窗紙上映出二人吃酒的影子來，韓一擺手，禁止三人同進，自己拔劍在手，左手推門而入，屋中二人，不是別個，正是帶案訛詐的黃發盧起二人，他二人得了韓玉的謝儀，心裏太平，美酒佳肴，自己酌勞自己，酒至八分，互問自己貴姓，眼已也，舌已短，再有三杯五盞，彼此就頹金山倒玉柱了，韓一推門而入，不啻一盃醒酒湯，二人同出一身臭汗，立時比沒喝酒以先還清醒，黃發見韓一的劍尖對着自己的咽喉彷彿在笑，不由的張開大嘴要喊，韓一劍尖順進嘴去，只

一扎，黃發喪命，盧起把上下嘴唇，合在一起，連呼吸都停了，韓一見了，忍俊不禁，只得一笑，說盧起，你說實話，我不殺你，不說實話，要爾狗命，盧起點頭，只不發言，韓一道，不說便殺，舉劍待落，盧起指指黃發的嘴，擺擺手，表示不敢，韓一會意，帶笑道，他嚷救兵，我自然殺他，我用你答話，自然不禁止你張嘴，不是誰張嘴便扎死誰，盧起這才敢開口道，這事全是你家韓玉所爲，用銀子買出大家來替他辦事，韓一說，休言無用的話，我只問你，我的畢老師現在生死如何，盧起說，生死我可不敢說，只他囚在鐵獄裏我却曉得，韓一用劍引導着道，領我前往，盧起領了韓一出屋，見院中還有三個人，雖未看清楚是何面貌，三口刀一樣的明亮地發光，却見個逼真，因此越發駭怕，三拐五轉，來在個十分僻靜的地方，指給韓一看，一間小房整個鐵打相似，犯人囚在裏邊，慢說逃命，連個出氣的地方都沒有，韓一幸有寶劍，削鐵如泥，將鐵門鎖頭削落，推開門，打着火摺子看時，見裏邊有飛鴻被捆，回手一劍，了却盧起性命，這才將飛鴻救到院中，當下韓一說了備細，飛鴻說，滄州住不得了，只好到南邊去一遭，躲避這場官司，三條命案，又加上劫牢，我五人都是死數，韓一說，且回家去，再作商量，飛鴻將黃發盧起的屍身，提置僻靜之處，所爲是發現

的遲晚，大家容易逃亡，五人回到家中，急忙打點細軟，臨行時，一把火，把宅院燃燒，韓玉安心不善，落了個火葬，五人半夜工夫，走出五六十里遠，次日落了店，然後買了五匹馬，一路南下，滄州州官，聞報飛鴻逃走，發現黃盧二人屍身，韓玉失蹤，韓宅被焚各等情，自己摸着脖頸只念佛，幸喜黃盧二人無苦主，韓玉家中雖然有人，巴不得他這不肖子弟早滅亡，因此亦無人究問，把這場天大的事，化爲人不知鬼不覺，飛鴻五人，行在揚州地面，因爲避着人烟稠密之處行路，所以錯過了宿頭，夜深了，偏又降起雨來，祇在樹林中躲避，後來越降越大，林中立身不得，祇把馬繫於樹本，五人騎在樹上避水，先前祇是風雨交加，後來雷閃大作，電光閃爍，勢欲劈樹，五馬齊鳴，四韓大懼，飛鴻生恐被雷所劈，忙着引四人下樹，乘上馬匹，打算逃出林外，涉水趕路，或者得着避雨之處，五人紛紛上馬，馬祇不肯動移，飛鴻大怒，一邊用樹枝打馬，一邊咒罵，弄你逃生，寸步不行，守着等死，畜生又苦號喪，韓四一時清醒道，不解韁繩，牠怎能走，四人雖然死在頭上，不覺亦發一笑，刀斷韁繩，同出林外，行不過數十步遠，一聲霹靂，把大樹劈了一片，五人雖在淋漓之中，深幸並未劈死，大雷既把大樹劈了，雨點漸小起來，過一會，雨止天晴，天邊掛出一輪皓月，

見路上水深，已然可以行舟，飛鴻坐在馬上，許多思前想後，深悔不該在韓宅招贅，偌大四個姑娘，害得她們四海飄流，今夜的天氣，尙未知生死如何，行够多時，始見一所絕大的房屋，行至近前，方看出是一所古刹，飛鴻在月下敲打寺門，多時，才見個小僧人開門，飛鴻說明請求借宿，小僧人入內稟明，出來個爲首的老僧，帶領十來個僧人出接，老僧吩咐接馬去喂，忙讓五人入內，老僧見五人周身，濕如落水，不及寒溫，獻上茶水，吩咐僧人，把馬上衣包行李取進，以便更換，飛鴻取了乾衣，同老僧到禪房裏借地更換，以便她四人行動便宜，飛鴻與老僧叙談起來，此廟是座大悲院，長老上紅下蓮的便是，飛鴻聽了喜道，原來是南俠大法師，弟子天津畢飛鴻是也，紅蓮合十笑道，原來是北俠客到此，真緣法也，當下南北二俠客，相遇一處，真是難得機會，紅蓮問飛鴻，一男四女，所向何往，飛鴻把實言合盤托出，紅蓮合掌稱善哉，既然是隨意遊玩山水，並無準去處，莫再亂闖，在雨水勤的時際，行路委實不易，又怕追拿，不能按站投宿，那更是危險的事，本寺閒房甚多，休得客氣，有小院落，挑一所住着，韓氏姊妹，或者在此處得與她們令兄韓虎相遇，闔家團圓，亦不可知，飛鴻見紅蓮俠肝義胆，真個毫不客氣，便住在寺中，四姊妹另居一院，飛鴻朝夕與紅

蓮隨喜，越看方外的生活，越覺有趣味，幾番要拜紅蓮爲師，情願出家爲僧，藉以懺悔，紅蓮道，我僧爾俗，一南一北，各門戶中，多賴管束，你若出家，我二人勢必同居一處，那一來，北方各省，無人管束，前途就要多事了，再說出家修行，要有緣法，你本是富貴中人，不肯去博富貴，已經有違天心，若再出家，不問世事，更不合乎天理，休笑我僧人只說無稽話，實則是真情實理，應該如是，飛鴻見紅蓮不允，並不勉強，秋去冬來，一日，正值下雪，一行十來匹馬，這夥客商，因遍地是雪，不辨方向，行到此處，人寒馬乏，特來投止，本寺以方便爲本，把客人容留，紅蓮出來周旋，叙談起來，數中很有自己同門同戶之人，衆人知是老前輩，一一通了真名，其中便有韓虎，紅蓮對他說，你師是我師弟，臨死時，把你托我，着我以後照顧，但我那裏去見你，以緣法論，該當相遇，只遲早難定，幸喜今日相逢，韓虎聽了，如見自己師傅一樣，伏在紅蓮腳邊，哭將起來，被紅蓮勸止，說你師雖死，你能不辱他的門戶，他雖死猶生，人生在世，早晚皆有死，不用悲慟，還教你得知，你闔家人等，都在本寺居住，來來，引你闔家相聚，此亦一段緣法也，韓虎聽了，如在夢中，不及細問端倪，隨紅蓮到小院裏來，見飛鴻在小院中，正開雪路，紅蓮道，先與你們指引，來者

韓虎，旋對韓虎道，掃地的人，北俠畢飛鴻便是，韓虎向前行禮，北俠還禮，四韓開言而出，手足異鄉相遇，彼此大哭，七人同至屋中，紅蓮看韓虎兄妹的喜極而哭，從旁歎息俗家的離合悲歡，告退出來，自到前邊去照料他客，五人止哭，韓一與飛鴻和韓虎，再為指引，韓虎方知北俠是自家妹倩，越發喜悅，彼此落坐後，韓虎對四妹道，愚兄不才，悞交匪人，去作海上的買賣，被一處海島中人擒獲，九死一生，才由友人救出，幸喜他鄉與你等相遇，但你們如何會到這裏來，韓一把家中一切經過之事，草草說了，韓虎說，北方無家可戀，我們在南方落了戶罷，從此韓家即在揚州住了，韓虎立了家業以後，同行的朋友，除了幾個捨不得分離的同住一處，其餘都分手去了，到次年秋天，飛鴻感覺着思鄉，與韓一商量，回天津去一次，韓一意欲相隨，飛鴻不可，說此去，尙未知前案是否消滅，倘有風吹草動，我一人怎的亦好逃亡，若有女人累手，那便難了，韓一無法，只得允他，大家餞行幾次，才放飛鴻還家，一路上，秋深步健，歸心甚疾，渡過黃河，離家日近，心裏越發急起來，恨不得立刻走進自家的大門，轉而想一想，即便一步踏入自家大門，便待如何，非則一日，來在天津，白天那敢回家，只在郊外等候日落，天色黑起來，才敢奔家中去，不敢打門，候着無行

人時，越房而入，子孫滿堂，一家人悲喜交集，問起舊案，早經無人提起，原任的各官，均經升遷，飛鴻在家中閒居，並不出門，想一想，在韓宅招贅之事，老大後悔，看一看，重孫都一堆了，如何又娶個二十多歲的祖奶奶來家，豈不吃子孫笑話，住了半年，揚州派人幾次來投書，催飛鴻到南邊去，不然，韓一便自行來津呢，飛鴻回復了來人，言現在有病，不敢出門，下書人去後，自己十分作難起來，過了些日，派人與揚州韓一去了一封報喪信，信是飛鴻的絕筆，大意是自己已經病危，死在旦夕，我死之後，你可嫁人，我二人僅有夫妻之名云云，信去後，他怕韓一不信來津，告訴家下人等，聞得官場中，又有追捕我的消息，你等穿起孝來，幾時有人找我，說我已經死了，果然韓一見信不信飛鴻病死，要自己到天津去一遭，三妹相攔，由韓虎來津探看，果見畢宅出入之人都穿孝服，韓虎急忙回揚，說飛鴻果然死了，韓虎有四個知心朋友，住在一處，亦都是江湖上的好漢，韓虎意欲把三個妹子嫁他們，只因爲四男三女，不好匹配，如今由飛鴻信裏，證明韓一猶是處子，韓虎把己意對四友說明，四人大悅，又對四妹說明，四人都未加可否，韓虎以爲四人害羞，不好攪言呢，到次日，不想一夜工夫，四個人都自殺身亡了，飛鴻在家中，自從裝死之後，時時不安，深恐

韓一不信自來，遂移居到自己的徒兒董大鐵鎗影裏去住，一住五年，大鐵因病身死，兒子董平年幼，衆弟兄遂公舉飛鴻爲小直沽鍋夥寨主，飛鴻當了寨主，手下有二三百弟兄，聲勢浩大，慢說前案早無人談起，縱然舊案重提，府縣班人役，那敢正眼望他，他鎮日教給董平的武藝，因此董平在寨中當了弟兄，飛鴻見董平年齡已長，爲人又十分英雄，幾番把寨中大事要交還董平執掌，董平那裏肯接，他說，只有世襲的皇帝，沒有世襲的寨主，再說寨中的同人，都是自己的伯父叔父，自己又年幼無知，如何能作衆人的領袖，因此飛鴻退不下來，這天聞得弟兄來報，董平已死，是被小霸王張老所害，飛鴻心中大怒，自己受董大鐵托孤一場，不及給他兒子娶妻生子，董平已經廢了性命，董氏門中，絕了後代香烟，埋葬了董平以後，把自己的重孫，過繼與董平爲子，改姓爲董，接續董家後代，以盡托孤之情，諸事辦畢，只有董平之仇未報，衆弟兄紛紛議論，見寨主不與董平報仇，知他年老，火氣已無，只得用激將法對飛鴻道，小霸王張老，爲當世英雄，寨主老了，俗言道，英雄出於少年，寨主休得再謀與董平報仇，飛鴻聽了，知道言中有物，只是笑而不答，衆人越發不服起來，飛鴻聽人說，張老每日在四德軒吃早茶，所以亦到四德軒來，這天與張老相遇，本然飛鴻近幾年

來，諸事斂迹不出寨門，新開避的弟兄，那能認識他，當下見個吃茶少年，帶着拐杖，知是張老無疑，遂與之交談，張老見飛鴻取笑他，忙着動問，老頭兒姓甚名誰，爲何口出不遜，飛鴻道，老夫姓畢，名飛鴻，小直沽寨主，江湖上謔贈我的匪號，叫作北俠客，張老一聽，暗吃一驚，知是對頭，此老一定是與董平來報仇的，張老含笑抱拳道，原來是老前輩，張老失敬，執禮甚卑，飛鴻道，張老弟，天津衛開避的規矩，離不開英雄譜，自己想，作出事來，上不得英雄譜，還算甚麼英雄，我來問你，董平爲人如何，張老道，天津衛一等的英雄，飛鴻道，他怎的死的，張老遲疑一下道，死在俺張老身上，飛鴻伸出帶翡翠搬指的左手大指，一拍自己的胸膛，然後伸直高舉起來道，好兄弟，哥哥愛聽，可是，禡頭縮頸，裝沒事人兒，咱們天津衛有這等英雄麼，老弟的明鑒，敵寨的弟兄們，年幼無知，心粗胆大，意欲給董平報仇，哥哥我說，張老弟，何等英雄，光棍打人一拳，自當受人一脚，響鼓何用重敲，真金不用火鍊，老弟，哥哥說的一些不差吧，張老在先，本打算自行投首，後來因着兒女情長，所以英雄氣短起來，如今經飛鴻一片說詞，把少年的邪火引起，苦笑對飛鴻言道，蒙前輩指教，頓開茅塞，前行一步，明早在此相見，飛鴻眼望了他的後影歎息，茶役見他

行走已經不跛，拐杖亦忘了拿着，忙喊道，老爺，拐杖拿着呀，他頭亦不回自去了，張老帶了氣回家，他妻不知是爲了何事，見他拐杖亦丟了，腿亦走得很好，迎着頭兒動問，是誰惹了你，他只不答，擲身炕上，抱着頭睡起來，他妻和女僕丫嬭們躲出去，細心兒揣測，女僕說，大爺面帶凶氣，奶奶要諸事小心，丫嬭說，他準是和誰鬧了事，不然又許殺了人，好端端把拐杖拋了，明明出去時是癩子，回來時這般行走爽利，要不是鬧出天大的事，如何會有這些變動，她三個少年女子，一個個芳心展轉，愁腸縈迴，越想越怕起來，只小心伺候一切食用之物，以免他一時要用，耽擱時間，招他動氣，張老一覺睡起，已是二更之後，他妻那敢安歇，只忍在一張椅兒上靜候他的起居，他立起身來，伸一伸懶腰，打一個呵欠，對了屋頂上垂着的花玻璃燈光搖了搖頭，面上微帶苦笑，他妻幾番壯足了胆氣，立起身問茶問飯，他忽然笑了，問妻道，家中可有存酒，張老輕易不飲，今天忽然笑了，而且又要飲酒，他妻以爲異數，忙答有有，外間屋裏的俏皮女僕，和伶俐丫嬭，早經籌備，眨眨眼問，酒着擺齊，張老問妻道，你們三個，早吃過飯了罷，他妻裝成笑臉道，大爺不吃，旁人誰敢先吃，飯菜熱了，只不敢打擾你的清睡，張老聽了大笑，說難得你等耐飢，真使我過意不去，叫

她們來，趁着今夜月明，我們吃個團圓酒，他妻不敢違背，就着帘縫兒點手，二人同進裏間來，她傳家主的意旨，同席飲食，二人不敢謙遜，每人一面坐了，按說一男三女，同桌共飲，加之屋頂花燈，天中明月，是何等良宵美景，最容易歡騰滿室，娛樂到夜如何其，這則不然，屋兒內，萬籟俱寂，靜如空室，出入氣息都無，她三個如就死刑，張老見了不悅，以竹箸敲着桌兒道，喂喂，愁死的一般，怎的吃飯，我今日心裏高興，要尋歡樂，偏你們這般行徑，着人不歡，我們樂一樂豈不好，俺張老，人雖粗魯，對你們何曾怎的，動不動你三個怕起來，彷彿我虐待過你們，你們自想想，我行過甚麼強暴，她三人聽了，想一想，此話不假，多是自己怕着他，他何嘗把誰怎麼來，不約而同的一塊石頭放落地，芳心既寬，俊臉自美，一個個搭趣着放心吃喝，輕巧着有說有笑起來，張老連飲大杯，且勸三人同飲，不敢有違，只得勉強，一杯入肚，三人面上，同泛桃花，那丫嬛，酒潤香腮，越發顯露出處女之美，張老見了盛贊，說閨女畢竟是閨女，婦人高低是婦人，擎着酒杯道，他是個人罷，是劑砒霜，我豁出性命，亦用這酒送下去，說罷把杯中酒飲盡，醉眼乜斜，對了丫嬛傻笑，錯會意的女僕，在桌下暗暗用脚一勾主婦的脚，上邊飛一個眼風，張老之妻，亦以爲然，暗向女

僕點頭，張老又復連飲十來杯，越發語無倫次，轉向女僕道：「可惜你這般個俊俏人兒，怎的嫁那個農村漢，你自己亦抱怨不呢，女僕見主人這般一往情深，心中大動，臉上泛起紅雲，偷眼打量主人，真乃美貌英雄，與自己做夫妻真做得過，不覺綺思縈迴，她這種俏模樣，落在了丫嬛眼裏，偷偷兒用腳去勾女主人的腳，女主心中領會，輕輕地亦對丫嬛頷首，這工夫，聽巷尾的更鐘，正打三敲，張老聞聲，按桌而起，好一個粉面醉金剛，仰面一陣狂笑，告訴燈光道：「是時候了，只他一言，把三個女的吓掉了芳魂，渾身早已不仁，張老移步到外間來，順手把繡帶扯落，拋在一旁，點手喚妻，她的玉腿早軟，可是不知他葫蘆中所賣何藥，又不敢不去，惹他動刀，戰兢兢由女僕丫嬛兩個，把她捧到外間，早見張老扯出了匕首，女僕丫嬛吓得撒了手，把女主跌落在地上，她那有胆氣再扎掙起，只賴在地上發抖，張老右手執刀，左手握着愛妻的頭髮，說賢妻，我身上担了人命，早要出首，因你，我又多活了幾月，如今不能再遲延了，再遲延我的名氣便壞了，我今天再不能忍，多活一天，難過一天，不過在我死之先，先看你死，然後我才放心，他妻怕死心切，掙扎說出一句話來道：「你不是爲我活着麼，張老道：「因爲爲你吾才活着，如今殺了你，我就無人可爲，才好爽爽利利地自死

呢，說着話把匕首向他妻咽喉抹去，立時血染香軀，珠沉玉碎，張老放下艷屍，雙目如火，滿臉的凶煞，被燈光所照，活吓煞人，那短刀的柄兒上，原繫着白色綢的飄帶，至此紅似榴花，那月光穿簾而入，會合了燈光刀光，越發陪襯着凶手可怕，張老見愛妻已死，含笑點首，以頭代手，招那丫嬛近前，丫嬛早經寸步難移，及見張老的笑臉，爲生平初次所見最難看的顏色，那裏還能動彈，張老進一步把匕首刺去，丫嬛下死命抱住張老的手腕，跪在地上顫抖，掙扎出一句話來，吾亦該死麼，張老一陣良心發現，放了丫嬛，奔了女僕，女僕掙命，搶到院中，以求不死，張老見她逃跑，不由大怒，趕至院外，再不見人，張老獨立庭心，仰見天中明月，似含微笑，俯視地上，有簾內流出來的燈光，照着簾波，蕩漾於階台上下，再看掌中匕首，鮮血流淨，冒出寒光，再向四下觀瞧，見女僕避在牆隅，抖作一團，張老趕奔近前，對女僕道，你且聽者，俺張某今天活得不耐煩了，殺了愛妻，你是工資所雇，何必要你性命，不過我想，張老這般英雄，吾妻那般美貌，年青青地都死了，你二人正可和我們同死，我們死了，你們活着，我替你們無意思，你果然打算求生，可以大呼救人，自然有人救你，我便饒你不死，亦好有人把我送官治罪，自殺自己，真難下手，女僕聽了哭道，人

誰能不怕死，我若呼救，帶累主人到官，那我不忍，張老聽女僕之言，對月光躁着脚哈哈大笑，說我如此待人，可是人却如此待我，我還算得人麼，旋對塔前燈光沉吟一會，再對手裏刀光思量一陣，狠狠心腸，把七首向咽喉自刺，猛覺有人拉住右臂，其力甚大，回頭看時，見是丫環，張老一見，不由英雄淚下，手一軟，七首落地，心想，我無故殺她，她不記恨，見我自殺，却來相救，我還算甚麼人呢，旋對丫環女僕二人道，你們恕過我罷，檢了七首，再到屋中，來看妻的屍首，見她臉泛桃花，彷彿猶帶笑容，跪在屍旁，垂淚呼道，賢妻，你也恕過我罷，說畢，把七首插入胸前，可憐年少英雄，又弱一個，女僕丫環趕到時，張老已氣絕了，纔兩個相抱，痛哭一陣，丫環對女僕道，主人主母，脾氣太好，他們一死，捎着我，並非歹意，如今剩下自己孤苦伶仃，倚靠何人，向那裏再找這樣好性兒主人去，姊姊，趁此無人，你把值錢物件打點起來，少時天明，自己回鄉去罷，我自己上吊一死，到那世去找主人，好與主母相見，女僕拭淚答道，妹妹，回鄉更無意思，莫若一路同行，大家依舊團圓，豈不和沒死一樣，二人計議已定，再不畏懼死屍，把主人和主母的屍身雙雙停放炕上，他二人大事梳洗，把新衣換好，首飾戴齊，對着主人屍首行禮，告辭已畢，同到自己的住

房以裏，親親熱熱，上了搭連之吊，可憐一個好好家庭，弄成了縮小範圍的一門忠烈，這事到次日，由挑水人發現，經官驗明掩埋，因無人追究，算爲疑案，傳嚷開了，惟有畢飛鴻參透其中奧妙，第二個再無人曉得了，飛鴻在當天會見張老之後，見張老去了，不知他有何舉動，他並且臨行還說明晨相見，飛鴻以爲他要尋仇，彼時沒帶匕首，所以特約次日，飛鴻到次日，老早的來到四德軒，等候張老，後來聽人議論，才知他死了，飛鴻甚爲歎息，深悔自己造孽，只爲一言，要了四個人性命，正出神想呢，忽見一位吃茶的客人，走進門來，這人，生成得面貌凶惡，後面跟隨着二人，每人提了個鳥籠，都是歪戴帽邪瞪眼的人物，衆人見這三人入來，立刻鴉雀無聲，三人落坐吃茶，其餘吃茶的人，十位有八位欠身起來相讓爲首的那人，那人待禮不禮大刺刺地擺架子，飛鴻看那人，有些面熟，祇是指不出他姓甚名誰來，則見那人一眼打上飛鴻，趕忙立起身，湊到飛鴻的同桌以上，抱拳帶笑道，畢老前輩，今天甚風，颳到此處，久欲叩謁，又沒原由，因此不敢，飛鴻見此人對許多人，都那般倨傲，對自己這樣謙恭，忙着還禮道，仁兄，未識上姓何以認得小弟，那人笑道，畢老前輩，在天津是一等一的英雄，晚生雖然未曾拜謁尊顏，盟兄大刀王五，每每談及前輩，他說，天

下英雄，除了南方有個少林寺出身的甚麼和尚以外，要數頭天津的畢飛鴻，除了畢老師之外，他能打遍天下，亦難尋敵手，王五所說前輩的相貌，正與前輩的樣子相同，因此斗胆來相認，若問晚生，姓楊名慶和，在侯家后河沿當着一家寨主，小有微名，不過英雄如老前輩，不知道晚生罷了，飛鴻忙着抱拳答禮道，原來是楊寨主，失敬極了，小弟久不出門，所以各寨裏的仁兄賢弟，十位中有九位不識，望祈恕過，可是昔日亦曾聽王五賢弟言講寨主，彼時尚在西方稱雄，未到侯家后來，由那時閣下便已成名，誰不知西霸天的大名鼎鼎，慶和聽了，心中快活，連稱不敢，說那是朋友們調侃晚生，西霸天三字，晚生怎配，言談之間，不勝低三下四之至，衆茶友見了，誰不猜疑，這老頭兒不知是何人物，楊寨主這般巴結呢，此時天已不早，茶友們紛紛散去，慶和苦約飛鴻到他鍋夥中去吃早飯，飛鴻不肯，當不得慶和萬語千言的哀告，飛鴻怕他羞惱成怒，祇得同他到鍋夥裏，飛鴻同了慶和，來在侯家后河沿鍋夥以裏，慶和在自已小屋中，擺酒款待，席間執禮甚恭，幾番吞吐，欲言又止，飛鴻見他那宗模樣，知他有事相求，難於啓齒，忙說，楊寨主有話請講，如此吞吞吐吐，畢某要告辭了，楊慶和紅了紅臉，把自己的心事，對飛鴻詳細言講一遍，祇求飛鴻代他拿個主意，原

來慶和，是先春園住家，在城西一帶，頗有聲望，在幼年間，專喜拳棒，練得好身武藝，閑來便講彈唱，彈得一手好三絃，唱得幾口好靠山調，每逢六七月的天氣熱時，夜間睡不著，便在先春園左近鍋夥門前彈唱，婦女們亦因睡不着覺，都攜了坐位去聽，他不但彈得好，而且嗓子強，把靠山調唱得淒淒涼涼，好不耐人玩味，因此婦女們，亦都認得他，他唱起來，能驚動婦女，可是他動起武來，亦使婦女們驚懼，有一次，先春園與侯家後兩寨裏套了過節，兩邊日日堤防着要開仗，但是，兩寨裏誰亦不敢先動手，祇日夜輪流兩班人，伺候敵人來襲取，日久，兩邊弟兄，都覺得精疲力盡，彼此膩煩起來，旁的寨裏，見他兩寨，都一般的小心，不敢輕啓戰端，亦不願有人說合，祇彼此相持不下，殊失開筵的譜兒，都把言語來譏諷，慶和年少一盛，聽了譏諷的言詞，如何耐的，自己暗中帶匕首，到侯家后鍋夥左近，打探寨主張熱氣的下落，熱氣他，在江父胡同一家堂名裏，晨晚起膩，這堂名叫作喜鳳堂，鴛子大喜鳳，用熱氣爲頂門杠子，把熱氣招贅似的，當作了男掌班，喜鳳養了十來個姑娘，每日生涯茂盛，是個日進斗金的買賣，熱氣每天伺候過節子，可是他一心一意專注在喜鳳堂裏，這天夜裏，容易盼到響過了二砲，知道天氣已過九點了，再不會有甚麼敵人發現，

在同人不隄防中，暗暗地閃出鍋夥來，急急地到喜鳳堂去吃晚飯，此時，城裏關外的居民，早都入了黑甜鄉裏，祇候家後這個銷金窟，依舊在絃管喧闐，酒肉徵逐，燈火萬家，可擬上元，熱氣爲人仔細，不敢行大街，祇投小巷走，行動時，暗鬼時生，總覺着有人暗算他相似，走在紅杏山莊前，見小大院中，許多轎夫，在席地飲食，每組三五人，圍着一個氣死風燈籠，吃喝得好不興頭，熱氣覺得有意思，停了步細看，十分感覺興味，却忘了自己身上的事了，則見轎夫們，吃着莊子裏撤下來的雜合涼碟，用飯盃斟着大葉茶喝，一個個興緻勃勃，大家吃喝着，有說有笑，熱氣看了紅杏山莊門前這些轎夫們甚是有趣，移步轉灣，來在喜鳳堂的門前，見過道中和院裏擠滿了人，熱氣揣知其中出了亂子，急忙縮身要走，被個毛夥一眼看見扯住道，那裏沒尋到，鍋夥裏亦沒有，怎的來到門前却要走，女掌班急得要死呢，熱氣聽了心中駭怕，口中發硬道，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吾到鍋夥裏去叫人，毛夥怕他溜之乎也，扯住他喊女掌班，男掌班來了，大喜鳳知熱氣是臨事而懼的好漢，忙着由人堆裏擠出來，熱氣自知責無旁貸，抖起精神，甩脫毛夥的拉扯道，別攔阻我，憑爺是誰，吾亦鬪鬪他，毛夥見這幕表演，爲之絕倒，熱氣對衆看熱鬧人道，高親貴友閃路，刀槍無眼，熱氣到

院中，見上房中有人胡罵，認得是對頭楊慶和，自己思忖，非其所敵，力不能制，只好動智，於是高聲嚷道，以爲是誰呢，楊大弟，你不知這個堂名是哥哥開的麼，進門去，見茶壺茶杯，摔了一地，熱氣假裝未曾看見，慶和本意前來尋釁，今見熱氣一味的低三下四，自己翻有些不好意思，衆看熱鬧的，久仰喜鳳堂是寨主所開，如今有人摔砸攪鬧，不知怎的白刀進去，紅刀出來呢，不想寨主進屋中，鴉雀無聲的化干戈爲玉帛起來，看的人不趕自散，大喜鳳進屋中去探消息，見熱氣和那人談話，恰似舊好，熱氣見喜鳳來指着那人道：來，與你們引見，這是咱兄弟楊慶和，大喜鳳是飽經世故的慣妓，甚麼不懂，帶笑向慶和道，楊大兄弟，你對得住誰呀，既然和你哥哥朋友之交，怎的非挑讖嫂子不可，慢說嫂子早經告老不幹，就是現在還幹着，你亦不應該挑讖嫂子吾呀，弄得慶和無話可答，熱氣說，吾想楊賢弟，亦應該有個女人才是，小鳳呢，叫他伺候楊賢弟，旋對慶和道，來來去去，分文不用，你祇隨便取樂，櫃上的孩子，算甚麼，喜鳳喊小鳳，毛夥道，小鳳到紅杏山莊上買賣，還沒回來呢，熱氣道，告假去，毛夥去了，不見回來，一連三次去人，纔得回來，大喜鳳聽小鳳告假回來，赶忙迎出去，在院中串供似的說了一番，才一同進屋，當由熱氣指引，這是楊二爺

，這是少掌班，花名叫小鳳，慶和見小鳳，人品出衆，心中大喜，把旁的事全忘了，祇覺熱氣這人可交，小鳳見楊二，來頭不小，不敢慢待，吩咐把二爺讓在吾屋去，剛剛讓過去，忽聽院中熱鬧起來，幾頂轎子放下，手下人們，打着氣死風燈籠，手提燈，一窩蜂相似，亂成一片，聽一個轎夫喊，大人到，祇見四位官章打扮的人物，鑽出轎來，一位位搖擺着花翎，毛夥打着北上房的門帘，這四位對了門口互相揖讓，老大一會才進得門去，小鳳方給慶和倒上茶，便見大喜鳳走進來，笑着說，鳳呀，你看看去，有客來呢，二爺不是外人，我替你伺候着，小鳳藉着母親的話，到上房去了，喜鳳和慶和談話，便中代熱氣解釋道，楊二弟，是你非知，先春園侯家後可是老過節，當初前任寨主鬼見愁王魁，與那邊結下仇恨，王魁死後，由二寨主蔡旦子接辦，舊仇未解，第三任才是你盟兄張熱氣接辦，在當初結仇時，既沒有你盟兄，亦沒有兄弟你，嫂子勸你少管閒事，咱窩子裏，吃喝玩樂，一世享用不盡，就着年紀，吃點樂點，打羣架，找場面，那是傻鬧，慶和聽她所說的話很對，從來心硬，不覺的至此亦留情起來，慶和那變大的漢子，被大喜鳳所惑，祇想男女風光，忽略英雄事業，羊似的馴伏在她的圈套以裏，百依百隨地答應着，喜鳳見他紅着面皮說話，知他對於風月場中

未曾涉獵，越發的撩撥他動火，不可開交的分際，聽上房中罵起官樣文章來，混帳，可惡，連三拚四，喜鳳擺手，阻止慶和說話，靜悄悄聽着，聽出是小鳳的容童大人的聲音，知道今天要出大亂子，忙着向窗外點手，有個女孩子跑進來，喜鳳指着慶和道，這是你大姐夫，好生伺候，娘到上房，說罷自去，大喜鳳到上房，見童大人罵得正凶，三位朋友從旁解勸，小鳳目瞪口呆不發一語，大喜鳳一切都作未見，帶笑道，童大人和誰動怒，大胖的貴體，可不是玩笑得的，童大人官靴踏着地板作響，連道和你和你，大喜鳳聽了越發笑道，我的大姑大姑老爺呀，動不動就要官派，和丈母娘嘔氣，童大人聽了大怒道，休得放屁，大人吾是花錢的老爺，那裏又跑出丈母娘來，再不要臉時，吾就動武了，說着話舉起右掌對了喜鳳的香腮上估計打的地方，朋友中一位道，大人息怒，莫忘了你有鐵沙掌的工夫，打上一下，頭啊，就扭到屁股那邊去了，童大人聽了亦笑起來，放下手減低了聲音對喜鳳道，老鳳，不是我愛耍毛包，委實使人有氣，我慢慢告訴你，說罷自己先落坐，喜鳳一使眼色，小鳳忙把水烟筒口插到他嘴邊，他把嘴向旁一躲道，正用嘴說話，把它堵上，小鳳見他不抽，送給朋友去抽，童大人瞪着雙眼道，鳳掌班，你是老玩道子的呢，比我們男子知多見廣，風

月場中你是知古今兒，與你們小鳳姑娘邀這桌十胡不容意，巧啦，今天是胡道台老太的良辰好晌，那裏燕菜席拋下不吃，却花錢到飯莊子裏請客，諸位大人知道是爲了你家鳳牌局的事，分外開銷，像姑便叫了十來個，圖熱鬧花錢不算甚麼，亦得容人吃整齊了，一連三次把小鳳接來，鬧得這頓飯半途而廢，闔座不歡，她是正角兒，千軍萬馬，都爲她一人擺陣，沒想到她先不玩咧，這半頓飯害了童某三百多吊，吾來問你。你家來了甚麼貴客，非把孩子逼了回來不可，你只說清道明，旋又搖着頭道，好好，這一來却省得多了，牌局算沒有了，說罷，坐在椅子上喘，大喜鳳聽了心裏駭，面上帶笑道，這可不怨大人生氣，這事可有個下情，稟明了以後，大人不但牌局還有，並且牌底要開雙份兒的呢，童大人聽了越發有氣道，放屁，放屁極了，大喜鳳不理這罵，依舊帶笑道，聖明不過大人，我們下賤營業，把財神向門外推，萬無此理的事，少時，大人勞貴步，到下間去看，便知吾的話不是編的，方才若不把小鳳接回，這窩子就有人放火給燒了，亦是我們男掌班，在外間得罪了人，不知何處的混星子，來此攪鬧，進門不等毛夥打帘子，自己毫不客氣的坐在下間裏，未發一言，先把短刀子掏出來，把衆姑娘一一地見了，都說長得不好，硬賴把小鳳隱藏不見，把茶壺茶杯等

物摔碎許多，直至把小鳳接回他看一眼，屁亦沒放一個走了，大人哪，再思再想，若不是非她解圍不可的局面，誰敢到飯莊去向大人台前告假，憑爺是誰，一百撥客，亦當不了大人一撥，大人你以為是來了旁的花錢客呢，要為這個喝酸油，因而見怪吾們老小，那才是槓廂官放告，小媳婦冤呢，不但衆人聽了笑，連童大人亦笑了，大喜鳳見童大人笑了，芳心有主，忙着立起身子，挽住他的手道，來來，同到下間去看，便知不是瞎話白舌呢，童大人巴不得有了證據，在朋友面前轉轉面子，被拉着回頭叫着三位友人道，都來看她的高低是甚麼勾當，三個友人一同走來，到下間看時，果然摔砸了不少的東西，朋友們，見有梯兒可下呢，忙着代為解釋道，這就莫怪其然呢，童大人覺得面子找回，把氣消沉下去，回到上間來，這才寬了官章，更了便章，吃茶的吃茶，吃鴉片的吃鴉片，有說有笑起來，少時，堂屋裏放了棹椅，桌上放了牌墊，桌心放着一副未曾沾過手的新紙牌，棹椅的四角上安設小方桌兒，桌上分設各種乾鮮菓品碟子，茶具，水烟筒，諸事齊畢，把頂心懸着的西洋五彩玻璃燈點着，三明燭臺，點了四座，每桌角上安一座，堂屋中立時光明百倍，大喜鳳見了含笑對童大人道，大人氣是平了，那們牌呢，說到這裏，兩隻俊眼，鰲雞似的，在一秒鐘裏，把四位

大人每位看了一個過兒，童大人心裏願欲入局，又怕朋友們輕視，只不肯首先發難，朋友知機，那三位先入局來，童大人對着空氣宣言道，若不看在三位大人面上，這局真不能成的，口中雖則如此叨念着，手已在抓牌呢，大喜鳳見牌局已成，交給小鳳伺應着，自己再到南房裏去看楊慶和，慶和生長刀槍林中，今晚上忽然走入花花世界，八九個女孩子同他作耍，花間胡蝶一般，大有不勝奔波的樣子，只感覺綺香羅軟，頗憎嫌戰危兵凶，那裏還惦着開甚麼遊，天長地久賴在這裏才好，大喜鳳進屋來，他都不覺得，由孩子們立時規則起來之後，他才發現喜鳳進來，慶和見喜鳳早在屋裏，自己不覺大慚，衆女孩子們見娘來咧，都走散了，在先沒有童大人來，爲的是避禍，喜鳳意欲把慶和留住下，以便與熱氣解除一個怨家，如今看這勢面，牌局急切那得完畢，這一夜恐小鳳不得清閒身子，既或牌局到不了天明，童大人牌飯之後，不見得就老老實實回家，想到這裏意欲把慶和用嘴游說走了，慶和此時甚麼都不想，祇是不想着走，喜鳳費盡了唇舌，慶和一概不懂，二十把一個牌門完畢，抽了二百吊的水子，再不續下去，天氣早得很，小鳳把他娘替過去花說柳說一陣，第二副新牌拆不開箍，朋友知機，都說累了，一位位打呵欠，伸懶腰，表示着不堪再戰，童大人心裏想，不枉

吃我一頓紅杏山莊，能以知趣帮忙，傳出來，三位大人的轎班，手忙腳亂點手燈，掌氣死風，掛好轎眼，帳房先生，把牌底兒，飯錢，作四大份，送與四家轎夫，及衆跟班人等，三位朋友，一一上轎，一夥子會似的走了，剩下童大人，吩咐聽差，收拾官章，把紗帽襯放在帽筒上，表示着夜深時戴，官靴脫了，換上夫子履，這些行徑，一落入喜鳳眼裏，暗暗叫着連珠砲的苦，本來這位童大人，喜歡小鳳，已非一朝一夕，花得銀錢不少，今天連飯帶牌，花了好幾百吊，又赶上夜闌人靜，朋友走去，烟花巷裏，固然是填不滿的深壑，可是以童大人的多財多勢，破費了他的銀子，和他裝傻，那是白想，喜鳳實無法不留童大人，亦無法說慶和起身，遂與熱氣去商量，熱氣見慶和爲色所迷，百依百隨，遂向喜鳳吹着牛的說，楊賢弟不是外人，吾只消三言五語，他牢牢地就得回鍋夥睡覺，喜鳳笑道，且看你的，則見熱氣，立雄軀，走斜步，恍肩頭，甩雙袖，行在院中，藐視着大自然界，乾坤爲之窄小的走入南房，見了慶和，費却萬語千言，慶和只是不行，說得煩了，慶和將壁上的三絃摘下，彈起淮調，唱起見景生情來，三絃彈的很穩準，淮調唱得悲脆媚，闔院姑娘，以及上下人等，無不喜聽，尤其是方才到慶和屋裏來玩的女孩子們，覺得熟了，都擠進屋去聽，熱氣見說不

動，祇好回到櫃房和喜鳳去說，喜鳳說，你不是三言五語就能把他說走了麼，熱氣說，吾萬語千言亦沒說走他，他反自彈自唱起來，喜鳳心裏比較一回，還是童大人處容易辦些，再到北上房來，見童大人自吸水烟，夫子履倒着後根，腳踏着載駮載駮態度安閑，似乎不久要鑽被窩，聽聽南房裏，彈唱的甚爲熱鬧，喜鳳素日自恃能事，今日今時亦無了方法，硬硬頭皮道，童大人每夜在公館幾時安眠，他聽了道，沒準時候，喜鳳笑道，不是烟花柳巷裏沒人心，委實事由所擠，憑您所花的銀子，買小鳳的身早够了，慢說宿在這裏，真是魔難星君照命，方才摔砸傢伙的那個亡命徒，又來咧，非要住宿小鳳一夜不可，大人請想，慢說大人這般財主貴人，就是吾們下賤人，亦犯不上和他一般見識，天比樹葉還常，大人讓他一夜，誰着他是混星子呢，若一般都是花錢的老爺，由吾這兒說，花掉了人頭，誰不讓誰，童大人聽了怒極轉笑道，老鳳，你只說他是誰，吾馬上回公館去睡，喜鳳說，先春園的楊慶和，童大人吩咐順轎，轎班以爲十拿九準不走的了，忽然傳下來走，立時點燈，童大人便章升轎去了，慶和在小鳳處歇了，從此每日前來，臨睡不誤，童大人每晚來此，只是挨不上個兒，不由他不怒，有幾天再不來了，這位童大人，表字殿撰，有財有勢，且其人孔武多力，幼習拳

棒，結交一般後補的府道，鎮日花天酒地的胡聊，侯家後地方，爲天津第一個銷金窟，越是錢多的人，越是多受虛榮，難得實惠，殿撰認識小鳳以來，銀錢花得真多，在先是火候未到，後來火候純青了，又出楊慶和這個魔難星來作祟，簡直是花倒金山，亦買不出甚麼好處來，同玩的朋友，一位位早已意懶心灰，勸他到旁處去結識新交，殿撰爲人性情直魯，自己想想，財勢並行的一個人物，栽給一個窮光蛋混星子，不奈何了楊慶和，此氣不出，於是對朋友們宣布了戒嫖，朋友來拜的概不接見，說是閉門思過呢，他自己在家中鎮日發悶，總想不出怎樣能以奈何慶和的方法來，一日，早晨起身很早，在門前閒立，鄰人破落戶華二，正出門去覓錢，見殿撰背手皺眉，小立階上，上前問了晨安，說久不見大人尊顏，怎的今朝這般閑心，殿撰見了他如有所悟，招手轉身，華二隨他同進客廳裏來，殿撰叫着華二的外號道，花不窮，你近狀如何呢，華二道，吃早晨的，候晚上的，托不着靠山，那能有大油水，能得大人這般財主錄用，自然有了準飯，但財主家又用我幹麼，殿撰道，只我便要用你，可是你家須要多大嚼裹，你方能一心一意的不惦着家，華二笑說，每天有一吊津錢，連竈王爺都飽了，殿撰道，由今天起，每天給你津錢兩吊，你要晝夜不得遠離，聽我差遣，吩咐帳房，

支借他一月的薪水，送回家下，休得零星回家，誤我呼喚，華二聽了，如同作夢，忘了謝賞，接了六十吊錢帖，迷迷糊糊地回家，自此華二在殿撰處當了蔑片，說上非上，說下非下，華二亦是闊少出身，十來萬家私，都銷化在酒城花陣以裏，及至繁華夢醒以後，已是家徒四壁了，吃盡了老婆的閑氣，得不到溫飽，如今在童府當了清客，那消幾日，福催貌轉，依然是當年風度，殿撰見華二無所不能，亦自十分歡喜，待以朋友之禮，華二感恩之下，請示有何用他之處，殿撰才把心事對他說了，華二說，這算甚麼，我自有方法，殿撰道，祇要出得這口烏氣，花錢多少都可以的，華二自奉了殿撰的命令，各處裏訪問，得知楊慶和在喜鳳堂拚靠了少掌班小鳳，與張熱氣成了生死之交，把先春園與侯家後的舊過節，一字不提，又訪得先春園的寨主丁鳳，愛財如命，丁鳳每日在賭場裏吃橫錢，華二藉博賭爲名，與丁鳳拉攏着成爲朋友，叙談起來，知華二在童大人手下當清客，丁鳳久欲相交童殿撰，苦於無由，如今有華二從中介紹，居然得交爲友，丁鳳榮耀極了，這天晚上，殿撰擺酒請了鳳，華二作陪，飲酒中間，華二道，童大人有一事苦在心裏，久欲說出，又恐與你貴寨同人傷了和氣，不說時，魚刺似的橫在喉間，我索性代說了罷，丁鳳說，大人有言請講，何必悶在心頭，

只要小弟能爲，水裏火裡，萬死不辭，殿撰對華二道，月春替吾言罷，華二道，你貴鍋夥裏有個弟兄，名叫楊慶和，外號人稱西霸天，丁鳳說，此人在西方大大出名，很打過幾十場惡仗，因此人人皆知，他是敵寨的台柱子，我幾次把寨主讓他，他又不肯，論資望武藝，那一樣都比丁鳳在上，敵寨與侯家後伺候過節，全由他一手辦理，不然，我那能自在吃酒，華月春冷笑道，此人現時，有了外心，他在張熱氣所開的喜鳳堂裏，拚靠了少掌班，此事你知曉麼，丁鳳聽了擰擰眉毛道，諾諾，是了，可惜一條好漢，中了對頭的胭脂計，吾近來很奇怪，怎的把套過節的事，一字不提了呢，原來受了人家的暗算，此事幸得月春言明，不然，我還許吃大虧，華二見丁鳳已疑慶和，換大杯敬酒，丁鳳漸有醉意，華二道，楊慶和與你既然生了外心，你把老虎養在屋裏，亦是很危險的，他如今又把童大人的貴相知佔據了，以我的拙見，不知辦得辦不得，請童大人掏筆銀子，由丁大哥買出兩名壯士，夜間把他除掉，豈不一舉兩得，丁鳳聽得銀子二字，正投所好，忙道，只要大人捨得銀錢，除了他又算甚麼，殿撰說，凡事由你二人主張，用銀子向帳房去支，殿撰付了丁鳳五百吊津錢，丁鳳自把四十吊錢，買出泥腿四名，這泥腿都是本寨的三等弟兄，素日都吃過楊慶和虧的，丁鳳邀四

人同到自己家中，擺酒款待，祇說慶和投降張熱氣，以美色爲重，不顧義氣，四人帶酒，又各得十吊津錢的彩頭，毫不思量地領了丁鳳命令，各帶單刀，去找楊慶和，這夜，外面響了二砲，街上行人稀少，楊慶和想到小鳳那裏，看看腰間的表，九點才過，侯家後正在熱鬧，離着安歇，還早五個鐘頭，因想起致誠信茶樓今晚上有閻德山由京新到，何不前往看一看，是怎的一個角色，來在致誠信樓上，已經有九成客位，落坐吃茶間，相識的多把乾果子相敬，四碟一起，桌上已然放不開，向桌下存放，誰不敬重西霸天呀，那閻德山，衣不警衆，貌不驚人，很平凡的一個瘦子，正說一段滑稽故事呢，他說，做鄰賈姓，所生三子一女，子女嫁娶已畢，賈某棄妻逝世，三子分居，都不養活母親，賈母謀於其女，女爲之設計，賈母先至長子家裏，走在院中，對太陽談話道，都以爲我沒存項呢，如今帶在腰間，看誰有福，得我這筆銀子，長子與媳婦聽了，急忙接入，大加孝敬，賈母腰圍銀子，其勢甚累，只是不肯取下來，次子聞風往爭，三子聽信往奪，賈母遂得溫飽，既而病，三個兒子都爭病人，歸訖由姑奶奶主張，家有長子，國有大臣，在長兄處治病，繼而一命歸西，三子搶着辦理白事，辦事的中，三子三媳，有說有笑，以爲不久即可發財，隣人怪問，答以這是老喜喪，

所以不哭而樂，白事完畢，姑奶奶秉公分銀，宣言道，銀包在此，你兄弟三分天下，吾是嫁出之女，不得沾潤一絲一毫，兄弟三人，都說妹子賢讓知禮，及把銀包打開一看，沒有銀子，只有破錫，三人失望，想一想，各負債務若干，無錢償還，不覺同時舉哀，鄰人走來質問，不是老喜喪麼，怎麼又哭呢，說至此，聽者大笑，在眾人喧笑叫好聲裏，閻德山下了台，茶役喊了散堂，大家都含了笑立起身來穿衣，有的向樓梯那口兒走着的，忽聽一聲響，把眾人吓了一跳，原是茶客中有人帶着刀，一時忘了，立身時，落在樓板以上，掉刀的人，急忙拾起，擠入人陣中，一同下樓去了，慶和時時防備對頭的，聽得刀響，他只用眼一尋，早見着自己同鍋夥的弟兄，暗笑蠢才，大庭廣衆之中丟人，慶和下樓很晚，因為很多熟人，都是方才敬乾果子的，見了只得一一周旋，到樓下，河邊的夜風，有些嫩寒，看水中停泊着船隻很多，有那寥若晨星似的漁燈，點綴成一片景緻，慶和因為天氣仍早，慢慢地沿着河邊向東背着手兒行去，見無行人，小聲兒哼着靠山調，心裏玩味着小鳳待自己一片愛情，因而又想到張熱氣的好處，大喜鳳對於自己許多疼熱，一邊走着，一邊出神，猛覺有行人脚步之聲，急忙收神止步，黑暗裏有幾件兵刃發光，慶和空手，見一道寒光砍來，順手牽羊先奪

過一口刀來，順腳一踢，把那人踢入水中，又覺腦後風生，閃過身一躲兵器，一脚又把一個踢落水裏，此時左右開攻，兩口刀遞進來，慶和一脚一個，都踢入水裏去，慶和毫不費力，把四個刺客，都踢下水去，並沒把這事放在心裏，亦不思索刺客是何人所派，全不在意，把奪得的那口刀無意中拿了奔侯家後，到板橋巷口，有衆堂名裏設的公燈猶明，藉燈光看刀，刀把上有一春字，認得這是自己鍋夥裏兵器，忽然醒悟，方才茶樓裏，有本鍋夥裏弟兄掉刀，如今又發現這事，不可不追尋個究竟，轉身奔了河沿，到方才肇事的地方，見有人正由河內向岸上爬呢，慶和把這人由泥水中拖出，那人謝了救命，只一言聽出是熟人的口音來，慶和把刀舉起對他道，弟兄，俺楊慶和並沒得罪同道的去處，你四人黑夜劫殺，是何道理，快快說明，留你一命，不說實言，仍舊送你下水，或是吃我一刀，那人叫道，楊大哥休怒，暈我四人，怎敢撩撥你，只是寨主命令，說你投降了張熱氣，在喜鳳堂拚靠了小鳳，所以不留你，用酒把我四人灌醉，每人又給了十吊錢，我四人是酒勁指使的，各處尋你，在茶樓相遇，怕人多未敢下手，隨到此處，才無理的，他三個十成兒廢了性命，祇我學過幾手狗刨兒，扎掙着上岸，念其昔日之情，饒我這條狗命罷，慶和把底裏都聽明白了，知留他不得，

一刀扎入胸前，隨着一脚，踢下水去，那人胸前帶了刀，落水而亡，慶和自思，先春園再去不得了，回喜鳳堂與張熱氣大喜鳳相見，喜鳳說，楊大弟，與誰着急了，如何氣色這般不正，慶和很坦然的把方才所遇之事合盤托出，張熱氣聽他四條人命在身，吓得傻了，然又不敢驅逐他，可又不敢招攬他進自己的鍋夥，慶和知他意旨，笑道，大哥休慌，楊某殺人，如同兒戲，不敢相累，今晚在此處睡上一夜，明晨海角天涯，雲遊四方去了，可是，誰都知道吾在此處住宿，果然四條命案犯了，到這裏來拿我，我已不知去向，大哥難免吃官司，這便如何是好，熱氣聽了心裏越發駭怕，只把眼看着大喜鳳，她心裏明白，忙道，楊大弟休得遠奔他鄉，這事，只咱三人知道，我三個不說，誰敢指你殺人，先春園不去亦罷，你哥哥鍋夥裏是去不得的，你若進他鍋夥，豈不叫人吃疑，爲今之計，嫂子有個計較，侯家後地方是大的，可以再立一處鍋夥，楊大弟去當寨主，自立門戶，外人亦不生疑，暗地與你張大哥互相幫助，豈不是好，熱氣聽了連說妙妙，只在河沿上成立起來，過往船隻，立下規矩，便吃之不盡了，慶和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那消幾天工夫侯家後河沿上便立了新鍋夥，熱氣將手下弟兄，撥過一少半兒去，大家捧着楊慶和爲寨主，慶和既爲寨主，到先春園來辭別了鳳，

丁鳳正懷着鬼胎呢，自從派出四個弟兄去刺殺慶和，丁鳳曉得慶和武藝高強，靜候四人回音，把天候到紅日東升，亦未見四人回歸，可是從那日起，慶和亦不到鍋夥裏來，鍋夥裏好端端缺少五個人，大家紛紛議論起來，這天丁鳳在鍋夥裏獨自出神，知道四個弟兄，都是凶多吉少，慶和既不歸鍋夥，一定是知道內裏詳情，惱着自己呢，意欲外出訪查，又怕在路上遇見慶和，自己難免性命之憂，正思量間，見慶和嘴裏哼着時調，大刺刺走進房來，丁鳳想要躲藏，苦無躲處，慶和見了冷笑，對丁鳳道，好叫寨主你歡喜，只因小弟，被侯家後新立的一家鍋夥約爲寨主，推辭不過，祇好應允，今日特來告別，並取零星用品，以後再不打攪寨主了，丁鳳聽了又喜又怕，喜得是仇人遠離，怕得是慶和報仇，又想起自己的鍋夥祇憑西霸王三字誑人，如今他自己去立門戶，後來有事，再難辦了，想到維難之處，不覺大哭起來，口口聲聲祇說捨不得分離，慶和見了苦笑道，吾和你分手，你竟哭啼，果然仍在一處，你又憎嫌我，恨不得一時除掉我，閑話休提，我們分別了罷，提了自己的用品，頭亦不回自去了，丁鳳自慶和走後，思前想後，又悔又怕，又恐怕童大人詢問這事辦的如何，正怕間，則見華二走來，板着冰冷的面皮，一聲不響對丁鳳坐下，丁鳳心裏着急，又不好意思明言，

可是不說明又不成，祇得把四人劫殺慶和因而廢命之事對華二說了，華二祇得回報殿撰，那慶和自從離了先春園鍋夥，鎮守侯家後河沿鍋夥，與張熱氣表裡爲奸，聲勢大振，丁鳳自失去了慶和，諸事無人辦理，幸喜死的四個弟兄，都無家屬，無人尋問他們的存亡，四個死屍，又皆隨着潮流去，並沒發現，還算不幸中之幸，祇是殿撰花了五百吊錢，沒奈何慶和半分，反着他當了一寨之主，在河沿上吃了過往船隻的掛錢，把殿撰氣個發昏，幾番和華二要計，華二幾次尋找丁鳳許以銀錢，丁鳳利令智昏，才和華二設計，非除掉慶和不可，慶和此時，威震侯家後，張熱氣反談不及了，無事時各堂名中走逛，無不敬若神明，慶和至此得意志滿，財勢並行，胆大包天，每於醉後，談河岸殊四寇的事，不說是同鍋夥裏的弟兄，祇說仇家買出來的刺客，衆人聽了越發懼怕他的凶狠，佩服他的武藝，這天清晨，接到一份請帖，帖上寫着卜於今夜亥時在西牆子外大樹林墳地謹具杯酌恭候駕臨等字樣，接了帖子，心裏知是怨家對頭，此一去宴無好宴，但不去，明天便會傳徧各路諸侯耳裏，心中煩悶，當由兩個弟兄伴了，到了四德軒去散心，二弟兄各提鳥籠隨他前往，正與畢飛鴻相遇，因此得以邀到鍋夥裏飲酒談心，當下慶和把往事草草敘述一遍，然後把請帖取出，給飛鴻看，飛鴻說

，其人既不具名，一定安心不善，依我老朽心性，祇有付之不聞不問，能把你怎樣，你如自逞英雄，祇怕凶多吉少，大主意請自己拿，英雄出於少年，這種事向老頭子要主意，大概不能合乎少年英雄的心意，慶和聽了心下實不耐煩，口裏連說謹遵前輩教訓，一定的不聞不問，以免是非，飛鴻飯罷告辭，臨行笑道，楊賢弟，但願你心口如一，改天再來打攪，當下告辭去了，慶和見飛鴻去後，對弟兄們說，開筵的事，只是吾們壯年人的事業，人若上了年紀，只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爲對，那只好早早回家納福，衆人知他心事，誰敢撩撥他，只含混的答應着，他見衆人都不以爲然，自己暗笑衆人都是無能之輩，回到臥室裏，把所有的銀錢，打點在一處，到喜鳳堂來，把銀錢交給小鳳道，難得相好一場，吾今夜生死難料，只有這些存項，休教你爹媽知道，我若一去不回，這銀錢便歸你所自有，以後找個良善君子，和他從良，有這筆錢，開一生意買賣，亦够兩口人半生吃着的了，小鳳聽他說得動情，不由的落下淚來，慶和苦笑，是你莫哭，哭時反亂我心，但愿我今夜能够回來，到明天不見我來，那我們只好夢中相見了，小鳳嗚咽着說，有何事故，這般生死相關，何不與吾乾爹相商，憑這兩鍋夥的弟兄，好幾百名，連你一個人都不能保護麼，慶和道，好漢子作事，單持獨

門，用人幫助，算甚麼人物，吾告訴你，吾走之後，你休走漏風聲，倘教熱氣知道，帶領弟兄帮我的忙，不但吾不感你情意，回來時，首先將你開刀，你要活得厭惡時，我走後你便與熱氣送信，小鳳知慶和言出法隨，吓得不敢回言，只拭着淚把銀包收起，慶和毫無留戀，唱着很淒涼的曲子去了，慶和回到鍋夥裏，吩咐弟兄們，今晚十多預備酒肉，請大家盡醉，當晚，大家大吃大喝，極力盡歡，慶和喝得有八分醉意，帶了應用的兵器，出門去了，大家無人管他，慶和怕城門關閉，急急進北門，出西門，向西牆子外而來，約莫着天有三更，遠遠望見大樹林，來臨切近，見樹上懸了無數的綠色燈籠，黑漆似的宇宙，大窪裏遍地墳墓，等閑的人，赫亦嚇煞，慶和見了暗笑，這陣仗只好騙婦女小兒，真正英雄豪傑，誰能怕鬼，此時野風颳起，吹得樹上綠燈飄蕩，更有地面上的燐火發光，隨風旋轉，有類飛篷，慶和見了，以為有趣，拍掌連稱好耍子，早經動設筵的東道主，諸事準備，慶和進林中，見無數墳頭，在一片平地上放了一張桌子，桌上有席面，席面後邊，有酒三杯，燃燒着一爐高香，兩枝綠蠟，桌後一把太師椅，上面無人，椅後有棵大樹，樹上懸着一個綠色大燈，上有白字，寫着楊慶和今夜必死，慶和一見大怒，一越身把大燈擄下，腳踏地時，站立不準，落將下

去，底下挖就了的深坑，坑裏放下石灰，雙目已迷，任是何等英雄，亦無絲毫能力了，主人情重，吩咐快搭，手下人撤去掩坑的蘆蓆，十來條鈎竿子，把慶和鈎出坑來，不容緩轉，用老絃把他的手脚捆緊，憑你有解鎖法的工夫，亦不能把老絃弄斷，然後綁在樹上，可憐慶和雙目欲睜不能，只有破口大罵，再無一人答言，不大工夫，這樹林中，火滅烟消，人已盡去，空剩下慶和一人暈死過去，畢飛鴻回自己鍋夥以後，思量楊慶和，可惜一條好漢，少年心性，八成兒把自己的性命送掉，到夜裏越想越睡不着了，悄悄地起身，到侯家後河沿鍋夥裏去訪慶和，值夜的弟兄們說，他由飯後便走了，飛鴻暗暗着急，此時城門早關，由城外奔西牆子而去，及至到了大樹林坎地，天已五鼓，飛鴻進樹林裏，並無一人，繞到正面上來，才發現慶和被綁在大樹之上，二目流血，不知生死，飛鴻趕過去細看，原來兩隻眼睛，已經被剝，摸一摸胸頭仍跳，知他並沒斷氣，急忙鬆綁，並把手脚上的老絃解開，扶他倚着樹本坐下，然後端詳林中的景况，見個大坑，裏面有許多石灰，再看慶和身上全被石灰掛滿，揣知他落在陷坑以裏，石灰傷眼，因而被擒的，飛鴻見慶和漸漸動彈，忙着向前呼喚，楊賢弟，慶和，畢飛鴻來看你，呼够多時，慶和才悠悠氣轉，二目疼痛，心如刀絞，對飛鴻道，

老前輩，晚生太對不住，不聽老人言，落得不死不活，休得管我，此時祇求一死，來世再報此仇，飛鴻道，賢弟休得亂想，沒眼亦能活着，此處離侯家後二十多里路，侯有車輛，即刻起身，幾時傷好，再圖報仇，慶和道，前輩可憐慶和，莫向侯家後載我，飛鴻道，且到我家調治，省得被人看見，慶和感激非常，待到有車從此經過，把慶和運赴畢家，調治了兩個多月的工夫，方才痊愈，但是已成無目之人了，侯家後鍋夥裏失了寨主，亦無人問問，及至作飯沒人掏錢呢，這才尋找寨主，寨主失蹤，然後尋找存款，款已分文無有，這才尋張熱氣，熱氣祇好忍氣吞聲出款墊用，過了三朝五日，方由小鳳洩機，才知道凶多吉少，張熱氣聽了暗喜，遂兼領河沿寨主事，祇以熱氣素喜和平，船頭上的掛錢，都不好生付給，弄得熱氣氣不過，祇把河沿的鍋夥收了市，把弟兄們調回原鍋夥來，此事傳說出去，各路諸侯，傳為笑柄，先春園丁鳳，自從侯家後河沿鍋夥關張以後，他那把張熱氣放在心頭，漸漸地到侯家後酒地花天裏鬧，太把張熱氣視同無物了，不光丁鳳暢所欲言，不似從前胆小，就是閉門思過的童殿撰，門亦開咧，過亦不思了，這天晚上童殿撰帶了華月春，步輦兒到喜鳳堂而來，大喜鳳見財神降臨，喜的不知怎樣才好，及至小鳳進屋來，輕描淡寫的讓了一句，十分勉

強着問了華月春一聲貴姓，殿撰搶着道，給你引見，這位是華二爺，有名的花不窮就是他，在往常這般趣話，小鳳早笑的花枝亂顫呢，今天花容不整十分憔悴的樣子，儼然未亡人的形色，小鳳慢條斯理的答應一聲出去了，殿撰小聲對華二道，莫看這婊子，因為沒了楊慶和，她這般無精打彩起來，華二聽見有脚步聲，向殿撰使眼色，遂把話頭兒截住，但見大喜鳳再走進來，笑道，好教童大人得知，先前本院裏攪鬧的混星子楊慶和，阿彌陀佛天有眼，聽說被仇人要了命，多少天沒到這裏來，再份有命時，折了腿亦會爬來，如今才算頭清眼亮，大人每天來開心罷，再無小人當道呢，童華二人聽了不約而同的彼此看一眼，大喜鳳對華二分外殷勤道，華二爺這麼學好了，老不嫖了呢，月春笑道，窮得連褲子都沒得穿，還嫖甚麼，如今在童公館當差，再休提當年勇吧，喜鳳聽出來他是童某的篋片，並不是同嫖的朋友，越發和他上勁，華二是久慣風月的老手，甚麼不懂，祇和她虛與委蛇，候着殿撰出去走動，喜鳳把捲子錢帖塞給華二口袋裏，諸事求他美言，今夜務必求童大人在此住宿，以贖前罪，華二滿口子答應了，喜鳳躲出去，殿撰回房，華二道，今天我回家一遭，大人莫走罷，殿撰聽了心裏願意，不好啓齒，祇含笑，道，你該回家了，少時，小鳳進來斟茶，大喜鳳亦趕了

來，華二宣言道，今天吾回家去瞧老婆，童大人在此宿了，有甚麼戰飯獻上來，我幫吃了之後，急速回家，遲了她又不給我開門了，喜鳳不待小鳳回言，吩咐快預備夜點心，自從慶和一去不回，小鳳她想起二人恩愛，並臨別贈銀的情義，活似死了丈夫一般，鎮日裏懶畫蛾眉，慵於梳裹，縱有熟客來逛，亦少說無笑，因此近來門庭冷落起來，殿撰二番來逛，大喜鳳心中雖喜，小鳳却沒把這事放在心上，本來厯根兒她就不喜歡殿撰，當晚上大喜鳳主張，給小鳳把殿撰留下，小鳳心裏不悅，口中不敢回絕，少時點心端來，小鳳不吃，只捧着心說不好受，華二揣知殿撰今夜有罪可受，無樂可享，急急吃飯，告假回家去了，此時天有十二點後，夜靜起來，鄰家樓上有人撥着琵琶在唱，小鳳聞聲，不由的想起慶和，殿撰花了無數銀錢，才巴結到今日晚上，不想小鳳聽琵琶聲音，想起楊慶和來，先前只是淒涼，聽到後來，嗚嗚咽咽哭起來了，殿撰暗怒，本打算回家，可惜車馬轎一概未有，夜深了步行祇覺不便，將氣忍了，先自上床倒着，心裏悶損，又不便問她因何哭啼，溫存，凶暴，全用不上，正迷糊間，則見華二陪了鳳進門，殿撰見了大喜道，恕我不起身了，華二道，適才回家，路遇了大哥，他特來看看貴相知，那慶鳳姑娘那裏去了，殿撰生氣道，她正和我嘔氣呢，知

她何處去闖，我們談談罷，啊，丁寨主，楊慶和的事，多虧你賣氣力，給大家除了一害，明天請寨主駕臨寒舍，大家慶賀慶賀，說罷，但見丁鳳立起身來，伸手揪着自己的胸前道，今日非兩萬銀子不能饒你，白白給你害死人命，過河拆橋，連謝亦不謝，左手揪着，右手取出刀來，把刀尖放在臉上，只覺冰渣兒似的發涼，這一來把殿撰嚇了一身冷汗，定了定神再看，那有甚變華二丁鳳，光見小鳳扯住自己胸前的衣服，把眼淚滴在自己的臉上，哭着說道，你醒了，好，咱要說個一清二白，這工夫，壁上的找姑鐘叫了三聲，殿撰此時回味過來方才是作夢，殿撰見無華二及丁鳳，只有小鳳和自己流着淚的撕扯，誤以為小鳳對他回心轉意，因溫存着問她，我想是說睡話呢，你因而把我推醒，足見你很知疼我，亦是我晝夜思想你，所以弄得夢魂顛倒，我們早早安歇，我自然百病全消呢，小鳳聽了，眼珠一轉，破涕為笑道，楊慶和是霸佔我，並不是和他相好，你休吃他的邪醋，再說這人不準尚在人世，不過他脾氣兒柔和，不得他生死確信，使人常掛心頭，果然知他是死是逃，亦就一塊石頭落了地，一邊說話，一邊解衣服的扭扣，殿撰喜極，得意忘形道，吾若告訴了你的真實消息，你還罷記他麼，小鳳光着上身笑道，想他混星子幹麼，我只求聽了明明白白，說着話，投入殿

撰懷裏，殿撰攬了她嘆道，若不是你這般花容月貌，何致於害他性命，小鳳放出滿臉媚氣來逼問道，怎麼我害了他，殿撰把如何吃醋，如何由華二定計，買出先春園鍋夥裏混混，在西牆子外設下陷阱，慶和落坑被獲，然後剝去兩隻眼睛而死，說了一遍，旋又把胳膊攏緊一些道，你說，他死由你不由你，小鳳聽了冷笑道，我雖未殺慶和，慶和由我而死，足見出童大人真心愛我，能够爲我豁出性命去害人，這才算有情之人呢，此時殿撰聽了，忽然轉念及，自己受了小鳳的誑哄計，把一團熱意，立刻化作冰涼，這一來有分教，賣曲訪仇人劉寶全投師學藝，成名覓知己林黛玉下衛觀光。

第七回 賣曲訪仇人劉寶全投師學藝 成名覓知己林黛玉下衛觀光

小鳳因童殿撰走漏消息，知道謀害楊慶和的共是三人，設謀的是華月春，主使的是童殿撰，動手的是丁鳳，把此事記在心裏，蓄意要與慶和報仇，可憐自己是個女流，又在領家管束之下，門亦不能等閑邁一步，何況替情人報仇，細心體查張熱氣與大喜鳳二人的意思，都以楊慶和死了爲可喜之事，因此不願意把這事說與他們兩個知道，殿撰自受了小鳳的驚嚇，不但好事未成，且不時的發現不安，每一合上眼，便發現一株

大樹上綁了一個兩眼流血的死屍，因此若有所失一般，華月春知他心事，勸他到北京去玩，他亦怕禍，和月春二人悄悄赴北京去了，小鳳見殿撰一去不回，知他怕禍，過幾日，有他的朋友來嫖，才知道殿撰到外省去了，打問準地方，朋友說，不知底細。小鳳知他避人，亦不深究，只用心想怎的能與慶和報仇，用盡了心血，只想不出法子來，楊慶和在畢飛鴻家中，雙目傷好，欲待要走，飛鴻說，吾勸你只在我家養老罷，沒有眼睛，到那裏去，慶和歎息道，晚生年只三十，前輩年已八十，果真我早死，尙還罷了，前輩倘有山高水低，着令郎令孫輩無端養活一個瞎子，那如何能成，飛鴻想一想，甚爲有理，只是現時沒有辦法，安慰他道，此事從長計較，慶和暫耐在畢家，飛鴻的孫兒，名叫畢玉的，時常聽慶和講小鳳的多情多意，和兄弟畢珠私下道念，二人同心，背了人到侯家後喜鳳堂去，畢玉挑識了小鳳，畢珠挑識了二鳳，彼此打得火熱，這天趕上下雨，把兄弟二人截在喜鳳堂中，畢玉和小鳳二人閒談，畢玉說，鳳姐，打聽你個人，小鳳笑道，有名的不知，無名的便曉，畢玉奇異道，都說是，有名的便知，無名的不曉，你怎麼反說呢，小鳳道，我們所認識的人，明明是有名的人，到烟花裏，都不肯露真名，隨便說是誰誰，這叫作有名的不知，凡是向這裏來的，無名

的當然不能有名，有名的化作無名，這叫作無名的便曉，畢玉聽了以爲可笑，說這人你千知萬曉，你不知自己時，亦知道他，小鳳以爲奇怪，忙問是誰，畢玉說，楊慶和小鳳眼含着淚，作個反問的口氣道，楊慶和，畢玉點頭笑道，然也，小鳳用手絹拭了眼淚，搖頭道，不認識他，畢玉道，你不認識吾認識，小鳳輕搖玉頸道，認識亦見不着了，畢玉左手拍了膝蓋一下道，今日和我同桌吃的早飯，小鳳儼然瘋魔了一般，抓住了畢玉顫聲兒道，那麼他還在這着呢，畢玉見了可憐，把她攬入懷中，將慶和被害，被他祖父所救，現下養在他家的事，說了一遍，小鳳聽了，含淚帶笑以頭向畢玉肩窩兒上連連磕着道，謝謝咱們的爺，救他不死，畢玉推開她，摸着肩窩道，輕些，骨頭都疼了，小鳳含了兩眶眼淚苦笑着道，你怎麼能着他和我見上一面，旋又落淚搖頭道，不能，難難，委屈一回，拭了淚向畢玉道，他現時是何景況呢，畢玉說，我與你畫圖，把香盤上燒着的安息香用水熄滅了火，以香代筆，在牆上畫了個無目的英雄，畢玉畫得一手好畫，如今信筆一揮，頗爲生動，模樣兒又有七分相似，小鳳見了又怕又慘，背過氣去，吓的畢玉熱汗直流，忙着叫她多時，才悠悠氣轉，幸喜外面雨聲甚大，未被旁人聽見，畢玉在她未曾十分清醒之時，忙着把畫像拭去，小鳳醒後嗚咽了

老大一回，此時雨過天晴，畢玉弟兄，不敢在外面過夜，叫車子回家，臨行小鳳把慶和被害情由，及仇人姓名一一說出，求畢玉轉達慶和，並把慶和前存銀包交給畢玉帶去，畢玉兄弟回家，聽慶和正自彈唱解悶呢，畢玉候衆人睡去，到慶和屋裏說，楊寨主，畢玉今夜陪你過夜，閒談過兩天你道如何，慶和笑道，祇要少奶奶不惱，畢玉一邊關門，一邊笑道，此時取笑於我，少時不哭的，方算英雄好漢，慶和說，世上事，任憑天場地陷，海嘯山崩，我只覺可發一笑，哭，我生平不解呢，畢玉說，我今天到一個去處荒唐一回，所遇見的事，足可以着你聽了哭，慶和說，玉少，你到那裏去逛，畢玉說，我這去處及認識的這人兒不能告訴你，慶和說，告訴我聽聽心裏豁亮，憑你一說這人叫何名子，我便能將堂名及這人的年歲相貌說出，並且連這人的脾氣嗜好都能說得不差，畢玉說，既然如此，吾把這人的年歲，相貌，脾氣，嗜好，都說出來，你猜她的名子及堂名如何，慶和聽了以爲有趣，說玉少，你且講來，畢玉說，這人今年十六七歲，瓜子臉蛋兒，腰兒挺細，腳兒很小，人中左邊有一顆烏子，若論她的脾氣，慶和聽了悲極搖手，禁止畢玉往下再說，聲音十分淒苦的道，不用再說，她是喜鳳堂的小鳳，侯家後有烏子的姑娘祇有二人，一是小鳳，一是豔福堂的銀翠，銀翠

今年二十八九歲呢，玉少，你認識小鳳且莫談起我來，談起我來惹她傷心，說罷，雙手捧着臉，哭了個不亦悲乎，畢玉看了調侃慶和道，你生平不是不解哭麼，這是怎麼啦，慶和止哭道，生平不懂言情，所以不解哭泣，如今遇見男女之情，自不同於天塌地陷，海嘯山崩，畢玉聽了很以為然，旋復歎息道，那人對你情義不薄，你這哭亦真值得，於你這半生英雄，毫不辱沒，吾好叫你知道，祇是我一時不慎，同她將你談起，慶和聽了怔一怔，旋道，那麼她說認識我麼，畢玉道，豈但說是相識，並着我給你帶了一小包兒來，煩我轉交於你，說着話遞到慶和手中，慶和接包，知是當初臨別時原贈銀包，因問畢玉道，她給你包時可有甚麼言語，畢玉說，她說這銀着你留着零用，旋又把小鳳所說仇人姓名一節，詳述一遍，慶和聽了大笑，仰天道，原來是這幾個小輩們所為，吾本打算今生今世不着外間知我尚在人間，如今既知仇人是誰，此仇何能不報呢，由明天起，我要出頭霧面了，畢玉聽慶和要出頭報仇，深悔自己莽楞，不該把這事盡情說出，因此二人不歡而睡，到次日，飛鴻來家，望看慶和，慶和說，前輩，晚生大仇待報，不能再忍，打算着離開貴府，飛鴻說，你知仇人是誰，何處去找，慶和把所得消息，述說一遍，飛鴻聽了奇異道，你在我家，不出大門一步，這消息

從何而來，慶和不敢說畢玉聽小鳳所說，僞言玉大少聽外面流言，都這般紛紛議論，飛鴻說，傳聞恐不可靠，慶和說，前輩再休管我，明日便行，求前輩借給我一把三絃，再將我所存的那對匕首還我，用度不缺，我有存項，只求在侯家後左近，代賃一間小房，代辦一些用具，那便感恩非淺了，說至此，叩下頭去，飛鴻見他志向堅決，知道不能再留，挽起慶和道，賃房，置辦用具等項，老哥哥奉送了，候我諸事辦齊，然後再給賢弟送行，不消三日，把房子賃妥，用具齊備，由飛鴻把慶和送至新居，差一名鍋夥中的小跑，來此侍候慶和，諸事妥帖，這消息已經傳遍了侯家後，慶和坐定自思，我務要改頭換面，不使人看出是我，此仇方才報得，不然時，仇家有眼，我却無目，他們躲得我遠，如何行事，把一切舊模樣，諸般改變，方能成功，把髮辮裏的假髮一概去掉，梳條很小的，撤去辮穗，只用黑繩拴了梢頭，數月不剃的鬍子蓄起來，除把短髮剃光，復把短髮後邊的風流穗等一切剃淨，那還有當年的模樣，再稱上那雙瞎眼，活脫的一個失目先生，又買了明杖，擇個晴和的日子，同小跑吃了開市麪條，買了幾張黃錢焚化了，暗帶匕首，腕上掛了明杖，懷裏抱了三絃，囑咐小跑看門，從今日起，改姓爲王，有打問姓楊的，祇說沒有，問姓王的，儘管答應，說罷彈着三絃

，向侯家後大街走去，慶和復生的消息，一時傳遍了侯家後，凡是無目之人，由侯家後經過的，都有人隨着細看，見無相似處，才捨了，今天慶和真正露了面，一路行去，將三絃彈起一闕老八板來，彈得起承轉合，高下急徐，動聽之極，聽的人都奇怪這先生，好手三絃，有的機伶些的猜疑道，莫不成他是木易先生，旁人端詳了一會說不像，那人年只三十，這人年約五十呢，數月不見，如何能够增了二十歲，數中有壞小子，一面對衆人擺手，禁止大家搗亂；一面高呼楊先生才出門哪，慶和知是熟人猜疑不定特來詐試，聽了只作不聞，依然彈得發花滾爛價熟，絃聲無絲毫散亂之處，後來有好事者計議出一個方法來，衆人集資叫他到一個地方去唱，自然探得是否慶和，於是有人出頭叫他去唱，領到泰山菴廟裏，好奇的人都隨了去，敬了茶，然後問先生貴姓，慶和答稱姓王，衆人聽了都信不是慶和，唱了一段小曲，有聽過慶和唱的，悄悄說，分明是慶和，旁人無此高唱，唱了幾段，付了錢，打發去了，衆人紛紛議論，有的以貌取人的，都說不是，有的以聲爲証者，都說是，由這日起，慶和每日到各處去唱，所爲是希望遇見三個仇家，遇見那個，便追取那個的性命，日久，各堂名中都叫他唱，所謂是試驗試驗是否慶和，侯家後偌大地方，只有喜鳳堂一家，禁止叫他，

張熱氣怕惹是非，大喜鳳怕小鳳見了慶和，生出甚麼意外，多日，亦未訪見三個仇家的一個，因此，有些意懶心灰了，這天天氣晴和，慶和同小跑吃了早飯，掛了明杖，抱了三絃，再到街上去攬生意，只以日久天長，街面上亦已司空見慣，不甚注意於他，他行至獅子胡同，萬花堂裏正募大鼓，慶和走至此處，聽一家院中唱着大鼓書詞，細聽，唱得是藍橋會的曲本，那聲調正是名鼓書家宋五，不光是字正腔圓，而且是氣充力沛，少時，歌聲停止，他不覺技癢起來，彈一套花板，如珠走玉盤，清脆入聽，不但引得外行喜聽，便是在萬花堂裏吃茶休息的宋五先生，亦和他的隨手十三恍誇獎，十三恍爲撥彈名手，琵琶三絃，獨步曲林，聞宋五誇獎笑道，可惜這人是無師之徒，一派的詭聰明，愚外行有餘，警內行不足，宋五聽了以爲奇論，問何以見得呢，十三恍說，他的指法兒花梢，彈出來疊字太繁，是彈着取悅於聽者的，不是給歌者隨唱，打這一條上知他是無師之徒，宋五很以爲然，此時外邊絃聲已停，原來他這一套花板，招出主顧來了，因爲今日是十五日，正是烟花巷裏朔望募大鼓的一天，募大鼓是怎麼一回事呢，本來侯家後堂名中的規則，茶圍費才九六洋錢一十文，吃茶，啜瓜子，抽水烟，吸鴉片，都在其內，凡在熟客，因爲堂名裏有賠無賺起見，所以應酬這

募大鼓的場面，一月裏，初一十五共兩天，每逢這日，由堂名中花錢叫來說大鼓書的，從早到晚，書價不過幾千文，可是姑娘們藉此爲由，正好敲客人的竹槓，在這種日子來的客，都是耗財買臉之人，吝嗇取巧之輩，是不敢來參與盛會的，每當初一十五二日，名鼓書家，各處裏爭着聘約，因爲越是名角，客人賞錢越多，名手如俗呼宋五的宋玉昆，俗呼胡十的胡金堂，還有由北京來津的霍明亮，這三個鼎足而三的稱好老，其次還有陸紹達，及他的徒弟張鳳鳴，此外還有鄭國勳，華桐椿等，亦都很有名頭，萬花堂約的宋五，對門丹鳳堂因經理人顧預，把十五日的日子記錯，及至發覺今天是十五，再找說書的，都有生意了，丹鳳堂的主人，沁金賂膊畢老，素日和萬花堂的主人青苗神顧二有過節，他二人全是三等的混混，畢老見顧二請的是宋五，客人賞錢若干若干，由毛夥挺高的嗓子喊得聽個逼真，自己的門前冷落，要尋顧二動武，忽聽三絃之聲，聽了聽，彈得很好，忙着請進去，敬了茶，講好書價二千文，諸事說妥，畢老請教道，但不知先生的夥伴在那裏，怎的沒鼓板哪，慶和依然固他地說着閒逛時的語句道，我吃生意，沒夥計，凡事單持獨鬪，畢老聽了暗笑，按情理說，募大鼓的主旨，雖在是向客索財，但形式上注重的是有鼓聲，這先生是單人，口唱手彈，並無

鼓板，欲待逐他出門，祇是急切那裏去找他人，趁着天氣尙早，多少可以得財，遂對慶和道，先生，按規矩說，募大鼓，沒大鼓，不成事體，不過天到這般時候，打退先生，不好意思，先生沒鼓板，調門兒高些將就罷，可是先生善唱那幾回，此時院中無客，祇有姑娘們亂說話，有的要聽義釋曹操，有的要聽丁香割肉，有的要聽子期聽琴，一連說了十來個，慶和歸總答復道，全不會，畢老聽了有氣道，那麼先生所會的都，是甚麼，背誦背誦曲目，慶和念念有詞道，下盤棋，怯跳槽，熱客跪門，從良後悔，十雙紅繡鞋，錦繡蘭房，尼姑思春，尼姑下山，戲小姨，要婆家，十謠，男寡夫論，女寡婦論，明月五更，見景生情，爬牆頭，畢老惱極禁止道，先生，打住罷，我請的是大鼓書詞的先生，怎麼光報小曲的花色呢，慶和聽了有氣道，你幾時見我學過大鼓來，這不是強人所難麼，立起身要走，正在生意要散夥的當口，有一夥捧大鼓的遊客，走進門來，客見先生要行，忙問其故，由少掌班丹鳳說了情由，客說，先生莫走，那怕甚麼，大鼓，小曲，有甚麼分別，在客這面，一般是取樂，在審子這面，一般是得鈔，大鼓煩得人頭疼，小曲豈不清雅，唱唱，我們給作個領袖，先生擇得意的唱，唱多唱少，都算我們點的，有第二幫人點曲時，我們算終結，這人一片言詞，真是不

勝息事寧人之至，不光衆姑娘都歡喜，連慶和亦覺着這夥子逛的人，很通世情，定了絃，唱起小曲來，對門門外立着聽宋五大鼓的人們，拋下那邊，到這邊來聽，本然這般游手好閑之輩，白聽大鼓，每月兩次，不外這幾個唱的，真個已經膩煩，如今丹鳳堂花樣翻新，誰不來這邊隨喜，在往常，每值募大鼓時，閒人在門外立聽，掌班顧二，依仗自己開筵，不怕是非，便冷嘲熱諷地驅逐，今天丹鳳堂沒約着先生，他利用立聽的人們擁擠，所爲使丹鳳堂畢老生氣，因此並不驅逐，不承想，丹鳳堂唱了小曲，門前立聽的都到那邊去了，顧二大怒，立在萬花堂門前破口大罵，只罵行路的不開眼，幹生意的不按行規，募大鼓的日子唱小曲，後來罵得賊字滿口，畢老再不能忍，袖了七首，搶出門來，顧二見仇人來臨，不敢慢怠，由腿絀內拔出七首，兩個人在挺窄的獅子胡同裏，便動上手，立聽的人，改爲立看，則見畢老的身手，強煞顧二，顧二是笨家子，畢老會把勢，三接五錯，把顧二的腿上，刺了兩刀，血染的褲子和襪子都紅了，兩院裏毛夥十來個，都怕刀，不敢去勸，兩邊都止了唱，人們全出門看打架，慶和聽大家七言八語，知道自己唱小曲惹了禍，並且要出人命，兩院女掌班哭喊着求人給勸開，誰都敬謝不敏，依舊袖手旁觀，慶和見義勇爲，忘了自己的地位和身分，

挂了明杖向外擠，大家笑着讓路，有的說，請先生前邊站，看得清楚些，慶和知人調侃他沒眼，故作不聞，擠出門來，衆看的怕受誤傷，都躲得遠遠地看，慶和眼看不見，只憑耳聽，心中暗暗着急，只聽二人厮拚的聲音，看的人已經鴉雀無聲，慶和揣知要出人命，拄着明杖，奔了二人去，二人正戰得酣，猛見個失目先生走來，不由得二人勸自停，各立在一旁喘，候他走過再戰，他立住脚問二人道，你二位因何對命，漢子作事，要光明磊落，倘因小節，鬧出大事，那便不值得了，顧二和畢老紛紛說理，慶和說，無理可說，吾要勸你二人和好，那個不聽勸的，俺便要管教於他，顧二聽了大怒，把恨畢老的心，移在他身上，一脚踢來，慶和聞聲一伸手，撈個正着，提着拐子一擲出去，五尺外摔了個仰面朝天，於是觀者大樂，顧二老羞成怒，爬起身來說好好，候着我的，跑出獅子胡同南口去了，畢老心裏得意，知道這是高人，同慶和再回院中，所有看的聽的知道少時便是羣架，都紛紛走了，萬花堂把錢開發了，宋五和十三恍亦去，畢老酬謝了慶和十吊錢帖，盤問他貴姓大名，如何失目，怎生習武，他只含笑答了姓王二字，畢老不敢耽擱，打發了慶和，自去邀人，伺候着應戰，顧二來在南門內鍋夥裏，見了寨主黃七，不敢落坐，不敢言語，哭喪着臉子看着寨主，黃七

只作不見，多時，顧二見無台階兒，對黃七道，小弟與寨主惹了禍，不敢不來稟明，黃七聽了生氣道，又是你窩子裏出了事，對罷，顧二不敢回答，黃七罵道，可惜天津衛，藏龍臥虎，大邦之地，各路諸侯，成名露臉的人物，都講究練武藝，終身不要，偏是你等雞毛英雄，蒜皮豪杰，動不動就纏磨婦人婬子，專給好爺們抹臉，活把天津衛玷污，今天乾脆告訴你，興師動衆，休想休想，怎樣滾來，怎樣滾去，顧二那裏肯走，有和他素日相近的弟兄，代他說情道，寨主容他詳細稟明，假如合乎情理，我們亦不能把銳氣折了，好歹他是咱鍋夥裏的人，寨主黃七見大家如此說法，遂對顧二道，吾且容你說明，顧二道，今天是募大鼓的日期，丹鳳堂不守行規唱小曲，把萬花堂的客人引誘去了，我和畢老講行規，他喝令多人，將我暴打，是我腿下明白，逃出重圍，他罵我們寨裏都是無能之輩，我是衆寡不敵，並非怕死貪生，一人敗陣，辱罵鬪寨，太把七爺和衆弟兄小視了，衆弟兄聽了都義憤填胸起來，擦拳抹掌，準備交戰，黃七見了苦笑，擺手禁止大家道，休得褻亂，莫聽顧二一面之言，正在這工夫，管門的回稟，有吳七寨主手下弟兄求見，黃七吩咐有請，來人進房，呈上一張大帖，上寫吳珍二字，來人面稟道，敵寨吳七爺，給黃七爺請安，只因敵寨畢老弟，得罪了貴寨

的顧二盟兄，明晨東方亮的時候，在南窪與顧二盟兄陪話，務乞闔寨老少光臨，黃七原無意管顧二的閒事，但如今吳七達子先禮後兵地下了戰書，不能不幹，遂取個大帖煩來人帶回，說黃某給吳七爺請安，明晨率領弟兄們南郊謝罪，恕不派人到貴寨了，來人接帖去後，黃七看着顧二道，禍，是你惹來的，明早一戰，不知幾人帶傷，幾人廢命，並非爲了公事，是爲你一人的生意買賣，沒旁的，今天晚飯你請罷，顧二不敢答應，又不敢不答應，空嚙唾沫，黃七知他害疼，吩咐小跑，速到侯家後紅杏山莊，說顧二爺請客，四吊八百文一桌的上席，預備五十桌，晚飯莫悞，大家替換着他莊子裏去吃，顧二擰擰眉毛作心算，飯價二百四十吊，連酒帶賞錢，少煞亦要三百吊，忍了痛地打發人去訂座，若論紅杏山莊裏，共有官座七十二號，五十桌同時擺都有地方，黃七慎重，不敢唱空城計，所以把弟兄分作兩撥，一撥守寨，一撥到飯莊裏去吃飯，第一撥吃飯時，黃七在座，吩咐堂倌，到丹鳳堂請畢老爺赴席，堂倌打發人去請，畢老由吳七達子鍋夥方才回來，畢老這人，雖不十分出名，只以武功很好，吳七倚爲打手，所以他受了欺侮，吳七替他作主，約會黃七，以兵革相見，他見諸事妥帖，回丹鳳堂安置一切事宜，本然明早一戰，不知生死如何，所以回來清理一切，然後還

須回鍋夥去睡，免得明早遲到，正和女掌班托孤似的交代銀錢等物呢，據報黃七爺同顧二爺在紅杏山莊請畢老爺晚飯，畢老擰了眉道，就去，來人去後，畢老自思，宴無好宴，大概今夜有性命之憂，然又不能不去，收拾停當，帶了兵刃，到紅杏山莊赴席，由顧二在階上相迎，畢老抱拳道，蒙二哥和七爺賞飯吃，畢老光榮極了，七爺何在，顧二抱拳答禮道，七爺和小弟專誠請老哥一叙，以手指引一間大屋道，請，二人同進入第七號來，這第七號，屋子寬敞，用圓桌面，把二桌的人合併一起，共有十一人在座，座上空着一座，大家立身迎接畢老，畢老抱拳說，七爺及衆位賢弟仁兄，如何把上座空出來賜候，畢老天胆不敢，添個凳子打橫罷，黃七笑道，今晚這席，是顧二弟恭請的，我大家來作陪客，快請上座，休得太謙，畢老道，七爺在此，那有畢老的上座，黃七道，主人請賢弟是正式客人，你不上座，大家誰能上座，莫若早坐早吃，是爲上策，我們又都不識字，謙讓太失本色了，畢老不敢再讓，只得謝坐入座，顧二敬酒，畢老不敢喝，只謝說生平不飲，黃七禁止強讓，大家吃喝起來，畢老處處小心在意，恐有意外，然自始至終，平平安安，可是這頓飯，在畢老覺得時間太長了，席散，畢老告辭，致謝黃七顧二道，七爺和二哥賞飯，回寨去當對弟兄們言講，以見二

位的厚情，且增畢老的光彩，黃七和顧二道了言重，畢老見黃七無相害之意，放心言動，大踏步地走着山莊裏的花磚，有些儀表非俗起來，黃七送及檐下，顧二送至街門，彼此抱拳，二人分手，那畢老知道有人惦記自己，忙着回轉丹鳳堂，將一拐灣，便見毛夥探頭縮腦地迎來，將要問話，畢老不等他開言自回丹鳳堂去了，說了黃七相待之情，然後再回鍋夥，黃七等飯畢回寨，早早安歇，以便次日早起，次早，城門將開，黃七手下的人三三五五地，向南窪而去，南門汛的官人，就知自己管下今日有窺架，都不敢出去閒逛，預備着少時出差，汛官已經聞報，睡個翻身覺，醒後再去彈壓不遲，那黃七走到約定地方，集中了弟兄，先見了數目，然後休息，這工夫，太陽始露微光，樹上鳥兒見了光明，歌唱起來，百多個好漢子，在清新的空氣裏，把花槍搭成架子，巴達根，單刀的雜色挽手，掛在架上，表示着閒暇，以及有所期待，多把鼻烟或明目散取出來聞着，那種好整以暇的態度，委實爲軍營的士卒所未有，不大工夫，由西方，黑鴉鴉地一片越走越近地向東行來，正是吳七達子率衆來到，兩邊相離有五六丈遠，吳七下令，止步休息，當由吳七及黃七，各向兩邊相隔最中的地方而行，相距十來步，彼此停住，吳七帶笑抱拳道，黃七爺早安，黃七還問早安，吳七又道，敵

寨畢老兄弟，爲人鹵莽，得罪貴寨顧二賢弟，特此攜帶畢老賢弟前來請罪，黃七道，吳七爺休得謙遜，多是顧二弟無知，得罪畢兄，回頭叫顧二，顧二十分恐懼的走向前來，黃七對顧二道，快把你的罪狀，在吳七爺面前供出，請七爺責罰，吳七見黃七如此行徑，暗暗佩服黃七的人物，忙學着黃七的方法叫畢老過來，聽候黃七處治，畢老立在吳七身後，顧二道，回稟吳寨主，我和畢老哥在獅子胡同，都開着堂名，一句話把黃七羞得要死，吳七亦隨着臉上發燒，顧二自知失言，張口結舌，面紅耳赤起來，吳七道，畢老你說，究竟爲了何事，畢老道，昨日十五，照例是募大鼓，我因請不着大鼓先生，從權約了個唱小曲的，顧二哥不許，因比口角，顧二情急道，他們十來個人羣毆我一人，如何不講出來，黃七道，你有何傷爲證，顧二雖受刀傷，害羞回答不出，吳七道，此事無論如何，皆是畢老破壞舊規之過，小弟意欲與他二人解和，彼此陪禮，言歸於好，黃七道，可是花界行規，以後要大家遵守，募大鼓的日期，不得唱小曲，吳七爺如能管得了，顧二的事，小弟替作主了，吳七不待畢老回言，答道，畢老的事，小弟代主，以後不再破壞行規，黃七指揮顧二，吳七指揮畢老，互相陪話，兩邊弟兄見交不上手，都有些不爽快起來，吳黃二人，各自吩咐散隊回寨，兩寨弟兄

，都不歡而散，黃七正向回下走着，見南門汎官騎了馬，親兵老將人等，前呵後殿地奔馳而來，汎官見了黃七，馬上乘手，叫道七爺，勝敗如何，有人命麼，黃七抱拳道，副爺請回罷，今天是給兩造解和，並非拿刀動杖的勾當，汎官笑着抱拳道，如此很好，恕我不下馬了，說着話撥轉馬頭進城去了，吳七達子回寨，對了衆弟兄訓話，說黃七爺名不虛傳，大家看人家一言一動，都合乎英雄譜，今日天大的禍端，一言解和，真乃萬幸，以後弟兄們要學黃七爺，衆弟兄明面稱是，暗地竊笑吳七膽怯，不敢和黃七宣戰，吳七切實囑咐畢老，務必到侯家後告訴大家，同守舊規，倘再有違反定章的，不論鬧事沒鬧，均將畢老是問，畢老不敢不遵，那黃七，回寨以後，對衆弟兄說吳七達子够一位人物，我們開筵的最要來明去白，還須點到爲止，不是屬螞蟻的，列隊便開仗，今天明明一場大禍，只要一言不合，便會死傷多人，如今雖然解和，似乎看不出誰強誰弱，實則我們佔了上風，顧二忍不住道，我給人家白白刺傷，還佔甚麼上風，黃七道，你二人所爭的是大鼓和小曲，從此後募大鼓只許唱大鼓，不許唱小曲，這便算你戰勝了，不用殺七個，宰八個，那才算勝，英雄作事，要着明白人佩服，吳七寨主，稱得起一路諸侯，他能馬上答應了仍守舊日行規，以後有故犯的由他一面

承當，這是何等痛快淋漓的好漢，祇在小過節上着眼的朋友，那都不够咱們開逛的格局，顧二聽了，這才頓開茅塞，顧二既瞭解自己佔了上風，趕忙到侯家後各烟花裏，宣布黃七寨主與吳七寨主這兩路諸侯所訂募大鼓禁唱小曲的規章，倘有違犯者，二位出頭干涉，衆掌班聽了，誰敢不遵，從此不光募大鼓時，不唱小曲，連非朔望亦都不叫唱小曲的，因此上慶和的生意，無人過問了，慶和在先不知內裏情由，後來一連十幾天無人叫唱，細打問時，有多嘴的說出原因，慶和心中作難，如各堂中都不叫唱，露天地裏怎好尋訪仇人，打算自己學習大鼓，絃子雖然能彈，可是鼓曲現念曲本，又有些來不及，不光是無此時光，但自己賣曲是假，報仇是真，投師學藝，實辦不到，想後思前，心裏悶悶，侍候他的小跑見他不安的情形，與他出主意道，楊寨主，樂戶中禁唱小曲，何不用開侯家後，專向各胡同兜攬坐家主兒，該你報仇日子到時，仇家亦許遇得見，慶和想一想，只好如此先試試看，休息了幾天，這日天氣非常晴和，小跑見他鎮日愁歎，勸他出門走走，慶和意懶心灰，他抱了三絃出門，小跑見他可憐，望着他的後影歎息，楊慶和何等英雄，只以沒了眼，便這般難起來，又想，若非因着爭風吃醋，何致受人暗算，人生在世，打算成名露臉，千萬莫和女人交接啊，古往今

來地人物，壞在她們身上的，真不知有多少呢，慶和不到侯家後，進北門，到大儀門口，小儀門口，許多富戶人家居住的地方兜攬生意，慶和把三絃彈起來，彈得神出鬼入，聽的無不說好，一家明日有壽日的大戶，把慶和叫進去試音，唱了幾番淮調，主人極口稱好，原來這大戶弄個書館中唱的作小屋，得專房之寵，明天便是她的壽辰，她最不喜那些忠孝節義的衛子弟書，唱衛子弟的徐八，是極出名的，叫了來說全本千金全德，她嫌不高興，打發到書齋中唱給書架聽，另着人叫唱小曲的，本然縉紳人家照例是不得唱小曲的，只以這位如夫人喜聽，所以慶和作上了生意，是日唱了幾段，壽星大喜，賞了二兩銀子，約訂明天壽日早來，慶和到次日又去唱曲，這家來了許多花界姑娘，有的與壽星是乾姐妹的，有的是親戚，以外還有主人認識的書館姑娘前來度曲，許多女唱的聽了慶和唱，無不說好，並有善彈拉的姑娘，把琵琶手琴來幫絃，鬧得十分熱鬧，慶和亦十分得意，及至擺飯，聽壽星發言道，鳳丫頭的病不輕，再分扎掙得住，在我的生辰，萬不肯不吃飯就走，我和她太好了，旋聽另一個女子聲音說，大家聽這位先生唱爬牆頭，都喜悅的甚麼似的，她聽了只擰眉，眼圈兒一紅一紅地，壽星攙言道，她不定怎樣痛苦呢，不在吾的好日子裏，怕她不落了淚，早早回去醫

治的好，一時大家亂着讓座位，不再談這節事，慶和心中七上八下起來，猜想着這病的莫不是小鳳她來應酬，聽了我的聲音，不忍再在此處呆下去，因而裝病走了，轉而一想，未必未必，應酬自有她媽大喜鳳呢，如何着她出頭露面，正自想呢，人來宣布擺飯，請先生入座，慶和說，我自己獨吃罷，我們行規，向來是不同客人同席的，主人說，是幾個能彈唱的，歡喜和先生親近的邀請同席，慶和此時心中惦念方才病的那個主人所稱的鳳丫頭，因此心裏懶懶地不要吃，當不過衆人面皮，只好入座吃麵條，席間衆唱的大捧他的彈唱工夫，有說有笑，慶和暗想，這番眼睛傷了，却得這些歌彈知己，一邊心裏感歎着，一邊用耳朵查訪鳳丫頭是否小鳳，飯罷，一無所得，又唱過兩隻小曲以後，外面有說有笑地來了女客，慶和於衆聲喧嘩以裏，已聽清楚來客是誰，她說，俺的小鳳在這裏碰見甚麼啦，回去哭得死來活去，以爲有病呢，大夫診了脈，據說是沒病，不肯開藥方，白花了馬錢，明明是大喜鳳的聲音，於以知道方才決定是小鳳無疑，慶和一陣未免有情，心中十分淒楚，正趕上有人頌唱明月五更曲，慶和把一腔子的幽怨，都着落在行腔用調之中，把聽的人們淒涼得甚麼似的，大喜鳳聽了這段曲子，知道小鳳的病原在此，草草應酬了一會，告假回去，夜間同張熱氣談起

話來，她說，我們千防萬備，不想應酬去，小鳳和姓楊的見了面，看相貌委實看不出，但他的彈唱，依然是數月前的手口，彼此耳鬢厮磨慣了的人，如何不能辨識，一定是聽他唱咧，見景生情，在所難免了，爲今之計，我們及早逼她從良，不然的話，往後少不了飢荒鬧，二人計議已定，從此留心替她覓尋從良的客人，這天，大喜鳳正在門前站立，忽見華月春走來，喜鳳見是財神的領魂旛，一把拉進院去，供奉烟茶，點心水菓，一面燒着鴉片，一面帶笑責備道，華二爺，咱爺兒們過這個麼，敬意早是謹具奉申過的了，如何把財神給隱起來，成月價見不着影兒，今兒要說個來明去白，說着把烟槍遞過去道，先抽足了，然後細細地與我招供，華二含笑不語，把槍接過，很命地抽起來，既足，乃對她悄聲道，董大人花了許多錢，你家鳳姑娘一味地冷淡，上次雖然住下，依然是同床異夢，怎不着花錢的人心寒，喜鳳說，二爺，咱咬個耳朵，如此如彼你看如何，事成了後，二八分帳，假如能有五千銀子，我落四千，你落一千，幹的麼，華二吸着水烟筒，含笑點頭，吸罷答道，這却是一水買賣，可是那邊我敢作主，你能說一不二麼，喜鳳道，你且困着燈，我去試一試看，月春二番睡下，對着烟燈閉眼兒，候她回信，少時，被她一巴掌擊醒，華二含笑不悅道，吓我一跳，她聽

了答道，我因喜出望外，不由的發起瘋來，好教二爺知道，那消三言五語，鳳這孩子，她竟慨然應允了，惟有一節，從良後不歸公館，另立一個小公館，這條辦得到麼，月春道，成，身價言明三千兩，中人不要回扣，多了時，統歸酬勞之用，二人口盟既畢，訂及三日後相見，月春寫了書信，差急足送往北京，殿撰見信甚喜，以爲夢想不到之事，來津後，回到喜鳳堂來辦理此事，殿撰見了大喜鳳，只說華老二造謠，鳳姑娘另有心腹上人，如何肯和我這看不上眼的人從良，此事若真，鐵樹亦要開花呢，喜鳳說，既然大人不信，且候她來你們當面對講，說話間，小鳳已走進來，對二人帶笑問好，殿撰以爲異數，她媽說，童大人在此，你把願意從良的話，講在當面，俺倆個說，他只不信有這事，小鳳挨近殿撰道，吾一個下賤女子，作太太有甚麼不情願，以前相待的薄情，正是試驗你心的真假，如今思想起來，你待我的情意，旁人是趕不上的，我再告訴你，我自從病了這一場，和病前大大不相同，好似兩個人一樣，皆因我到一家乾娘處去拜壽，她亦是門戶中人，如今當了太太，作起壽來，十分風光，我雖年輕，見了亦不容我不羨慕，從那日起，我膩煩這風月生涯，這烟花中，一天亦呆不下去，盼望着立刻當上正經人，可是從良之後，若是個等閒之輩納我，依然不能遂我

的心願，如我乾娘那般富貴，既然我媽和我說出你童大人來，我便是大富大貴的太太呢，有甚麼不情願，歸總一句罷，我如今只願意當太太，從前的用誰熱誰，一筆勾銷，這是我心腹之言，信亦在你，不信亦在你，殿撰聽了心癢難撓，很嘉許地答道，夢不想，你能猛進的向善，我一定成全你這好志氣，你媽說，不歸家，這事很好，歸家却費口舌，老太太爲人慈善，見了你自然憐愛，我們正太太，亦是賢孝的婦人，可是她不能容你這節，我敢保她一定是這樣子的，咱家房產多得很，騰一所出來，有三天，一切辦到了，是日，喜鳳堂中，因着少掌班從良的事，上下人等皆大歡喜起來，殿撰出了五千兩銀票，交華月春包辦，月春給大喜鳳三千兩，一百兩的叩喜賞錢，餘下的裝入私囊，數日後，諸事妥貼，這一天，吉期到了，小鳳穿戴起太太的官章來，衆姐妹羨慕，她自己照着穿衣鏡含了眼淚冷笑，大喜鳳見了道不迭的喜，勸她休得難過，好日子圖個吉利，小鳳與張熱氣大喜鳳磕了頭，又與衆姐妹萬福，然後上轎，華月春打着頂馬，一乘四人大轎，行走如飛，那消三彎五轉，便到小公館了，一所大四合的房子，一切的鋪陳設備，無不考究，雖非大事鋪張，凡是以前當過朋友的衆老先兒，一一地到來賀喜，作着揖趕着小鳳叫小嫂子，小鳳一一地答禮，一團正氣，把衆人

要羅皂的意思，全給打消，酒席既畢，人散夜闌，華月春住在前邊客房裏，庖丁住在門號裏，老媽子住在下房裏，殿撰有五七分酒，頭部昏昏地倒在床上歇着，條桌上的大蘇鐘，很沈痛的聲音敲了一響，梳裝桌上陳列着鏡子，梳裝匣，脂粉之類，小鳳脫去上蓋的衣服，祇穿一身小褲襖，在華燈之下越顯得姣小瓏玲，淨面之後，對鏡描眉，由鏡中看床上的殿撰，闔着眼，不知是否睡着，她慢慢的描着，旋聽殿撰有模糊說睡話的聲音，吐字不清，於說睡時，一轉身軀面朝床裏睡去，小鳳知他已入睡鄉，拋了描眉的彩筆，很急的把弓鞋帶兒繫緊，腿帶穗兒掖了又掖，順手扯過條紅綢的腰巾，用力的把柳腰兒緊勒，諸事停當，猛回頭，見窻帘上月光正映，立香軀，把帘角掀起，見庭中花木，在月明下很馴順地植立，靜悄悄萬籟俱寂，各室無燈，知衆人在睡，放下紅帘，扭身子再看洞房，一切陳設，雍容華貴，芳心自認，嫁到這般洞天福地來，亦不辜負自己的花容月貌了，轉而自警，呸，傻丫頭，你幹麼來咧，世界上，恩愛比富貴值錢哪，怎麼爲了這人的富貴，忘了那人的恩愛，狠一狠心腸，把富貴如浮雲輕視，旋將梳裝匣中藏着的一把匕首取出，在燈下見血似的挽手，紅得可憐，擊手中，把杏眼圓睜，由蛾眉緊蹙裏知她心中用力，輕輕地向牀前走着，身不自主地顫起

來，小腳兒軟得如踏棉花，玉腕搖搖，七首兒顫顫欲墜，正在欲退不可欲進難能的工夫，忽聽牀上叫月春月春，把小鳳吓得七首鬆了手，幸而把挽手抓住，心頭通通地熱跳，她右手把七首背在身後，左手捧了心，斜倚在桌前，細聽時，牀上無語，而鼻息之聲反作，她用袖口拭了頭上香汗，定定神，知他在作夢呢，二番抖起胆子，執緊了七首，掙扎着挪向牀前，離牀近了，忽聽窻紙作響把個驚魂甫定的佳人，新驚結合了舊駭，雙料價怕起來，細審時，原是風吹樹葉，打在窻上，小鳳嬌喘了多會，方才將精神再振起來，把心一橫，任甚麼亦不顧忌，一往直前地舉起七首，向着殿撰的脖頸刺來，顫哆嗦地玉腕，狠命落處，恰被殿撰的巨掌接住，殿撰武藝精通，孔武有力，滾起來大笑，縛雞似的把小鳳綁起，放在牀上，自把七首就燈下看時，見挽手上有慶和字樣，對了小鳳冷笑道，鳳姑娘，童某亦是個人物，甚麼人情世路看不透，明明心裏厭惡的人，忽然反轉面皮和他從良，這不是明明地其中有詐的勾當，那麼我既知道這個局面，何以又明知故犯呢，須知道童某花五千銀，直同糞土，高低娶你家來，試驗個水落石出，你只知在鏡裏看我，我何嘗不在鏡中看你，你扮演的雪艷娘，好不逼肖，幹麼爲妓，落在梨園演起搜盃記來，豈不是個好小旦，說着仰天大笑起來，正笑

着，華月春在外面敲窗，問出了何事，殿撰開了門，放他進入，月春見七首發光，佳人被綁，驚奇極了，端詳着小鳳雙蛾右邊畫得很濃左邊十分淺淡，不知是何緣故，出神一會，還是殿撰喚他道，月春過來，我好教你知道，她一味虛情假意，來與楊某復仇，你看，說着把七首遞給月春，月春心裏惶恐，覺得對不住人，轉面指着小鳳道，你這不識抬舉的賤人，華某把你嫁給童大人，何等風光，不說是從此去作好人，竟敢來此行刺，自家找死，休得怨誰，候天明，叫地保，抬你到縣署去，刀是證物，我是證人，謀害夫主，剛之有餘，殿撰幫腔道，對對，審上一堂，活不成了，小鳳聽了笑道，你兩個休得見鬼，我雖身為妓女，甚麼闊人貴官沒陪伴過，小小知縣他有何懼，你告我報仇行刺，亦要說出有何仇恨，方才來報，那莫你兩個謀害楊慶和的罪狀已成，我但願你二人得了罪，縣官判我怎麼死，我怎麼死，我死算甚麼，你兩個縱不能因楊某廢了命，姓童的，憑你這樣財主，官司完後，只好和華老二去乞討，我前思後想，計畫周詳，所以來和你們開這玩笑，經官不經，任憑你等，殿撰與月春聽了面面相覷，殿撰軟道，鳳姑娘，若非我佯醉裝睡，已經是性命不保，只當我已死過，前事不究，你的大仇已算報了，我二人重拜花燭，和你作為夫妻，與我家的太太，兩頭兒為大

，你意下如何，小鳳聽殿撰氣餒，越發不然起來，反哭道，你休來哄我，太太有甚麼希罕，我告訴你，那日在我那裏本當和你歸官，但是夢中睡語，算不得憑據，心中只有懷恨，並沒復仇的心腸，一天，我去與乾媽拜壽，正與慶和相遇，可憐那樣英雄，遭塌得不成人樣，但他的歌彈依舊，真使人見了不忍，你們和他何仇何恨，下這般毒手，及早將我交官，我們一同有罪，我方甘心氣平，殿撰見不是頭，拉月春到外間去說話，月春無法可設，只道，我家請大人養活着，把這罪案推在我一人身上罷，殿撰說，那如何使的，月春聽了把頭搖得波浪鼓似的駁道，是如此如此這麼辦，殿撰思量多時，只好按照他的法子去行，二人計議妥當，殿撰把五百吊錢帖與月春作安家銀，華二把錢交付老婆，囑咐她安分度日，然後回童家來，與殿撰訂規，自己到縣裏等候，過半個時辰，再送她到縣署，月春自到縣衙去說，然後殿撰用自己的轎子，把小鳳摺送到縣署來，殿撰一面與值日頭兒說了官話，一面投帖拜會本官，說了一套假詞，送到一份官禮，本官滿應滿許，殿撰去後，本官在花廳裏禁止旁聽審這花案，本然審花案是任人旁聽的，問官還須不避一切的細問，爲是使民知恥，以便戒一警百，其法至善，不過這案本不是花案，要作花案問，所以不敢公開，正堂坐了花廳，把華月

春帶上堂來，正堂拍案怒道，華月春，你身為童府清客，如何與姨太太通姦，月春叩頭哀告，自供年少無知，情願改過，請老爺從輕治罪，正堂吩咐崩起來，因他考過文童，從輕責了二十戒尺，上下人等都分了錢，虛張聲勢，打完跪伏一旁，然後帶上小鳳，正堂拍案問道，童張氏，你如何不顧體面，與清客華月春私通，如今被你的夫主捆送來署，有何話說，小鳳聽他的問話，知道殿撰改變了方法，她於是亦變了方法來應付道，這真是那裏說起，我是喜鳳堂的妓女小鳳，童殿撰是客，華月春是朋友，常到我審子去嫖，昨天他家娶姨太太，我是送禮行人情的客人，因為酒吃多了，睡得不自知起來，今天醒來，却在縣衙以裏，他自取他的小老婆，我自當我的婊子，他小老婆與人通姦，不把他小老婆捆來，反把我捆來作甚，諾諾，我明白了，他小老婆或是逃了，或是被他害了，却拿我來填陷，我是有領家的人，聞信自能前來聲冤，老爺休信他一面之詞，再說回來，童某既控告我等，他如何不來質對，打官司那有光審被告的，還求老爺傳他到案，我們當面對質，正堂怒道，你這刁婦，誰來和你嘔這閒氣，奸夫已經招認，你如何賴得過，小鳳冷笑道，華月春罪有應得，他如何不招，但我不淫婦，如何同奸夫放在一案裏問，正堂聽她供詞厲害，越發動怒道，與我打這刁婦

，小鳳聽說要打，不跪着了，坐在堂上，指着正堂道，姚錢串，咱是朋友，你和胡道台到我們窩子去，那一點待錯了你，甚麼勁沒和你上過，回轉身子向衆侍役道，衆位爺們看，他這個沒良心渣兒的，在我們窩子裏，趕着我叫妹妹，在他們衙門裏，逼着我認淫婦，正堂一聽，太有些觀聽不雅，忙吩咐押起來，再訊，急忙退堂逃了，衆人見了都笑，月春白挨了二十手責，小鳳却毫無苦楚，他真想不到十幾歲的女流不懼官，自己定計，自己受害，真算得啞叭吃黃連，說不出的苦，二人分別押起，此事宣揚地全津皆知，張熱氣怕連累，不敢到喜鳳堂去，大喜鳳不知就裏，聽說小鳳從良，不和家人睡覺，只和家人動刀，因此打了官司，懷着一肚皮鬼胎，殿撰花了許多銀錢，娶個劊子手來家，多虧華月春捨身到官，候着打深的人回報了過堂的情形，把殿撰氣得發昏章第二十八，昨日吃喜酒的朋友聞訊，少不得來此慰問，都以小鳳的行爲特奇，衆人走後，只有殿撰的密友杜紫藤大令未行，紫籐說，聞得小鳳從良消息，至以爲怪，不想她心懷歹意，暗藏不良，只是老哥官運的前途，不可限量，所以福氣催着你身後有眼，她來行刺，老哥居然把她拿住，此事險得很呢，假若老哥睡熟時，那又怎好，殿撰說，這小娘兒們，由她那面兒提頭兒從良，我便心裏不得勁，所以處處隱

防，席間你不是見我醉麼，我何嘗真醉，不過給她機會，好試她是否安着歹心，旋指牀裏壁上道，你見這穿衣鏡麼，這是我的保鏢師，她身臨以近時，我一翻腕子把她的刀的手接住，我的力氣，慢說是她，武榜眼陳國壁如何，亦不是敵手啊，這件事，我和正堂說了人情，不想他反被她子給難住，白白把華老二給責了手板，這豈不是糟糕，此事鬧得聲名狼藉，可又將她何處安排，紫籐說，那麼你還要她回家麼，殿撰笑道，把劊子手放在被窩裏，我可够了，身價白花，怎的由她去罷，但她能够不談和我從過良，最好不過，只是這樣還不易辦到呢，紫籐說，這事容易，縣太爺和我有金蘭之好的，我同他商量去罷，殿撰又把兩張銀條交給紫籐，紫籐一面口裏謙遜着說不消，一面接過去帶在口袋裏，坐轎子到縣署來，會見正堂，二人計劃畢了，然後各分銀條一張，紫籐回復了殿撰，謂諸事妥當，靜候好音罷，殿撰只得耐了性子，候正堂判決這案，救月春出獄，小鳳行刺，被押縣署的事，早由童宅裏廚師女僕等把真相傳說出去，外間紛紛傳起來，一日傳到畢玉的耳裏，心裏佩服小鳳的俠氣，買了許多用品和食物，來縣署探監，花了賄賂，被該管官人引到一間閒房裏相會，畢玉見了小鳳，先落下淚來，萬語千言，說不出口，小鳳毫無懼色，亦不悲傷，先謝了探望的情意，

然後把自己的行徑，由始至終說了，囑咐畢玉替她尋兩個人，傳兩件事，工夫大了引來的人怕被上官查覺，幾番催促，二人戀戀不捨地分手，畢玉見小鳳，小小年紀，居然俠肝義胆，這般行爲，足可與費宮人雪艷娘作鼎足之美，所以她囑託辦的事，樂於代爲効勞，先到喜鳳堂來，大喜鳳接見他，衆姊妹都來問好，畢玉使眼色，着大喜鳳把衆姊妹遣出，乃對她道，無事不來打擾，小鳳着我傳話與你，她聽了很驚異地道，畢少從何處見着我們的鳳，她究竟犯的甚麼罪，詎詎煞只不敢到衙門裏探她，畢玉說，她爲了楊慶和多情多義，所以蓄意爲他報仇，就將如何探知慶和爲殿撰所害，如何與乾娘拜壽巧遇慶和，如何見他苦狀決心復仇，如何假意從良，洞房行刺，如何經官兩造假供各等情，一一說出，然後把她要傳來的話，低聲兒說了，着她預備，果真傳訊時，千萬不要供錯，大喜鳳是久經世故的人，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忙說此事吾記着，畢少放心，萬無一失，畢玉將才去了，縣署來人傳女掌班過堂，大喜鳳毫不矜持隨差役去了，上得堂去，見小鳳和華二跪在供案以前，座上的老爺正說話呢，當由問官轉向喜鳳道，你是喜鳳堂女掌班麼，大喜鳳跪下稟道，小婦人張門王氏，開設喜鳳堂爲生，問官又道，據你女兒說，童宅娶姨太太，她去賀喜，有這件事麼，喜鳳得了

畢玉囑咐的話，毫不猶豫地答道，是是是，吾的大老爺，衆人聽了暗笑大喜鳳學演賣絨花的戲詞兒呢，問官忍笑道，你的女兒由你領去，休得再生事端，大喜鳳謝了恩典，當堂領了小鳳自去，問官旋對華二道，以後作事要小心，本當重辦你，姑念已經受了手責之刑，下堂取保完案，再生事端，一定重辦，侍役們都不解這糊塗案件，是違着怎麼個律例兒，殊不知這正是杜紫簾送來那張銀票在那兒作祟呢，畢玉從喜鳳堂出來，去尋楊慶和，慶和自那日堂會回來，知道小鳳業經認出自己並且因着自己裝病回去，心裏十分感激激她，因而傷感的鬧起病來，小跑與他延醫調治，展轉床第數日，方治漸次痊愈，從這場病後，慶和又復意懶心灰起來，這日悶極無聊，又不肯上街去攬生意，小跑雖聽人傳說小鳳的事，只不敢談，恐怕他的病再返回，後來想出個道理來，對慶和道，楊寨主，休得發悶，亦不必再罣記你那心腹上人了，不怕寨主生氣的話，他已經和熱客從良去了，你還爲她愁苦，那才無人知情呢，慶和聽了不信道，老二，休來騙我，她從良，談何容易，小跑說，這是萬人皆知的事，不信時，只管出去打聽，慶和想了想，此事只能打聽畢玉，他一定知道備細，又想，莫不成和畢玉從了良，果然那麼着，她還爲得是希冀着和我相見，轉想，不能不能，畢宅家規很嚴，如何

能容子弟們弄烟花巷的姑娘到家裏，左右思量，毫無端倪，忽聽小跑說，玉大少，怎想到這裏來，楊寨主新好了病正悶，你來與他開開心罷，畢玉掏錢遞與小跑說，老二，這錢你拿去買酒買菜，約莫着天將黑時再回來，我請楊寨主和你喝三杯，慶和攔阻，幹麼要玉少破鈔，小跑去後，畢玉道，有體己話兒，特來密談，打發他走，說着方便，可是你一病怎麼這般衰弱呀，慶和會了親人，不覺哭道，我祇爲了思念她，病了一場，聽說她已從了良，你當知道虛實，果真和人走了却好，省了我不時的牽掛，玉少，她真個走了麼，說罷歪着頭聽回話，那意思很希望是傳聞失實才好，畢玉見了可憐，轉嘔他道，可不是麼，我此來正是與你報信，慶和聽畢玉說小鳳從良是真，收拾起悲傷，換了苦笑，那副醜臉，畢玉看了駭怕，又復加緊一句道，楊寨主，從的不是別個，慶和很注意的現出冷靜態度輕輕聲調，極其鄭重地問道，莫非和你，畢玉否認道，吾亦配，她和童殿撰去了，慶和聽自己的情人，和自己的仇人從了良，由牀上掉在地上，暈了過去，這一來把畢玉嚇壞，他不知怎樣是好，扶起來靠在牀邊呼喚一會，方才悠悠氣轉，架起睡在枕上，慶和道，好好，玉少，天已不早請你回家，蒙你相待之情，來世變鷄犬報答，我到童某家裏放火，然後一死，畢玉很悔不該和他沒眼的

人開玩笑，忙着安慰他道，楊寨主休得動怒，都是吾的不是，可亦怨你性緊，不容吾由頭說至尾，慶和道，還說甚麼，左不過她貪圖富貴忘掉恩情罷，還有甚麼說頭，畢玉說，我偏說到末尾，慶和有氣道，請說請說，畢玉將小鳳從良之事，合盤托出，把個瞎了眼的英雄，痛個半死，畢玉候他哭到力竭聲嘶之後，方才接演前文道，她在縣署坐牢，都是你累的，你還怨她無情，慶和內愧，無話可答，畢玉又將小鳳着他所傳的話說了，慶和聽了覺得自己暫且死不得，眼雖瞎年齡在壯，爲了小鳳亦應當勉強活着，當下求着畢玉打聽小鳳的官司吉凶如何，當晚三人同飯之後，畢玉別去，次日，到縣署來詢問，值日人役說，不知是那裏走動來的人情，案子完咧，小鳳被她領家領走，畢玉大喜，順脚奔了喜鳳堂來，見着小鳳母女，她二人正吵嘴呢，大喜鳳見畢玉進門迎頭道，大少來得好，且與我們評評理，她打了官司，我提心弔膽，不吃不喝好幾天，好不容易巴結着完璧歸趙咧，她說自己是從過良的人，不能再混世，再嫁由自己了，憑天良說，吾得過她的身價，不該再干涉她後來的事，祇不過要嫁個成頭腦的，旁人跟着亦喜歡些，不，非要嫁那沒眼的楊慶和不可，這未免太顛倒了，當初因爲怕他，才把她送給他白睡，如今不怕他了，嫁他則甚，我正勸她，能從畢大少去亦好啊

，正這麼個工夫你來咧，畢玉聽了笑道，少灌米湯，我是不識灌的，她既然是自主的身體，就不用你掌班操心了，那麼她從我去你還要錢不，大喜鳳違背着本心道，分文不取的，畢玉作揖謝道，那麼我承情了，鳳姑娘，休得耽擱，我們即刻就走，大喜鳳欲待調唆張熱氣來生枝節，想一想畢飛鴻的了得，知張熱氣惹不起，只眼睜睜任畢玉不名一錢把小鳳領走，二人步行同赴楊慶和的住所，一路上遇着混混不少，看着眼岔，細看女的是張寨主的乾女，男的是畢寨主的孫少，若非有這二位，連男帶女，一併綁走，青年男女同行市上，有壞天津風俗，所以寨主們不許，這二人並非有恃不恐，實是無心及此，一路平安到慶和住所，畢玉喜極見慶和調侃他道，楊寨主你睜開眼看誰來咧，慶和正自不解所謂，多情的小鳳，早已哭倒在慶和的懷中，一縷馨香，無限嗚咽，把個末路的英雄悲極喜懷，撫着小鳳的頭髮道，莫非這是夢中，畢玉勸二人止住哭啼，述說別後之話，慶和道，鳳姑娘雖然不忘故人，可是我已殘廢，隨了我有何發跡，莫若與玉大少郎才女貌，却屬一雙兩好，有畢老太爺不許歸入家裏的時候，在外邊一切租房食用，好由楊某一入担負，我有得是錢，放着何用，知我那天即死，與其拋下，莫若成此美事，小鳳聽了冷笑對慶和道，若非爲你，甚麼公子王孫不可從

，青年不光畢大少哇，你如許我相從，我們圖一個白頭到老，不許時，門外有河，河是我家，允與不允，請講當面，慶和點頭叫着畢玉道，玉少，這是你親眼目親，她以死逼迫着辦的，日後休怨我耽擱了青春，畢玉道，異日倘有異言，我自作證，慶和喚了小跑速去沽酒買菜，我們在席上有要事相商，飲食既陳，四人落坐，席間慶和道，老二伺候我一場，怎忍分離，再說無人購買東西亦不成，不過這房屋太不够用，由今晚起，老二暫到畢老太爺鍋夥去睡，這裏的事，稟明了亦無妨，就便求老太爺派人給我尋房，眼睛雖然沒了，有了妻室，便須成家立業起來，小跑答應了，畢玉說，我和老二同去，飯後同到鍋夥去找畢飛鴻，給慶和租房，次日，飛鴻同小跑來會慶和，見慶和醜形似鬼，看小鳳美貌如仙，因此對於小鳳，不覺起敬，向二人道，你兩個，一個是成名的英雄，一個是奇特的女子，吾聽畢玉說你們的行徑，實在難得的很，鳳姑娘，我孫兒雖多，孫女尙無，你如不棄嫌我，認我作個乾爺，以後接叫來往，亦好有個娘家，小鳳聽了大喜，與飛鴻叩頭，飛鴻說，我有房子一所，送給你二人住，算作嫁粧，一切填宅傢俱，三天工夫，全能辦好，遷居之日，正式拜個天地，作個光明夫婦，休得草率，二人齊感大恩，數日後，諸事齊全，遷移過去，由飛鴻主婚，二人拜

了花堂，慶和由飛鴻主張，依然剃鬚修飾，仍是慶和當初模樣，只少了兩個眼睛而已，飛鴻說，既已失目，旁的亦不能幹了，縱有幾個積蓄，坐吃山空，亦非久遠之計，現時各處茶館頗興，大鼓書詞甚盛，你可以聯合同道，早晚到茶館裏賣曲，每日所入足以養活兩口人，既然有了妻子，報仇的事，亦可不談，再說你妻已經替你報仇了，還要想，以前死在你手下的人還有數麼，那麼，誰又找你報過仇，怨家宜解不宜結，從此安心度日，比甚麼都強，慶和聽了飛鴻這套言詞，不啻大師說法一般，自己方才懺悔起來，情愿忘却前仇，娶妻生子，賣曲度日，以不絕祖上香烟，不缺家庭用度作宗旨起來，飛鴻見他立下這番志氣，心中大喜，藉此又加勉勵他道，我們天津有混混，在遠年說，本爲是打跑異族重興明室，後來年代遠咧，此意早已無人曉得，可依然是助弱鋤強，獎忠勵孝，濟困扶危，重貞除淫，與評書裏的俠義是一樣的行爲，不過吾們是不出去雲遊天下，亦不廢娶妻生子的，評書裏的俠義一輩子不上家，及至年老回家，老婆都給生出孩子來，預備着當小俠小義，那宗事天津的好漢子不幹，如今你已是娶了妻的人，有老婆不愁兒子，只是你如何聯合同道，辦起一班鼓書的玩意來，你要早早設法的，那麼薦舉生意一層，只憑我一言，立刻就能走馬上任的，你自己亦

找着，我亦替你搜尋着，好在你有這手好絲絃，容易搭夥計的，飛鴻別去，慶和小鳳二人度着甜蜜的日子，仍用小跑買物作飯，畢玉亦不時來此閒談，小鳳以兄禮事畢玉，連日畢飛鴻爲了給慶和找夥計，及打聽各茶館聘用角色的消息，以便與慶和謀幹吃飯之地，這天早飯後，赴志誠信去聽玉爾福的相聲，行至樂壺洞地方迎面走來一人，向前與飛鴻請安問好，飛鴻辨識了一會，認出是天津縣班的散役張寶和，寶和說，老伯每天到各茶社去喝茶，怎的不到小姪開設的茶館去，飛鴻說，你幾時開的茶館，寶和說，有一個月了，走罷，賞小姪一個臉，飛鴻是有心人，聽得寶和新開茶館，以爲有機可乘，遂責備寶和道，吾和你父八拜之交，怎麼你開設生意，不知照我一聲，受罰，寶和笑道，罰小姪永世惠茶資如何，飛鴻聽了大笑，返身向西行不過三五十步，已到茶館門前，飛鴻見門口上懸着一塊黑匾，上刻三個金字寶和軒，下款是邑人沈兆灃題六個小字，二人進門，擇個座頭坐了，茶役沏了茶，只有三五個吃茶的人，館中十分寂靜，然內部修飾的很爲整齊，牆上懸着名人字畫甚多，可是都黏着紙條，條上有出售價目，原是寄售陳列的，二人飲茶間，談到茶館裏的場面，寶和說，幾檔子玩意，醒脾而已，頭場衛子弟書凌雲漢，是徐八先生的弟子，說玉簪記，二場華桐椿竹

板上唱段落子，三場張寶清羅雙全變戲法兒，四場宋玉昆唱大鼓書詞，有時候天氣太早，小姪自己唱段西城板，或是加一場神巧戲法，所爲是延長時候，省得茶友們木坐着，不過宋五先生脾氣太暴，動不動就急，又每每誤場，飛鴻說，他莫不是有鴉片癮罷，寶和說，那却未有，好在小姪自彈自唱，和幾套戲法伺候着，幾時場上一折腰，小姪就墊，飛鴻聽了不懂，寶和道，不怪老伯不懂，這是吃生意人的術語，唱到中間無角色上台了那叫折腰，用不重要的角色上場臨時替代着那叫墊，飛鴻笑道，你太博學了，甚麼三教九流都懂，寶和笑謙道，老伯抬愛，飛鴻道，咱遠話近說着，幾時宋五犯了脾氣不來唱時，吾薦舉幾個唱的，寶和問是誰，飛鴻一時回答不出，第一，慶和是個外行，第二，他是唱小曲的，小曲不能上茶館的台，乃隨機應便笑道，管保好，只是人機不可洩漏，不到臨時不能說出來，寶和轉了一轉眼睛笑道，老伯不言，小姪亦能猜着，京油子霍明亮那班人對罷，飛鴻故作疑陣含笑搖頭，瞠目不語，寶和見此光景，越發相信所猜的不差，飛鴻這天總算是把作生意的地方給找到，至於何時能以登台，尙無日期，把這消息告訴慶和以後，慶和反作起難來，小鳳兒他作難情形笑道，這不是立刻等着賺錢吃飯的事，最好從緩辦理，正說着話，鍋夥裏小跑兒來找飛

鴻，說賣估衣的鄭有找老太爺，領他各處尋找，原來在這裏呢，他現在門外候着，看那樣子有重大的事項，飛鴻出去相見，鄭有見了飛鴻，磕了個孝子頭，說吾老子死了，飛鴻說，找我辦理後事對麼，我走不動了，你到我家去，找我兒子要一百吊錢足夠，窮人不可富葬，鄭有磕頭謝了自去，飛鴻返到屋中，小鳳問何事糾纏這麼大工夫，飛鴻說，找我的是鄭有，他老子叫國勛，是個教授大鼓書詞的，爲人忠厚，生時不時找我，我是有求必應的，兒子串茶館賣估衣，亦很老實，如今國勛死了沒棺材，我破費一百吊津錢，好在給這一次，以後便毋庸零星散碎的給了，說罷大笑，旋又點頭啞嘴道，不非輕易，前世我欠他的亦說不定，小鳳叫道，爺，這鄭國勛亦不是有未出師的徒兒沒有，有的時候，飛鴻不待小鳳詞畢，忙說對對，我怎麼把鄭國勛忘了呢，聽說他手下徒弟多着呢，我辦我辦，這就好了，早，就是想不起來他，又過幾日，飛鴻來報信說，這就好了，今天鄭有到我鍋夥裏去躡謝，說他老子已經下葬，我當即問他老子的徒弟，未曾出師的還有沒有，他說年輕的共有四個，正在沒法開交呢，沒出師，自己出去上買賣，是沒人叫的，必須再投個師傅，把年頭兒湊足，歲數亦够咧，那時再出師，出師後便容易找飯吃呢，業已對鄭有講明，把四個徒兒滿歸慶和權着，省

得在鄭家囑裏，今天必來，正說着，小跑進來回話，說那天死爹的那人又來找老太爺，還領着幾個孩子來，說是求見，飛鴻說，快着他們進來，少時，鄭有領進四個孩子來，與飛鴻及慶和指引，四人與飛鴻及慶和請了安，一字兒排開，站立一旁，飛鴻問一個最年幼的，你叫甚麼名子，答叫小寶洪，問幾歲了，答十二咧，問會幾段唱，答會唱兩段鼓書，問姓甚麼，答姓朱，這孩子兩隻大眼瞪着，五官清秀，很有精神，只是皮膚黃黑，身子很弱，飛鴻暗想，這孩子是食水不足之過，再看衣服，穿的亦很襤褸，挨着看比較小寶洪長一些的這孩子，肉皮兒不但很黑，而且一臉大麻子，尤其是瞎了一隻眼睛，其醜萬狀，飛鴻問他姓甚麼，答姓李，又問叫甚麼名子，答小寶銘，小鳳從旁問道，你會唱甚麼呢，他害羞不答，鄭有代答道，放着鼓書他不學，專門愛唱靠山調，慶和聽了笑道，好，這個真是我的徒弟，飛鴻小鳳慶和三人同笑起來，鄭有不知何事，看着發愣，飛鴻說，楊先生亦是愛唱靠山調的，鄭有反覺失言，不敢則聲，慶和高興問道，寶銘你今年幾歲了，答道十三咧，飛鴻再看第三個，白淨臉兒，透着發黃，腰兒彎着，身體衰弱極了，滿臉上只見兩隻大眼睛，雙腮無肉，亦是食水不調之故，因問他道，你姓甚名甚，今年幾歲，會甚麼曲子，答道，姓王，名叫小寶

銀，今年十五咧，因為氣力不佳，沒學唱，學了彈三絃，鄭有從旁說，莫看他不能唱，彈的三絃却好，拉的四胡亦佳，先父在日，彈得累了，多虧他替彈呢，飛鴻看年齡最長的這個，生得儀表非俗，眉目清秀，白淨面皮，高身量，瘦腰肢，不但長像兒好，穿得亦清潔，問他姓甚麼，答姓劉，問他十幾歲了，答十八歲，問會唱甚麼，答道大鼓書，八角書，西皮二黃全會，只是唱不好，飛鴻見他說話有頓挫，帶身段，點首笑道，莫非你唱過戲，他慢條斯理地答道，因着大戲唱不好，才改行學鼓書的，鄭有說，他這條嗓子很奇怪，吱吱地鑽天兒，每一唱就跑到胡琴外邊去，教皮黃的師傅勸他改行，說唱大鼓隨便，有甚麼調門隨甚麼絃，戲台上不成，飛鴻說，那們大鼓唱的呢，鄭有說，據先父說他終究能以露大臉，胡十宋五霍明亮三位都要甘拜下風的，慶和攪言問道，你十八歲一定是大師兄了，鄭有代答道，他却是後來的，不過因他年歲長，所以叫這三個叫他師兄，慶和問鄭有道，那們他叫小寶甚麼呢，麻面瞎眼的小寶銘搶着答道，老師說過，共收四個徒弟，因他來了數目全了，給他就起了個全字，鄭有喝道，住口，小小年紀，多嘴多舌，曠氣，小寶銘羞得麻面通紫，飛鴻勸解道，小孩子懂甚麼，他說的話並無錯處，這不是你大家都在這裏麼，且聽我一言，鄭國

動與我相好，可以說得起過命二字，如今死了，鄭有又不是生意行中人，難以照顧你等，可是你小弟兄四個，又不能半途而廢，我如今給你們出個主意，楊先生一個人作生意勢孤，並且有茶館子邀他包攬幾場玩意，莫若你四個拜楊先生爲師，這是吾的房舍，很有餘房，你們都可以住在這裏，由楊先生管你們吃穿，誰够了出師年限誰出師，豈不好麼，鄭有忙說好好，快給師傅磕頭，四個人給慶和磕了頭，又給飛鴻及師娘磕頭，當日由飛鴻出資擺席，大家宴會，作爲四個徒弟拜師的典禮，席間，飛鴻問道，你們使用的樂器呢，鄭有說，都帶來放在院裏呢，吃喝既畢，飛鴻笑道，你大家不能白白吃我，大家要獻獻藝業，誰會甚麼誰露，小寶銀說，唱我不成，三絃我能彈，小寶全說，我新學的琵琶，可彈不好，小寶銘說，我拉四胡子湊合，慶和說，我打琴，你們有琴麼，鄭有說，有有，打琴拉琴都有，此時小跑早把樂器取進房中，各人都把樂器取在手中，鄭有給慶和支起琴架，放上打琴，送上琴簡去，慶和苦笑道，瞎着眼不知打得準打不準，打錯了不算，飛鴻說，我見失明先生琴打得很準，慶和說，先失明後學琴能準，先學琴後失明，就與那個不同了，飛鴻聽了很以爲有理，旋見大家都有活兒，獨小寶洪無事作，因問他道，寶洪，你幹甚麼，小寶洪道，都彈拉了，沒

人唱，我唱幾句梅花大鼓罷，飛鴻聽了高興道，小小年紀，會唱梅花調，難得的很，寶洪道，我大師哥編的八句喜詞，這曲名叫八喜，八句都是吉慶言詞，有喜壽事都是首先唱這段，鄭有說，亦真難得，先父嘗誇講寶全的心真伶俐，他能把這八句編成八個不重樣的腔調，真是再新鮮沒有，此時鼓架子支好，小寶洪敲了一下鼓，於是衆聲齊鳴，打起鼓套子來，鼓套子過去，聽寶洪唱道，喜只喜一門五福福祿壽增添，喜只喜福祿滔滔壽綿綿，喜只喜福如東海長流水，喜只喜壽比南山永綿延，喜只喜恨福來遲願壽遠，喜只喜愿只愿福壽二字常在眼前，喜只喜福共海天長萬載，喜只喜壽同山岳永延年，這八句唱完，真難得八句唱了八個不相同的腔詞，鼓板亦沒有脫節的地方，居然不黑板，把飛鴻樂極愛極，衆樂器中，數着小寶全琵琶彈得雨打芭蕉一般，跳躍的很，尤爲飛鴻所賞識，飛鴻掏出一百吊錢帖與慶和，着他給四個徒弟作衣裳，買鞋帽，慶和謝了，飛鴻和鄭有辭去，小弟兄四人都住在師傅家裏，一切衣食由慶和供給，比在鄭國勳家時好得多，飛鴻見慶和有了四個徒弟，並且是藝術很精，心裏高興，不時到寶和軒去喝茶，所爲是與慶和張羅生意，這天又去寶和軒裏，正值張寶和自己在台面上說趣話，細看他穿着很寬大的一件藍布大衫，知道他身上帶着戲法呢，吃

着茶細看，見他把趣話說完，由兩個茶役把台上桌子搭到一邊，他才手執着甌子變起戲法來，一轉眼的工夫，把甌子一揭曉，變出玻璃魚缸，由小至大，一共十八件，這名叫十八羅漢，見者無不驚奇，大家都以為是黏存一處的，他在台上聽見了，說諸位不信請看，他乃把魚缸一一地放在台上，大家這才叫好，他趁着大家喧笑間下得台來，後場是華桐樁串演一段大鼓書詞，唱得是御史私訪靈官廟，聽着很不是味道，大鼓含着蓮花落的韻調，唱完了下台，寶和二番上台去，對聽衆道歉說，今天宋五先生鬧病咧，在正道駕前請假，所以我和華先生每人加了一場，如今天氣尙早，我再唱一段西城，與諸君醒醒脾，大家聽了很高興，有的熟客人當場頌唱賀龍衣，寶和說，吾就謹遵這個題目唱，說罷落坐，把三絃彈起來，一套開場板彈得疾徐高下頗爲動聽，衆人喝了彩，寶和放下三絃，對台下說明道，西城調，本然是說整套的書有趣味，唱單段，就是把整套書中某一小節取下來唱，常唱的不過幾段子，如清烈傳裏的李剛哭獄，鏢打楊香五，鏢打秦尤，打馬洪，賀龍衣，九龍杯贊，芸香小院贊，又如施公案裏的天霸贊，哭賀天保，張桂蘭贊，執事贊，艷八哥贊，老媽贊，睡美人贊，打老道，四季景贊，今天我所唱的這段賀龍衣，是黃三太得龍衣以後，回家慶賀，其實爲得是

集聚天下英雄，尋找失迷的九龍杯，說明之後，彈起三絃來，用一口氣唱那首句黃宅內今天本是龍衣會，只十個字，便落了兩次彩聲，及至把全曲唱罷，吃茶的人，紛紛去了，所餘未走的幾個還在靜坐，都是與買賣字畫有關的人了，茶客中惟飛鴻未行，寶和唱畢，到飛鴻對面坐下，吃着茶與飛鴻聊天，飛鴻說，人言張寶和能唱，不想這癡好，不光是唱，戲法兒變得亦巧妙啊，可是宋五得的甚癡病，寶和咳了一聲道，那裏是病，和我嘔氣罷了，他非要把茶資多加十文，和我平分，我以為新生意，好容易早晚上滿堂客位，何必又加錢，再說許多園子裏都是名角唱着，一旦加錢，勢必減少主顧，他聽了說我看不起他，因此請了假，我明知他沒生病，可是我決不去探望啊，老伯，上次不是談過有一班生意人很好，那麼由明天起，可以來這裏上場麼，飛鴻說可以，先不用講份金，寫上清客串玩票三天，好，再訂規章程，不好，由第四天停止，連車費都不要出，當時由管帳的用黃稿紙寫了報籤，本園特約清客串，小寶全，小寶銀，小寶銘，小寶洪，早晚準演大鼓書詞，門前合台上各貼一張，晚場時寶和在唱西城的場上，把明日添聘新角上臺一事，對聽衆報告了，當晚上都傳遍了各茶館，黑茶樓亦是個著名的茶館，聞得宋五與張寶和鬧了意見，寶和軒已然接了新角，忙着備

了禮物，煩托熟識宋五的人，與宋五送了禮，當時聘約妥停，宋五正生悶氣，接受了黑茶樓的聘約，十分歡喜，次早宋五打發人與館主送信，寫黃報貼出去早演藍橋會，晚演馬鞍山，這是宋五最拿手的曲子，寶和軒的字畫商，每晨赴各園兜攬生意的到寶和軒說，宋五今天早晚兩工在黑茶樓唱，吃晨茶的紛紛傳說起來，到午後，飛鴻領了慶和及四個徒弟帶了樂器來上館子，與張寶和引見之後，同至彩房吃茶，寶和與慶和在彩房計議妥協，共上三場，一場梅花調，一場淮調，一場京大鼓，是日早場因有新角出台，所以特別賣了滿座，前場的衛子弟，蓮花落，鐵法都過去之後，清客串上場了，飛鴻見他師徒五人唱得是一場梅花調，儼然那天試演一樣，依然是小寶洪打着鼓板，唱着八喜，不過今天加着多打了兩個曲牌子，聽衆們都稱奇異，難得幾歲小孩子，居然能够在鼓板上翻出許多的花樣，又難得幾個孩子的絲絃，這般熟練，這師傅真不知費多少教導工夫呢，飛鴻見聽的人捧場，心中歡喜，亦隨着衆人叫好，這場唱畢了，小寶洪下台休息，到飛鴻前請安問好，鄰近的客人都伸着脖子對於寶洪問長問短，寶洪退歸彩房，此時台上的寶銀寶銘都亦下了場，獨留寶全彈着琵琶，慶和自己彈着三絃，唱着淮調，這一曲見景生情，唱得無限淒涼，本然聽衆們都聽鼓書慣了的，

如今聽淮調，很覺着味道新鮮，在唱的每個落腔以後，起句之前，師徒二人，又鬥了幾套花板，落了不少的彩聲，這場下去，寶和怕他師徒過於吃累，忙着請下台去休息，寶和加演一段西城，上場去，對聽衆言道，本園今天約請清客串師徒五位演唱，真是以前未有的好技藝，聽諸位叫好的聲音，就知道不是我代他們誇口呢，還有一場京大鼓，算爲大軸子，不過他們師徒太累了，休息一會，這工夫省得諸君木坐着，我來孝敬一段李剛哭獄，其中有一段哭贊，說至此處，大家不約而同地贊許，寶和笑道輕易亦不敢唱，趁着今天諸君虎駕很齊，這段一口氣貫下去八百多句，又是自己隨絃，實在不易，衆人又捧了好，他才調動三絃，唱起李剛哭獄，天津地方的人，本然淵源着燕趙多悲歌之士，所以聽了西城調的哭贊，都鴉雀無聲地靜悄悄領略，這段曲子，真唱得十分蒼涼，十分悲壯啊，寶和唱得聽衆們又興奮，又哀慟，好大一會才完畢，放下三絃，抱拳向聽衆告了獻醜的謙詞，立時衆聲畢舉的道了勞音：因爲寶和是玩票性質，所以聽衆以四城子弟之禮相待，不以生意人同視，下場後，慶和對寶和的西城十分傾佩，寶和對慶和的淮調亦非常的恭維，此時料理台面的人，喊了一個上字，慶和的三絃，小寶銀的四胡，小寶全的鼓板，上台後打起鼓套子，一派的花梢熱鬧，這

是警力笨不警行家的藝術，聽衆只覺悅耳賞心，其實不算甚靈能爲，打完鼓套，四聲齊寂，小寶全對聽衆交代生意人的規矩道，學徒小寶全，初次上館子，學得粗糙賤藝，大鼓書詞，不過是才學乍練，唱得好與不好請諸位多多原諒，再說學徒吾亦是本天津人，諸位叔叔大爺們亦沒有不捧我小孩兒的，聽衆在台下私議，說這小孩說話語甜，不狂氣，可捧，又聽他報告曲目及本事道，今天唱段甚麼呢，唱一段熟中透熟地目錄，昭君和番，這件故事，出在漢朝，只因北地單于，屢次犯邊，中國並無大將臨敵，因此把個昭君送往北國和番，所以招出爭端的罪人是誰呢，就是善畫丹青的毛延壽，至此大家捧好，誇講他口齒伶俐，他接受彩聲已畢，把鼓簡木板拿起道，不要緊自說話，言多而語失，你二位把絲絃彈拉起來，我就至至誠誠地敬獻這段昭君和番，聽衆又喝了彩，四聲作處，奏了一個小過板，聽他唱起八句冒兒來，一塊頑石生長在山林，能工巧匠鑿成石人，頭髮不梳千年順，衣服不洗萬載新，瓢潑大雨洗了它的面，太陽真光當作手巾，石人若有三寸氣，亦作爭名奪利人，八句唱完，把大家都聽直了眼，因爲這詞句與衆不同之故，旋見他停了唱，又復說起話來道，這八句是冒兒，不在正唱之內，所爲是聽聽噪音，合合絲絃，如今請諸位賞下耳音來，學徒這兒敬獻這

段正曲，說罷，又復奏起樂器，悠悠揚揚地唱起，寶和聽了對飛鴻誇講道，他這條嗓子，唱大鼓太相宜了，怎麼用怎麼有，日後在生意人羣裏，不難爲王稱尊，宋五胡十都够年齡了，他才十幾歲的人啊，前途不可限量，及至台上唱完了，聽衆無不說好，從此慶和等師徒五人，就在寶和軒裏吃了生意，三天玩票之後，寶和給定了份金數目，早晚兩工，津錢一吊五百文，怕飛鴻嫌少，向飛鴻道歉，飛鴻道，真是不在少處，余三勝如何，亦不過唱三千文，胡十宋五成名露臉的人了，只拿五百文哪，憑你園子上了滿堂客，亦不過二百人，早晚四百人，每位茶資三十二文，歸總才多少錢哪，足矣足矣，自從慶和等五人在寶和軒上台以來，各茶館爲競爭起見，都紛紛聘約名角登台，宋五歸了黑茶樓，胡十唱着三德軒，霍明亮唱着天福樓，玉爾福在至誠信，閣德山在會鳥樓，這幾處茶館子鉤心鬥角的幹起來，眼睜睜地飯盤，誰着誰奪，這工夫，有個吃生意的韓永德，由唐山來，帶着一班唱包頭蓮花落的，有夏四，白三，白四，大樑子，佛動心許多角色，永德與黑茶樓掌櫃大張四相好，便投奔大張四去，張四專喜歡這般人，於是便在門前出了不日開演的報子，宋五一聽，立刻動了怒，當晚便告了假，寶和軒的座位，不敷坐起來，加了許多凳子，寶和見客人增多大喜，詳細一打

聽，原來今晚上黑茶樓沒開絃，心中暗暗狂喜，不大工夫又得一報，說是黑茶樓貼出黃報，明日開演包頭落子，還有個小坤角兒呢，寶和聽了把喜意消沉，悶悶地堵在心頭，無聊極了，走過去與飛鴻說了，飛鴻安慰他道，那却無妨，好吃蘿卜的不吃梨，聽大鼓的主兒，買賣學生多，聽狗男女唱包頭落子的都是无二鬼，他不聽落子就去逛堂名呢，你指望他們來聽鼓書，不花茶資他還嫌無興味呢，寶和聽了，如吃了順氣丸似的改變笑臉道，老伯，真有的，吃鹽比小姪還多幾拾筐呢，吾以為妨礙的生意呢，正得意間，又有人來報信說，宋五先生與霍明亮合了夥，由明日起，都在天福樓上台，這一報，不僅寶和直了眼，連飛鴻都覺着此事不妙，慢條廝理，對寶和說，明天，一邊是新玩意，一邊是添角色，你園子裏，可不知上座如何，明日我早場去聽包頭落子，晚場去聽天福樓，然後來與你報信，你大家明天亦要出個新的方法，吸引着客人，免得到旁處聽去呀，次日午飯後，飛鴻到黑茶樓吃茶，掌櫃大張四見了十分恭維，敬了乾鮮果品，親手敬茶，本然包頭落子，是一種下品的娛樂，是日所來聽的人，都是些歪戴帽子，衣服不繫鈕扣的人物，聞鼻烟，撮鐵球的主兒尤其多，飛鴻是天津第一條好漢，大張四對他不過點頭之交，今天藉着本館主人資格，大套近乎，爲得是

着這些鷄毛蒜皮的英雄看，畢飛鴻這般了不得的人物和他相好，今天包頭落子班新張，居然親身光臨，這一手兒，真警動了不給茶資的人們，早些預備了錢，放在自己面前，以免丟醜，大張四毫不經意的觀察了一下，知道這劑藥下得很對，益發把流言放出去，這次是與畢老盟兄夥幹的，這風聲出去，誰敢來聽襯戲，不但很馴順的給茶資，還不敢公然滋事，大張四除了自鳴得意外，暗暗佩服英雄還讓老前輩，年輕的人，能煞亦警不動人，此時場上拉了捨不開的架子，班主韓永德親自出馬，一時鑼鼓喧天，響了個烏烟瘴氣，照例唱了發市喜的吉祥歌詞，然後開戲，第一齣是夏四和大樑子的四賣，唱的又滑稽，又妖冶，因此落了無數的邪好，第二齣是白三白四和佛動心的長亭餞別，唱得情致纏綿，只以詞句文雅，所以落好很少，第三齣是夏四犬樑子佛動心全本的賣水，是一段苦戲，算是忠孝節義的玩意，聽的嫌麻木，此時天氣已然不早，賣夕點心的都露了面，甚麼煎餅果子，糖三角，素包子，糖蒸餅，糖糕乾，各色的托盤，在人胡同中亂串，客人早被大葉茶灌得餓了，紛紛亂買點心，大張四見館中秩序雜亂，授意與永德，偽稱爲主道點唱，賣水的後半齣由中間打住，重拉架子，這規矩是取法於梨園，凡有點戲的重跳加官是一樣路數，架子拉完，館中的秩序已然恢復

，檢場人報告，底下這齣是班主韓永德，同他兒婦叫小順福的唱一回陳琳救駕，班主扮演陳公公，順福扮演寇宮人，她今年才九歲的孩子，和好老韓永德對唱，許多搶板，並且還是跪着唱，真是難得的很，報告得一般聽衆多鴉雀無聲起來，及至出得場來，這小順福年雖九歲，那模樣够十三四歲的，生成得眉目如畫，尤其是裙下紅菱，使人疑是寸趾，寂靜一會，忽然羣彩亂作，及至翁媳二人，跪地設誓一節，對唱好幾百句，唱了個工力悉敵，飛鴻見了不覺歎息，隣座客人驚問歎息的原故，飛鴻說，人生在世，爲了吃飯，甚麼方法都生出來，因而甚麼可驚可嘆的事亦都會有了，唱蓮花落本是妓女們的本等，男子甚麼不可以幹，偏偏將男扮女來向裏邊擠，由此已經看出人的活着不易來了，可是還不成，又把女孩子拉入男扮女裝的隊裏來，這宗營生，不光不能着人歡喜，凡是有心人見了一定會悲傷的，此時已經歇了場，堂倌喊了晚上見的口號，聽衆散去，有幾位年高的客人，一邊慢慢地收拾自己的衣物，一邊湊過來聽飛鴻演講，都聽着對胃口，大張四重新沏了好茶，擺了精細點心，陪侍着飛鴻飲食，少時韓永德下了粧，來與飛鴻請安，退下去之後，飛鴻接演前文道，世上人越生越多，都要活着，怪，每天還非吃飯不成，因而人們便亂想出路了，只要能得錢罷，怎麼將

男作女，將女作男，全都肯爲肯作，亦不計較中國是禮義之邦了，大張四見飛鴻發牢騷，怕於自己生意有關，忙着解散五七位聽者道，今天我請畢老太爺便飯一叙，特邀諸位伯父叔父作陪客如何，聽的人知道這是逐客令，一面口中謙遜，一面答迎着去了，飛鴻怕擾了張四，晚上還得來此捧場，說另有約會，辭了張四，自去吃飯，因爲天氣尙早，慢慢遊逛着，不覺走入侯家後的東口，於暮靄蒼忙中，倏見燈火萬家，大街上已經充滿了酒肉之臭，及烟花裏流走出的絃歌之聲，像姑們乘着小轎的跋來報往，飛鴻見了又勾起適才的感慨，正信步行着，路北鴻昇園的掌櫃高海，覷着大肚子在門口閑立，見飛鴻走來，忙喊老太爺，獨避侯家後，不拄拐杖，好身體，好福氣，今晚擾小姪一頓便飯，飛鴻知他不肯收錢，而又愛財如命，故此死不進去，高海說，慫不賞臉，我是狗，飽堂的出來解勸，爲甚麼着我們掌櫃是狗呢，老太爺請進來，鬧得飛鴻無法，只得進去，進門是十來間明着大散座，高海說，上樓，樓上雅座乾淨，飛鴻不肯，在散座裏檢個座頭坐了，將才座下，見走進幾位吃飯客人來，細看都是很熟的茶友，曾經擾過人家酒飯的，今日不期而遇，飛鴻大喜，見有補還機會，忙着立起招呼，一同上樓到雅座中，大吃大喝起來，席間痛論各娛樂場裏角色，數中一位老者道

，莫看現時角色多，日後真有出息的，要數寶和軒裏新上台的甚麼小寶全，小孩生的冠冕，好條喉嚨，口白亦好，天津人北京口音，就是這條，即是吃好東西的根本，一位年輕些的道，天津人如何能學北京口音，大概他是京油子，老者道，你沒有我知的詳細，前三年他在北京學戲，因此說得一口好京腔，後來我在上海作洋藥莊，他到上海去唱戲，亦該着他不吃戲飯，我還記得，他那次貼的是空城計，只因他是天津人，爲了捧同鄉起見，凡是咱天津幫旅申的人，都去捧他的場，升帳一場，那叫甚麼念大引子，大家不懂，都直着眼睛聽，老者引申說，就是連說帶唱，起首羽扇綸巾四輪車的那一套，衆人方才明白，老者飲了一杯酒，接演前文道，唱這大引子却是落了好，後來該唱正在城樓觀山景了，胡琴拉了幾次過板，只見他張嘴，有人說，新角兒鬼搭牆了，彼時我亦不明白，後來才聽人細講，因爲許多名伶聽他唱，他年輕又是新上台，心裏一矜持，把戲詞兒忘了腦袋，那敢情叫作鬼搭牆，從打那次才不唱的，後來我亦回到天津，他亦來津學大鼓，拜鄭大瓣子爲師，鄭大瓣子的名子叫國勳，亦不是國恩，磕頭那天在天后宮前大樓裏，我在那裏喝茶正看，誰想他大鼓却唱的這麼好，人生在世，該吃那盤飯，該穿那家衣，都有定數，謬天而行，是不成的，衆人聽了都

以爲然，此時已經紛紛起座，漱口擦臉，都搶着掏錢付帳，堂倌知飛鴻請客，不接大家的錢，樓下堂倌聞信跑上樓來，說諸位爺們休搶，我們掌櫃惠咧，飛鴻聽了笑道，老二，莫信高老海的話，你聽過落馬湖那齣戲裏樵夫的詞兒麼，不擾，是瞧不起我，擾，是害苦了我啦，大家聽了全笑，飛鴻掏三吊錢帖來惠了賬，大家一同下樓，高海隱在小間屋裏不敢相送，衆人出門，邀飛鴻去聽坤書，飛鴻說，恕不奉陪，我生平不進坤書館，衆人見他謝絕，只得拱手謝了擾飯，分手，畢飛鴻到天福樓去吃茶，上樓去，見樓上已上了不少的客位，開場是英致長說永慶昇平的評話，學着山東人口音，在說馬成龍三吃白禿子的目錄，水烟筒和旱烟袋冒出來的烟，薄霧一般籠罩着聽衆發笑，英致長說到節目上換場，底下是閩大眼的戲法，變了兩個絹燈戲法下去，一個絃師上場撥琵琶，一雙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子，隨着琵琶唱蕩調，一邊歌着，一邊舞着，抬手動脚，一般一樣，如影隨形相似，聽衆喝彩，飛鴻打問茶友，據一個知底細的說，侯家後有一家大班，老鴿子是上海人，由北京下來，有兩個姑娘，大的叫賈怡紅，二的叫林黛玉，此外有兩名丫頭，怡紅的丫頭叫小雕，黛玉的丫頭叫小換，不知因爲甚麼那鴿子把兩個姑娘帶往上海去了，臨行把兩個丫頭賣給絃師馮四段，四段便是台

上彈琵琶的那個，這兩個唱的，高些的是小雕，矮些的是小換了，馮四段把她二人教了蕩調，預備着要向落下下處裏送，想發財呢，談話時，霍明亮的大鼓已上場，唱的是戰長沙，好條黃鐘大呂的嗓子，震得聽曲的人耳鳴，紛紛議論他比孫菊仙的嗓子還高大，下場去，樓主上台報告，邀一位玩耍的子弟唱西城調，此人名叫郝峻山，少時，上台來，二十一二的年紀，黃頭髮，黃眉毛，近視眼，自彈自唱，唱了一段萬君兆問病，唱得無限悽涼，據他說，這段的腔調，非平常西城調裏所有，名叫芒字腔，是久已失傳的一段，能唱的只有他一人了，峻山下場後，是宋五上場，宋五上場來，打完鼓套先不唱，對聽衆言道，學徒伺候爺台們二十餘年，如今亂世爲王，出了許多旁門邪道，蒙哄爺台，實是真假難辨的年頭兒，現在爲着討爺們歡喜，竭力編製新的曲詞奉獻，預先把報簽貼出去，憑學徒一字不識，要把第六才子這部書，編爲一段大鼓，名子叫作西廂記，不過狗嘴吐不出象牙來，把鶯鶯紅娘張生都作時人看待，只管討爺們歡喜，不管有情理沒情理，聽衆笑着稱贊，宋五又道，今晚上伺候爺台一段藍橋會，唱起來氣充力沛，字正腔圓，夾帶着滑稽梯突，落了彩聲不少，散場後到寶和軒來，入門見寶全唱子期聽琴還沒完場呢，散場後聽衆散盡，只剩下寶和和慶和師徒五

人，飛鴻乃把黑茶樓與天福樓的景況說了，寶和說，今天咱館子裏上座不佳，非標新出異不足取勝，再說宋五編這塊六才子的新活，委實可懼，怕大家各自回家，各出心裁，務必用新的玩意把聽主引過來，計議已畢，大家分手，由此起，各茶館爭強鬥勝，各聽主到各館子門前去看報子，誰家寫得熱鬧，向誰家去聽，數日後，寶和軒裏貼出報簽，上寫名角小寶全，早演子期聽琴，晚演昭君出塞，加演西皮二黃等字樣，這報子貼出去，早場一點鐘就上滿了座位，飛鴻很高興，老早的便來寶和軒裏和茶友們聊天，聽衆們紛紛議論着，有的說，大鼓書裏如何會跑出西皮二黃來，真是聞所未聞的，再慢說親眼目睹咧，有的說，娛樂一道，越新越好，向後看罷，說不定大戲裏加入時調大鼓變戲法呢，有的說，人都是喜新厭故，日久天長，就許落子館裏非唱大戲不上座呢，有的說，戲園子台上，終有一日男子不吃香，角色們都是女的呢，有的說，說不定落子館把爲主的蓮花落都免去不唱，有的說，戲園子裏，終須不用十幾個戲碼，只一個好角色，便用一齣戲支撐一個園子，有的說，局面是千變萬化的，如今花旦戲，名叫小戲，是打補丁的玩意，正角來不到加一齣的資格，不知何年何月花旦戲壓大軸子，憑你唱多好的老生花臉沒地方找飯吃去，直裏亂到了梅花調上場，方才把

大家的談鋒截住，梅花調下場，慶和唱一段靠山調，在唱以先對聽衆說，俗語說得好，梆子腔上不了台，何況靠山調，通俗的靠山調亦不敢登台敬獻，這段子是天津才子孟思野老夫子所編，曲名叫作四季樂，全曲是描寫四季的景緻，并無寡婦思夫，妓女想郎的不堪詞句，再者還有一個好的地方，所有這段曲子，前後三百多句，是集的古今詩句，和五經四書，並古文裏的成句，唱出來恰似一個人想出來的一樣，這真是大才子的筆墨，這曲子經過十來位翰林老爺改正過的，只因爲句子裏沒有家常話，吃唱的人，誰都懶念學，學徒亦不甚熟，唱到那裏忘了詞兒，咱就換京大鼓，這曲子是言前轍，首句用的是千家詩七言第一首第一句雲淡風輕近午天，說罷，自彈三絃，小寶銘給拉着四胡唱起來，有些讀過詩書的聽了說好，其餘的人都啃起木梨來，又不能說不好，說不好，正所以證明自己不懂，於是看着懂得的人叫好的，亦幫同叫好，多一會，這段才唱完畢，聽衆叫了好，底下小寶全上台，聽衆們聚精會神的聽這段子期聽琴，怎的加演西皮二黃，小寶全打罷鼓套子言道，天津各茶館裏，因爲諸君福大，催的我們生意人亂出主意，不知怎樣要討諸君歡喜，今天學徒斗胆把鼓書以外的腔調，攙入鼓書以裏唱，以前的老師傅們都沒有這麼唱的，這算由學徒這兒破格，至於順聽

不願聽還不得而知，諸君賞下耳音，學徒便伺候這段加演二黃的子期聽琴，起首依然是列國諸侯亂紛紛，出了許多名士與能臣，唱至閒撫一曲消閒闕這句，三絃與四胡，立時變作胡琴與月琴的聲音，鼓詞亦變成反二黃，寶全本是梨園行出身，西皮二黃是他的舊藝術；因此唱得格外受聽，聽衆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暗暗叫絕，直唱至孔仲尼歎顏回才高命短，又加入一句咳那命短的人哪，行一個長腔，然後收到大鼓書的腔調上，唱底下的猛聽得琴絃斷了一根，把俞伯牙嚇走了神云云，至此羣彩畢喝，齊歎聽止，這消息傳出去，到晚場早就賣滿了坐位，寶和因爲心裏歡喜，請慶和師徒及飛鴻在櫃房吃晚飯，席間，飛鴻看着小寶全道，想不到你小小人兒會露這麼大的臉，那天我聽過了天福樓，很替你們耽心，看這上客位的情形，宋五這次要栽到小孩子手裏，飯後，再看館子裏的客位，上了個滿坑滿谷，前幾場唱着的時候，聽衆亂着交談，其意若曰討厭，快快下去，換上小寶全唱昭君出塞罷，好容易才盼到小寶全上台，一陣碰頭好兒叫過去，全場中岑寂得落針亦聞，鼓套子打過後，唱起來，聽過這段的客人，考查着與前次所唱的腔調分毫不差，及唱至中國裏有一個佞黨奸臣毛延壽這句，由毛字起，便改了二黃腔調，一直唱至只殺得中國裏無人臨陣爲止，底下才把大

鼓的腔調改唱，以前聽的人們都細心的領略，沒工夫去喊好，及至二黃已畢，才放開喉嚨喝起彩來，當晚落了這滿堂紅的好兒，從此大街小巷很有人衍着哼哼，除了鼓詞中三大宗匠胡十宋五霍明亮耻於彷彿以外，餘如華桐椿，劉恩慶，葛文通，彭如海，宋恩銘這些三等角色，都仿照着學起來，由此寶和軒裏的客位，上得總比旁處爲多，宋五聽得這消息，晝夜背誦西廂記的詞兒，這日天福樓貼出今日早晚準演新編西廂記的報條，寶和請飛鴻去聽，看看上座情形，飛鴻去得很早，頭場還未上，可是客位已上到六成滿，宋五正和幾個熟客人聊天，洩他那滿腹牢騷，聽他冷笑着說道，這都是沒有的事，老先生留下的典型，誰敢不遵，誰想到晚生下輩就敢隨意高樂，好端端大鼓加入二黃，日久天長，終有喧賓奪主的一天，起首唱四句大鼓，以後唱一段西皮或二黃，又省勁，又新穎，到那時，唱大鼓的飯盤，都要斷送在發端的這人身上，說罷歎息，旋聞一個吃茶的人駁他道，唱大鼓亦是唱，唱二黃亦是唱，怎的唱二黃便斷送了飯盤呢，宋五睜一睜瞎眼道，你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鼓若以二黃爲主起來，凡是打算吃戲飯學而未成的，都扎入大鼓行中，那飯盤豈不有關礙，大家聽了都附和着說有理，天福樓掌櫃怕宋五再說出難聽的言語，忙着暗暗知照他，畢飛鴻在此，

宋五知飛鴻是漢奸，忙着改了談鋒，說些旁的，掌櫃忙命頭場登台，拍了醒木，茶役喊了壓言，立刻衆聲齊寂，宋五藉此機會，住了談話，進入彩房中去，由評書一場一場至於末場，客位上了個十二分滿，宋五上場了，對衆宣言道，本樓地方不大，容不得許多虎駕，因此今天早晚兩場都貼了西廂記，早場聽了的晚場可以休息，讓出座位來好着沒聽着的來賜光，再說今天是生曲子，不知唱得好與不好，文詞更莫計較，古人今寫，無非博諸君一笑而已，說罷唱起來，把個小紅娘形容得活龍活現，博得彩聲無數，唱完後，聽衆紛紛議論，有謂黨還是老的辣，有的說是胡鬧，左右兩黨許多口角，飛鴻到寶和軒時已散了早場，慶和師徒還沒回家，飛鴻把天福樓的盛況說了，寶和甚爲憂慮，對慶和說，咱還得想法外之法，出奇制勝，今天咱的樓空了許多，怎樣把天福樓的客位再引回來，方出胸中鳥氣，賠，賺，不算甚麼，只是一時並沒辦法，大家不歡而散，由此日起，宋五連貼了十日西廂記，賣了早晚二十個滿，寶和軒每日賣六七成座，把寶和氣的不時喉中打嗝兒，慶和師徒無計可施，宋五聽得此信，喜歡得險些把雙目睜開，這天畢玉去看慶和，還沒回家，小鳳說，連日他師徒愁得甚麼似的，遂把寶和軒和天福樓打鬥之事細說一遍，畢玉說，這不是犯愁便能了事的，容我

想個方法，非把宋五這點仙氣兒破了不可，小鳳說，大哥如能有此神拿，不光解了他師徒之圍，連老太爺亦要喜歡呢，正談話間，慶和師徒已經回家，小鳳把畢玉的話對他師徒說了，慶和說，你能把這關給打開了，底下就好辦了，畢玉臨別說，候我的信罷，數日之後，宋五得到一個狠不入耳的報告，說寶和軒今天貼出一段新編出來的曲子，名叫拆西廂，晚場便唱了，宋五聽了氣得躁脚道，怎麼着，孫飛虎來了，西廂都拆了，好好，吾和霍先生換場上，我到寶和軒聽他這西廂怎麼個拆法，拆得有理，另說另論，拆得沒理，豁出我這條性命去，和這羣左道旁門的東西幹一幹，大家勸不住，只得依他去聽，掌櫃怕鬧起事來，因為自己的茶樓，正在畢飛鴻的治下，心裏駭怕，約出靠近的二位茶座兒，說明內情，煩這二位陪了去，宋五穿了掌櫃的衣服，俏皮華麗，又戴上一副墨鏡，由二位茶座陪了，到寶和軒而來，一則是晚場，二則上得客多，三則誰亦想不到他改變容裝來此聽鼓，本然宋五的西廂名頭遠大，如今忽然有人拆起來，何等引人入勝啊，宋五本然是唱完了晚場來的，他和霍明亮換着場上的，明亮上台時，他才到寶和軒來，到時已經時是末場了，三人坐在最後邊，宋五喝着茶聽台上的鼓套子，打得花梢，心裏暗笑，鼓套子住了，聽台上交代道，今晚虎駕甚齊，

非常榮幸，想諸君都爲了今天唱這段新玩意而來，這段拆西廂，亦是天津才子所編，詞句雖然不多，着人聽了痛快，學徒聽人說，西廂記這部書是沒道理的，如今經才子編出這段曲子來，真可以把西廂這部書批評的和封神榜西遊記一樣，無憑無據，宋五聽至此，氣得喘橫氣兒，既而鼓板絃索雜作起來，忽聽一個極清亮尖銳的嗓子唱道，崔鶯鶯獨坐香闌手托腮，叫聲紅娘你過來，姑娘我有宗不明白的事，至到如今未解開，宋五聽了搖頭道，曠而無味，隣座的人都厭惡他批評，用眼釘住他，又聽底下唱道，那張君瑞本是唐朝讀書客，咱們娘兒們，本是宋室年間二裙釵，唐宋間隔數百載，這一段無稽情書何人造了來，宋五聽了這四句，以頭畫圈歡喜道拆得好，聽到後來有句云，想當年咱家老爺作主考，屈過人家好文才，想必是，才子一氣回家轉，坐在家裏亂編排，俗語說，真是真來假是假，黑是黑來白是白，夜明珠埋糞土真假難辨，單巴掌拍不響事從兩來，聽衆一齊叫好，宋五聽其尾聲道，好一個聰明伶俐紅娘女，幾句言詞把西廂兩拆開，聽衆亂着叫好，夾雜着評論，此時已經喊了明日早見的口號，宋五隨衆散去，由二位同來的送回天福樓，宋五靜夜自思，聖人真不愧是聖人，他說的後生可畏，果然話不虛傳，照這樣子門法，真不得了，或者自己出一趟門，或者他

們離開天津，方不致兩敗俱傷，數日後，北京下來人找霍明亮，辦一個大宅門的壽日堂會，囑托他有新角約着。可要京口，怯口不要，宋五一力保舉小寶全，霍明亮求天福樓掌櫃傅三去見畢飛鴻，轉約小寶全到北京走一遭，飛鴻此時既得意小寶全之露臉，復得意自己孫兒畢玉編出這段拆西廂，把宋五西廂詛的氣餒給打消，如今又有人約小寶全赴北京去走堂會，一口應承下來，因為慶和等師徒四人是衛口，不能隨往，只小寶全隨着霍明亮赴北京去了，這工夫，因為黑茶樓得罪官面兒，被地面官加了個有傷風化的罪名，把落子班給驅逐出境，黑茶樓只准賣清茶，因此之故，寶和軒雖走了小寶全，天福樓雖走了霍明亮，依然客位不見十分的少，一日慶和得了個時病，趕救不及死了，小鳳亦受了傳染而死，從此這幾個徒弟就風散雲流了，小寶全得了信，到天津來，慶和夫婦已經埋了，由畢玉陪他到墳前哭奠一番，這墳地亦是畢飛鴻所贈，雖祇半畝，周圍樹木不少，夫妻合葬在黃土一坯之中，墳前一個石碑，刻着奇夫奇婦之墓六字，小寶全認得是畢玉所寫，謝別了畢氏祖孫，仍回北京去了，飛鴻見慶和夫婦不過一兩個時辰，雙雙棄世，心中十分傷感，想起自身偌大年紀，何必在光棍堂子裏再混，家裏銀錢甚廣，莫若洗手享幾天清福，假說有病，一連多日不到鍋夥，二寨

主富大塊去探視，飛鴻裝作垂危的樣子，叫畢玉寫了遺囑，交付大塊，大塊哭着接了遺囑，回鍋夥去接收大寨主的事業，從此小直沽鍋夥裏再亦沒有飛鴻的事，飛鴻聞得大塊已當了大寨主，鍋夥中平安無事，不再裝病，每日領着重孫到茶館去喝茶，度着安閒歲月，光陰荏苒，這年飛鴻慶賀九十整壽，壽誕在五月五日，既作壽日，復慶端陽，小寶全由京來津，一來與飛鴻拜壽，二來與師傅上墳，衆人見他，福催貌轉，儀表非凡，據他自稱這幾年在北京生意很好，人緣甚佳，業經成家了，大家都替他歡喜，他候着嘉賓齊集的時候，唱了一段百山全圖，以介眉壽，唱得賀者大悅，小直沽寨主富大塊送了許多唱的來，大鼓小曲戲法蕩調，鬧得十分熱鬧，晚席已畢，涼棚下門了四桌十胡，賭的主兒都是各路有名的諸侯，輸贏甚巨，富大塊查點所邀的票手，只馮四段這場蕩調沒到，心中不悅，又不好自己說出來，免得爲各路諸侯所笑，自己和自己發悶，裏出外入熱鍋上螞蟻一般，少時，馮四段偕同小雕小換及跟包進門，四段且不拜壽，對着大塊請下安去，說大爺，大塊說，閒話少叙，這工夫才到，好大鴛子，及早給我回去，湯冷飯涼還唱甚麼，飛鴻見了忙着解圍道，富老大你去休息，這事交給我辦，大塊不敢回言，只得躲過一邊，四段及小雕小換等與飛鴻拜壽，飛鴻說，

吾還沒吃飯呢，來來，你四個和我同吃，吃飽了再唱，四段請安道，已經吃過了，大塊聽了有氣，紅着臉走過來，方要發言，被飛鴻向他一沉臉，大塊忙着縮回去，小雕和小換，不約而同的相視而笑，飛鴻見她二人笑得可愛，因問她們道，你們真吃過飯了麼，小換說，在佛照樓吃的，飛鴻道，我能掐會算，你們照像去了，小雕說，沒照像，看人去了，四段忙着回話道，老太爺知道，數年前的瀟湘館不是侯家後的大班麼，少掌班林黛玉去上海作生意，如今來天津了，她是兩個小徒的乾媽，今天去看她，因為留吃飯，所以來得晚了，大塊聽了越發怒了，紅着一雙醉眼遠遠地釘着四段，飛鴻見不是頭，忙着吩咐四段快快唱罷，唱畢一段一朵紅雲，飛鴻賞給小雕小換四吊錢帖買粉，打發四段等去了，大塊對了畢玉暴怒，老太爺這脾氣真要不得，饒誤了公事還賞錢，把這些人們都寵得不規則起來，飛鴻說，富老大，你雖當了寨主，究竟年輕，倘若是花錢叫唱的，來晚了不成，你邀請的是票手，拿着賣錢的技能給咱來白唱，若還胡亂挑眼，明着不敢惹咱，背下亦要咒罵，他來晚了，自知有罪，那敢望着有賞，如今不但罪，反而有賞，他該怎樣感激，我們作事，不要使窮人有怨言便好了，這一套話說得大塊諾諾而退，在座的無不佩服飛鴻的大仁大義，馮四段同了兩個徒弟

回家，十分感念飛鴻的好處，對小雕小換說，今天畢老太爺一垂手，我們便要吃姓富的苦子，都是你二人要看人，耽擱了時光，依我不理她，何致於出此亂子呢，她二人聽了師傅謾怨的話，亦很後悔，小雕小換所看的這人，於三年前，在侯家後瀟湘館班子裏，當着姑娘，開班的鴿子，叫作半截觀音，養着兩名妓女，大的是賈怡紅，二的是此人，花名林黛玉，她二人拜馮四段爲師，學習蕩調，還養着兩名丫頭，便是小雕小換，亦隨着四段學唱，當時，天津的樂戶，多是堂名下處，南方鴿子來津開設的，叫作大班，比着堂名下處價目大一倍，班名都起得很風雅，瀟湘館的賈怡紅，雖是少掌班，爲人老實寡言，冶遊的人，給他公晉了個木雕美人的綽號，喜作男裝，看來似個佳公子的模樣，只以不諳風情，遊人都不喜接近她，因此他妹妹林黛玉的風月生涯，便如山陰道上，接應不暇了，半截觀音發的財委實不小，官場中人，因爲瀟湘館清幽雅靜，等閒人不去裏亂，都到這裏吃花酒，富紳們喜交官長，因而亦到此間來，關少們震於林黛玉的艷名，亦多來此買笑，半截觀音在上海北京雖當了多年的慣鴿，自恃練達人情，洞明世事，所以到天津來作生意，祇以婦人之身支撐一切，並不尋條好漢作頂門壯戶之人，馮四段不時相勸，她只不以爲然，據她說，各大碼頭，惟獨天

津的錢容易賺，天津的客人好伺候，花錢買臉的多，計較斤兩的少，比較北京上海大不同呢，北京有勢的人，喜歡以勢欺人，天津有勢的人，不但不以勢欺人，還不敢承認自己有勢力，上海人有錢的更不用講，即使沒錢的，亦要擺虛架，吹牛皮，作空心大老官，天津人沒錢的始終不見登門，有錢的亦必裝作無錢，可是使起錢來，劉海似的灑，四段說，你只知富貴的人許多好處，倘有一天遇上本地的地痞七棍惡少訟師這些人的一個，你便知在天津作生意的難，難於上青天呢，她爲人多疑，屢次經四段的勸告，以爲四段居心叵測，藉言語的恫嚇，要拚靠於她，並由此佔據四個女孩子爲己有，因此上四段越勸她越疑上生疑，四段見纏不聽忠告，猜透了終須這生意作不長，在黛玉芳幟下門寶的幾個散財童子中，各不相下的有一富一貴，富的是鹽商之子岳八海，貴的是道台公郎胡玉生，他二人的老子，一個是巨富名紳，一個是現任道憲，都仗着有人替生財，所以揮金似土，論錢財固不知鹿死誰手，論人物則別分霄壤了，胡玉生長得貌似少女，言動風雅，岳八海生成的不但是滿面加圈，而并且還是獨具隻眼，既麻且瞎，仗着廣有銀錢，花叢中都知道岳八公子的大名，這二人鎮日拈酸吃醋，林黛玉居間調停，很費周張，八海明知自己的尊範不堪領教，他費盡了拉攏，把衆

鹽商家子弟隊中凡有殘疾者均羅致了來，給他陪襯着相貌，楊秀秋是個禿頭，黃積士是個鷄胸，韓再信是個癩腳，李器侯是個駝背，這幾位都在天津八駿之數，俱是喝動乾坤的闊公子，他等都是一般謾怨不來父母，把模樣兒安置得這般不得人意，於是發狠的把爹媽的錢向外謹具奉申，大概各該父母等，亦自愧工作殊欠研究，致成續惡劣，只好任他們胡鬧，不加責斥，藉以自贖前愆，這五星聚義之後，舉八海爲首領，誓與胡玉生等決一死戰，玉生呢，輕易不離黛玉那裏，他以瀟湘館爲家，以半截觀音爲媽，以林黛玉爲妻，晝夜起膩，有一次，正趕上秋後天氣，在午飯後下起一陣秋雨，雖然不大，却是老不止住，到了天夕時候，方才雨過天晴，斜陽雖則出來，顏色慘淡的難看，又加着金風颳起，吹得人都添上夾衣，八海見此情景，秋興殊濃，打起聚將鼓，把四位難兄難弟集中起來，說出一番計較，大家無不興高彩烈，認爲及時行樂的良圖，立刻準備一切，及至諸事齊畢，紛紛上轎，同到瀟湘館來，這行人於暮靄蒼忙中，一窩蜂相似，至館前停步落轎，他五個一位位下得轎去，踱進院來，走入屋中，坐於椅上，小雕晉烟，小換獻茶，只這牛鬼蛇神的相貌，配上稀奇古怪的衣裳，於是乎一邊笑倒賈怡紅，一邊樂壞林黛玉，毛夥們忍俊不禁，娘姨等鬨堂大笑，樂得直喊腸

子斷煞哉者，半截觀音也，胡玉生偷看五人，相貌穿章，各有各的可笑之處，獨眼麻面的穿着白夏布長衫，外套着青布棉坎肩，禿頭的穿着藍亮紗長衫，外套着紫摹本緞棉坎肩，鷄心的穿着黃葛布長衫，外套着米色寧綢棉坎肩，癩腿的穿着生絲紡的長衫，外套着黃摹本緞的棉坎肩，駝背的穿着白芙蓉紗的長衫，外套天青緞的棉坎肩，玉生於絕倒之餘，忽然想起一事，他想梨園中若是演登台笑客這齣戲，這五位上台，可以不用上裝，正在這工夫，胡玉生的三個友人來找，一個個綺年玉貌，衣飾麗都，闔班中人，見了這幾位，想想那幾位，不由的又笑一陣，八海明知是這麼一回事，並不在意，此時林黛玉賈怡紅等都擠在胡玉生坐的屋中去說笑，半截觀音怕八海見怪，走來張羅，她說八爺奈何枯坐着，陰天下雨上梁山豈不有趣，秀秋聽了喊起來道，掌班幾時學得我們天津話，懂得上梁山，對，給掌班募雙花鞋穿，半截觀音張羅拉桌椅，放上新牌，立時乾鮮果品，點心蜜餞，貢獻了不少，八海是主人，沒入座，秀秋，積士，再信，器候四家鬥起紙牌來，八海見自己屋中有了牌局，心裏自滿，向掌班挑眼道，你們姑娘連牌局都看不入眼，只貪戀窩伴着熱客，半截觀音見八海挑眼，忙着到玉生屋中，對黛玉作個嘴臉道，八爺牌局你不去看，他挑了眼，我無法纏，只在這裏

死纏作甚，黛玉見不是頭，只得過八海屋中去周旋，玉生候着掌班走後，同衆友人商量，掌班明明要我們的牌局，只我們多不善於，這便如何是好呢，友人道，花叢中作場面誰不讓誰，他們鬪牌，我們猜枚，隨便用四個錢猜一二三四，未嘗不可以賭，玉生說，不熱鬧，必須鬧得火熾，衆人皆知，方才合我心願，另一友人道，大家擲骰如何，玉生說好好，忙喚來人，預備骰子，立時吆五喝六，鬧得十分熱鬧，形容得八海這屋裏安靜得很，八海心中不自在起來，候着第一個牌二十把門完，八海着停止，吩咐叫紅杏山莊來小竈吃便飯，傳出去，少時小竈便到，玉生亦要叫小竈來，黛玉笑他傻氣，阻止他休得和岳八打鬥，你們餓了出門吃去，回來看他們的笑話，豈不是好，玉生知道相知怕他費錢，罷了賭以後，偕友人到左近飯館去吃，在八海以爲玉生與自己嘔氣，誰知他不戰自退，落得自己和自己幹起來，覺得索然無味，半截觀音見雨下裏打不到一處去，亦隨着敗興，並亦猜測出女兒向着玉生，自己拿下主意，只巴結岳八海，却可以得些實惠，酒席既畢，半截觀音惠了飯帳，打發莊子裏人等起身，因有牌局，賞了岳八等的轎夫聽差二百吊牌底，五十吊飯錢，轎夫頭目上去回話，並謝少掌班給賞，八海一計算，這桌飯連酒錢得五十吊，掌班共開銷前後合計三百吊，銀莊

合一百五十兩，這水子怎樣開發呀，盤算一會，啞然自笑起來，四友人吃了掌班的飯，爲酬庸計，只好繼續再鬪一個牌，所爲水子抽得多些，此時玉生等吃飯回歸，見這邊依舊鬪牌，玉生仍擲骰，黛玉假意說嫌吵得心亂，着他們安靜吸烟飲茶，所爲是與玉生省錢，局既不加繼續，當然把水子開下去，只不過有四十吊，玉生看不過眼，添了六十吊，黛玉嫌多，把五十吊錢帖塞入玉生口袋裏道，烟花寨裏是填不滿的坑，過陰天遣興玩玩罷咧，那能算得牌局，忙叫來人，把五十吊錢賞下去，友人們見黛玉待玉生處處真心，俱都傾佩，大家枯坐，十分無聊，黛玉說，吾新學得琵琶，着小雕小換唱起來，大家遣興如何，友人們齊聲說好，黛玉由壁上摘下琵琶，先彈一套梅花三弄，大家說好，手腕既然靈活，然後彈起蕩調來，只聽小雕小換唱道，聽說離別吾的魂不在，想當初咱們相交，是你找着我來，是我找着你來，是誰找着誰來，到如今你拋下這相思，着誰着誰着誰害，唱得哀感頑艷，足使聞者銷魂，歌者腸斷，把大家都聽傻了，曲終後，黛玉的眼淚，灑滿琵琶，含笑自問道，吾今天怎麼啦，不自覺流了這些淚，再看玉生，不知幾時睡在床上，以臉貼枕的哭呢，黛玉放下琵琶，趕忙的去慰問他，費了許多蜜語甜言，才把玉生勸得笑了，玉生對黛玉說，我甚麼亦不因爲，

只這曲子文詞與腔調忒感人了，又見你眼淚流得很多，彷彿心心相印似的，你落淚我不能不哭，其實自己是不知不覺的，友人們見他二人熱到極峯，都爲之羨慕或嫉妒，聽那屋裏叫，說牌局散了，黛玉趕過去看，見八海正數水子的數目呢，八海點了所抽的水子，約有二百吊，遂對半截觀音道，這個數目太少了，拿下去賞給娘姨毛夥們作下錢罷，這兩個牌，吾給二千吊牌底，半截觀音忙着喊閻院的男女下人來謝賞，只黛玉毫不言謝，半截觀音見黛玉的神情太壞，只得咬牙講着場面話道，過陰天玩玩罷了，算不得牌局，賞那許多牌底則甚，賞了下錢就算了，八海道，掌班你不要很好，要我亦沒有，她聽了暗暗叫着聯珠箭的苦，黛玉知她後悔，對她微笑，她恨在心中，故作未見，依舊作出笑臉向八海咬硬，起誓，決不要牌底，八海說，你要亦罷，不要亦罷，我說了二千吊，准給二千吊，只我現時手下不方便，我明天與你送到，掌班你可放心，掌班拍手打掌笑道，賞我我還不領呢，明天送來有甚麼不放心，八海聽了搖頭道，你放心我，我還不放心你呢，掌班聽了大笑，叫道八少爺，勸你少飲，還飲到這般顛倒，你有甚麼不放心我的地方呢，八海說，假如我今天走咧，明天有了應酬，不得工夫到你這裏，你一定疑惑我酒醒明白和你失信，找上我的門去，豈不着鄰人耻

笑，如今我把一件物件放在這裏作個押包，憑我岳某，萬不能把押包東西不取，你呢，亦信我不肯栽這樣跟頭，縱然三天五日不來，亦能放心忍耐，候我來取，說着話，把外套的青布舊棉坎肩脫下，很莊重的遞給黛玉，黛玉同了鴛鴦的面，不敢不接，但嫌污穢，接後扔在床上，看了自己的手，蹙着眉心，表示着厭了，八海見了囑咐道，掌班，這坎肩是我心愛之物，且莫等閒看視，我們走，明天再贖，掌班說，外邊天氣越發冷了，八少衣單，宿在這裏罷，八海說，我是求之不得的，恐怕你主不了女兒的事，黛玉聽了搶着答道，我媽辦事都無計較，信口開河，胡少爺從進門便說宿在這裏，如今又留下岳少爺，我可沒有分身法，八海聽了笑道，掌班，我說甚麼啦，立起身向外走着說，明天早見罷，半截觀音無語，送八海等上轎，進房來責備黛玉不會作生意，黛玉說，凡事有個先來後到，再說一般都是花錢的人，姓岳的宿下花錢，姓胡的宿下不亦是花錢麼，我不挑剔誰住下，只按先後次序，再說姓岳的已經連牌底都分文未給，再留他住，豈不還要記帳，媽你休信他裝模作樣，據我看打着財主虛名，也許是空心大老官呢，你看胡少爺那樣不比他強，她媽聽了生氣道，凡人要說出公道話，就今天說，只岳八少的賞錢，就比姓胡的牌底多着幾倍，莫看他穿得不齊整，那是和

我們鬥笑，只他僕人們穿的衣服，那一個比不上姓胡的一夥人，黛玉聽了自知理短，遂另尋話頭兒道，胡少爺牌底雖少，咱已經實在得着了，姓岳的雖然吹着牛的說給兩千吊牌底，可是一文錢咱亦沒見呀，指着床上作押包的棉坎肩笑道，不值二百文的衣服，放在這裏，抵押二千吊，豈非笑話，半截觀音道，吾好着你學一招術，這背心還不定有甚麼稀稀罕兒蘊藏其中呢，黛玉聽了冷笑道，難道裏邊還藏着元寶不成，她媽說，那亦說不定，待我看來，取在手端詳一會，見五個扭子不是通常用的銅疙瘩，落下環兒來，得知是特製的金質空殼兒，那空間各孕着精圓大珍珠一顆，掌班舉給黛玉看，再捏一捏坎肩的薄厚，覺得裏邊所續的不像棉花，拆開一段看時，並非棉花，都是天津的錢帖所續，取出一搭看數目，每張都是一百吊，半截觀音對黛玉道，這背心少紮值十萬銀子，學着，以後休得小視人，黛玉見輸了理，拋下她媽，到玉生處說了此事，玉生是四川人，未見過天津這般蠻幹的，值十萬銀子的東西，等閒拋在妓院裏，倘被隱藏起來，又無證據，如何討得回去，心中計較着，無論如何，自己亦非岳某對手，意態很爲落寞，幾個朋友，亦知岳八富而豪放，玉生作事拘束，終須要在岳八的面前有跟斗栽，都如是想着，故屋中顯得岑寂起來，黛玉見此光景，正色對玉生道

，胡少，你休意懶心灰，俗語說，鴛子愛鈔，婊子愛俏，岳八這種舉動，只能動我媽的心，我是厭惡的，我的客雖然很多，真心相待的只你一人，休得氣餒，財主着他自己去富，預吾們甚麼相干，這一番言詞，把大家說得轉靜爲動，當夜送客留髡，黛玉和玉生盟了嫁娶，到次晚，八海來還欠帳，掌班很珍重的把坎肩原璧歸趙，並說明其中奧妙，大家已知，囑咐八海以後休得如此冒險戲耍，八海亦很以爲然，掌班因八海給了兩千吊的牌底，心下過意不去，強迫着黛玉留八海住一宿，黛玉因昨夜與玉生有約，從此不得與第二男子相好，所以推作有病，八海並不放在心上，到次日又來隨喜，見掌班母女口角，掌班到八海面前訴冤，說黛玉壞了良心，不好生作生意，着她留八少她推有病，當夜却留姓胡的住宿了，這片火上澆油的懇訴，不由八海不惱，再加上衆朋友的不平，八海才一怒走了，誓不再到瀟湘館去，並由此戒了荒唐，他的手下人等，因此沒有特殊的收入了，推源禍始，都是胡玉生林黛玉二人，因此不日的勸着八海復仇，又加上八海的朋友，都是喜動不喜靜的惡少，把八海說的活了心，八海只承認花錢，至於怎麼辦理他全不管，他的驕夫頭目喬三，是窩窪的人，喬三的妻弟魏虎，是當地鍋夥中的寨主，喬三在主人處領了錢，去找魏虎，說明此事，魏虎久想和

岳八海拉攏，只是沒有機緣，如今有此機會甚喜，既然得錢，又復得交財主，在喬三前告了奮勇，着喬三轉達八海，他帶人攪擾瀟湘館，務使胡某不再登門，然後還須那婊子登門叩請八爺到班，不辦到這樣子，誓不甘休，喬三着魏虎全權辦理，回去靜候佳音，魏虎帶了四個心腹弟兄，同到瀟湘館去了，半截觀音因八海連日不來，甚爲思念，見黛玉毫不介意，只窩伴着玉生晝夜厮纏，玉生近日來時，亦不帶朋友了，他和黛玉耳鬢厮磨的厲害，半截觀音時時防他二人私逃，這天晚上，燈火初明，還未上客，黛玉顧不得吃飯，加意梳裹，半截觀音料知玉生少時必到，悶在心裏，吃飯間，聽有客到，說話粗重，她向院中看時，原是五個歪帽散扭的匪徒，忙找馮四段，四段因感冒回家服藥去了，她怕毛夥娘姨等不善辦事，自己走過來，見五人怒目橫眉，看了駭怕，則見一個聞着鼻烟的人道，聽說你班子裏有個甚麼玉，叫她來陪伴大爺吾，掌班帶笑道，諸位老爺，小女林黛玉，她洗臉了，就來就來，說着回頭打發毛夥出去，叫黛玉快來，自己與五人張羅烟茶，黛玉聽催她快去見客，以爲岳八海回心轉意又來咧，所以故作身分，梳粧雖然完畢，自不動身，因此耽延，五位客人有所藉口，先把屋中的陳設，掃數摔砸，黛玉聰明不是八海，再欲來見，而又不敢了，正在不可開交

的工夫，胡玉生適至，拿出道憲少爺身分，在院中喝到，那裏的匪徒，竟敢捧砸，來呀，叫河北汛官去，把他等細走，魏虎想，此人既說大話，必非等閒，倘被官人堵在院中，必要出乖丟醜，但是光棍不着人羞面皮，一使眼色，帶領四弟兄搶到院裏，指着玉生道，你這小白臉子，是那下處裏的像姑，敢把魏寨主交官，寨主先打扁了你這兔蛋，說着，左右開弓把玉生打了五七個嘴吧，回頭對弟兄道，有甚變風着他颳去，量他亦溺不出一丈二的尿來，弟兄們下，五個人左右搖擺着長袖，藐視着一切的去，黛玉哭着把玉生架進房去，半截觀音是飽經世故的人，忽然明白，這必是岳八海使出來的，若是擾娼窩的，只有打龜打鴿的，捨了窩子裏人不打，只把客人打了，一定是有用意的，想一想，八海所花的錢甚多，這屋子傢具，所值有限，並不報官，再想把玉生打得不輕，頗與自己出氣，像無此事的一般，吩咐毛夥收拾屋子，照常營業，只苦了黛玉，見玉生爲自己受這般大苦，哭得淚人相似，玉生連牙都被打活動了，只不敢說疼，反安慰黛玉，說並無痛苦，二人連哭帶講，一夜未睡，真是盟後復盟，誓畢再誓，愛情更深，互成知己了，玉生受了這頓毒打之後，其心不甘，打算與自己老子說明，又以家規甚嚴，不敢說在娼窩中出亂子，千思萬想，想出一個計較，他想起

天津府知府李興武是個有作爲的人，素日又很巴結自己，於是去找他閒計，玉生見了興武，把被打的事，訴說一遍，求興武給設法出氣，興武說，這事是咱手掌中事，着他死，不能活，可是打你的人，姓甚名誰，家住那裏，以何爲業，都要訪得明明白白，免得辦錯，玉生說，爲首的自稱姓魏，是天津人的口音，按照打扮看來，十有八九是混星子，興武吩咐，把值日頭役劉洛傳進，問他各鍋夥裏的混混，有姓魏的麼，劉洛亦是混混出身，毫不思索回答道，窩窪寨主魏虎就姓魏，玉生問，怎樣相貌身量，劉洛說得甚爲相符，玉生說，就是此人，興武說，有了爲首之人，餘匪着落在他身上指拿，當下出了票子，交給劉洛，立等魏虎到案，劉洛與魏虎，在數年前打過羣架，雖然言歸於好了，只是積恨不消，今天傳票落在手中，自幸報仇機會已到，帶了四名散役，赴窩窪左近去尋魏虎，魏虎正要回家，與劉洛中途相遇，劉洛道，魏盟兄，小弟尋得好苦，在此處相遇，正要到府上去請安呢，魏虎聽他言中有物，遂道，劉老哥，有話請講當面，藏頭露尾，叫旁人恥笑，劉洛笑道，敝上府大人差派小弟奉請盟兄一談，不知爲了何事，盟兄賞臉罷，魏虎聽了大笑道，原來爲此，我們一同前往，劉老哥把線給小弟戴上罷，劉洛正色道，魏盟兄胡說，小弟經手的事件，要與盟兄損傷

了臉面，誰還交小弟作朋友呀，咱兩走着，小弟前行一步，魏虎心裏怕他給自己上鎖，一路上千人瞧萬人看，所以用話把他買住，他既不加鎖線，因而少放寬心，聽劉洛說的光棍調，忙道，劉老哥言之差矣，你是官差不由自己，兩走着成什麼公事，倘被你的仇家看見，老哥是十年大軍的罪名，咱一同走，劉洛和魏虎平肩而行，四個散役在五尺外隨行，來在府衙，在班房裏落坐，劉洛供獻茶點，休息一會，然後過堂，與武吩咐把魏虎帶在花廳訊問，着玉生隱在屏風後看是否其人，玉生見是此人爲首，暗與興武通了消息，興武說，有人控告汝等五人，在侯家後攪鬧娼寮，但不知那四人是誰，魏虎聽了只爲攪鬧娼寮的事，那裏放在心上，把同去的楊小庫，謝虎，王有德，李五等供出，興武吩咐將魏虎依舊還押班房，添傳那四人歸案再審，興武退堂後，玉生謝了有勞，請興武自行主持着將這五人從嚴辦一下子，以後再謝，玉生去後，興武接到上憲某一封私信，信中有舍親日前被搶一案，迭經呈控府縣衙門，事過兼旬，並不破案，所失白銀五十兩事小，鄙人顏面何在，念在同年，具函奉催，再無辦法，得罪無怪云云，興武把知縣請來同看此信，知縣說，五十兩銀子，卑縣可以賠償，只這五名搶犯向那裏弄去，興武想了想，對知縣說出一番道理來，知縣說，此法甚妙，不

然我二人的前程便不保了，計議已畢，知縣告別而去，次日將楊小庫等四人添傳到案，並未過堂，連同魏虎一併解往縣署，魏虎以爲到縣裏每人挨頓板子完案，及至過堂時，一點了名之後，正堂問道，那天鬧事，是你五個，並無旁人麼，都應了是，並沒旁人，吩咐五人畫押，五人並不識字，都胡亂畫了十字，押入獄中，五人納悶，擾鬧娼窰，一打二枷，並無大罪，怎的押入獄中，和許多秋候斬絞的死囚押在一起呢，此時密窰鍋夥裏衆弟兄，使錢走動，如石沉大海一般，這五人在獄中日益不安起來，這天到了冬至，獄頭對衆難友道，今年到了今日，還有一道臭文，約摸着今夜明晨必到，文上無名的，多活一年，有名的，朋友們呵，有緣的來世再見，衆囚徒應了一聲，在魏虎等聽了，分明是鬼嚎，又聽獄頭道，難友們，有錢的取出來，今晚上大家吃一頓分手宴，隨意高樂到天明，等候喜信，魏虎見衆囚徒可憐，又都犯了死罪，未知明朝生死，慨然對獄頭道，頭兒，頭兒，誰着魏某在此處呢，衆難友不用掏錢，我等弟兄五個作東請咧，取出二百吊錢帖交給獄頭，晚飯擺了許多筵席，大家盡情吃喝，有的彈唱，有的鬥牌，有的吸煙，無論怎樣都無人管，鬧到後半夜上，獄中特別冷起來，大家的興致亦都闌珊了，彼此對面相視，都是看鬼，有那罪在不赦的犯人，自知

名註死簿，毫不客氣將髮辮自行縮個冲天杵墩在獄門左近，對衆告別道，省得官人費手，我自在此恭候，難友們，來世再見哪，衆人又齊號了一聲，以魏虎久經戰鬥的光棍，至此早已吓壞，這般人間地獄，真是頭次觀光，獄頭坐獄多年，很有經驗，見天光將亮，叫道難友們，是時候了，因着天未大亮，人都未起，所以有何聲音，都容易聽得見，正講話間，獄頭對衆人擺手，衆難友都停了發言，老大一會，獄頭道，臭文到了，驛馬的鈴聲，和跑報的吆喝聲音，我都聽見了，每年今日都是這樣，朋友們，有知心的言語說罷，少時一開封皮，就要綁人呢，闔獄中難友，全都顏色更變，只魏虎等五人自知並無死罪，較爲太平，只是替大家駭怕，覺得脊背上潑冰水的一般，既而天光亮了，獄頭作最後的指導道，朋友們，記着，少時提差使來的人，呼誰的名字，誰便是鬼，骨立些，臨時發昏可當不了死啊，衆難友聽了，都吓的不能言語，李五素日胆小，悄悄地問魏虎道，寨主，有咱麼，魏虎期期艾艾了一會，才擠出沒有二字，正在這工夫，忽聽獄門外有走步的聲音，此時外面已揭了封皮，把獄門開放，提差使的官人走入，衆難友都不敢正視，忽聽來人唱名魏虎，楊小庫，謝虎，王有德，李五，五位恭喜了，大家隨聲附和說恭喜，這五人魂靈已經出殼，昏昏沉沉，由官人

擺布，五花大綁綁了，推推擁擁，到大堂上來，點了名，驗明正身，背後插了釧子，兩個劊子手伏侍一個，下堂來，架出西門，綁赴西關外斷魂橋上行刑，莫看平素胡作非爲，到如今連一句話都說不出口來，胡裏胡塗把五顆首級，正法於西關之外，掛頭的牆上，貼着犯罪由，有識字的告訴不識字的說，這五個是明火執仗搶劫官親的罪名，這件事不消半日，各鍋夥裏傳遍，各路諸侯對於知府誣殺同道的事，頗爲不平，因此各寨主對於地面上大事攪擾，鬧的李知府無法可使，這聲氣傳到胡道台耳中，知府誣殺五命，是自己兒子主謀，把玉生打了個半死，要澈底根究此事，玉生在昏迷之中，與黛玉寫信，差人送去，着她等急速逃往上海，死活有自己一命應承，因此黛玉慌了，與半截觀音及賈怡紅三人，逃往上海去了，拋下小雕小換無人承攬，由馮四段收留，其餘毛夥娘姨逃亡一空，胡道台見兒子不知生死，亦無心腸再辦他人，惟恐傳到御史耳裏，於自己不便，於是稱病辭官，回四川老家去了，胡道台走後，李知府時刻掛念此事，越想越怕，受了神經之病，每合上眼，便見五個無頭之人，手提首級，浴血而立，由此嚇病，日病日深，由此身亡，魏虎的老婆，後來打聽得內裏詳情，是由喬三而起，找喬三拚命，喬三無法，求了岳八海，賞了一千吊津錢，與屈死的五人家

屬均分，各得二百吊錢，方把此事化爲烏有，林黛玉等三人到了上海，半截觀音廣有金錢，又開了班子，但她在天津吃這一驚非小，到上海不多日子，便病倒了，醫治了數月毫不見效，後來日重一日，不及一年，撒手紅塵去了，拋下黛玉姊妹二人，賈怡紅因厭倦風塵，從良走了，從良費頗巨，連同半截觀音遺留的錢，足有十萬，黛玉她，色藝雙絕，手頭又富，因此聲名很大，所以墮鞭公子，走馬王孫，都拜倒石榴裙下，一個個希冀着人財雙得，黛玉與胡玉生是過命的知己，旁人如何揆得上個兒，然她爲牢籠多金計，放出手段，許着與甲從良，轉又許於乙，於是凡是她的客，都自己以爲是她的未來夫婿，在未從良之先，都竭力巴結，盡情報効，三載工夫，她已經成了巨富，後來想着事過數載，萬無舊案重翻之理，遂大膽子來天津，對外說是從未到過天津，這次是來開眼，看一看天津衛究竟是怎麼個樣子，實則是來訪胡玉生，自己有好幾十萬銀子，與道台家作少奶奶，還容易辦得到，她知道凡作官的人，都是愛銀子的，住在佛照樓旅館中，逛了一次紫竹林，看了一次西洋馬戲，到高麗使館看了一遍，遊了一回水西莊的野茶館，看了天津衛的三宗寶，鼓樓砲臺鈴鐺閣，再沒甚麼可看咧，打發人尋找胡玉生，一連十來日，並無下落，忽然想起馮四段，記得他的舊任處，

打發人去找，並未遷居，依着四段，置之不理，小雕小換想着當年情義，求着四段去探望她，四段無法，只得和小雕小換同到佛照樓來，與黛玉相見之後，悲喜一陣，黛玉贈送小雕小換每人一個小元寶，然後待飯，四段怕誤了走票，惹不起富大塊，只以黛玉盤問自己赴滬以後的事，及胡玉生下落，因此耽誤了工夫，當時四段說了備細，惟玉生則不知下落，四段等走後，黛玉想了一夜，方得一個主意，到次日，坐了轎，凡是富貴之家，一律投帖拜客，所為尋訪玉生，天津地方，不曉得妓女拜客的是怎麼件事，有些善疑的，還猜是騙局，因此都不敢向她的寓所去隨喜，童殿撰家接了林黛玉拜客的帖子，因殿撰在京城裏當差，由華月春接到帖子以後，自想，他不在家，我去訪她一次，拿定主意，明日去走一遭，次早一看，當街泥濘，原來下了一夜小雨，月春自思，這妓女既敢招搖過市，具帖拜客，當然氣餒不小，此去當出奇兵勝壘，穿一雙雨鞋，踏着大街上的黑泥，步行了去，到佛照樓裏，投進帖去，裏邊吩咐請花老爺，華月春昂然而入，至樓上一間闊大房門前，見一個清俊丫環，打着竹籬，月春邁步進房，將地上鋪着的大紅貢緞繡花地衣，毫不在意的踏成了無數梅花，落坐後方纔看見，轉疑這般講究地衣，如何任小狗隨意踐踏，既而醒悟自己的雨鞋作祟，心想

，不成敬意的放肆，只這條亦足以警動她了，丫環獻了好茶，多時，才覺一陣香風，由套間裏送出一個美人，與月春相見，說原來是花老爺，月春笑道，鄙人華月春，帖上花不窮三字，是花界公贈我的一個匪號，小姐莫笑，林黛玉見他人物俊秀，舉動疏狂，又見外號的別緻，決其爲了不得的人物，尤其是這地衣他公然踏污，毫不在意，卽知其是非常人呢，林黛玉問月春道，華老爺一定是天津大嫖家，大財主呢，月春說，財主吾不敢當，只我家的錢，沒個數目，晝夜的狂嫖亂使，若干年只是不窮，所以大家給我公晉了花不窮的綽號，今聽得小姐由上海來逛天津，所以前來拜訪，黛玉說，天津爲北方名埠，水陸的大碼頭，除了華老爺一人是個逛家，怎的沒有第二人是好漢，不敢來賜教，是何緣故呢，月春道，天津的財主很多，嫖客亦廣，只是不識新花樣，如小姐投帖拜客的舉動，他們沒見過，亦沒聽過，因此上不敢來領教，如華某喜得是新鮮，愛得是別緻，所以不揣冒昧，來謁莊閣，黛玉說，豪華老爺不棄下顧，明日午後，我一定到貴府與老太太和太太去請安，請把公館的館址留下罷，丫環獻了文房四寶，月春無奈，只得把童府的住址寫下，告辭下樓而去，他走後，黛玉對丫環說，不下雨，預備着要回上海呢，想不到又遇此人，這樣泥道，不坐轎子，步行了來，

何等虔誠，雨鞋上的泥，污了紅緞地衣，並不在意，其人之闊，不問可知，着了環頸備自己最關的首飾及衣服，以便明日拜客，華月春一路盤算，心中叫不迭的苦，此來本是一時遊戲，誰想她認起真來，明天來答拜，殿撰又不在家，着老太太知道，問下來如何答呢，後來無法可使，只有自行檢舉一條，厚着面皮去見童老太太，跪下道，月春今日惹了大禍，求老太太救命，童母爲人仁慈，不知他出了甚麼亂子，說月春起來，只要不是殺人的事，我都能管，月春不起，把到佛照樓的事，前後述說一遍，童母笑道，原來爲此小事，明天我帮你唱這台戲還不成麼，月春方才起去，到次日，諸事預備停當，月春假作在門前小立，怕黛玉來時，不識門戶，若向街鄰打聽，準給指到真正的華家小門戶裏去，所以早早吃了飯，便立在台塔以上，身後十來個聽差，衣冠齊整，垂手侍立，月春的老婆，住在斜對門裏，來門首傾倒髒水，見此情形，揣知自己爺們率領衆僕人，等候迎接童大人回家呢，鄰佑人等，亦不知是何事，都遠遠立了看着，這工夫，來了一匹頂馬，一乘四人轎子，一個跟騾，局勢不小，來臨童宅切近，頂馬跟騾，一齊下了牲口，跟騾接過頂馬的馬匹，頂馬將要打問華宅，舉目見一家高台塔上立了一人，認的是昨天拜客的華老爺，向前投帖請安，月春見帖上三個大

字林黛玉，吩咐請，轎子落平，黛玉下轎，二人同向裏走，童宅手下人分左右兩行侍立，一派的整齊嚴肅，黛玉見此，知是閨閣人家，到客廳落坐，玉盃獻茶，用金船爲托，客廳中字畫古玩，件件名貴，坐定，黛玉說，昨日有勞大駕，今天特來奉候，請華老爺回稟後宅，就說姪女林黛玉，來與諸位太太請安，月春說，我的太太到娘家去還未回來，老太太可以見的，傳進去，少時手下人回稟，老太太駕到，四個丫環，捧着一位老太太走入，黛玉赶忙向前叩見，童母大喜，把案上供奉的一對玉如意，贈與黛玉，黛玉脫一隻翡翠鐲子爲答，談話一會，黛玉拜辭去了，童母笑對月春道，我們既然以母子相稱一會，亦是緣分，由今日起，我們認爲義母義子罷，月春叩頭認母，童母吩咐把此事寫了信，送到北京，好着殿撰歡喜，殿撰在京，接了月春的信，急忙請了假，到天津來，一則與母親及月春賀喜，二則會會林黛玉，這天來在家中，不免慶賀了一日，到次日去佛照樓拜會林黛玉，據旅館中人說，今早起身赴上海去了，殿撰很失意的回家，對月春說她已回上海，自己假期很長，打算到上海逛一次，就手兒去一訪林黛玉，把家事托付與月春掌理，自到上海去了，不多日子，由申回津，與月春見面，月春問，怎麼這般去的急回的快，大概林黛玉未在上海罷，殿撰說，賢弟，

你與天津衛露了臉，哥哥與天津衛現了眼，談起來真真慚愧，月春說，此話怎講，殿撰說，我到了上海，住了旅館，打聽林黛玉，旅館中人說，她的大名，無人不曉，現在新由天津來申，未作生意，自己租房閒居呢，我央了旅館中人作鄉導，連我的名帖，及她上次拜我的名帖，一同遞進去，老大一會，才讓我們進門，相見時，容粧不整，據說是有病，本不會客，因客人是由天津遠路而來，所以帶病相見，月春說，這很見情義呀，殿撰搖頭道，丟醜在後邊呢，一間客廳，房屋不大，十分幽雅，湘簾高捲，塔前有個小丫環煮水，因着爐火不旺，急待烹茶，把我放在桌上那把鶻扇，取在手中搨起火來，北京高老公，給我三百兩銀子要買的，我都沒捨的賣，被那死丫環給遭塌了，搨完拋在塔下，毫不經意的去烹茶，我因心疼扇子，又搭着天熱，又不好發作，出起汗來，只向塔下直視，黛玉見了帶出不耐煩的樣子罵那丫環無知，說怎把童老爺的扇子搨了火，看看損了沒有，丫頭說，都焦了，黛玉賠了許多小心道，天熱，不能離扇，這裏有不好的，請童老爺檢一把先使着，少時，四個丫環搭來一隻皮箱，放在地上，將箱蓋打開，滿箱都是鶻扇，就着上一層放着的二十來把看，那把都比我的值錢，我出了這般大醜，還說甚麼，只得告辭，臨行她和我說，幾時到天津，與貴同

鄉華財主月春帶個好兒去，那意思是說天津的華月春才算得財主呢，月春含笑說道，這丟甚麼醜，正在這工夫，手下人回話，說外邊有人找華二爺說話，月春到外邊，見是自己的叔岳竇占奎，這一來有分教，爭斗店十歲兒童殺仇敵，失朝珠九旬老叟鬧賊巢。

第八回 爭斗店十歲兒童殺仇敵 失朝珠九旬老叟鬧賊巢

當下月春，由腰中取出一張文稿來，遞給占奎道，騰清楚了便成，占奎取了文稿自去，月春回見殿撰，問是何人何事，月春說，舍親竇占奎，在西頭斗店司帳，因有兩姓爭斗店，如今經人息和，立張息和字據，舍親文筆欠通，托我代為起草，今日等用，自行來取，原來天津的斗店，便與老店的性質相彷彿，不過斗店是專管糧米的糶糴過斗，承攬斗店的，都是鍋夥中人，這本是白手拿錢的生意，不是粗胳膊漢子，吃不了這盤飯，占奎作事的這斗店，在先叫一和斗店，店主是西開的混混抗頭方和，西開與三義廟兩鍋夥有老過節，方和隔着地界來西頭吃斗店，每天若干的剩銀子，三義廟的混混有些氣不平，但這方和，是西頭生人，所以開避雖在西開，西頭的好漢們，都

把他作鄉里子弟看待，因此三義廟的混混，不好出頭與方和爭奪斗店，三義廟混混中，有一個大大有名的英雄，此人姓王行二，數年前在鍋夥裏當着頂凶的角色，無論受多少官刑，從不見說過痛苦，因此都叫他王狼子，莫看他幹着這般事業，他的爲人，甚是忠厚，最重信義，和人共同作事，冒險吃力的，自己首先去作，不曉得藏奸取巧，因此大家又叫他王傻子，生性孝母，對於哥哥尤其友愛，所以各路諸侯，都佩服他的孝悌倫常，在鍋夥中，因有功現已升爲第二把交椅，他哥哥王和，並非混混，因王傻子怕與自己同遭不測，無人孝順老母，所以不准王和進鍋夥，王和靜極思動，立意去爭斗店，三義廟的混混，暗地調唆着王和去作，王和又藉着自己二弟的英雄，這天去找方和尋釁，方和這人，作事強硬，但他足智多謀，最能見景生情，見王和走進斗店，問方和在麼，方和見形色不對，又知是王傻子的哥哥，猜着什之八九是來搶飯盤的，方和對手下弟兄們罵道，王大爺虎駕光臨，怎不報我知道，枉拿飯菜喂你們呢，旋對王和道，王盟兄，請屋裏坐，老太太好，二兄弟好，小弟狠想念哥哥呢，方和這一套，叫光棍調，凡是開盜的，都會這個調調兒，王和沒進過鍋夥，不解其中奧妙，本打算來此以生死相見的，被方和的花言巧語，說得勇氣銷沉，只覺方和這人平易可

親，隨入一間精緻的屋中，獻了茶點，聽方和道，大哥來此，定有教訓，我們都是父一輩子一輩的交情，無話不可明言的，休得客氣，就慢了交情，王和聽了笑道，方大弟，哥哥對你有話實說罷，今天是來和你奪飯盤的，不想你是好人，我如何和好人奪一隻盤盛飯吃呢，方和聽了笑道，我們親同手足，何分彼此，斗店的事業很大，小弟一人，每每顧此失彼，由明日起，請大哥來此幫忙，這店名改稱二和，算作咱弟兄的公共事業，你道如何，王和聽了大喜，從此店名改爲二和斗店，賺了錢王和與方和平分，方和恨在心中，笑在面上，方和所以怕王和的，只因他是王傻子的哥哥，自知與王和作對自己要吃虧，數年後，王和積蓄很多，方和氣憤，遂與自己相好的一個浪蕩婦人設計，方和請王和在婦人家吃飯，由此那婦人與王和勾搭上手，方和故作不知，只半載，不光把王和的錢得了無數，並且把王和的雙腿，亦給成全的害了下痿之症，困於床第之間，難越房門一步，王和中計後，養病在家，多方調治，只不見效，從此成了廢人，自己此時方始懷疑，既而想，方和是英雄，怎能把自己心上人捨了去害人，日久，斗店的入款，分得日見其少，王和明白，這是方和的設計害人了，自己既不能行動，又不好和胞弟傻子說明，因他爲人正直，最恨人接近婦人，故此王和苦在心

裏，不好吐在人前，只閒來與自己十歲的兒子鐵柱說，孩子，你切記在心，我與方和有仇，你長大了，要與父親報仇雪恨，自己每逢想起方和，便把這套言語對鐵柱言講，鐵柱這孩子，雖是王和所生，性情與王傻子相同，鎮日到街上去與鄰家孩子們相打，力大善撲，衆孩子推他爲露天寨主，稱雄於巷尾街頭，又不時到王傻子鍋夥裏去玩耍，凡鍋夥裏的事，他全明瞭，傻子最喜愛鐵柱，常說，鐵柱以後，足能繼續自己的事業，鐵柱他，生小英雄，又不時受着父親的鐵血訓育，把個天真未喪的兒童，養成了喜鬪狠敢復仇的脾氣，在外邊不時招災惹禍，被害的人，因怕王傻子難惹，對於鐵柱的欺侮，都忍在心裏，這天王傻子在鍋夥裏閒居吃茶，弟兄們知他喜靜，都躲着他，他自己枯坐多時，覺得十分無聊，摘下三絃來彈着遣悶，正在這工夫，聽鄰家有打鬧哭泣的聲音，不覺大怒，把三絃拋在地面，怒沖沖到院中來，登梯子觀看，見這家五七個人，轟毆一個少婦，並無人來解勸，王傻子見了越發怒了，咳嗽一聲，立刻羣噪齊止，傻子道，你家不時口角，寨主幾番要驅逐你們搬家，如今大家打一個，寨主看着不平，那個挨打的女子，你近前來，把內裏情由，說個明白，寨主與你們作主，那少婦方說我是他家的兒婦一句，便見個半老的惡婦人指着少婦道，休得胡言亂語，

留神你的性命，王傻子聽了怒極，信手將牆頭磚揭起一塊，投了那半老婦人去，把頭部傷了個窟窿，立時倒地，一家人都去看視受傷的惡婦，王傻子大笑，對少婦招手道：「近前來細講，那少婦把內情，半吐半瞞的說了，傻子說，凡事有我，你休駭怕，待我去鎮住他們，由牆上跳入這家，大刺刺走入上房，見受傷人繃了頭睡下，呻吟不止，王傻子對兩個男子道，你家這羣禽獸，虐待兒婦都奇想天開了，今天遇見王某，便是你們的昭彰到了，從此好好度日，還則罷了，再有風吹草動，你全家狗命都在王某手心裏，小心些罷。說罷去了，吓得一家人都說不出話來，傻子回鍋夥後，自生悶氣，思量適才所遇的事，令人可惱，打算着黑夜越過牆去，把這家人一一殺盡，方出胸中之氣，繼而一想，憑自己這般英雄，與這羣醜態東西去抵命，太不值得，只好睡下，半夜醒來，再睡不着，鄰家之事，又上心頭，到院中登梯探視，見窗上映出那少婦的黑影，已經懸在繩子上，打秋千似的掙命呢，傻子見了笑起來，仰天拍手道：「死得好，忘却自己在梯子上立着，連人帶梯倒將下去，滾爬起來自笑，原來登着高呢，值夜的弟兄連二聞聲來看，見是王寨主被摔，把梯子代豎一邊，問其究竟，傻子把鄰家之事說了，連二說，這家子不是正經人家，和我親戚任過同院，他家是異鄉人，在天

津落戶，兒子是討的，娶了個美貌的兒婦，那禽獸的公公，一死兒要有事老子服其勞，可恨這兒子，不可憐自己老婆的苦楚，反幫助着一家人虐待她，那兒婦是貞節烈女，那肯行那種不材之事，因此朝打暮罵，在那裏住都被街鄰趕逐的搬了家，如今死得很好，省得過那活地獄的日子，到次日，馮子以爲出了吊死的案子，一定要驚動官人呢，誰知並無其事的一般，依舊過着日子，馮子以爲那少婦遇救得生呢，可是再亦聽不見打鬧之聲，以爲震於自己的厲害，及少婦的希圖一死的威嚇，把這家人嚇住了呢，過了十天半月之後，這家子搬家走了，又過了十來日，這天王馮子到澡堂中沐浴，方洗出來坐着吃茶呢，忽見縣班散役馬祿盧俊走進，向馮子笑道，二爺洗澡呢，吾們李頭兒有請，馮子笑道，二位，想是有人把我控下來了，明明是傳我到案，巧說李頭相請，二位，把票子取出來，王某是奉公守法的人，見了票子到案，沒票子，莫說李頭，便是天津縣正堂，亦請不了我去，二人低聲商量一番，把票子取出呈上，說二爺命令，我弟兄不敢違抗，只是太放肆了，還請原諒，馮子本不誠字，在票子上尋找自己名子，見有王二字樣，遞給來人道，既然有人控我，好好，馬上起身，忙着穿了衣服，衆洗澡的人，老實的都泊連累，急急去了，不怕事的人圍起來看，穿畢，掏出一

張錢帖，來不及換錢，說鄉親們，今日趕上了，同堂洗澡，都有緣法，所有在座的澡資，我全惠咧，堂中掌櫃道了費心，衆人皆面面相覷，不敢答話，傻子對大家告辭，同盧俊馬祿到縣署而來，到班房裏，值日頭李文奎接進去，獻了茶點，文奎道，王二弟，你我是八拜之交，上邊雖然出了票子叫傳你，但這次是私情，我請二弟來囑咐你一聲，這案子可來得蹊蹺，既沒遞呈，亦未賊究，並無鑼鼓，更沒關與，彷彿事從天降一般，哥哥以爲其中定有緣故，細想一想，你得罪甚麼人了，俗語說的好，英雄打不了一面的官司，大家計較計較，亦好作個準備，傻子聽了大笑，叫道李盟兄，言之差矣，你這傻兄弟，大小戰場經過七八十次，非刑的熱堂，死中求活先後有二十遭，幾會皺過眉頭，大江大浪見過多少，小小河溝，不見得翻船罷，文奎見他不聽忠言遂道，既然如此，諸事小心在意，拱手相送道，二弟請罷，明天弟兄們再去打攪，那便是傳你到案呢，傻子說，李盟兄，既來之，則安之，走而復來，不怕費鞋屐，再說傳我的弟兄們，已經把票子獻出來了，那就算得傳案了，幹甚麼又費二遍事呢，文奎聽了叫馬祿盧俊來問道，誰給王二爺看的票子，二人互推起來，文奎把二人各打了一個嘴吧罵道，蠢才，給俺弟兄疏忽交情，着你們去請王二爺來說話，怎的拘票子，馬祿

被打不平，辯白道，王二爺被請不肯動身，他說，慢說是李頭兒，知縣正堂亦請不動他，必見傳票才肯到縣，因此才獻的票子，文奎一聽大怒，一脚向馬祿踢去，正中下部，立刻暈倒，傻子說，李盟兄，何苦因我場了自己弟兄，大家救護多時，方才悠悠氣轉過來，文奎說，王二弟既然不肯回去，我打發人給府上送個信去好麼，傻子說，李盟兄，有交情別着我媽知道我的消息，有事儘管到鍋夥裏去辦，文奎知傻子大孝，怕母親擔憂，當下應了不與王宅送信，吩咐擺飯，文奎陪傻子吃了飯，飲茶閒談，傻子見文奎說的話，多屬問非所答，忽然醒悟，忙道，李盟兄，我來縣署，千人瞧萬人看，上邊早得信了，幾個時辰不開點單上去，上邊怪下來盟兄吃不起，文奎謙遜着道，不忙，忙甚麼，傻子笑道，盟兄一些漢子氣都沒有，多遷延一會，能够饒恕了我，樂得遷延呢，早晚都是不了的事，稽遲會子反不爽利，文奎還用談話支持，傻子說，若再遷延，我便喊冤，文奎見他又犯了脾氣，只得回上去，開了點單，不大工夫，傳喚過堂，王覆子上堂，堂上點了名，發審委員發威道，王二狼子，你是著名的匪首，搶男霸女，殺人放火，私招土匪，謀爲不軌，摸摸還有腦袋麼，傻子道，小人奉公守法，搶了誰家男，霸了誰家女，殺的人是那個，放的火在何方，私招土匪，匪在那裏

，俺王某雖然不曾讀書，無理的事不作，性情粗暴，言語耿直，喜打不平，結怨於人的事，在所難免，若照老爺所說的案由，小人挨剮都有餘罪呀，還有一節，何人控告於我，亦要當堂對質，只憑老爺一面之詞，小人不是種地的鄉農，由着官人擺佈的，委員聽了大怒道，死在頭上，還敢咆哮公堂，來，打他的巴達棍，等間刑具，攆子挨過多咧，縣委是久仰大名的，所以不再領教，今天第一堂，便把非刑之祖請出來，七寸長一寸圓的檀棍，專敲犯人的懷子骨，只一堂，把攆子的雙脚四塊骨頭，都已敲碎，行刑的人，日心恨，今日手亦顫起來，攆子受刑，毫無哼哈二字，各鍋夥的寨主，把拇指伸得都疼了，堂下觀審的人，早成人山人海，雷似的叫起好兒來，問官連拍驚堂木，並無效驗，委員氣不過，吩咐停刑，送到門外站起來，說罷退堂去了，當下文奎作情道，先背下去，馬祿乘機報仇道，李頭兒，這班的值日，你是頭役，我是散役，你交朋友，我辦公事，老爺吩咐把犯人站籠，你怎的說是背下去，老爺怪下來，我不敢担這沉重，要背下去的話，我們一同上去請示，官說站，那算我對咧，官說不站，由你背下去款待，文奎自知無理，一甩袖子道，由你辦理，李某告退不當這頭目了，生着氣下堂去了，所爲是閃開面子，着馬祿收拾攆子，當下馬祿對攆子道，王二

爺用人背癱，傻子死去還魂數次，聽了馬祿的話，哈哈大笑道，馬盟兄，王二的雙腿尚在，何用人背，一擰身軀，英雄立起，覺得天眩地轉，頭重腳輕，翻身倒地，死了過去，衆差役怕他斷氣，背到班房裏，此時王二的手下弟兄，得了信前來護持，灌了藥，敷了藥，多時，方才悠悠氣轉，清醒了一會，看一看衆弟兄，在眼前伏侍着，自己身臥班房以裏，不見李文奎，只有馬祿盧俊在此，傻子把方才的事想一想，不由怒氣橫生，對自己衆手下罵道，你等枉吃人飯，白披人皮，不懂人事，這裏是有尺寸的地方，一不是鍋夥，二不是我家，你們在此隨隨便便，成何體統，快快與我滾開，誰來這裏與王某送一口吃食，花一錢銀子，說一句人情，王某官司完了，到外邊時，用小刀子道謝，聽明白了，快，衆手下不敢回言，亦不敢走去，傻子見馬祿小人得志的樣子，甚爲不悅，叫道馬盟兄，方才在堂上，聽老爺堂諭，着把王某站起來，如今躺在這裏，倘被上邊查出來，豈不連累仁兄賢弟們，馬盟兄，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莫因我們相好，誤了公事呀，馬祿笑道，王二爺，上邊吩咐下來，請你老與各路諸侯作個人物榜樣，到籠裏去站，不過彼時二爺背過氣去，如今二爺既然痊愈，來呀，陪二爺前往，傻子聽了哈哈大笑，下坑來，那裏立得起，馬祿一使眼色，左右兩個散

役走過來，攙了傻子，到籠邊來，衆人七手八腳，把傻子抗上磚台，馬祿使促狹，把最上的兩個磚，擺得歪着，踏上去，立刻墜下，傻子懸起身來，只能足尖挨得上第二層的磚面，可憐剛剛受了非刑，又站起籠來，在籠裏，無非是時而昏迷，時而清醒，到夜間被寒風吹醒後，自己想起家來，母親那大年歲，哥哥又成廢人，姪兒幼小，自己倘有山高水低，家中之事誰管，夜靜無人，不免落下英雄淚來，後因刑傷疼痛，又復昏迷過去，三義廟來瞧王傻子的弟兄們，由縣署回到鍋夥裏，把縣署過堂情形說了，大寨主王短子以爲奇怪，知李文奎與傻子相好，到文奎家去訪問此事的起因，會見後，短子說了來意，文奎說，這件事，小弟知其大概，在貴寨隔牆有一家鄰舍，姑隱其名罷，這家虐待兒婦，還有滅絕人倫的行爲，被王二弟遇見，打了不平，因此結仇，這家有個女兒，給某長官爲妾，甚得寵愛，由這裏走了門徑，長官處與縣大老爺來了私信，簡直是要他一死，這消息是裏邊二爺們傳出來的，依小弟看，及早與他家中送信，預備後事，今天不死，明天難活，王短子說，無可解救麼，文奎說，前任姚大老爺却好辦，有了銀子他敢作主釋放，新任老爺，只知巴結上司，貪贓不貪，現在還無人知曉，短子知他無能爲力，不過內裏情由算明白咧，回去與傻子預備了後事，到

次日文奎打發人來送信，今天午後，王二爺恭喜，王短子聞信大驚，忙着與王宅送信，本然王傻子遭官司的事，家中微有所聞了，不過以爲是等閒事故，當寨主的打官司，就如同人之吃飯一樣，並不甚麼稀奇，因此無人放在心上，今天忽然得了這個凶信，王和苦於腿動不得，心想，從此斗店的飯盤算完了，既痛手足傷生，又怕飯盤摔碎，立刻嘴歪眼斜，命將不保，傻子他娘，聽了次子今日砍頭，又見長子病得要死，欲哭無淚，勢將瘋狂，問了送信人的底細，明白自己的兒子死得枉冤，並不着家中人知道，挂了拐杖，赴西門外去送兒子就死，王短子吩咐手下弟兄，把衣衾棺木，都放在西關外行刑場下坡，預備盛殮，王短子不忍去見傻子，怕他見了好友傷心，倘然落下淚來，豈不點污了他一世英名，只差遣精明弟兄，打探消息，有弟兄回寨報告的說，王二爺本沒有殺頭的罪，不過命運不佳，遇上新律條了，據縣署中人傳說，北京御史，因天津地面不安頓，奏明朝廷，下了一個新律條，凡是不安分的人民，藉事生風的，一經拿獲，不問招承不招承，一律就地正法，這律條到了縣署，正趕上王二爺未定罪，所以把王二爺祭了大旗，縣署中的弟兄們，互相說着笑話，王二狼子挨刀，趕上律條呢，短子聽了無語，自己想，混混一道，從來並無死罪，從今後這盃飯便難吃了

，這工夫縣署裏不但十分忙亂，便是由縣署至行刑場的一路上，早經人山人海了，本來王傻子，爲混混隊裏的第一條狠漢子，久已馳名，聽說他今日殺頭，所以都來看他的行動，正午時方過，忽聽傳喚過堂，由籠中將王傻子提上堂去，傻子被吊在籠上，不死不活，因而昏昏沉沉，一經放下籠來，則又清醒明白，堂上點了名，驗明正身，判下釧子來，說了一個綁字，立刻將髮辮縮作冲天杵，五花大綁綁起，背後插了釧子，釧子手兩人，左右扶持着走下堂來，馬祿迎面問傻子道，二爺，刑重了，走不得時，小弟給二爺預備個條筐，着弟兄們把二爺抬了去，傻子聞聽大罵，馬祿小輩，你是何等樣人，敢和好漢論弟兄，王某與你無仇無恨，屢次逼迫，誰把你煩出來的，雙腳帶鐐，二腿並着蹦起來，朝着馬祿踢去，兩個釧子手早已不耐煩看馬祿的行爲，左右用力夾着傻子，往前打秋千相似，正着馬祿小腹，躺在地上，暈死過去，傻子哈哈大笑，看的人形聲如雷，出縣關，一路向西門走來，路上隨着看的，真是萬人空巷，可憐他，四塊懷子骨，都已敲碎，在路上行來，所流的血水，一步兩個濕印，腿上帶着鐵鐐，按着英雄譜，須踮鐐而行，要聽行步的鐐環之聲，花，花，花，花，其聲清脆，時間距離，要勻停相等，方見出英雄本色，真難爲，腳骨已碎的人，還要不失先正

典型，每一聲鑼環作響，在先前尙有人叫好，到後來，慘得人鴉雀無聲，走在西城根，傻子站住，看熱鬧的亦都站住，聽傻子說道，吾王二，雖然開避，從來走得正，行得端，老的少的，並未得罪過一位，不敢說替天行道，還自信剪惡安良，父老兄弟聽真，王二一不殺人，二不強盜，縣太爺將我傳到衙中，並無原告，將我非刑拷打，站籠一夜，並無案由，亦無口供，綁出便殺，我們天津衛，有這樣好父母官，真是難得的很，我死無足爲惜，我天津不少舉貢生監，以後對這草菅人命的縣官，亦該請示於他，待混混這樣可以，待那安善良民，千萬莫要如此，隨着看的人聽了，都紛紛議論這事奇怪，行來西門外，離着行刑場已近，忽見一個年邁的婦人，由人羣裏搶出來，哭得淚人相似，奔了犯人來，王傻子見是自己生身的老母，急忙跪倒，所有隨行的官民人等，一律止步，王母哭道，傻子，你怎麼落到這般光景，着爲娘怎樣活着，今天來見你一個活面，回家去尋個自盡就完了，傻子勸道，老娘，且莫悲傷，孩兒我，士農工商，無一成就，憑着打鬧爲生，已經是不法之徒了，何況又得罪了官府，砍頭之罪，在所難逃，所幸母親生有二子，兒子我縱算不孝了，可是還有我哥哥養活你老人家，王母哭道，你哥哥聽見你的消息，已經九成兒斷氣了，着我這大年歲，怎麼經得

住，一天裏死你弟兄二人，傻子天性友愛，聽了哥哥病已瀕危，心中一慘，險些落下淚來，恐人恥笑，忙與老母叩頭道，謝我娘養育之恩，恕孩兒不孝了，再不敢看娘一眼，立起身直奔斷魂橋而來，等閑的混混到西門，已經軟癱熟化，站立不穩的多着呢，王傻子不忍見娘悲慟的樣子，怕把自己的眼淚勾下來，昂然直上斷魂橋，在橋上面大笑，覺天地爲之一窄，然後對看的人說，父老兄弟，有子弟的，士農工商，務必着子弟擇一樣爲業，千萬莫着他流落在混混以裏，這是我王。子來人世一場，對鄉親們留下的一句遺言，千萬牢牢記住，衆人聽了，多半落淚，說罷自己擇了一塊平坦的地方，雙膝下跪，靜候行刑，一個劊子手到傻子前說道，王二爺，小人來伺候二爺升天，傻子說，好好，我二人有緣，行刑後，我的腰帶賞你，那人謝了，刀過處人頭落地，王傻子既死，王短子派人領屍，皮匠縫了人頭，然後穿壽衣，盛殮掩埋，劊子手得了王傻子的腰帶，帶內錢帖銀票不計其數，這劊子手發了財，洗手不幹舊營生了，因感念傻子的恩惠，供奉天津衛第一好漢王二爺之神位的牌位，晨昏焚香叩首，王傻子他媽回家去，一病不起，只當夜便斷了氣，王短子出銀出力，給發喪出殯，因王和病重，難當大事，由王鐵柱承重，天津才子孟思野佩服王傻子英雄，及王母殉子的可

憐，送了一端藍綾輓帳，輓詞四字，用得是借隱綿山，比傻子母子如介之推母子，同日而亡，一時文人，拍思野的馬屁，都說再貼切無比了，惟獨思野的對手于小樹，批他這四個字爲比擬不倫，這話傳到思野耳中，不免記在心裏，預備着有了機會，報此仇恨，母子安葬以後，王和的病症，時重時輕，只無痊愈的希望，斗店的錢，一天比一天給的少，家中的積蓄，都被醫藥費耗得精水瀝盡，漸漸的請不起醫生，只候着斷氣的分兒，王和的老婆，幾次打發人去找方和，說明家中的現狀，最後方和對去人說，你回去告訴王家嫂嫂，王大哥哥毫無寸功，沒費一刀一槍之力，把斗店和他平分，吾待他不爲不厚，不想他人面獸心，我把他作親手足看待，他把我的小妾給遭塌了，我恨他還恨不過來呢，我還把自掙來的錢供給他使，再說吃行市飯，就憑得是人，他久病不起，如何還能再來討錢使，從今日起，休來登門，再來找我時，可曉得吃行市的規則，凡到老店，斗店，脚行四口去討錢的，必須先挨打，打到九死一生，並不說疼的，方才給錢呢，再來時現打不賒，嚇得去人跑回來，對王和的老婆，把方和的話，說了一遍，王和的老婆，雖在疾苦之中，不忘吃醋，和丈夫吵了一場，王和想一想，老婆對自己吃盡苦楚，自己却和旁的女人去相好，如今已經破露起來，實在無顏以對

妻子，想到這裏，病愧相加，不消三朝五日便死了，王和既死，連棺材都買不起，鐵柱去找王短子，弄了一筆錢來，草草地把王和埋葬，王和死後，斗店裏完全不給王家一個錢，三義廟鍋夥裏的錢，鐵柱去三次，不準給一次，本來世情是人在人情在，王傻子不在，人情已無，再說他死的緣由，並不是爲了鍋夥的事，實由於他自己的私仇，被人陷害而死，如何能立卹金，再說王家先後幾次白事，鍋夥裏花了不少的銀錢，鐵柱去要錢，寨主却願意給，弟兄們都不樂意，因此漸漸地亦拿不到了，鐵柱母子，在先以當賣度日，後來連可當可賣之物都沒有了，母子挨起餓來，鐵柱見母親鎮日哭啼，左思右想，毫無辦法，後來想到打算吃飯，必得着落斗店或鍋夥兩處中的一處，先想進鍋夥吃一份弟兄錢，只我是一個十歲的孩子，他們如何容我開逛，去亦枉費唇舌，還是斗店可以吃，因對母親道，難道說咱母子就餓死不成麼，我打算去找方和，按照爭行奪市的方法，和他幹一場，他媽聽了大哭，阻止他胡行，說你是十歲的孩子，娘沒錢供給你上學，已經就對不住你了，如今又和我挨了餓，都是你那無知的死老子幹的事，你小孩子如何去幹那種無頭蒙的事，我已經央人去攪活計作，亦可以養活咱母子呢，你休得胡作非爲，不聽娘的話，倘有三長兩短，着娘下半世倚靠何人，鐵

柱久長鍋夥，人情世事，經多見廣，雖是童子，比成人還明白，聽娘囑咐之言，口裏百依百隨，暗自袖了傻子遺留下的匕首，到斗店左近牆角一立，等候方和由此路過，以便一死相拚，方和這人，甚麼模樣，鐵柱並未見過，一連三日，早去晚回，只不知那個是方和，只見斗店中出出入入的許多人，自己反作了難，斗店是是非之地，慢說是小孩子，成人中稍知自愛的，都不敢在左近逗留，如今鐵柱在斗店左近，一連立了數日，既不是尋人，復沒有其他小孩子和他在在一處玩耍，斗店中人見了，未免生疑，多嘴的人對方和說了，方和說，有人認識這孩子麼，內中有人說，這孩子九成九是王和王大爺的兒子，方和說，你們誰見過他前去看一看，斗店中司帳人竇占奎，是見過鐵柱的，前往觀看，見果然是他，因問鐵柱在此何事，鐵柱說，你和我父親有交情，莫管我的閒事，占奎見他那種強項的樣子，活像他叔叔王瓊子的神情，只以他是數齡的童子，萬亦想不到是來行刺報仇，因為這種事，成人都不敢作，小孩子家，那能有此，所以不把他放在心上，占奎回去，方和問其究竟，占奎說，這孩子，果是鐵柱，是王和王大爺的令郎，我和他住過隣居，這孩子不上學房，只講打鬧，許多小孩子尊他爲寨主，莫看幾歲的孩子，軟弱的成人，不是他的對兒，和他叔叔王瓊子在一處長

大，行動說話，一絲兒不像王和，活脫的王傻子，我問他在此何事，他說得很可笑，他說你和我父親有交情，莫管我的閑事，這話不知由何處所起，真是小孩子胡鬧，方和是混混，懂得這是光棍調，占奎是老實人，那裏曉得，方和思想多時，心中明白，這孩子叔父已死，父親已廢，斗店裏又不給錢，莫非他找我拚命，自己思量，他雖是個小孩子，亦不可太小視他，我如今家成業就，應該保全一切了，倘被小孩子弄得丟了人，以後反不能爭行奪市了，暗把占奎叫到一間避靜的房內，對占奎道，這孩子大概是用錢使了，你只莫說我給的，由我帳上支取十吊錢帖，只說是你送給他買點心吃的，占奎奉命，來與鐵柱送錢，占奎舉給他道，鐵柱，你知道我和你父有交情，我因身忙，不及到你家去，探視你父，這錢帖你拿去，給你父買果子吃，鐵柱不接，亦不說明他父已死的話，只回復道，你這錢帖，是永遠就給這一次，還是每天給一次，占奎聽了道，只給這一次，以後便不給了，鐵柱說，花完再來還給麼，占奎說，那能還給，鐵柱說，既然不給第二次，這次亦不用費心了，占奎說，鐵柱，我且問你，既不要錢，在此何事呢，鐵柱道，我有事，與你何干，占奎說，因你年歲很小，離家又遠，所以替你耽心，沒正經事的話，可以在家門口上玩，以後休再來此，鐵柱道，這地

方，既不是你家的，亦不是我家的，我愛來就來，愛走便走，管我幹麼，占奎見他不聽好言，只得回覆方和，方和說，他既不爲要錢，我們的朋友之情已盡，走，不走，由他，嘴裏雖則這麼說着，心裏甚爲掛記此事，候至天已將晚，問占奎道，那孩子走了麼，占奎探頭看了看，說走了，方和在黑天裏，閃出店去，繞着曲折小路回家，悶坐家中，推說有病，一連三日未曾到店，店中有事，由占奎到他家去商量，占奎見他無病，問他怎的不到店中，方和說，寶先生，你是我的心腹，不妨對你說明，王鐵柱他父親，與我仇深似海，我們倆個人是死過節，他如今成了廢人，我把他久已忘掉，如今他孩子，每日來斗店門前蹲吾，寶先生，你是讀書明理之人，着我怎好和一個孩子上論，你給我打算打算，俺方和，獨霸過西開，大小陣仗，見過無數，那把這事放在心頭，無奈鬧過節的是小孩子，他把我指一指，我的人物算沒了，我打他一巴掌，着各路諸侯恥笑方某無知，因此前進不是，後退亦不是，我想，他亦不爲旁的，不過爲的是錢，你可以和他講講價，說個數目，我幫他一場，不算甚麼，他父親不作好事，他却爲了事奉父母來找我，不失爲孝道，先生，當寨主的就辦的是俠客勾當，搭救孝子賢孫，是我們分內事，先生你去問問，占奎領了方和之命，到斗店門前候鐵柱，

鐵柱這天沒有來，那鐵柱因連日不得要領，忽然想起一個辦法，到三義廟鍋夥去找王短子，短子見了鐵柱，想起王傻子來，心裏難過，以爲鐵柱來此要錢，背着衆弟兄，給鐵柱幾張錢帖，鐵柱收下道謝，本不是來找伯父要錢，是來打問方和的相貌，短子說，打問他的相貌何用，鐵柱說，那斗店是我父和他二人的事業，自我父死後，欺侮我是小孩子，不給分文，我練得很好的摔角和把勢，足可以找他拚一下，一連在他店門左近蹲了幾天，他揣出我的意思來，着一個姓竇的給我幾吊錢，買我不再蹲他，我問他是只給一次，還是每天給一次呢，姓竇的說，只給一次，因此我沒要，短子聽了拭着淚歡喜道，王作子，是王傻子的後輩，以後怎麼樣呢，鐵柱說，吾父生時我一次亦未到斗店去過，亦未見過方和的面，他既然花錢買我不再蹲他，想是怕了我，他既怕我，一定要躲避我，滿打不躲避，走個對面，亦不相識，那我們蹲他到幾時呢，今天想起伯父來，求伯父說說他的相貌，或是有甚麼記色，我按着你老所說樣子的人去找，短子說，方和最容易認，他有個外號，叫金銀眼，鐵柱作個瞭解的神情道，我知道了，他的眼，一個是黃色的，一個是白色的對麼，短子聽了笑道，非也非也，這是由俗語生出來的，咱們天津有這麼三句俗語，是贊美人生疤痕的，這話說，上疤痕

，下疤銀，雙疤不求人，方和的左眼上邊有疤，右眼下邊有疤，因此人都叫他金銀眼，鐵柱說，多謝伯父指引，改天再來請安，我走了，短子說，且慢，我一時高興，將方和的記色告訴了你，此時已經後悔，想你小小年紀，果真見了他時，將他怎樣處置，鐵柱聽了冷笑道，伯父，小侄我拿這東西教訓他，說着話，由袖裏掣出那把漬滿血癩的匕首，短子見是王嫂子的遺物，不覺流下淚來，短子說，好孩子，你用此刀，一定成功，可有一節，你到斗店左右蹲他，他自然不敢出入，你是枉費功夫，躲得離店遠些，自然見得着他，再者還有一層，你一個小孩子家，縱然有些力氣，亦祇能和一般小孩子爭勝，和成人廝拚，恐怕不成，這種事總要出在敵人不防，若是對了面，怕你不是他的對手，我派兩個弟兄暗中幫助，倘有山高水低時，亦好搭救於你，鐵柱說，那敢情好了，短子叫來兩個細心的弟兄，告以原委，授以方路，並把鐵柱指給他二人，又囑咐倘有辦不到的事，速來寨中求救，當日因鐵柱與家中送錢，及買辦食用等物，耽擱了一日，所以占奎白候了一天，到次日，鐵柱和鍋夥裏兩個弟兄，在斗店和到方家去的途中閒走着，預備着那裏見面，那裏動手，占奎因見不着鐵柱的面，到方和家送信，半路上正遇鐵柱等三人，假作未曾看見，匆匆與方和報信，說這事越鬧越

大咧，原來這孩子有人相助，大概是三義廟鍋夥裏的人在後面相幫，由昨天起，不在斗店左近咧，只在由斗店到這裏來的半路上相等，一共是三個人，這事可不好辦咧，我方才雖則見了他，因他身旁有兩個生人，不敢和他交談，說不定此時這三個立在門外呢，方和聽了大驚，說竇先生，我是有了財的人了，萬不能再和窮人上論，你看怎樣能以息和，想個方法息和，能够給王家一筆錢，從此永斷葛籐亦好，願意吃常的，不妨斗店還歸兩股兒，入款平分，這件事交給你全權辦理，你一日辦不出眉目來，我一天未便出自家大門，還有一層，這事最好是越快辦越好，不然，他們將我堵在家中，我出去，真和他們犯不上，不出去，我的名聲算壞了，占奎說，這事非由三義廟寨主王短子那裏辦不可，只我是個買賣人出身，與他並無來往，素不相識，怎麼談事，方和說，這事容易，你只拿我的名帖，到他那裏，你說我現時有病，不能親身來求，他見我的名帖，就知我是投遞降書降表，從此在他手中，就算有了短處，於他光榮的事，如何不肯出頭息和，竇先生，你只依我，萬無一失，占奎無法，接了方和的名帖，去找王短子說話，王短子自從派了兩名弟兄，偕同鐵柱去找方和，深悉出大亂子，不敢出門，今天見斗店來人，拿着方和的名帖求見，王短子就知是爲了鐵柱的事，忙

吩咐請，占奎與短子見了面，說了客套之後，再申來意，他說，方大爺方和，現在有些貴恙，不能見風，只因王鐵柱屢次蹲他，他覺着和小孩子鬧事，怕親友笑話，風聞鐵柱很聽寨主的指教，特此懇求王寨主出頭，給他兩造裏息和，鐵柱要整錢，大大地給他一筆，零吃的話，這生意仍然算兩家的，只這意思無人能和鐵柱去說，只求寨主鼎力罷，短子說，這却沒甚麼大不了的事，不過方大爺那人靠不住，出乎反乎，盡人皆知，如今求吾息和亦成，必須立一合同，兩造各執一紙，你我二人爲中保人，由我這兒說，斗店仍歸兩股，你去回覆方大爺，能够成立合同，這件事算我管咧，空口無憑的事，那我不幹，我靜候回音，占奎去後，短子打發弟兄，到西頭斗店左近，叫回鐵柱等三人，短子說，由明天起，無庸再去，已經把氣兒順過來了，立了合同，斗店仍歸兩股，鐵柱你進斗店，倘有不了之事，仍由伯伯給你辦理，占奎回覆了方和，方和百依百隨，吩咐占奎起草，占奎筆下，並不通順，不敢作主起草，因此去找伴婿華月春，由月春起好了草，占奎照抄兩張，然後去回覆王短子，擇於次日午飯，在斗店裏成立合同，席間由兩造及中保人畫押，然後各執一紙，諸事備妥，到次日，天交午初，由王短子帶了鐵柱到斗店而來，事前由短子通知各鍋夥，派人來參加爲息和人，

各路諸侯，到得不少，占奎把方和陪到，然後入座，在方和，不過是救一時之急起見，暫爲屈從，不想王短子作事老辣，把許多寨主請到監視着，心中甚爲不悅，只面上不敢如何，斟酒後，王短子立起說道，王攬子已經歸天，那是我們混混道中的古人，他的後輩，無衣無食，不論何人，都不能袖手旁觀，吾來給大家指引，這孩子叫王鐵柱，是王二爺的令倅，今年十歲，莫看他人小，力氣很大，武藝很好，行動一切，都賽王二爺，見見，這是你諸位伯父叔父，鐵柱拱手道，諸位伯父叔父，聽小倅回稟，方寨主與我父合夥辦這斗店，半道上，分文不給了，大概看着小倅年幼無知，今天發了善心，情願與鐵柱同辦，蒙諸位伯父叔父賞臉，來與我們作個見證，鐵柱這裏謝謝，說罷，又一拱手，大家紛紛議論，這孩子說話行動，活像王二爺，那裏是十歲的孩子，分明像成人，方和說，這事的內情，諸位不知，小弟亦不願意着諸位聽了見笑，反正算我不對好了，由今天起，斗店的事，歸本還原，以後還求諸位照顧，大家聽了，都以爲不够光棍調，自管吃喝，並不答他，方和覺得無味，吩咐占奎把合同取過，與短子觀看，短子說，我一字不識，請寶先生讀一讀罷，占奎讀合同道，立合同人方和王鐵柱，由立合同之日起，斗店生意，歸二人合辦，得利平分，恐口無憑，立此合

同爲證，短子說，好好，畫押畫押，方和王鐵柱王短子竇占奎四人，一一畫了十字，方和與鐵柱，各自收起一張，方和再與來賓進酒，因席間無人說話，太覺無聊，方和對鐵柱道，賢侄，我們如今是一家人了，所以無話不談，你同着諸位寨主在此，可以說一說心事，假如在沒立合同之前，在門外見了我，但不知作何舉動，你同着諸位說上一說，鐵柱聽了笑道，方老伯，你問我有何舉動，便是這樣子，說時遲，那時快，立起身來的聲，掣出匕首來，對了方和的胸窩遞進，方和急躲，一匕首刺入肩窩，透出後背，同座之人均都立起，鐵柱因把匕首刺入，再拔不出，只得棄了匕首，方和忙呼左右，此時滿堂的寨主，人物山相似，方和的手下，那個敢來放肆，方和見無救兵，說好好，穩住了我動手，自己退入旁的屋裏，拔匕首敷藥去了，鐵柱抱拳向衆人道，恕小侄太不規矩了，短子說，好小子，刺的對，方和這人，就得這般對付，從此他怕你一世，斗店的飯，算吃長遠了，當下鐵柱吩咐占奎道，竇先生，你去告囑他們，由今日起，這斗店由我和方大爺夥幹，凡事不由我點頭的，不生效力，就手告囑廚房，添酒添菜，方才是方大爺請客，這回是我請客，占奎很小心答應下去，酒肴再陳，鐵柱一一斟酒，衆寨主無不誇獎，都說王傻子有此後輩，雖死猶生，席散後，有人

說，方寨主受了傷，雖然不重，於面子上太以難堪，就着衆人在此，給他二人息和一下，以免後來再爲費手，大家都說好，王短子說，鐵柱，爺們你總算把場面找過來咧，少時見面，賠些情，不算栽跟頭，衆人亂着說，是我們大家的情面，當場推舉四位寨主，到方和的面前，此時方和已經敷了藥，自喘橫氣兒，無法下場，四位中一位寨主說，鐵柱現已後悔，情愿在衆目之下，與方大爺賠禮，方和聽此消息暗喜，故作鎮靜道，又勞諸位費事，我和他自己爺兒們，十歲的孩子，他懂甚麼，要不是小孩子的話，當場我便還手了，四位寨主亂着說，方大爺作事，自然是有分寸的，我們看見了，請罷，大家都恭候大駕光臨呢，四位寨主陪方和與大家相見，王短子說，方寨主，鐵柱這孩子，年幼無知，適才的荒謬舉動，實是胡作非爲，衆寨主都說他太放肆了，如今他情愿給方寨主賠禮，鐵柱走近方和道，方伯父，你老恕過小侄無知，說罷跪將下去，短子及衆寨主一律下跪，這是混混道中的規則如此，這等榮典，爲方和所不敢希望的，忙着跪下道，方和何人，敢勞諸位大禮，快快請起，候衆人都立起後，然後鐵柱與方和才起去，方和怕王短子，本不敢和鐵柱如何，如今大家給他長了臉面，前事一概不談，只牢牢分給鐵柱一半入款，衆人正在告辭的工夫，忽見梁家嘴寨主羅八

冷笑道，姓方的，你亦太鬆了，可惜父母生你一場，五十歲的人了還小癩，着人家打哭了哄笑了，俺羅某，太看不下去了，王短子聽了答應道，羅盟弟，言之差矣，姓王的息和事，原本爲他兩造平安，難道說，金磚厚啞，玉瓦薄啞麼，一手托兩家，不偏不向，打哭了哄笑了，這話怎講，再說，方寨主是成過名的光棍，不是十歲八歲的小孩子，你今天打這不平，有些狗拿耗子，多管閒事，羅八怒道，王盟兄，住口，光棍過打不過罵，小弟是狗，盟兄你呢，王短子自知失言，拱手道，羅盟弟，哥哥失口，明日登門賠罪，羅八說，那不敢當，小弟多事，理應到盟兄台前請罪，短子並不謙遜，說羅盟弟，早飯我那裏吃，羅八說，一定叨擾，衆寨主見羅八不平，都知他和方是親戚，所以不服，可是憑他的資格，與王短子較量高下，那是以卵擊石，白找丟人，大家因他毫不量力，而且目無尊長，同着老一輩的英雄，這般放肆，都不自在，因此當場無人發言調停，其實當場三言五語，就能化干戈爲玉帛的，不過犯了衆惡，大家却要看羅八有怎樣個光棍的味道，羅八首先在前走，對大家道，失陪了，大家見他狂妄，都不答言，他見了越發掛火，回鍋夥對弟兄們言說此事，有知機的都說這事作不得，羅八說，姓羅的漢子惹禍漢子當，不錯，王短子是人物，姓羅的亦沒有不地道

的地方，軟欺硬怕，不是漢子所爲，姓羅的套過節，惹的是光棍，鬪的是字號，能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桃一筐，衆弟兄知他有世可現，誰亦不犯再勸，由他自行吹嘮，一夜無辭，到次早，羅八的酒，亦醒明白了，心中犯起不安來，不去找王短子，人物沒咧，找去，性命之憂，與衆弟兄商議，衆人都不肯替他出個主意，羅八自知昨天恃酒胡說，得罪同人，無法，自己把一切的事，都交給副手經管，寸鐵不帶，一個弟兄不要跟隨，到三義廟而來，到了鍋夥左近，自想主意，論文的，我去登門。論武的，應該大罵，用文用武，猶豫不定，正自進退維谷之際，早被鍋夥中人看見，說羅寨主，由敝寨門前，進進退退，意欲何爲呢，羅八聽了大怒罵道，憑羅八爺是臨陣退縮的人麼，既來之，則安之，你不過是王短子的狗腿，亦敢張口咬人，今天八爺爲是路過惡狗村，咬罷，說罷，把頭顱一抱，暈倒地上，此時有十來個弟兄圍上來，每人一根斧把，朝着羅八雙腿紛紛打落，雨點相似，羅八罵不絕聲，打了個骨斷筋折，並無下場的機會，打人的無人相勸，不能懼罪不打，挨打的亦不能改口哀求，正在這工夫，東門汛官韓占魁，正來查城，由城上見十來個人，羣毆一個漢子，忙着下城前往捕拿，衆弟兄見一窩蜂似的來了不少官人，以爲是羅八買出來的，怕得是捉了去吃苦頭，大

家紛紛逃去，汛官問羅八，誰打你的，羅八說，人多咧，王短子率領承邀，汛官問手下，王短子在那裏住，手下回，副爺請回罷，受傷人願意打官司，王短子一定到案，韓占魁是外籍的人，不曉得天津風俗，又兼是初到任，聽手下的言詞大怒，非將凶手立刻帶走不可，這工夫看熱鬧的非常之多，王短子聽人飛報，忙着前來見官，汛官不容分說，忙叫鎖了，帶在馬後，赴東門汛而來，王短子心中不悅，暗自後悔，王傻子就是榜樣，如今見這來頭，又是不善，這汛官哪，未曾來天津作官，亦不打問打問風俗，可惜我一世英名，被你這糊塗汛官給遭塌得一敗塗地了，混混規則，最守國法，王短子心中雖惱，祇好忍氣吞聲被鎖到東門汛上，汛官到後面去休息時，闖汛的弟兄，忙着倒茶獻點心，諸親兵老將，頭散各役，齊來道歉，當面說明，新官外籍，不明風俗，請大爺原諒，王短子說，諸位賢弟仁兄，俗語說的好，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羞，他是官，我是民，鎖了就鎖了，那算甚麼，不過同道之中，不說副爺是外籍人，新到任，就彷彿王某作下不才之事，副爺不能賞面子似的，好在案中沒有女的，不知情的還疑不到王某犯的是花案，說罷大笑，隨便喝茶吃點心，把這場官事，看如無物一般，少時，傳喚過堂，上堂去，問了姓名，年歲，籍貫，職業，案由，據供，小人

王大，賣力氣爲生，天津縣人，年四十八歲，不知何人與羅八打架，羅八前因和小人同給方姓王姓了事，意見不同，口角起來，今天他受了傷，適在小人住處的左近，不知因何副爺把小人鎖來，汛官拍案道，好一個巧辯的混星子，在副爺臺前裝瘋賣傻，你是有名的山大王，以爲副爺不知道呢，王短子駁道，和副爺回，天津是小地方，並沒有山，小人在那裏去當大王，汛官想一想，自知說錯，改口道，不是山大王，是寨主，寨主不是和山大王一樣麼，王短子知他是糊塗官，因叩求道，請副爺把小人送縣罷，汛官聽他請求送縣，大怒道，好大膽的寨主，王短子耍戲汛官道，副爺拾愛，汛官聽了拍手笑道，混賬該死，不打自招，承認是寨主，好好，辦了一紙公文，解赴縣署而去，來在縣裏，頭散各役，誰不奉承，款茶待飯，接應不暇，少時，傳喚過堂，王短子到堂上，用着久供不離原詞的方法，再回一遍，縣委說，那不能由你信口一招，東門汛官的公事，那是真憑實據，明明親眼看你把羅八打得筋斷骨折，如何當堂圖賴，短子道，就算是小人和羅八爭打，他是二十多歲的少年，小人是將近五十的老朽，他如何反被小人打的筋斷骨折，他一個年輕力壯的漢子，牢牢地還手兒，着小人那般毒打，世界上恐無這種道理，縣委拍案道，你是有名的混混，聽說你是好漢，來

，站籠，發下封皮，退堂去了，王短子心中暗怕，莫不成和王二弟照體裁衣，那亦忒以的冤枉了，但是不站籠不成，幸喜一下刑未受，衆差役人等陪下堂來，值日頭說，東邊矮籠罷，西邊的大不吉利了，站上去的必死，短子上得籠去，雙腳踏磚，毫無所苦，只不過不能坐臥而已，到晚上有人送水送飯，並不飢渴，有許多寨主，與短子相好的出頭走動，怕和王二狼子一律同罪，花了不少的銀錢，裏邊遞出消息來，只要受傷的不追，就可以從輕治罪，開釋一層，休得指望，因爲上邊的公事太緊，不死就是便宜呢，幾位寨主商議，還是去找方和，着他和羅八去說，治傷費用，七十二斤半，都是王短子給，只着他遞張和息狀紙，這場官司就可以不致於鬧大了，衆人到斗店，見了方和，大家知他是鬆小子，推舉出能言的對他說道，方寨主，都是爲了你，羅八爺受了重傷，王二爺站了籠，你要想想，鹽打怎麼鹹的，醋由怎麼酸的，事由根裏起，線從頭上擇，不因你們何致於有今日呢，及早到羅八爺家，看一看傷勢如何，治傷費花多花少，都在吾們大家的身上，請八爺安心養傷，還得相勸八爺遞張和息狀紙，不然的話，方寨主，可不是吓嚇你，三義廟的弟兄說咧，王大爺若有山高水低，着落方寨主抵償對命，方寨主細想一想，這件事你不出頭成麼，方和說，當然我去，給羅

八磕了頭，這事非和息不成，方和去找羅八，此時羅八的傷，已由正骨科包治，一天准能復原，言明醫藥費三百吊，方和見着羅八，說出自己的危險，羅八說，你既然怕事，我的腿算白折了不成，方和說，着王短子出五百吊錢，你遞和息狀，除了治傷，還剩二百吊，并免去我的危險，事誠三全其美，羅八無法，只得應允，方和回斗店，與衆寨主說明，衆人代墊了五百吊，由方和交給羅八，羅八打發方和到縣裏遞和息狀，本來闖衙上下都得了錢，把王短子問了個不合在混混猖狂官府整理地面之際，將同手作生意之人因細故毆傷，雖有類似混亂治安之行動，姑念小本經營之人，不明利害，着發往黑龍江五年，刑期滿後，如能改過，准其還鄉，判下來之後，王短子寄押收監，候公文下來起解黑龍江，衆人都給王短子道喜，短子亦很知足，對衆人說，吾以爲和王二弟一律同罪呢，不想充軍五年，黑龍江算甚麼，喇嘛廟，西大營，我都去過，黑龍江玩一次亦很好，過些日子，回文已到，公文批下來，次早起解，解差預備了車子，以便次日登程，當晚，有幾家寨主，素與王短子最爲相好，前來話別，王短子因押在單間裏，大家所以隨便談話，短子對衆友人說，非是小弟戀家戀鄉，不過未了之事太多，人欠我的可以不要，我欠人的實在不安，再說鍋夥裏事，和家中私事，

非我親到處理，不能萬全，如今身犯國法，寸步難離，未免使人悶悶，寨主們私議，請獄頭來商量，怎的通融通融，放王短子出去半夜，大家保出保回，獄頭亦是混混出身，知王短子是好漢，慢說五年充軍，便是明日砍頭，亦無逃刑之理，又搭着衆家寨主的情面甚重，當下毫無難色，允許不過天明，務必回來，惟獨有兩項事很難，第一層獄官查獄，必然點名，第二層點完名外面上了封條，王大爺公幹完畢，回來時，進不得獄門，那便如何是好，大家想，此事真不好辦，當下有開殼的寨主，把一捲錢帖送給獄頭道，請盟兄想妙法，獄頭說，這錢我收下，只能辦到一條，獄門封條可以隨便揭貼，把錢花到了，自然臨時有人放王大爺進獄，祇點名那一條，誰能穿了王大爺的衣服，坐在獄裏頂替兒，獄官點王大的名時，這人代答一個有字，候着王大爺回獄，再把衣服更換，這人再行出獄，只是這人難尋，大家聽了明白獄頭的心意，王短子逃了，這人便算罪人，明早這人就得起解，衆人面面相觀，數中有名寨主黃七，見衆人要栽跟頭，當下對獄頭道，盟兄，黃某和王大弟胖瘦相差不多，來來，大弟，咱二人換換行頭，我嘗嘗獄是甚麼滋味，坐半夜，亦算緣法，衆人暗伸大指，還是黃七爺人物，王短子道，黃七哥，小弟知情了，萬無那樣屈尊的道理，小弟想，既有許多不

便，小弟不出去也罷，何必連累旁人費手，黃七說，王大弟，你不應允我替，我自己刺死，說着話把腿父子掣出來，對了自己的小腹道，你脫衣服，百事全無，你一遲疑，我便刺了，衆寨主跪在地上，先求黃七莫死，後勸王短子更衣，獄頭在旁邊看了這般英雄肝膽，心中歡喜道，你大家都走，我便替了，王短子問，盟兄，你是第一名，點你名的時節，誰替你呢，獄頭醒悟道，着啊，我不能替，黃七道，王大弟，天氣不早，莫再耽擱，莫不成見哥哥是虛情假義麼，要看哥哥是人前沽名，你就莫脫衣服，王短子說，只是於心不安，既然盟兄說到這裏，小弟只好遵命，短子向黃七叩首，謝替代之情，黃七還叩，大家平身，然後更衣，獄頭說，諸位請哇，衆寨主陪同王短子出離縣署，先到三義廟鍋夥以裏，首先把寨主的事，交付精細弟兄李鳳執掌，欠內欠外的都口述了，着會寫的泐了單子，吩咐李鳳，凡是欠我的，幾時還了，送歸我家，不來還的，莫去催問，我欠人家的，明天到我家，照數取來，一一清還，寨中事由明日起，你便替我辦理一切事務，本應該把寨主讓你，深恐弟兄們不服，反於大體有礙，你是代辦的名目，大家自然相安，我此一去，五載工夫，你要向好處去作，衆人見你辦事公允，自然拜你爲尊，我回津時，以寨主相讓，我如不能還鄉，他大家定能着

你爲一寨之主，李鳳聽了，落淚受命，短子然後勸勉衆弟兄，務必行正作端，不可無恥下作，保全咱已有的聲名，衆弟兄與寨主分別，紛紛落淚，王短子又對衆寨主說，寨中諸事已畢，還求諸位把小弟送到寒舍，數中有人道，黑夜之間，到王盟兄府上，諸多不便，我等只在這裏相候，請王盟兄自己回家，較爲便利，一人提議，誰能說個不可，明明的由此一去，最容易逃亡遠方，那一來把黃七寨主傾害了，大家有何臉面去見獄頭及黃七呢，當下王短子笑道，諸兄太以的看重小弟，小弟却不自信，這其中有個道理，人生在世，逞人物，立光棍，只在打鬧場中，一旦到了家裏，上有年邁老母，下有幼小子女，中有姣妻美妾，憑你光棍煞，難免臨時作出不人物的事來，小弟不敢自信，還求諸位勞步，數中又有人道，王盟兄不談及此，大家還好相陪，這一來無論如何，誰亦不敢相送，難道怕盟兄逃走麼，王短子自想，我速去速回，並無逃心，又得何妨，遂對衆寨主道，諸兄既然放心小弟，小弟不再謙遜，以免耽誤時光，吩咐李鳳款待衆家寨主，自己到家中而去，來在家裏，把一家人驚起，說明自己所得的罪名，及明早起解黑龍江的事，一家老小大哭，尤其是八旬的老母，哭得背過氣去，把個孝道的英雄嚇壞，跪在牀前呼喚，多時方才氣轉，短子他，有一妻一妾，短子對

妻道，我這次發配黑龍江，雖則年限不多，不過黑龍江的水土天氣不好，此一去，生死存亡，不得而知，家中老母，要你好好事奉，兒女們，要你好好教養，還有一節，我欠外的數目，李鳳手中有單子，他幾時來討，照數給他，家中的銀錢，大約着五年用之不盡，五年後我不回鄉，那我就管不了許多了，諸事你要操心受累，說罷作下揖去，他妻哭得淚人相似，說你此一去，諸事小心，身體保重，五年後自能團圓，到外邊不同本鄉本土，休得使氣用性，凡事忍氣保身，未曾生事，先想想一家老小，朝夕盼望，家中的事，我自能辦理的妥當，你休掛念，短子對他九歲的兒子說道，我出門以後，你要好好讀書，聽你祖母和母親的教訓，休得在外邊惹禍招災，使你祖母和母親担心生氣，那孩子說，爸爸，你的年歲老了，怎能出去受罪，如今沒有官人守着，或者藏起來，或者逃跑，都比到遠處去受罪強，短子聽了甚怒，因他是小孩子家，不懂甚麼，未便申斥，只道，休得胡說，轉面對那妾道，我這次充軍黑龍江，不知生死，你年歲很輕，休得候我，最好攜帶所有衣飾，另嫁他人，這不算你沒有志氣，實是事出無奈，那妾正色道，我本是妓女出身，你如今身遭難處，五載離別，怕我作出人材之事，好好，你我恩愛一場，決不着你牽腸掛肚，候着我收拾停當，着你眼看着我

走，短子說，好好，你能早離我家，正合我意，那妾回房中去，不見出來，短子見她不出，深恐耽擱時光，使氣子到她屋中觀看，見她滿面鮮紅，暈過去，持燈細看，原來她用刀把自己鼻頭割去，藉以表示無寒蟬曳過別枝之意，短子見了大笑，喊叫母親和妻，同來救護，敷了藥，喊叫多時，方才甦醒，短子對她作下揖去道，不想你出身烟花，有此烈婦心腸，俺王某太不識人了，特此告罪，囑咐他妻好好看待於她，與母親磕了頭，帶了銀子，這就要走，一家人哭挽不放，短子見窗紙發清，忙着掙脫了家人的拉扯，出門去了，三義廟鍋夥裏，自從王短子去後，由李鳳設烟獻茶款待，衆家寒主，高談闊論，直飲至東方欲曉，亦未見短子回歸，李鳳漸覺不安，說天已不早，王大爺尚未回來，打發人到王宅看去好麼，衆寒主相攔，說王大爺，家務繁雜，當然要需時光，好在天未大明，還算不晚，千萬莫去催問，一位位心中暗憂，不敢形於面上，既而東方已白，衆寒主中，已有時起時坐表現着不安的了，但是不好講出口來，既而紅日東升，王短子仍無踪影，李鳳見他此時不來，逃走無疑，因對寒主說，王大爺此時不到，或者老太太有了山高水低，一時苦塊昏迷，却忘了大事在身，亦不可知，我親身去走一遭，看一看究竟出了何事，衆寒主中有人說，最好是靜候下文，再說

此時縱然回來，已經遲晚，黃七爺早經起解走了，衆人面面相覷，默然不語，既而外面晨聲已動，作買作賣的已上滿巷尾街頭，李鳳躲腳無語，立在寨門外觀看，既而見短子由遠遠地行來，李鳳跑進去對衆寨主道，王大爺來了，衆寨主迎出去，那是王短子，原是黃七爺，黃七拱手對衆寨主道，王大爺起解多時了，衆人聽了大喜，黃七說，王大爺着小弟寄語衆位仁兄，他因家事纏手，耽擱了時光，深恐到這裏會合諸位，天光明亮，因此出得家門直投縣署，按照這種辦法，尙且險些沒誤了事，小弟方才離獄，解差即去提犯人呢，相爭只一步兒，若來會合諸位，諸事全壞了，我相送王大爺起身後，因一夜不睡，到澡堂中洗了澡，才到這裏來送信，累諸兄等候，衆寨主口雖不說甚麼，心中則暗叫萬幸，寨中有人問李鳳道，李盟弟年紀非高，眼力未壞，怎麼黃七爺來，你看是王大爺呢，李鳳說，一則離着遠，未能看真，二則猛見了衣服身量相似，沒加細看，便來報信，三則亦想不到黃七爺到這裏來，四則黃七爺穿的衣服，亦未必和方才王大爺所穿的一樣，因此出了差錯，黃七說，王大爺穿的是我這身，我在獄裏穿的是他那身，他回獄中，我二人歸本還原的換過來，所以我由遠遠地走來，李盟弟在盼望王大爺急速歸來的時光上，誤以我爲王大爺呢，衆人聽了都笑，李鳳

因天氣不早，備了午席，請大家吃酒，衆寨主借花獻佛的與李鳳慶賀代行寨主職權之喜，這李鳳，人雖年少，很有作爲，寨中進款，仍照王短子在寨裏時一般的分給，每十日向王宅去送一次，凡是還王短子的錢，如數送到王宅，向王短子討帳的，李鳳代爲償還，因此衆弟兄見了，無人不悅，衆人都尊稱之爲寨主，李鳳對於王鐵柱，亦甚照拂，不時到斗店看視，本然方和，記恨舊仇，只因懼怕王短子，所以忍着，聽得短子充軍五年，發往黑龍江，心中暗喜，打算把王鐵柱打廢，以報前仇，因見李鳳繼續着王短子來保護鐵柱，自知非敵，故此把報仇之心，暫爲收起，天津衛在不多的日子裏，相連着除掉了兩位英雄，一個是砍頭廢命，一個是充軍遠方，衆寨主暗地不平，又不敢把官府怎樣，地面兒上，因着新刑法太以無情，各寨相戒，停止交鋒，避一避官府的氣餒，在這一個時間裏，天津的混混，匿跡銷聲的可恥，因此上惹惱了一位了不得的人物，作出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來，只他這一番工作，把官府給了個絕大的教訓，可是天津混混的氣數，又自此中興起來，這人算得起恢復混混勢力的大大的功臣呢，天河兵備道一職，統屬着天津河間兩府，這位現任道憲，官印玉方，是一位旗人，因是皇親，所以勢力很大，上峰處都讓他三分，此人自到任以來，就痛惡天津的混

混，立了誓，非由他手裏剪草除根不可，府縣辦理混混案件，只得從嚴，不敢如以前俯順輿情着辦理，這玉方先後除了二王，自鳴得意，逢人輒道，幕府中的朋友，很勸過他，他說，混混本不難除，只因以前的官府無能，因此才長起了這種萬惡的刁風，如今僅僅殺了一個，配了一個，立竿見影的閻閻又安起來，幕中朋友見不聽勸，只看他如何出亂子，袖着手慶幸着東家快快出禍，藉以自神其智，這玉道台，有內庭欽賜出來的一掛朝珠，價值很重，視同至寶，每遇大典，必然戴出來誇耀於人，和他至近的人很諫諍過他，勸他供奉起來，他反見笑勸的人，說是不曉得世故，內庭的恩物，小臣們得了，自然要供奉起來，吾是國戚，不但別於小臣，連近支派的宗室，亦不能和我相提並論，吾在主子前，是客卿一類的，決不以奴才待我，你們曉得甚麼，旁人見他恃寵驕傲，亦無人再進忠告，這一天是月底，明日是個朔日，該赴龍亭拈香，這龍亭乃是一所行宮，預備主子來津駐蹕的，每於月之朔望二日，闔城官必須蒞臨拈香叩拜，以示隆重，玉芳的寶貝朝珠，有軟匣臥在枕頭函內，這枕頭亦係能工巧作，每夜就枕，枕在頭下，以免失迷，當夜睡前，把早晨應用之物，一律預備妥當，把朝珠在燈下同着如夫人又欣賞一回，方才收入枕函之中，到次晨用時，那朝珠不翼而飛，

王方大驚而怒，只得將就着戴了旁的朝珠，拜畢龍亭，和府縣發作起來，限十日不將人贓並獲，這官休想再作，府縣慌了，忙着與捕役們商量，府縣班的捕役們聽了，只得回明，這種案子，不是府縣班所得辦的，這是大賊，來無蹤，去無影的人物，府縣急得要捉衆捕役的腿打折，捕役們說得好，下役等折了腿，案子依然圓不了，容下役等會議一日，有何方法，再爲稟明辦理，府縣二位，明知他等辦不了這般大事，不得不威嚇他等，但是毫無用處，只得給限一日，容他等計議，到次日，衆捕役稟請正堂，非把畢飛鴻約出來辦理此案不可，府縣說，天津既有能人，速速去聘約出來，府縣各用一張名帖，差派府縣班中的名人，十來個前往畢宅約請老英雄出山，衆人到了畢宅，由手下人回明，當由玉出見，把衆人讓入客廳，衆人把來意詳細再說一遍，畢玉對衆拭淚道，家祖九十歲人了，不想大數已到，連病了數日，醫藥無效，現在已經就要斷氣，蒙府縣大老爺賞臉，本應效力，只是病在垂危，實在無能爲力，請諸位在府縣大老爺台前陳明罷，衆捕役知他是裝病慣家，誰肯相信，都道這事關係府縣班大家的性命，及府縣二位的功名，空口告病，難於回覆，畢玉說，既然如此，請諸位到後面一看，衆人把不得去看，到後邊飛鴻的臥室之中，見飛鴻已經停放在逍遙板上，

穿着入殮的壽衣，面無人色，只剩一絲呼吸之氣，喉中的痰，已經作響起來，斷氣就在轉瞬之中，衆人面面相覷，只得退出去，辭別了畢玉，大家找僻靜處去商量，有的說，這次病是真的，病可以裝，壽衣和逍遙板，如何這麼現成，只好回稟府縣，另想門路，有的說，想甚麼門路，明明地昨天他還領着重孫去聽戲，今天病到這般垂危的樣子，其中一定有詐，有的出主意道，我們一面去府縣台前回明，只說他偶有微恙，一二日痊愈，即來縣報到，這爲緩兵計，然後我大家分頭探訪，務要把他詐病的證據找出，他然後自然肯出山呢，有的說，人家假如辦了喪事，那便如何是好，有的說，那老兒神出鬼沒，裝死，如同兒戲，前些年這種把勢是玩慣了的，縱然白事的一切，辦得如何隆重，亦休信他真死，衆人因無第二法門，只得稟明府縣，府縣無法，只好允准三日內報到，玉方一日三五次去討信，府縣說，已約請能人畢飛鴻辦理了，十日限期滿時，大概能以破案，玉方聽說有了辦法，只得等候限滿，衆捕役首領，晝夜不離畢宅左右，辦理此事，大家預料着畢宅一定大辦喪事，誰知不動聲色，打開門公們，只說病又好些，方才搭下逍遙板來，再去打問，據云病又重些，方才搭上逍遙板去，把衆人急得要死，分頭插旗兒，刺探飛鴻的行動，可是把十日的限期，已經等閒

的就攔了三日，府縣官向捕役們催問飛鴻，只得託到明日即能報到，那飛鴻，在被請的第三天晚上，穿着壽衣，吃了五斤牛肉，十來張硬麪餅，還嫌不夠，吩咐再煮五十個雞蛋，這工夫，人報姑太太來咧，飛鴻並無兄弟，只這一個妹妹，如今已經七十多歲咧，兄妹友於之情甚篤，本來吩咐，凡人都看不見的，只以妹妹是手足，放她進門一見，那姑太太進門便哭，飛鴻說，莫哭，我穿壽衣，是自己演劇要子呢，不是要死，你何必哭，且看我吃雞蛋，一氣兒把五十個雞蛋吃了笑道，你看我不是要死罷，那姑太太見了越發哭得悽慘，飛鴻道，你怎的還不信，我沒病，那麼我下地去，打一頓拳，耍一趟刀你看，他妹子哭道，你裝病裝死是家常便飯，我哭怎的，飛鴻笑道，你不哭我，哭誰呢，她聽了嗚嗚咽咽地道，哭你外甥，飛鴻道，那們姜連他死啦，她起急道，好生生幹麼咒他死，飛鴻說，那麼是怎麼回子事呢，她說，你赶快救他的命，飛鴻聽了急起來道，你說話，沒個簡斷，莫哭，先說明白，無事時自管去哭個爽利，她說，姜連使船，給鹽商運鹽，應該今日落碼，明早商家來收數目，只因卸鹽的夫役，受了鹽務衙門差役的指使，罷了工，不給搬運，明早商家見了鹽不落碼，一定將他交官治罪，可憐他父子兩輩子的經營，才有這隻鹽船，一經入官，立即變賣，俺一家人

豈不都是死數，他現在要投河一死，我着人看住他，特來找你想主意，你要不管，我就死在這裏，飛鴻聽了拍手道要命，這件事手到病除，算不了甚麼，不過我現時正在裝病，不能出門，這便如何是好，我如今打發人，出去僱人，一夜工夫給他卸到鹽坵以上，該着力錢多少都由我給，還不成麼，她聽了哭道，官面兒上把住了，人們誰敢去卸，若是僱得出人來，姜連豈不就自己僱了，何用跳河尋死呢，飛鴻說，這船鹽有多少呢，她說，二百四十包，飛鴻說，沒法子，只索我自己去一遭，你趕快回去，把姜連指使到這裏來，管保不到天明，鹽包卸在坵地之上，她千叮萬囑後才去了，姜連奉命，來見飛鴻，跪在地上大哭，飛鴻道，哭怎的，我和你去卸鹽好了，吩咐畢玉到門外去看，沒行人時，報我知道，當下飛鴻穿了家人的衣服，拄了手杖，裝作失目的人，扶了姜連的肩頭，在大門內相候，畢玉回稟外面無人，二人閃到門外，赴河東而去，來在鹽船以上，見幾個水手，正喝酒呢，飛鴻吩咐，把臘燈息了，然後將鹽船貼岸，着姜連上岸去，看有行人，以咳嗽爲號，飛鴻脫了上身衣服，赤了雙臂，把鹽包似兒童擲球般的向坵地上扔去，二百四十包，二百四十下，完全扔畢，小山似的，堆起個鹽碼來，衆水手見了吓的酒都醒了，以爲這老頭子是神鬼之屬，本然連皮蔬共是

五百四十斤一包，九十歲的老人，半夜的工夫，將二百四十包鹽，扔出去一丈多遠，還要堆積起來，按照卸鹽的脚夫來作這工說，沒有四十人辦不了這事，飛鴻一面穿衣，一面說我得快走，姜連還要相送回家，飛鴻說，城門已關，你如何進得去，水手們聽了暗笑，他說旁人進不得城，却忘了自己了，飛鴻仍舊拄了拐杖自己回家，方到岸上，由鹽碼後搶過十來個人，團團地包圍住飛鴻，一個個跪下去，舉哀相似的放聲齊哭起來，姜連忙同水手掌燈來看，見是許多官人，聽他衆人哭嚷着道，老前輩如不出山，我等一同跳河，尋個自盡，飛鴻看了姜連道，都是你這冤家，把我害了，此番出頭露面，可憐我這大年紀，十有八九，要死無葬身之地，姜連不知何事，以爲舅父的老案子犯了，今天被獲遭擒呢，忙對官人道，休和他年老無用之人理論，天大的案件，都是我作的，衆官人帶着淚的笑他無知，只不理他，擁護着飛鴻去了，叫了東城的城門，同到縣署，因在夜裏，未便驚動本官，祇好暫在班房中款待，候至天明，回上話去，正堂聞聽，只得辜負香衾，爬起來迎接這位混混先輩祖宗，在花廳中相見，延之上座，正堂把玉道台失迷朝珠之事說了，懇煩飛鴻代爲辦理，飛鴻說，這宗毫無頭緒的案件，實無處去辦，再說老民少年時，雖則習學過拳棒，如今九十歲的人了，

行走都要人扶着，辦案拿賊的事，如何能成，大老爺，休聽他等胡說，聖明莫過於作官的，大老爺想情，九十歲的人，海角天涯去訪案，這不是莫須有的事麼，這明明是把老民用一角公文，充往異鄉，不知死在何地，以便把這案耽擱得遊了，適才聽大老爺所談，玉道台對於破案急如星火，想着把這案遊得失主忘懷了，恐怕玉大人未必肯饒罷，說罷，咳嗽起來，聲喚腰疼，正堂看了不覺起急，忙將來捕役首領傳上去，拍案大罵，如何把個老朽無用的人帶來搪塞，喝令每人先打五百板子，衆人磕頭叫屈，正堂說，叫甚麼屈，數中一個能言的道老爺，休信畢飛鴻推老裝病，如今我們弟兄，性命相關的時候，顧不了許多，只好在老爺台前稟明，他本是北五省第一條好漢，綠林中送給一個綽號，叫作北俠，專一偷劫南省的官僚，在天津當寨主，充混混，那是影身草兒，莫看他九十歲，三五百壯丁，不是他的對手，正堂說，我祇不信，那人磕頭再稟道，如今說個証據，老爺自然相信了，只因奉了府縣大老爺的命令，前去請他，他裝病不起，衆人無法，才設計去羅皂他的外甥姜連，姜連養船爲生，鹽由海口裝到天津鹽坨，應該落岸，明早爲鹽商點收的日期，誤了一日，便須交官治罪，下役等得着這個消息，央了鹽務衙門的弟兄，遣散了脚夫，無人給姜連卸鹽，姜連去把畢飛

鴻請出，只半夜工夫，把二百四十包大鹽，一個人都卸在鹽坵之上，因此下役等，才將他圍住，推推擁擁，來在縣裏，大老爺莫信他自認老朽，他如不辦此案，下役等情願都死杖下，下役等死了，老爺的前程，亦就難保了，最好收他的家眷，候人贓並獲之後，再爲釋放，飛鴻聽了笑道，我本心已軟了，要管此事，既然要收我的家眷，那我就不管，由你收罷，說罷，起身要走，正堂攔阻道，老義士，休聽他等胡說，且請在花廳安歇，用茶用飯，有人伺候，本縣到府大人台前去請示，候有如何辦法，咱們從長計議，飛鴻見縣官尙通情理，只得暫居花廳以裏，因爲累了，睡將起來，那姜連因放心不下，跟着開城，到城裏與畢宅送信，畢玉同他到縣署來找，有人領畢玉到花廳裏，見祖父並無苦楚，才打發姜連回去，與家中送信，自己在縣署伺候祖父，等候正堂回衙，縣正堂來府裏說明飛鴻情形，府正堂不敢作主，同到道署，稟見玉方，說明府縣班保薦武藝精通的畢飛鴻，現時雖在縣署，只他不肯担当辦這案子，打算着收他的家眷，他說，如收家眷，越發的不管，不敢作主，特來稟明，玉方說，這人以何爲生，知縣說，他少壯時，以混混開筵爲業，如今年邁了，久已洗手不幹，玉方說，這事容易，只消如此如此，府縣奉命照辦，府縣班的人役，奉了府縣的密令，分頭到

各鍋夥裏傳話，據稱道憲大人，因着地面不靖，時出盜賊，現辦一個民團，已經聘請畢飛鴻爲管帶，畢老太爺又保薦諸位寨主爲幫帶，特請寨主到道署裏齊集，寨主們覺得是光榮體面的勾當，一位位衣冠楚楚，來在道署，候得衆人畢集，然後在花廳傳見，道府縣三位列坐，道台拍案大怒道，本道是皇親國戚，非尋常官府可比，督撫我不去作，來天津作這道台，爲得是與國除奸，與民除害，你天津鍋夥甚多，寨主不少，實不相瞞，王傻子就死在我的手裏，本打算將汝等一律肅清，不料你們很是聰明，凶毆鬥狠的事，一概停止，却暗地攪擾地面，好大膽子，本道的朝珠，乃主子欽賜之物，竟敢夤夜盜去，摸摸還有頭麼，本道雖指不出是何人所爲，這事由爾等所起，萬不會錯的，如今府縣班的頭役人等，薦舉畢某去辦這案，他並不爽利去辦，多方狡展，好好，暫將汝等監起來，他幾時承認辦這案件，幾時釋放爾等，說罷，吩咐手下，將他等都銬起來，當時一個個都上了手銬，跪在一旁，又吩咐帶畢某上來，飛鴻早由縣署帶到此間，少時，將他傳入，見衆寨主帶了刑具，齊跪一旁，心下納悶，玉方對飛鴻說，你是衆寨主的首領，見麼，他等爲你受了罪，你能將朝珠找回，本道有賞，你如不答應去找，我將他等收監，永遠不放，你如承辦此案，逾限不歸，仍將他等收監

，飛鴻見了笑道，老民正腫得香甜，叫起來原來爲此小事，請大人釋放他等，老民情願辦這案，府縣大喜，玉方說，但不知你用多少日限，方能人贓並獲呢，飛鴻說，這案毫無頭緒，不敢具結，先討十天限，就近訪查一番，到限來此回話，如能破案，亦不求賞，不能破案，再請賞限，如此辦理，不計年月，以破案爲止，以免衆弟兄受累，是如此，老民承當此事，不然的話，老民礙難承認，玉方無法，只得允許，先將衆寨主釋放，然後把飛鴻交給府縣二位，衆人退出來，府縣官回衙，此事統交縣衙門辦理，衆寨主感激飛鴻相救之情，或送路費，或送安家錢，大排酒宴，與飛鴻餞行，席間，飛鴻道，諸位賢弟，愚兄今年九十歲，執了一紙海捕公文，天涯海角，向何處去找盜珠之人，慢說無有，即或訪有下落，恐怕我偌大年歲亦非人家的對手，所以知難亦幹的道理，皆因這裏邊有兩層關係，第一層，府縣班衆弟兄，實在担不起這般重担子，我不承認此事，他大家難免性命相關，第二層，玉道台高才，將衆位寨主都鑄起來，不容我不答應辦理此案，若非爲此二層，天胆亦不敢允許此事，在先縣大老爺，要將我的家眷收監，我曾請他收監，亦並未應代辦此事，所以然這次不敢冒昧從事的道理何在呢，就是揣知此人必非等閒之輩，再加上一點頭緒亦沒有，答應下來，無非

只顧一時之計罷了，今天蒙諸君錯愛，與畢某送行，但不知還能接風不能，說罷苦笑起來，府縣各班頭役，及衆寨主，想一想，爲了保全大家，却着這大年紀的老人去吃苦，都於良心上不忍起來，數中一二能言的道，憑老前輩的武藝，打遍天下無對手，量此鼠輩，不值北俠一擒，馬到成功，晚生輩，儲酒以待老前輩的奏凱，飛鴻笑道，賢弟們，凡事要腳踏實地去做，不是說幾句吉祥話兒便會饒了的，若論我的武藝，足可以見得天下英雄，自信不落人後，但有一節，這賊並不和我比併高低，天下地方大啦，東西南北知他流落何方，果能打了對面，那還說甚麼呢，縣捕班散役白禿子說，老前輩，晚生雖不如前輩武藝高強，可是拿賊探訪，插旗驗道，這些賊勾當，却是經多見廣，老前輩既爲大家出力，以晚生的愚見，第一，可到道署裏驗道，是那路賊作的活兒，出入的門道，一看再不會錯，還須留神有無遺留的痕跡，或是丟下甚麼物件，幾宗有一條兒，便能得着頭緒，這次盜案，可惜並沒有驗道，如能和正堂回明，請求驗道，晚生可以幫助老前輩識一識，究竟是那一路朋友作的活兒，飛鴻聽了正色道，白賢弟之言有理，那麼請那位向裏邊回一聲，只說畢某求見，當有人回上去，縣正堂聽了傳飛鴻進見，飛鴻將此意說明，正堂說，你和白捕役隨本縣到道署去一遭，三

人來在道署，稟明此意，玉方很嫌麻煩，經縣正堂再三乞求，才將那枕頭給飛鴻及白禿子觀看，見這枕頭是個能工巧作，脫去外套，裏邊是個木匣，將匣蓋子取下，裏邊才是放珠子的小匣子呢，縣正堂見了甚以為奇，因道有人睡在枕上，將匣內的物件取走，睡的人，會一些不知覺，真乃奇怪，玉方聽了對縣正堂道，枕着的頭不是一顆呢，轉而想一想，這話說得有失官體，轉變話頭兒道，當夜不止本道一人睡在房中呢，這賊窮兇惡極，該殺該剛，白禿子詳加看視，繼而如有所得，向正堂回稟道，現在下役，已經稍有頭緒，不過作案人，離此很遠，非一月工夫，不易辦到，玉道台聽說有了淮地方去找，亦自歡喜，當面道，非是本道起急，只怕是爾等無法去找，只要真有把握，一月亦不為遲，飛鴻領了一個月的限期，同離道署，到縣衙而來，正堂在簽押房和飛鴻談話，並問白禿子有何把握，怎的便知須一月工夫，才能辦到，白禿子道，啓稟老爺，這件事，談起來可大得很，這內情非當過賊的不知詳細，下役未當捕快之先，原舊是賊，所以知道這事，說着話，獻上一文同治小錢，正堂說，這小錢何用，白禿子說，此案就破在這一文錢上，不光正堂聽了詫異，連飛鴻亦覺有趣，聽白禿子接演前文道，這文錢是由枕匣裏取出，要是不知道的，誰還注意到這上邊去，因下役

事先聽見高明人言講過，故此一見這錢，便知此案落在何方，何人作的活兒，請老爺將錢放在桌上，字兒這面向上放着，白禿子指給正堂及飛鴻看道，見上面有銀珠的塗抹之處麼，塗銀珠的人姓朱，乃是明朝的後代，因為要報祖仇，才立下這種暗記，當初有個朱貴，自稱是明朝的子孫，頗通武藝，所生三子，長的名同，次的名治，三的名通，四胎是女的名寶，他五人，都是通身武藝，專喜抱打不平，朱貴死後，兄妹四人，佔據山寨，當了強盜，並不下山打劫行人，只他四人，到各省名勝去處落案，所作的案子，無不驚天動地，誰作的案子，誰留自己的暗記，就着這案子說，作案的是女賊朱寶，請看，同治通三個字都用銀珠塗了，光剩下寶字不塗，這明明道着是朱寶所幹的事，若是那三個作事時，那個作的便把自己的名子那字留出來，這事由我老師所說，今天果真遇見了，正堂說，但不知這賊落草何山，白禿子說，下役能將畢老師陪同到那山寨左近，只是不敢在老爺台前洩機，敝老師說過，誰若洩露朱氏兄妹的居住處所於官長台前，不出三日，這人必有殺身大禍，正堂說，詳細地名說不說，不值緊要，本縣只問離此多遠，好給你們備辦路費，白禿子說，賊巢在河南省呢，正堂賞了五十兩銀子，二人帶了公文，及應用各物，次日起身，衆寨主和衆捕班人役，誰不

前來恭送畢老英雄起身，在西頭灣子河沿上船，順着河道向西南而去，這船是向道口鎮往來天津的船隻，一船中約有二十多客位，客位中有男有女，何處口音的都有，晚飯後，天空懸起那輪明月，河內的幾點漁燈，翻覺着不明起來，有喜睡的都睡了，不喜睡的吃茶閒話，女客中有個十來歲的小女子，白禿子是久闖江湖的人物，暗對飛鴻說，畢老師見這孤身女子麼，她便是賊，不知是不是盜朝珠的女寇，飛鴻聽白禿子之言，端詳那女子的動作，不覺亦以爲異起來，看她那相貌打扮，不像小戶人家的女兒，可是怎麼十幾歲的年紀便敢隻身搭船，獨自出門呢，再細看她那舉止，由俊俏中帶着肅殺之氣，猜想着這女子大概頗通武藝，暗自與白禿子說了自己的意見，白禿子點頭，那女子見他二人搗鬼，不覺對他們嫣然一笑，那意思似乎已經猜出他二人所談論是自己的行蹤，但亦毫無懼色，見他小小地腳兒，站立船上，並無怕水的意思，月光照在水中，儼然畫圖一般，她口中吃着零食，把吃剩的向水中擲月，屢擲屢中，每擲中了一次，見月光隨水破碎了散作一匝匝地圓形，她對了那影子，自己欣賞着鼓掌而樂，船面上不睡的人，都止了談話，直着眼光看她的耍子，她聽不見有人談話，揣知衆人都在看她，並不因此止住，益發嚼了食物吐在水裏，引得魚往上躍，她更會玩，

見大魚躍起時，俯拾即是，順手取着，飛鴻是夜眼，月明下雖隔得稍遠，這行徑一一看個清楚，知她是好身本領，暗暗扯白禿子的袖子，使其注意，繼而見她因取魚手滑，一尾大魚順手滑脫，再落水中時，她俯身用手撈拿，脚未立穩，把個俏身子插下水去，看的人都吃一驚，見她不待人救，平安立起，對了水中月和魚作着輕視的狂笑，船主人出而干涉道，你這女客，休得隨便取笑，這不是在你家炕上，水面上善於擲水的都加謹慎，你如何夜晚裏和月光遊戲，不是耍處，適才不是很險麼，果真落水的話，夜間沒眼目，誰能捨命救你，那女子聽而不聞的依舊耍子，旋聽她對月作歌道，兒家生小在山崗，誤把山崗作故鄉，山前山後殺雙虎，血染梨花那桿槍，飛鴻聽了甚喜，暗對白禿子道，白賢弟，且聽這女子，口氣不小，莫非便是她麼，白禿子說，不能，那兄妹四個，年齡萬不能這們輕，因先師談他們兄妹時，至今約有十年了，旋聽那女子拍掌又作歌道，孤鴻白兔兩堪傷，大數來臨不返鄉，縱使珠還如趙璧，會教魂魄獻阿方，白禿聽她直認不諱盜珠，並且把自己罵作冤子，便自按捺不住，恨不能一脚把她踢下河去，飛鴻聞歌，不但不惱，翻愛此女可人，難得她小小年紀，出口成章，怕白禿莽撞，拉他去睡，那女子見飛鴻回艙，她亦回艙去睡，白禿子那裏睡得着，候

飛鴻睡熟，自己帶了單刀，打算着到女子所住的艙裏去，心想，我將她腿上剝一刀子，然後上綁，豈非奇功一件，她縱然不是本案正犯，亦是從犯，從此天津縣署的三班總役，不升我白某升誰，主意定了鑽出艙來，幸喜船盡停泊，人皆入夢，水皮上萬籟俱寂，惟餘明月滿船，白禿子伏身學作鶴行，奔了女子所住的艙中，進艙去，聽着毫無氣息，大膽子掌起火摺，見艙中衾枕雖在，並沒她的蹤跡，自知中計，息了亮光，忙欲退出，轉身見面前立定二人，白禿子暗叫不迭的苦，燈光掌後，見是那女子同飛鴻二人，白禿子心頭的跳漸次平靜下去，飛鴻說，白賢弟，可惜你半生英雄，今日裁給小女子手裏，女子笑道，白老師，失迎莫怪，白禿子苦笑道，少罵我是兔子比迎我還好呢，齊坐下去說話，飛鴻說，白賢弟，我好着你知道，這是我師弟丁冬的女兒，她名叫了黑兒，方才到艙中對我說，盜珠是她的寨主，果不出你所料，實係朱寶所爲，她們一行共來三人，除了了黑兒朱寶以外，還有了白兒，白兒和黑兒是雙生姊妹，聞得天津英雄甚多，地亦繁華，所以來此遊玩一遭，因着玉道台苦害豪傑，朱寶得知惱了，盜去了朝珠，所爲是警戒他改過前非，若殺他時，幾顆頭亦割走了，她和白兒回寨，把黑兒留在天津打探，朱寶臨行吩咐她，如有補快人役欲辦此案的，務必着黑

兒引他到山寨裏，這人是英雄時，獻了朝珠，還有人來圍案，不是英雄，性命休想活了，是她違了寨主之命，打聽消息，得知承辦這案的是我，並不是官人，她嘗聽了師弟談過我的名子，所以她與咱們同趁了船，以便候着夜靜無人和我說明，引我前往山寨，白禿子聽了笑道，原來是一家人，這案子好辦了，但是黑姑娘你如何信口作歌，就能見景生情呢，我雖不懂其中奧妙，聽着順耳，難為你怎樣編來，黑兒笑道，我們大寨主是女的，二三四寨主都是男的，一乳同胞親手足，山寨內憑得是武藝才能，不論年齡輩數，說來好笑，這四人，行四的却是大寨主，行三的却是二寨主，行二的却是三寨主，行大的却是四寨主，我和白兒妹妹，隨從大寨主，既是師徒，又是主僕，我二人帶着武藝拜她爲師，本打算深造武術，誰知她不教武的，專教文的，她甚麼詩詞歌賦都能出口成章，我雖和她學過作詩，據她說，我作得詩不好，詩雖不好，每每說些流口輒相似的東西，却不用現想，張口就來，飛鴻心中方才明白，原知道了冬師弟，目僅識了，因爲是本人的姓，不然，連了字亦不識，再說家貧身死，女兒如何會有錢上學，如今才明白，原是和朱寶所學，當下三人把話說通，飛鴻和白禿子回艙，由次早開船，一路上順風開行，逆風停泊，非則一日，來在道口鎮，衆人下船，飛鴻

白禿子丁黑兒三人，在鎮上先落了店，黑兒把詳細地圖畫了，交給飛鴻道，按圖去找，萬無一失，我先行一步，與大寨主報信，以便迎接師伯，黑兒去後，飛鴻說，白賢弟，有此地圖，亦不用你引領我了，莫把你饒上，我此去凶多吉少，留着你轉消息，我一去多日不回，那便是遇險了，你便回津送信，白禿子說，道口鎮離山寨道路很遠，我候在這裏，活悶死了，我和老前輩同走一遭，雖山寨近了再定主意，飛鴻說，只要你不怕死，同我進山，亦沒甚麼，次日二人起身，一路上旱路步行，水路搭船，來在河南衛輝府管下一個山水幽邃的去處，二人步行，按着黑兒所留的地圖，曲曲折折地走去，走到一個去路不通的地方，圖上寫着石門洞，果見有石門緊閉，二人正無主意，見有幾個荷槍執刀的人行來，到飛鴻面前，一個爲首的喝問，何處野人，來此窺探，飛鴻說，我乃天津畢飛鴻，來此拜見朱寨主的，那人聽了道，原是北俠客，率衆人納頭便拜，飛鴻避過一旁，忙喊請起，衆人上去，爲首的道，我等奉大寨主之命，在此恭候畢老前輩上山，隨從的朋友，留在山下，有吃有住，飛鴻將應用物件，都交給白禿子，着他在山下暫住，那爲首的，到石門邊一按消息，石門開放，請飛鴻進洞口，白禿子見飛鴻進入石門以內，爲首之人，又按了一下消息，石門自合，白禿子

見了一陣難過，心想，那大年紀，獨入賊巢，凶多吉少，不覺出神，爲首的那人道，朋友出神怎的，同我等到下處裏且飲三杯，白禿子收神道，寨主貴姓，初次相見，怎好打擾，那人道，小弟朱英，和寨主是同族，在山下管着百來個弟兄，未知你老哥上姓大名，白禿子道，小弟無名，因頭禿，姓白，無老幼都叫我白禿子，江湖上都稱我叫草上飛的便是，朱英聽了冷笑道，我以爲足下是畢飛鴻的伴當，原來是草上飛白捕頭，久仰極了，北京城著名的大班，來這裏的多呢，但有入得路，沒有出得路，外行人不知，白爺既是名捕當然知道，江湖上相傳的小鬼谷，便是這山的雅號了，白禿子聽了暗驚，自認道，原來這裏便是小鬼谷，捕役大班，到此處沒有得活的，自己身爲捕快，如何自投死所，後悔不該來此，朱英見他聽了小鬼谷三字，變色無言，知他內餒，益發對他說道，好教白爺得知，我家寨主，性烈如火，凡遇官人，百不留一，逮着的一刀兩段，亦可以了，他偏不肯，論其實，都是武聖人的門徒，何必那般狠毒，刑罰太絕了，我朱英，當強盜三十載，每當刑人，都不忍的看，白禿子聽了暗怕，正走間朱英指道，白爺請看，這便是你們的同道，白禿子立定脚步細看，平地上露着人頭，朱英說，這是北京名捕，來此訪案，被擒後，自己掘坑，立在坑裏，頭露坑外，

掩土填坑，人已死了，大好頭顱，還強項在世上，白禿子聽了默然，又行幾步，見樹上懸有風乾的臘人，朱英道，這亦是貴同道，在此處風風流流而死，白禿子見了不忍的看，再向前行，朱英叫道，白爺看，白禿子順手指處看去，見草際伏着一具赤體死屍，數尺外道邊大釘上釘着大腸，迤邐到屍邊，朱英笑道，這位貴同道的死法別致，把他的錦繡肝腸，却由穀道中取出，白禿子聽了打了兩寒噤，起了一身雞皮疙瘩，一路上所見的奇刑慘屍甚多，自知今日萬無生理，比較起來，還以自己掘坑埋自己的刑法輕減些，默祝自己死時，能得着此刑，還算萬幸呢，來在一所住房之前，朱英道，到了到了，白禿子看門的左右牆上，各釘着一張人皮，驚得呆了，朱英說，風到乾時，用它慢鼓，分外的響呢，說着話讓入屋中，擺酒款待，所吃的都是野味，並無尋常菜蔬，白禿子不敢選擇，大吃大喝起來，吃罷飲茶談話，朱英問，白捕頭，今天來在山野之地，飲食一切，比不了城鎮，還求原諒，白禿子說，朱寨主，小弟初次嘗鮮，覺得野味強似牛羊，但不知是何鳥獸，小弟第一次開口味呢，朱英笑道，這種食品，無論城市山野都有的，不過城市中多，山野裏少罷了，可是，城市裏產得多，却沒人吃，野山中產得少，却有人吃，說罷微笑，白禿子想了想，明白所吃的是人肉，跑到

門外，哇哇地吐了個天昏地暗，朱英手下弟兄們見了都笑，朱英見白禿子吐得要死，笑道，白捕頭，休得疑心，那是鹿肉，方才所說，不過是取笑的話，白禿子聽了，心裏方才覺着平安些，朱英與白禿子安置了睡覺的屋子，囑咐早早安歇，朱英出門去了，白禿子靜坐自思，自己這番來在此地，大概萬無生理，幸喜自己孤身一人，上無父母，下無妻子，何處死何處埋，無人喊叫，亦無財產拋下，再說身在公門，吃着捕快的飯，死在賊巢，乃是在所難免的事，只可憐畢老太爺，年已九旬，家業豪富，子孫滿堂，享福的人，為大家到此地來，真稱得起俠肝義胆，只不知他老人家，此時還有命沒有，想到此處，一陣難過，落下生平第一次的淚來，白禿子在這裏惦記着畢飛鴻，真算得杞人憂天，畢老英雄這工夫，正受大寨主的款待呢，那畢飛鴻，自朱英將他放進洞口，回頭見雙門已閉，細看裏邊，並不是越走越低的洞，却是越登越高的山，曲曲折折地山路，一級級都是人工藉着天然的山石作成，級盡處，是一片極大的平原，一眼望不到邊，飛鴻看圖前進，正行間，遠遠見烏烟瘴氣地一片，飛鴻久於行路，揣知不是樹林，便是人居，奔了去，行不甚遠，猛見斜刺裏跑來一隊騎馬的人，來臨切近，為首的一個，執着大槍，對飛鴻道，何處村夫，到這裏閑走，想是活膩煩了，

看槍，飛鴻見槍來，讓過槍尖，撈着槍桿，用力一推，使槍攪點了那人的穴，那人端坐馬上，如木彫泥塑一般，隨從衆人見寨主被點了穴，都下馬來求飛鴻高抬貴手，飛鴻問，你等且說是何處來的，數中一個道，你反來問我們，真是可笑，馬上使槍的，便是本山四寨主朱同的便是，巡山到此，與你相遇，但不知老朋友貴姓高名，飛鴻笑道，老夫天津畢飛鴻，江湖上有個匪號，北俠的便是，衆人聽了都跪在地上，叩求老俠客將寨主治好，飛鴻笑道，諸位請起，待俺與他調治，把馬上那人，一巴掌打下馬來，立刻見他爬起，高聲大罵老兒，四寨主與汝勢不兩立，見衆手下跪不起罵道，飯桶奴才，與他長跪不起怎地，一個頭目道，見寨主動怒，想着一定還要動手，與其少時再跪，哀求敵人調治寨主，莫若不起來候着的省事，朱同聽了越發怒了，挺槍對飛鴻刺去，飛鴻順手奪槍，拋出十來丈遠，那寨主自知非敵，指着飛鴻道，老兒莫跑，候我去調兵，飛鴻拱手道，請調請調，老夫在此恭候，那寨主上馬，衆人亦隨同上馬，由來路轉回去了，飛鴻暗笑，這是朱老大，兄妹四人中，此人是個無知的吃貨呢，向前走着，聽後面有人喊叫，飛鴻停步回頭，見馬上步下許多人，齊奔自己而來，知朱同調來救兵，飛鴻立定了相候，一會工夫，衆人來到，見朱同並馬有二壯士，朱

同指着飛鴻道，是他，二弟三弟，與愚兄找找體面，二人中的左邊這人對飛鴻道，你這老兒，真來大膽，這是甚麼地方，儘敢來此撒野，打了本寨寨主，俺弟兄特來會你，說罷挺槍便刺，右邊那人亦舉大刀剝來，朱同亦用槍狠刺，弟兄三人，把飛鴻圍在當中，衆手下數十人，把這四人包圍了起來，飛鴻手無寸鐵，對三人如戰嬰兒，閃展騰挪，毫無懼色，三人都出了汗，亦沒將飛鴻怎樣，正在這工夫，忽聞鼓角之聲大作，弟兄三人停了手，朱同說，老兒，多活一會兒，我家大寨主查山，理合肅靜，候她過去，再分勝負，飛鴻見他三人面帶懼色，知大寨主一定是個非常的人物，大家狠肅靜的候着，多時，人馬來到，則見一隊執鼓角的女樂手，一隊執長槍大刀的女兵，當中一騎大馬，馬上端坐一位美人，年齡二十以來，左右兩個馬牌子，飛鴻認得一個是黑兒，那一個與她相貌差不許多，飛鴻想，那個準是白兒，後面馬隊約數十人，都是女子，正看間，見黑兒對飛鴻唱道，大寨主迎接畢武師，同到寨中談話，飛鴻見那馬上美人，艷如桃李，嚴於冰雪，寨中人對她一個個面帶懼色，知她法令森嚴，能爲出衆，忽聽她對飛鴻道，來者是畢武師，後學朱寶謹參，向飛鴻一抱拳，飛鴻抱拳還禮道，畢某有何德能，敢勞大寨主親賜迎接，折我壽數十年，大寨主下馬，凡騎馬

的亦都紛紛下馬，朱寶與飛鴻並肩而行，衆人在後相隨，行够多時，方到寨門，入寨，見地勢寬廣，房屋甚多，進入大廳中落坐獻茶，朱寶道，畢武師，只因後學到貴地遊玩，聽那玉方，安心殺害英雄，是我一時貪玩，將他朝珠盜來，本打算着捕快們挨些板子，取取笑兒，誰想玉方這個狗官，着落各家寨主要賊，是我心中不忍，將黑兒留津聽信，如今老武師來在這裏辦案，雖是奉官所差，自不能按照捕快之禮相待，不過武師名揚四海，難得今日相逢，要領教些藝業，方不辜負相會一場，飛鴻道，畢某幼習拳棒，久已忘了着術，要論上交鋒對戰，自信敵得住人，不過年歲太老，不講筋骨爲能了，朱同對朱寶道，啓稟大寨主，這老頭子端的厲害，他將俺打下馬來，還求大寨主與俺雪恥，朱寶聽而不聞的吩咐，武師遠路而來，在此住上幾日，然後將贓物帶回，後學同武師走一遭天津，以圓此案，飛鴻道，大寨主，可憐畢某年高，光將原物賞還，已經感恩非淺了，何用大寨主親身投案，朱寶笑道，人賊並獲，那玉方再不另生枝葉，有賊無犯，非要犯人不可時，難道說再到此山一次不成麼，飛鴻道，玉道台要的是原物，他要犯人何用，畢某只求賞還原物，餘不多求，大寨主亦不必多此一舉，朱寶笑道，那何能由你，後學辦事，言出必行，萬無空發之理，來，草園擺宴，

此時天色漸漸晚上來，廳裏庭中，一處處掌起燈光；當下文談一回天下英雄，講一番刀槍拳棒，朱寶深服飛鴻的名不虛傳，黑兒上來稟事，酒宴齊備，朱寶立起，陪同飛鴻，赴草園而來，衆人後面相隨，如衆星捧月一般，來在園裏，只覺陰風慘慘，別無花木竹石，只有荒草，園心一座茅亭，內陳酒席，亭外扯了許多繩子，繩上懸着燈籠，飛鴻臨近細看，都是骷髏作成，綠生生地火苗兒，悽慘之極，飛鴻知朱寶較量自己，毫不在意的同入亭中，朱寶讓飛鴻上坐，四位寨主相陪，白兒執壺，黑兒把盞，飲訖一杯，主人讓菜，飛鴻見各種肉食，多是野味，肉上多又着尖刀鋼叉之屬，並不設箸，飛鴻明白，這是賊巢款待捕快的敬禮，好是自己見過這種陣仗，因笑道，畢某上山叨擾，已屬過意不去，怎好受寨主們這般寵待，既蒙預備，畢某要有偏了，不待寨主動手，取刀挑一方鹿脯送入口中，咀嚼時，說有碎骨，吐在桌上，各寨主看時，見是刀尖寸許，衆人見了發楞，飛鴻飲食間笑道，寡酒無聊，想起舊事來，談一談正好下酒，衆人鴉雀無聲的聽着，飛鴻說，這話在四十年前，商家林有家寨主，忘了叫甚麼名子了，自以爲天下無敵，立一個英雄會，約請各省練武同道到他寨中，比併勝負，最後勝的那個，大家拜他爲尊，少年無知的多往隨喜，如畢某這般年齡長些的都笑

他胡鬧不肯去。他見人去得少，二次下帖，帖上文詞不恭，不容你不去，這番去得人多了，他便擺了盛饌，一如今日，那寨主見各省朋友，都在畢某之前稱晚生，他便惱了，他敬菜時，用刀挑了肉，向我喉中刺去，我用牙咬住了刀子，用力向外一送，與這位寨主點了穴，可笑他，伸着右臂，瞪着雙睛，再亦不能動轉分毫，我慢慢地嚥了肉，然後抱拳相謝，請他落坐，他如泥塑的一般，天下英雄見了無不大笑，他同寨的弟兄，見面子丟得太大，羅跪在我的面前，求我放下他們寨主來，彼時我年歲畢竟未老，衆目之下，踢了他一腿，才得行動自如，他羞得無以見人，才把英雄會散了，後來聽知底細的人說，那寨主並非立甚麼英雄會，要將了得的幾個害死，餘下的好拜他爲尊，今天又見如是的盛饌，不覺想起當年，說罷大笑，朱寶見他恃藝而驕，由欽佩中暗恨，當下敷衍道，武師休得錯怪，這裏與商家林不同，不過山野之中，待客缺少禮數而已，尙求武師原諒，飛鴻致了謙詞，大家胡亂吃畢晚飯，朱寶等引飛鴻出離草園，到一間大房裏來，見房中壁上有燈，除燈外徒有四壁，朱寶說，有屈武師貴體，權在此屋休息一夜，明晨相會，朱寶等退出門外，門忽自合，飛鴻自思，此房無榻，並非待客留宿之禮，知有玄虛，推門時，門與此房如天衣一般，看不出縫在何處，細

看，是一間無門無窗的鐵房子，自知不妙，但是想出此房千難萬難，因思既將我困在這裏，萬不容我好端端到了天明，明早將我放出，獻了朝珠，和我去打官司，無此理的，既然將我困在鐵房子裏，當然是要害我性命，若說用武力來，那我不懼，不過不是那種來頭，莫不成用火攻，把此房燒紅，將我烙死此間，其法未免太笨，再說這辦法亦不易實行，繼而又想，莫不成此地離着山澗很近，用衆力將此房推入澗中，此房上下左右前後六面皆鐵，斤量過萬，移動亦非易事，正思量間，見燈光漸漸發暗，眼睛睜就要息滅，飛鴻忽得一解，裏邊雖看不見外邊，外邊或者看的見裏邊，這盞燈如同陣眼，燈發時滅，無了眼目，一定要有動作發現，八成兒房頂是活的，說不定由上面投石投火，如果是這樣子我却能逃，只怕地板是活的，地板向下一墜，下邊或是深坑，或是積水，那就萬無生理了，急覓躲避之處，可憐沒有，只有一支燈架，架上有燈，飛鴻見燈架是鐵的，插入壁中甚爲堅固，左手執着燈架，運起氣功，身體輕如無物，很微的燈光，正於此時滅了，燈滅後，忽聞地板下有輪練之聲，飛鴻知道出甚麼事故都在地板下面呢，一意注視地板，忽見地板陷下，很急湍的水聲大作，心想，明明是山澗，自己若不見機得快，豈不命喪水中，這一夜工夫，覺得比十夜還長，左右

手替換着握住了燈架，時時加着小心，深恐時候長久了，燈架不勝重力墜了下來，在先聽那水聲，是一個韻調，工夫大了，沉心靜氣地細品，則水流的急徐，時有變換，有時如萬馬奔騰，有時如千軍鼎沸，有時如樂器雜作，有時如春雷迅發，許多不同的歌調，飛鴻於危急萬分之時，細細地欣賞着，在飛鴻覺着似乎經歷了約有幾晝幾夜的長短了。始見地板復原，飛鴻想大概天色亮了，少時，朱寨主必來看我，鬆了手，倚牆而立，聽外面已有人聲，合了眼假作睡着，一聲響門已洞開，朱寶進門來對飛鴻叫道，畢武師睡得這般甜適，飛鴻睜眼謝道，衾香榻軟，不由的不多睡一會，說罷大笑，朱寶亦不覺一笑嫣然，說武師，大廳中待茶，同來屋外，朱寶笑指鐵房道，此房是我一件玩物，不想與武師有緣，吩咐收拾了，只見幾個手下，毫不費力的落脫了支架，只是六塊鐵板，疊成在一起，朱寶說，這鐵房是隨意喜歡支在那裏，便支在那裏的，飛鴻笑道，此房有無窮奧妙，無才的人作不了，無福的人住不成，畢某住這一夜，至死不忘，朱寶笑道，作的不見得有才，任的不見得有福，我以為無錢的人作不成，無能的人住不成，此房是一個絕陣，七門是死，一門是生，孫武子諸葛亮輩進了此陣，十死無生，說罷一笑，千姣百媚，同來大廳以裏，獻了茶點，飲食間，朱寶道，武

師名不虛傳，各省名捕，死在鐵房以裏的多了，安然無恙的，只武師一人，今天我們該起身了，臨行時，武師先將朝珠帶回，我隨後到天津走一遭，因我們同行有些不便，武師不怕我逃亡時，我們兩下裏走，以十日爲限，我們在天津佛照樓旅館相會如何，飛鴻說，只要原物交還，寨主就不用辛苦這遭了，朱寶說，人賊並獲，方才算得圓案，飛鴻說，畢某明白，此是與我作面子，但派個頭目去就成了，朱寶笑道，頭目去得就歸不得了，我自己去，如何去的，如何回來，不過到天津游玩一趟而已，少時，擺了午飯，席間，朱寶勸飛鴻道，畢武師聽着，俺兄妹立此山寨以後，各省落案甚多，受害的都是滿人，凡是捕役班頭，到我小鬼谷來的，等閑之輩，皆死在石門洞口以外，真是名揚天下的主兒，方才葬身山澗以裏，十餘年來，祇見生入，未有生還之人，此次武師既見了山寨裏的模樣，最好莫對人言，以免後來多言生事，飛鴻笑道，此等事不要寨主囑咐，畢某偌大年歲，甚麼人情世事不懂，倘有問我的，自會隨便答之，朱寶大喜，飯後，引飛鴻到藏珠的所在而來，則見明七的大廳，裏邊用多資格作隔斷，每格眼內都是盒套，上有簽註，可惜飛鴻不識字，一件件看去，看到一件上寫天津甚麼一行字，飛鴻笑指道，此盒莫非朝珠，朱寶點頭說，正是，將簽註揭去，交

給飛鴻，朱寶吩咐擺隊相送，一聲令下，由寨門排起，直至石門洞口，弓箭手，大刀手，長槍手，虎叉手，藤牌手，約莫着有五千人，好不威風，飛鴻前行，朱寶相送，後隨着三位寨主，黑兒白兒率領百來名娘子軍殿後，來在洞口，石門開放，朱寶又申前約，十日爲期，天津相會，抱拳分手，飛鴻出得石門，見朱英等在門外相候，飛鴻看白禿子時，一夜工夫，老了十年，若非禿頭爲記，幾乎不認識他了，朱英說，難得老英雄來此一番，莫若在山下存留一夜，明日早行，如今天色不早，下山去亦趕不到村莊鎮店了，白禿子急欲離去此地，對飛鴻道，老前輩，莫再耽擱了，官差不由自己，誤了限期，彼此有罪的，朱英從旁冷笑，飛鴻知白禿子吃了苦頭，忙着拱手道，蒙寨主好情，心領謝謝，閒暇了再來領教，現與大寨主打了賭，十日在天津相會，光是旱路，三天便可以徒步到津，只是水路太多，乘船不能心急，頂風順風，不得而知，早走一時，早到一時，到遲了大寨主怪罪起來，老朽担当不起，白禿子道，朱寨主，倘再相留，見了大寨主時，只說朱寨主不放山下，朱英聽了雖然可笑，然又可怕，果真如此說了，大寨主回山時，自己的頭，和腔子便分居了，只得拱手相送道，既然怕耽擱時，我等就不敢強留了，朱英率弟兄們，引飛鴻白禿子上了大道，然後分別，二

人那敢投店，不分晝夜趕路，飛鴻怕十天日限到不了天津，自己所走的是通常大道，深恐朱寶地理通熟，抄着小道而行，拋了水路，光行旱路，或騎好馬，或是夜行的工夫好，三天準到天津，二人旱路上走着，無暇談話，直至搭了船，方才有工夫閒談，二人把所見互相說了，彼此囑咐莫使第三人知道，只是歸心如箭，覺着船行水上，如老牛破車一般，好容易這天來在天津，二人在西頭灣子下船，算一算恰巧十天，飛鴻吩咐白禿子，到縣署報信，自己等不及回家，先到佛照樓來，到旅館裏打問，有位朱小姐住在這裏，旅館司帳指着水牌道，請看，一位女客沒有，都是男客，男客中却有姓朱的，飛鴻說，這朱姓客官是何樣人，司帳說，是一位俊俏的公子，不過二十的年紀，比女的長得還好看，飛鴻說，這客官住在這裏有多少日子了，司帳說，不足十日，多則八天，少則七天，旋看一看帳篇子道，七天，十天該要房錢呢，本館規則是如此的，飛鴻想了想，此人或者就是她，但她如何來得這般快，又是男的，或者她還未到呢，司帳見飛鴻猶疑，因問道，你這老者，莫非姓畢，這朱客人有話，如有畢姓老者來訪，務必一見，如不在館，亦請相候，飛鴻聽了知道是她無疑，對司帳道，吾姓畢，特來訪這朱客人，司帳說，她看馬戲去了，少時就回，請落坐候一候罷，旋向

外指道，巧咧，朱客人回來咧，飛鴻見一位美少年走入館中，笑問飛鴻道，幾時到津，飛鴻說，今天到的，同到樓上一間屋中，飛鴻笑道，怎的這般打扮，朱寶說，這比女的打扮少啓人疑，飛鴻道，幾時到的，朱寶說，今天早晨，幸而未過約期，飛鴻歎道，老朽出入江湖上，七十年並無對手，慢說在我上的，如今看起來，能人背後有能人，你休瞞我，適才司帳和我言明，你到此已經七日，只行路一層，你已勝我數倍，武藝更休提起，我今奉求一事，不知你肯應我麼，朱寶說，凡能辦的無不應從，且請說來，飛鴻說，我和你化那間鐵房子作廟，候着此案結後，我們同返小鬼谷，我已勘破世情，情願剃髮爲僧，因我一生是條鐵漢，所以出家要住鐵廟，拜一尊鐵菩薩，日後亦可成一個鐵羅漢呢，說罷大笑，朱寶說，那算甚麼，只要你捨得家，山寨裏何爭多一個人呢，當下飛鴻謝過，朱寶道，幾時到官交公事呢，飛鴻說，現下縣署已經知道我到津，人賊並獲，至於幾時回署報到，遲早皆可，朱寶說，武師，如此如彼，你看如何，飛鴻說，不想你小小年紀，足智多謀，畢某枉活九十歲，二人計議停當，朱寶算清帳目，同赴縣署而來，此時府縣各班人役，以及各寨寨主等，迎接飛鴻，就手兒瞻仰這盜珠之人，及至飛鴻同朱寶進門以後，大家見了朱寶的相貌甚爲納悶，飛鴻二

位孫少，大家都認得，重孫們又沒這大歲數，衆人與飛鴻寒暄畢，向到班房以裏，飛鴻問，今天值日是那位，李豹說，小伴今天新接的班，飛鴻帶笑道，好好，指着朱寶道，這是盜朝珠的大盜，請你快收差使，倘有走失，老夫不管，李豹笑道，畢老伯，這是性命攸關的案子，休得取笑，不定是誰家的少爺，來與老伯接風，順口取笑起來，斬立決的勾當，不是耍處，飛鴻說，並非戲言，諸公在此爲證，你不收差使，走失了只好拿你頂補，李豹笑問白禿子道，真麼，白禿子說，我亦未見過面，李豹尙在猶疑，朱寶笑道，畢武師之言不假，朝珠是我所盜，今天特來到案，有何刑具，及早與我帶上，不然，我跑了再擒可就難了，衆人聽她親口實招，再沒錯誤，不光李豹傻了，連衆人都驚疑的說不出話來，飛鴻見衆人無語，以及李豹痴呆的樣子，笑道，這位朋友，是自行投首而來，並非我辦到的，萬無逃走的道理，快擺酒席，與這位朋友接風，少時，酒席既陳，飛鴻陪朱寶坐了一桌，其餘成頭腦人物，六人一桌相陪，至掌燈時分，方才散席，飛鴻的吩咐，取刑具來，與朋友帶了，衆捕役等不敢，飛鴻說，我吩咐的你們就遵辦，不吩咐的莫妄爲就好了，捕役們說，遵命，遂把項鍊，手鐐，腳鍊，一一與朱寶帶好，衆人看了賊人的相貌和打扮，帶了三件刑具，簡直不倫不類

，飛鴻對朱寶說，我上去回話，少時便過堂了，有人回上去，縣正堂聞飛鴻人賊並獲，心中大喜，在簽押房接見飛鴻，飛鴻獻了朝珠，對正堂道，以老民愚見，此等大賊，最容易逃走，老爺不担干係的話，莫若解府，由府衙走了，老爺便不相干了，正堂說，老義士此番辛苦，本縣已經感激非常，又承你出此萬全之策，越發承情不過，不過府大人亦不是傻子，把担子放在自家肩上，萬無此理的，莫若與府大人說明，連賊帶贓，一齊解往道署，由老義士當堂人贓齊現，豈不是好，朝珠既然找回，賊人卽或逃亡時，玉道台不見得再追了，飛鴻見正堂對於此事已經心領神會，知道這官是位洞明世事的人傑，不是四書五經撐渾的行貨，心中暗暗佩服，當時正堂上轎，朱寶上車，飛鴻跨轅，白禿子執鞭，一行人同到府署，縣官與府大人談了幾句，二人含笑，一同乘轎，解送朱寶到道署而來，玉方聽稟，府縣解送人贓來到，不由大喜，請進府縣，行禮落坐，玉方笑道，難得畢甚麼這個老混混，端的了得，居然人贓並獲，非本道始料所及，知府道，主子賜的物件，賊人如何收得長久，知縣道，道憲洪福齊天，得以珠還合浦，畢某何能，玉方聽了府縣的頌聖言詞拱手道，多是二兄賢能所致，說罷大笑，旋吩咐伺候，三堂會審這巨寇，手下傳出去，玉方笑對府縣道，這賊非等閒可

比，問得大了，說不定劊了他一個，把我們三個頂珠都染紅了還不定呢，二兄擊好兒罷，府縣二位，唯唯諾諾，只因這賊是非常人，所以道府縣的差役人等，都傳了來伺候過堂，二更後方才齊畢，傳出去禁止閒人，大堂上安放三副公案，道台居中，知府在左，知縣在右，牛角燈，羊角燈，氣死風燈，點得甚多，照耀得如同白晝，三個衙門的公差人等，二百餘名，兩旁排班，上面道府縣升座，立刻鴉雀無聲，威武中無限的嚴肅，玉方吩咐傳畢老頭子，飛鴻上堂去，玉方說，免跪，飛鴻謝了，玉方說，多勞你辛苦這遭，人賊並獲，當下飛鴻獻上珠盒，玉方驗明無誤，吩咐取一百兩銀子，賞這畢老頭子，飛鴻推辭道，賞賜不敢領，只因此次辦案，老民已受內傷，百日之內，定要發現，北方無人能治，惟四川有人能治此傷，老民赶快起程，前往治傷，遲誤了必有性命之憂，如今拜辭三位大人老爺，老民不再前來辭行了，臨別有一言叩稟，因此案巨盜，非等閒可比，過堂時務要慎重，最好是先挑了賊的懶筋，然後入獄，倘有不慎，吃賊走脫時，再拿便難了，說罷秉一秉手，退下大堂慢慢地去了，玉方見了歎息道，真義士也，旋吩咐將賊人帶上堂來，則見十來個捕盜差役，牽擁着犯人走上堂來，玉方見那犯人，彷彿落了粧的小旦，心中很不以為然，把花翎搖擺的亂顫，犯

人上堂來，顏色不改，立而不跪，玉方初以為這大盜，如何凶惡勇猛，夢不想是個美貌少年，因為很和藹的問道，你叫甚麼名子，今年多大年歲，如何大胆為盜，為何立而不跪呢，朱寶答非所問的說道，玉道台，朝珠是我所盜，那夜本當捐了你的頭去，不過好漢的寶刀，怕染賊官污吏的頸血，朝珠已然交到，休得再生事端，倘敢故違，人頭難保，某去也，也字聲中，項練，手鐐，腳鐐，三刑齊落，轉眼間，蹤跡不見，知縣忙喊捉賊，知府幫腔道，捉捉，衆捕役亂尋一陣，回稟並無蹤影，玉方吩咐退堂，同到簽押房來，知府知縣一齊請罪，玉方拱手道，二兄回衙，改日奉謝，這般異人，生平未見，四五百顆眼珠子，楞把個活人看沒了，捉甚麼，幸喜朝珠找回，就算二兄奇功一件了，府縣謝了罪，各自告辭，玉方送至簷下，秉手說聲心送，看府縣去後，轉身進入屋中，再看桌上放着的珠盒不見了，忙喊手下問道，誰將朝珠盒子收起來了，都說沒收，獻茶的人說，適才獻茶時看見放在桌上呢，玉方想一想，不由的怕起來，此時朝珠失去，亦顧不得心疼，只怕的是賊人沒走，自己性命危險，忙傳人役等，休得散去，分前後夜圍着自己的臥室打更，衆人役各執刀槍，咳嗽聲喚，這一夜關得草木皆兵，不勝其見鬼見神之擾，好容易鬧到天光，吵得玉方一夜未眠，思想此事

不妙，莫若煩勞府縣，將畢老頭子請來，着他與我護院，不然，再難安枕了，不敢再睡，怕請遲了畢老頭子離津，忙起身來，吩咐去請府縣速來，有要事相商，玉方等候着府縣的工夫自己搗鬼，莫非珠盒已經收在枕函裏，不對，退堂時，自己手拿着呢，進屋裏去，放在桌上，繼而送府縣走，返回屋中，桌上放的東西便不見了，這是很明白的事，並未到臥室來，怎會放在函枕以裏，萬不會的，想到其間，搖搖枕頭自認道，那裏會有，不想枕函裏邊有物作聲，玉方驚疑着啓視裏邊，明明地珠盒在也，取出來揭蓋看時，朝珠無恙，但是多了一張紙條兒，玉方見有一行硃書，寫得是，取自枕函中，還諸枕函裏，宦海苦升沉，林泉樂山水，玉方驚得呆了，明明是用自己的硃筆所書，因想此賊，不光武藝驚人，膽略出衆，其才亦可觀呢，此時府縣已到，玉方把二次失珠之事說了，然後把硃書的紙條兒給府縣看，口中喊着神，神，神乎其技的很，知縣對知府道，世人真有能詩賊，這人恐怕是甚蠻俠客一流人物，遊戲三昧的，不見得是賊呢，玉方聽了連連點頭道，然也然也，萬不是賊，俠客劍仙之屬，對着空氣拱手道，失敬失敬，其狀若瘋，知府請示相召何事呢，玉方道，小事一件，欲待相煩二兄，如今毋庸議了，曠駕，原諒原諒，舉杯表示送客，府縣辭去，玉方越想越不

得勁兒，把那紙條上二十個字，一天念上百十遍，越念越不安，稱病辭官，回北京去了，在畢飛鴻到津這天，其孫畢玉因同了幾個朋友去玩，夜深始歸，次晨有家人報稱，縣署李豹來訪，畢玉接見，詢問家祖有信息麼，李豹笑道，他老人家，昨天到津，人賊並獲，將案交代清楚，據說是赴四川省訪友去了，臨行時留不口信，着我今晨來說，他老人家，不知何年何月才回家呢，並囑咐休得胡尋亂找，我看那意思，大概是脫離煩雜的城市，隱居山林以裏，說不定爲僧爲道呢，畢玉聽了起急道，你怎的昨晚不與我送信呀，李豹道，他和我說了幾句話，便出城去了，卽或當時送了信來，你向那裏見他去，畢玉聽了心中懊悔，不該貪玩遲歸，致把祖父放走，若把玩的工夫，下在打聽祖父身上，每日到縣署打問消息，何致於不能相逢，使老人四海飄流去呢，自己越想越愧，不由大哭起來，李豹明白畢玉的心事，勸道，玉少，咱是老世交，我斗膽說罷，令祖的性情別執，你縱然見着面，他有他的事，你亦攔阻不住他遠行，他既走咧，你弟兄們就該好生念書，考取功名，得個一官半職，與他改換門庭，那才是孝子賢孫呢，光恃着祖產，無明無夜去還烟花債，他縱在家，看着你們亦不見得喜歡呀，不是麼，學院大人不久來津下馬呢，理順理順文章，入入考場，中不中的亦算得一

位士人呀，不比在花街上胡闖冠冕些麼，畢玉謝了指教，送李豹去了，這一來有分教，鬧考場改冊掄元受賊成盜，倒銀號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回八第 譜雄英上活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出版

小說會
沽上英雄譜上下兩冊

定價國幣每部三十五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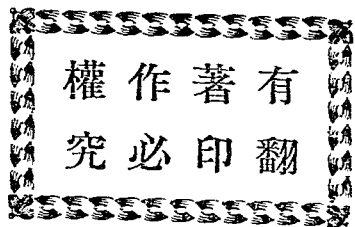
著者 戴愚 盒

出版者 天津益世出版部

總經售 北京琉璃廠

支店：
天津法租界卅號路效康里卅號
石門 藪陽街一三三號

代售處 各埠大書



438568

